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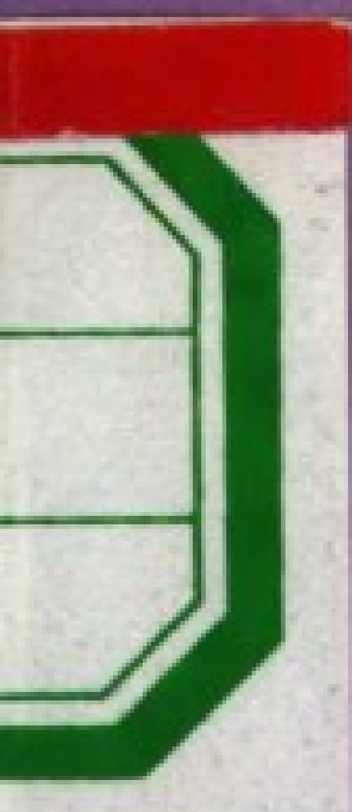
死屋一号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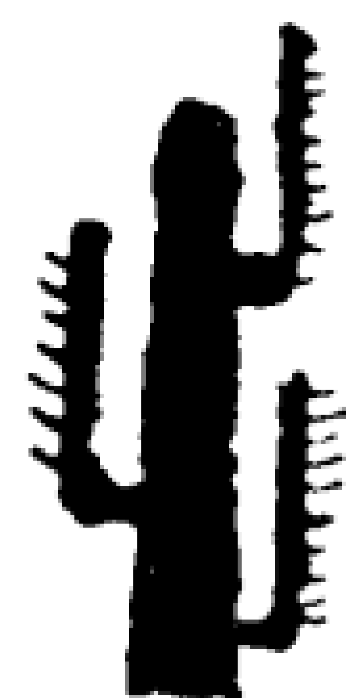
LADING MEIZHOU WENXUE CONGSHU

〔委内瑞拉〕米盖尔·奥特罗·西尔瓦著

王之 胡真才 李疾风译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死　　　屋
一号办公室

〔委内瑞拉〕[illegible]西尔瓦 著
王之　胡真才　李[illegible]风 译

(滇)新登字 01 号

Miguel Otero Silva
CASAS MUERTAS
O EICINA N° 1

根据委内瑞拉读者之家出版社1969年第1版译出

装帧设计：张守义
作家画像：高 莽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死屋·一号办公室
(委内瑞拉) 米盖尔·奥特罗·西尔瓦 著
王 之 胡真才 李疾风 译
责任编辑：张维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四川省温江人民印刷厂印装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125 字数：239000
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501—6500
ISBN 7-222-01194-3/I·299 定价：9.65 元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出 版 说 明

拉丁美洲是一个举世公认的充满创作活力的大陆。拉丁美洲文学早就表明，它具有其他地区文坛少有的活力，并且已经占有受到当代文坛特别关注的地位。它为当今世界提供的新的文学发展模式和经验，有着巨大的借鉴价值。

为全面，系统并有计划地向我国广大读者、作家和文学研究者介绍拉美优秀文学作品，满足阅读、欣赏、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我社与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经过友好协商，决定从1987年起合作翻译出版“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丛书以拉美现当代名家名作为主，全部从西班牙及葡萄牙文原文译出。

在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的支持下，我们拟通过几年的努力，使拉美优秀文学作品的介绍工作在我国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特色，为繁荣新时期文学，为世界文化积累和交流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云南人民出版社

译者序

米盖尔·奥特罗·席尔瓦是拉丁美洲第一流的作家，其作品在拉丁美洲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他诞生于1908年，上小学和中学时酷爱诗歌和戏剧，在受到欧洲先锋派诗人的影响之后，写下《水与河床》、《愚蠢的交响曲》、《大海就是死亡》和《门槛》等诗歌。奥特罗·西尔瓦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小说创作，重要的作品有《热病》、《死屋》、《一号办公室》和《奥诺里奥之死》。这些小说已译成法文、意大利文、德文、俄文、瑞典文和捷克文。由于奥特罗·西尔瓦在文学创作上成绩卓著，他曾多次获得委内瑞拉国家文学奖。

《死屋》是奥特罗·西尔瓦的第二部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发表于1955年，次年即获委内瑞拉全国文学奖。作品描写的事情，发生在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1908～1935年期间，委内瑞拉的政权落到了胡安·维森特·戈麦斯将军手中。戈麦斯在其近三十年的独裁统治中，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势力，对内代表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利益，凭借手中掌握的军队，对人民施行高压统治，使成千上万的人遭到监禁、刑讯、放逐和处死；人民受尽剥削和压迫，一切革命和进步活动都遭到残酷镇压。因此，委内瑞拉人民称戈麦斯为“安第斯山的暴君”，把他统治

的年代称为“黑暗时代”。

《死屋》通过对委内瑞拉一内地市镇奥尔蒂斯由盛而衰的变迁的描写，真实反映了这一时期委内瑞拉农村的现实生活。但是，作者在小说中主要描写的是自然灾难——瘟疫给人民带来的不幸，这一别开生面的题材，也是很令人瞩目的。

奥尔蒂斯镇过去曾是瓜里科省的首府，是瓜里科省人口最多而又最美的城市，当时被誉为“平原上的玫瑰”。然而，可怕的瘟疫使这株“平原上的玫瑰”开完了最后一朵花。从此，奥尔蒂斯镇的居民成批成群地被瘟疫夺去生命，镇子上到处是颓垣断壁，一片衰败景象；那些两眼深陷、双脚溃烂的青年都忌妒老年人曾经度过的那个真正的青年时代，因为他们现在所面临的只能是寒热病、死亡和墓地。

然而，就在这瘟疫横行、房倒屋塌、居民死亡过半的奥尔蒂斯镇，有一个年轻生命如同出于污泥的莲花一般茁壮成长，她，就是本书主人公卡门·罗莎。卡门降生时，奥尔蒂斯镇已经开始衰败，她在废墟中学步，而且在她眼前又添了新的废墟。卡门从小胆大泼辣，她能像男孩子一样翻墙，爬树，游泳，抓鸟；她小时候，不用想象去创造另一个童话世界，而是在想象中重建奥尔蒂斯镇，她幻想着扶起倒塌的房屋，救活死去的人们，让空闲的房子住进居民，使大教堂开展正常活动……她读书时，善于思考，勤于提问，是学校里的优等生；在家里，她协助父亲经营庄园，帮着母亲料理店铺，是父母的得力助手。在父亲和未婚夫先后被瘟疫夺去生命之后，卡门强忍悲痛，经受了沉重的精神打击。面对死亡，面对即将毁灭的村镇，她第一个提出举家东迁的设想，并且果断地租来汽车，带上家人向东部进发。她的离去，并不是盲目逃难，而是怀着坚定的信念到东部平原去，用自己的双手建立起另一个奥尔蒂斯镇。除主人公外，作品也描绘了奥尔蒂斯镇其他居民面对瘟疫的态

度和精神状况：他们不是束手无策，坐以待毙，而是紧密团结，互相关心和救助，一道同瘟疫搏斗，与命运抗争，表现了要在险恶环境中生存下去的决心。这种顽强不屈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本书在描写瘟疫席卷奥尔蒂斯镇的同时，还用一定的篇幅描写了当时委内瑞拉的社会政治生活。例如，在首都闹学潮的大学生被抓起来，解送到帕伦克去强迫劳动，他们在经过奥尔蒂斯镇时，镇上居民给予他们极大帮助和同情，从而引起了不小的波动。卡门的未婚夫塞瓦斯蒂安甚至和朋友们组织起武装力量，准备进攻监狱，救出大学生，然后投奔在平原上领导人民起义斗争的阿雷瓦洛·塞德尼奥的游击队。计划虽然失败，这种不惜流血牺牲的精神却难以磨灭。又如，在总统面前失宠而被发配到奥尔蒂斯镇当地方长官的库维略斯，他为了占有一个从良的妓女，不惜诬陷这个女人的丈夫说了总统的坏话，因而将其送入监狱，继而又发配远方。这里把一个横行霸道、作威作福的地方官的狰狞面目揭露得淋漓尽致。书中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描写虽然着墨不多，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委内瑞拉人民当时所生活的那个“黑暗时代”，以及他们奋起反抗的情景。

《死屋》写了一个市镇的毁灭史，它的篇幅不长，刻画的人物不多，故事情节也较简单，这样的题材写来很容易流于一般化，即叙述平淡，形象贫乏，内容简单，读来如同一篇索然无味的报导或报告。然而，本书作者采用了一种简洁的白描手法，成功地避免了这一弊端。他的故事叙述得似乎平淡，却能引人入胜；他的主题显明，却能表现得自然得体；他的人物描绘并非多面，却能突出主人公可爱的性格和鲜明的特征；他的笔触简活明快，却能勾画出非常清晰的图景。

在运用简洁明快的白描手法的同时，作者还采用了一种两相对比的写法。首先是人与景物的对比，如卡门送葬回来后，

陪同她的人谁也没有勇气同她告别，他们聚在走廊里，长时间地低声交谈，或者默默地望着她。写到这里，作者笔锋一转，描写卡门家院子里的花园，那些花草在卡门的精心培育下，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生机盎然的景象。这种色彩鲜明、富有诗意的自然景观，与镇上那些委琐、卑微、病入膏肓的居民相比较，形成强烈的对照。其次是今昔对比，作者通过老年人的回顾，不断描写昔日奥尔蒂斯镇的富饶、繁荣以及节日庆典时的那种热闹非凡的盛况，以同如今市镇荒芜、十室九空的悲惨景象作比较。这种以乐写悲，以荣写衰的手法，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死屋》虽然描写的是毁灭，但作品中充满了抒情的诗意和活力，因而读来并不令人消沉气馁，相反，可以激发人的力量和勇气。卡门·罗莎弃家东迁，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种新生活的来临。联想到1935年戈麦斯政权的垮台和委内瑞拉政治生活的变化，便可以理解作家在创作这部小说时，是如何紧扣着当时社会生活的脉搏。因此，委内瑞拉文学评论家费尔南多·帕斯·卡斯蒂略曾经指出："奥特罗·西尔瓦为委内瑞拉文学创造了一个重要的人物。卡门·罗莎是一个有生存权利的妇女典型，她的命运就是生存下去，因此，她不会在向东方省迁移的路上消失在孤独之中。她一定会赢得胜利，如果有可能，她会把胜利的果实献给她的人民。"

《一号办公室》是奥特罗·西尔瓦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写于1961年。《死屋》中的许多人物，如卡门·罗莎、堂娜·卡尔梅里达、奥雷卡里奥等人，再度出现在作品中。作品描写了拉丁美洲最大产油国之一的委内瑞拉人民的生活面貌和国际国内的社会矛盾。美国石油公司及其代理人觊觎委内瑞拉丰富的石油矿藏，通过勘测、钻探、铺设油管以及各种政治手段在莽莽草原上建立了石油基地，他们强迫工人拼命生产原油，然后运到国

外加工，经加工后的产品再以高出成本五十倍的价格卖给委内瑞拉和其它国家。美国公司的股东们没到过草原，甚至连一张照片也没见过，他们就获取了高额利润，过着骄奢淫侈、挥金如土的生活，购买了游艇、别墅、一批一批的轿车，请按摩师、法国厨师，请家庭合唱队、赠给每人一个金项链，还不止一次地去夏威夷，去圣达·塞尔维亚等胜地观光旅游，在蒙特卡洛轮盘赌博……，而在当地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们则不断地遭受天灾人祸的磨难，他们的子女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不是文盲无知，就是营养不良。不仅如此，美国石油公司及其代理人还与当地的镇长、警察、神甫沆瀣一气，相互勾结，对组织起来进行反抗的工人采取解雇与逮捕的高压手段，摧残工人的基本权利，使工区处在黑暗恐怖之中。

在开拓委内瑞拉石油产地的过程中，有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马格丽塔人，穆拉托人，美斯蒂索人，印第安人，中国人，土耳其人，黑人，还有底层的美国人，他们在错综复杂的世态和纷云万状的社会变迁中，担任不同的角色，起到不同的作用，有着各自的命运，小说对此作了生动地描绘，反映了下层人民在附庸劳动中的地位和前途。

随着荒无人烟的草原逐渐变成钻塔林立的石油基地，当地居民的生活情景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开始是棕榈树叶盖的茅屋，随后是泥巴苇子白灰墙的结构，继而由砖石水泥的房屋所代替，几间零乱的工棚逐渐形成了有小酒馆、小商店、小药店、小五金店的村镇，最后这个村镇又出现了栉次鳞比的红瓦房和出售汽车、电冰箱、轮胎的大型商店。与此同时，酒吧、赌场、妓院、夜总会应运而生，红男绿女、贩夫走卒、达官贵人、三教九流飘然而至，卖淫者，酒色之徒，坑蒙拐骗者一天天冒了出来……作者从各个角度真实地再现了委内瑞拉社会发展中的种种场景，也深刻地揭露了统治者的残酷性、虚伪

性及在民族民主运动压力下的更迭，生动地展现了一个国家历史变革的各种画面。

作品对每个主要人物的刻画独具特色，人物之间的关系既符合社会现实又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例如，卡门·罗莎，克里马科·盖瓦拉　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欧雷加里奥，他们面临国内外统治者的种种压迫，有的从无知到有知，有的自觉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有的以历史知识和现实的教育来唤起民众。书中甚至还描写了美国工人唐·罗伯特，哈利·劳尔菲与当地劳动者共同工作，共同受剥削，共同反抗的情况。克里马科·盖瓦拉是一位反对“天命”，为其信念奋斗的印第安工人，他受到迫害，但是坚强不屈，他从九十英尺高的钻塔上掉下来，摔得骨折肉绽奄奄一息，最后身体严重致残，但仍然为工人利益继续工作。卡门·罗莎是一个天真美丽的姑娘，在未婚夫早亡之后，以悲痛的心情陪着母亲唐娜·卡尔梅莉达离开沦为废墟的故乡，经过漫长而艰险的路程，来到逐渐成为石油基地的莽莽草原，母女二人在困难中重建家业，小本经营店铺维持生计，在人际交往中，有的男人对她施暴侮辱，她忠贞不屈，有些男人向她求爱，她从未许心。社会矛盾的激化和震荡使她认识了流放在草原上的青年革命者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对现实生活的共识和对未来前途的憧憬，使他们之间产生了缠绵悱恻的爱情。而后，社会的变革使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回到了首都加拉加斯担任革命的领导工作，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在复杂的心情中不得不分手。卡门·罗莎仍然留在草原的石油基地和当地工人、居民同生活、共命运，成了村镇发生巨大变化的目击者，也成了美国石油公司掠夺委内瑞拉财富的见证人。

作者奥特罗·西尔瓦在这部小说中，以娴熟的艺术技巧，把人物的心理状态与环境的描写巧妙地结合起来，使无生命的景物与主人公一道承受着命运的磨难，故事情节曲折有致，笔

触细腻感人。本书在写景拟人化和熔铸诗意方面成绩斐然，确有独到之处。

整个作品不仅可以使读者了解发展中国家委内瑞拉的历史状况，也可以认识到具有代表性的拉丁美洲国家的社会现实，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杰作。

但是，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对这部拉丁美洲名著有可能理解得不够深透，译文中难免有不当之处，敬希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1992年8月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米盖尔·奥特罗·西尔瓦　　　　高莽　画

译者简介

王之梁，笔名王之、梁之，北京市人，1934年生于北京，1957年毕业于北大俄语系，同年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编辑和翻译工作。现为编审，中国作协会员。1991年作为高访学者赴苏联进修俄苏文学。翻译出版过《回忆契河夫》、《波缅洛夫斯基小说选》、《斯列普佐夫小说选》、《浪荡女人》、《萨宁》等文学作品十余种。

胡真才，男，1950年生于陕西省旬阳县。1972年入西安外国语学院学习西班牙语，1975年毕业并分配到国家版本图书馆工作，1977年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1990年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文学与哲学系进修语言和文学。从事专业工作以来，先后编辑出版了《庭长夫人》、《玛丽亚》、《广漠的世界》、《咫尺天堂》等十余部西班牙和拉丁美洲长篇小说。此外，译介拉丁美洲中短篇小说及撰写书籍评论文章多篇。

李疾风，天津人，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曾在智利康塞普西翁大学留学和北京大学任教。现为中国国际旅行社天津分社副总经理，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会员。

近年来翻译并发表了西班牙作家鲁·加里根的中篇小说《第七辆卡车的秘密》、智利作家费德里科·加纳短篇小说《夫人》和《帕乌莉塔》，同时撰写发表过许多论文、游记、散文。

目　录

死　屋

一号办公室

死　屋

王　之　胡真才　译

第一章　安　　葬

1

这天早晨，塞瓦斯蒂安下葬了。佩尼亚神父那么喜爱他，竟穿起拜访主教时才穿的那件半新的教士服和参加盛典时才用的长袍，戴上四角帽。出殡在奥尔蒂斯镇并不少见。然而，到墓地去的路上，青草都被鞋子踩得根叶全无，狗像往日一样温顺地跟着那些抬棺材的人，或者跑到前面去引路，它们在这条路上已经走过上千次了。可是现在塞瓦蒂斯安死了，他在坟茔里的出现等于是对生命的大声叫卖。于是，大家都明白了，塞瓦斯蒂安的死亡意味着整个村庄的毁灭。塞瓦斯蒂安像清晨一样年轻，像春汛时的河流一样有力，像没有阉割过的公牛一样任性，如果连他都不能免于一死，那么奥尔蒂斯镇的其他居民就只好老老实实地等死了。

侍童尼卡诺尔高举着十字架，走在送殡行列的最前面，他的两旁是两个比他小的孩子，手里托着高烛台。后面是佩尼亚神父，他穿着布料长袍，平原灼热的阳光晒得他汗流浃背。他的身后是抬着棺材的四个男人。最后面是三四十名面带土色的

本镇居民。送殡行列走走停停的节奏恰好最合乎病人们疲乏的步履。他们拖着双腿，在无形的重压下曲腰弓背，一步步走过集镇的街道，走过只种了一半的田野，走过一座座房屋间的夹道。

卡门·罗莎也走在他们之中，她差不多已经不哭了。早在四天以前，塞瓦斯蒂安快要死去的消息已是人所共知了，她和塞瓦斯蒂安也不是不知道。那时她就开始哭了。起初，她竭力控制住哽咽的喉咙和盈眶欲出的眼泪。她知道，只要塞瓦斯蒂安一看到她的泪水，就对自己的死确信无疑了。她看到他那不安的眼神狂热地窥探着她时，便振作精神，忍住眼泪。而当她坐在塞瓦斯蒂安后来死去的那间刷着白灰的长方形大厅里的时候，她用尽全力，才咽下哽在咽喉里的一团东西。可是她刚一走出回廊去拿药或者取水，泪水就夺眶而出了。卡门·罗莎晚上走过昏暗的大街回家时，甚至在躺下睡觉之后，都在不停地哭泣。由于哭得过多，反而使她平静下来，绝望变为剧烈而可以忍受的痛苦。直到晨曦洒满树梢，痛苦才稍微减轻了些，但她睁着眼睛，躺着等待入睡，睡意却始终没有到来。

现在她没有眼泪，默默地走在送葬的人群当中。送殡行列把最后几所房子抛在了身后，开始爬上通往墓地大门的一面斜坡。卡门·罗莎同大家一样拖着双腿，合着别人缓慢的步调行走，但她感觉自己在这群人中间是那么疏远，那么陌生。她不想了解别人的想法，只是不时感觉到仿佛在她身上有两个卡门·罗莎：一个机械地走向墓地，另一个却转身奔回家去，以便无所顾忌地大哭一场。

她由两位妇女搀着。右边是母亲卡梅莉塔太太。她那老年人的脸上也没有失去像受惊的小孩般的神情。她的哭泣不只是为死去的塞瓦斯蒂安，更是为了满怀悲痛的卡门·罗莎，因为她没能让女儿躲开这场灾难，而感到自己极端渺小可怜。左边

是妹妹马尔塔，去年怀了孕，她坚强地忍受着，在火热的太阳下缓慢而疲乏地移动着脚步。卡门·罗莎感觉到了她们的柔情，两位妇女搀住她，免得她倒下。

在最后的一段路上，棺材由四个男子抬着，他们全都像塞瓦斯蒂安一样年轻，只是不如他生前那么强壮有力。这四个人的面孔都呈黄褐色，脸型狭长，如同雀鹰的脑袋。他们目光迟钝，两颊塌陷，眼圈布满皱纹，脸上失去了青春的光泽。他们之中有塞瓦斯蒂安的一个表兄，是从帕拉帕拉骑驴来的。另外三个都是奥尔蒂斯镇的人，卡门·罗莎从小就认识他们。她曾同他们一起在帕亚河边奔跑，一起打野鸭子。塞莱斯蒂诺身材最高，整个棺材的重量几乎全都压在他的肩上。从他们在河边奔跑和打鸟的那个时候起，他就爱上了她。现在他身上抬着塞瓦斯蒂安的尸体，两滴男儿的泪珠从他那高高的颧骨上滚落下来。

眼前已经能看清墓地的围墙上端安着铁十字架的矮门和大门两旁的垂花雕饰。卡门·罗莎记得大门上挂的那块牌子上用笨拙的童体字写着："切勿爬墙，请取钥匙"。围墙并不高，可以不费劲地跳过去，再说找谁去取钥匙呢？因为自从卢西奥老汉去世以后，就无人照管这块墓地了，茂密的杂草成为这块无主土地的主人，长遍坟头和四周，遮住墓碑上的名字，从矮围墙里探出头来。

送殡的行列来到门前，放慢脚步。四个抬棺材的人郑重其事地开始转弯，以便把棺材头朝前抬进门去。如同列队操练一般，不过要比操练慢得多。三个人围绕那个抬着棺材左前角的人旋转，第四个人只限于原地踏步，并不走动，因而扬起一团尘土。这情景和以前节日游行很相似，当时人们抬着圣罗莎像，绕过广场的最后一个角，奔向教堂。低语和祈祷停止了，妇女们立刻强忍哭声，这时只听到均匀的脚步声，紧接着是一

阵漫长而凄楚的“啪啪”声，对于在场的男人们来说，这声音宣告了他们沉痛的诀别。

人们埋葬了塞瓦斯蒂安。这一情景卡门·罗莎没有看见。她在绝望中闭上眼睛，把头垂到母亲肩上，眼泪不再流了，只觉得喉咙里有一股泪水的咸味，心头像矛刺一般疼痛。她的耳朵模糊地听到佩尼亚神父嘶哑地念着拉丁文，以及侍童心不在焉地高叫“阿门”的声音。

2

他们又从原路回来，只是少了棺材。现在他们依旧走得很慢，迈着沉重的步子，仿佛不想往前走似的。今天也许是礼拜日。对，当然是礼拜日，可是谁也不去想这事。对他们来说，礼拜二和礼拜日没有区别。无论礼拜二还是礼拜日，他们都得为寒热病而发抖，都要察看病情，都会听到不幸的消息：“哈辛塔大嫂发恶性疟疾了。”“佩特拉·马图特生了个死孩子。”“住在皇家大街的鲁弗被血尿病夺去了生命。”只有佩尼亚神父注意提醒他们礼拜日来到了，他敲响钟，通知大家做弥撒。可是，今天是不是礼拜日呢？在塞瓦斯蒂安惨然咽气的时刻，佩尼亚神父也在场，黎明时，他还守在死者旁边，这钟声不是召唤人们去做弥撒，而是从大清早起，就在为死者敲丧钟。

卡门·罗莎伏在卡梅莉塔太太一条柔弱的胳膊上，由一群男男女女陪伴着回到家里，陪伴的人们没有立即同她告别，因为他们缺乏这种勇气。大家走进家门，聚在走廊里，长时间地低声交谈，或是默默地望着卡门·罗莎。直到时过晌午，人们

才离去，悄悄走过那间门向广场开的宽敞的前厅。

在奥尔蒂斯镇，她家的院子要算是最美丽的了，也许是镇上唯一漂亮的院子。卡门·罗莎栽种植物，加以照料，使之开花，把自己的全部青春力量都贡献了出来，在她周围的一切遭到毁灭的时候，她却以顽强的精神进行着某种建设。那些老早就生长在这里的罗望子和柯托皮梨只需要卡门·罗莎动手浇水和加以爱护，别无所求。这种植物能耐烈日，也能忍受贫瘠，即使世界上没有卡门·罗莎来灌溉和爱护，也会挺立在庭院中。

这里只是说到罗望子和柯托皮梨而已。至于多年生的三色堇，已经爬上了走廊的两端，那还是蒂内多在奥尔蒂斯镇当神父时为卡梅莉塔太太种的。但卡门·罗莎也为它们清扫枯叶，用裁缝剪刀为它们修剪枝条，如果天不下雨，她还用河水浇灌。这些植物感谢姑娘的热心，为她开满了鲜花，左边是小红灯笼花，右边是小紫灯笼花，它们都爬到了走廊的顶层，给小花园搭起了一座花团锦簇的门廊。

卡耶纳不加照料就不能成活，这种植物是卡门·罗莎亲手种的，它们已经延伸到庭院的边缘，枝头有红黄两色花朵，在平原微风的吹拂下欢快地摆动。欧洲蕨如不加照料，更难以成活，这种植物种在废煤油罐或蜡烛盒里，摆在一排排石凳上，犹如一面面绿色的旗帜。卡门·罗莎每天浇水，这些植物喝足了水之后，更显出勃勃生机。至于不能抵挡强风袭击的薯芋就更不用说了。但是，由于有卡门·罗莎的关心和柯托皮梨的荫庇，这种植物也开出了红花，仿佛生长在另一种地区和气候之中似的。

其他最普通的以其美妙的叶子而不是以其花朵见长的植物，如不加照管也不会成活。除卡门·罗莎之外，镇里的人谁也不知道这些植物的名字：有一种植物的长叶子上有红色和褐

色的脉络；另一种的圆形叶子呈齿轮状，颜色发白，有如乳白色的玻璃；还有一种的叶子细窄而弯曲，形似一股喷泉。在它们之中，巴丝瓜有粉红色的大花冠，石竹花鲜艳夺目，番石榴果尚未成熟便被套上了小布袋，使之免受那些贪食的鸟类的侵害。所有的植物都用自己的繁茂、自己的活力、自己的存在来感谢卡门·罗莎的双手。

而姑娘感谢花园的地方也不少。她栽种植物，悉心保护它们的生长，同它们一起繁荣兴旺，这使得卡门·罗莎从童年起便得以摆脱那种毁灭和呻吟的冲击，这股凶猛的污泥浊水注定要逐渐淹没奥尔蒂斯镇。这座绕着庭院以三色堇作门廊，而以欧洲蕨作浮雕的砖砌长廊，就是她的世界、她的命运。在这鸟语花香的环境里，在这雨水湿润的土地的气息中，她的少年时代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过去了。她确信——难道能不这样相信吗？——只有她生活在其中的植物的小小宇宙，只有她所呼吸的这座花园里的空气，才使她得以成长和存活下来，免遭那折磨着奥尔蒂斯镇居民的寒热病和瘟疫，而且使她长得如同柯托皮梨的树冠一样鲜嫩而茁壮。

3

塞瓦斯蒂安死后，庭院变了样。卡门·罗莎的眼睛里又涌出了泪水，因而罗望子那挺拔的轮廓在她眼里也变得模糊不清，仿佛刚刚遭受了暴雨的袭击似的，这棵罗望子有坚硬的树干，是院子里最老最结实的树。她曾相信，塞瓦斯蒂安会像罗望子一样不可伤害，死亡之风永远也吹不倒他。直至现在，她还没有弄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还无法相信他那结实的胸

腑和那不屈的精神会像其他许多虚弱的身体和柔顺的心灵一样，长眠在长满杂草的墓地之下。

卡梅莉塔太太在小铺里奔忙。卡门·罗莎听到她在柜台后面走来走去，挪动小瓶和大瓶，开关抽屉。她知道母亲茫然地干着活，而心里却在为女儿的痛苦而痛苦，还要克制住到她跟前来讲几句安慰话的愿望，因为母亲明白这类话没有什么用处。小铺开设在宅院的一间大厅里，这所宅院正好坐落在该街区的一个拐角处，它的两座门对着一条小胡同，另一座门正对拉斯梅塞德斯广场。

“半公斤咖啡，卡梅莉塔太太！”这时传来一声响亮的孩子般的声音，卡门·罗莎分辨出他是在墓地高叫“阿门”的侍童尼卡诺尔。

接着又来了两三位妇女，她们说话的声音低沉而带有敬意，以至在走廊里几乎听不到她们的谈话声、卡梅莉塔太太的取货声、硬币的相碰声以及人们出入店铺时的缓慢的脚步声。

下午就这样从庭院里消逝了，这时，柯托皮梨的绿色树冠显得更加昏暗，夕阳留下的炎热气息也渐渐消散。奥莱加里奥牵着驴，经过小门，走进花园，驴背上驮着一桶从河里打来的水。奥莱加里奥像平时一样，把水桶放在水缸跟前，胆怯地走过来，两只笨拙的手摆弄着帽子，他说：

“晚安，卡门·罗莎小姐。我和您一样难过。”

这时钟又响了，那是做晚祷的钟声。卡门·罗莎不禁大吃一惊，因为她没有感觉到时间的流逝，也没有意识到夜晚的降临。在连通店铺大厅和宅院走廊的门口儿，出现了卡梅莉塔太太的身影。

“上帝的天使告之马利亚！”

卡门·罗莎像平日一样答道：

“她由于上帝的意旨和仁慈而受孕了。”

第二章　平原上的玫瑰

4

这天夜里，卡门·罗莎在卡梅莉塔太太送来的油灯旁一动不动地坐了好几个小时。黑暗抹去了花朵的颜色和树丛的轮廓，使邻居房子的废墟在夜空下显得更加突出。这里曾是一所两层楼的房子，而现在，它那顶层折断的梁架还高高竖立在树丛之上，犹如沉没船只的桅杆。这是千百所废弃的住宅中的一处，它似乎在那里凄惨地讲述着一个逝去的时代。

在奥尔蒂斯镇，大家都讲这个时代。祖父一代经历过这个时代，父亲一代目睹了它的衰落，孩子们听着这个时代的故事长大；大家都满怀惋惜之情。任何地方的人都没有经历过像这个平原上的那个村镇过去的那种生活。将来他们所面临的只能是寒热病、死亡和墓地上的荒草。而过去可不是这个样子。现在这些两眼深陷、双脚溃烂的青年们都忌妒老年人曾经度过的那个真正的青年时代。

卡门·罗莎比别人更注意倾听关于过去时代迷人的故事。她小时候不用自己的想象去创造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洋娃

娃变成活人，乌龟变成吃人妖魔，而椋鸟却变成了用自己的歌喉吓跑女巫的王子。她常把这种游戏让给被洋娃娃蒂蒂娜惹得要哭的妹妹马尔塔去做。卡门·罗莎更喜欢重建奥尔蒂斯镇，她垒起倒塌的墙壁，救活死去的人们，让空闲的房子住进居民，雇佣土人乐队在装饰着花纸灯笼的"拉努涅拉礼堂"举行盛大舞会。

所有的老人们都很喜欢讲过去，他们现在活着就是为了讲述这些往事。因此卡门·罗莎不用费力就从各处收集到许多有关从前的人物、环境、事件和歌曲的回忆，并且根据这些回忆来恢复这座现已荒废的村镇的生动面貌。神父家的女仆埃梅林达，女教师贝雷尼塞小姐，不信教的卡塔亚先生，以及爱嘟哝而又不多讲话的老板埃[illegible]这些天[illegible]到卡门·罗莎都低声说着类似的话：

"这好奇的小姑娘[illegible]题[illegible]"

但他们并不讨厌她[illegible]门喜欢[illegible]过去，特别喜欢她入迷地倾听对她所[illegible]假，只要可笑，她就笑起来，当听[illegible]事，她就擦眼泪。更有甚者，如果卡[illegible]没去酒馆，没去卡塔亚先生那间昏暗的破屋子，这些老人就会随便找个借口来到她家询问她。

"你病了吗，小姑娘？"卡塔亚问。

"你讨厌我讲的故事了吗？"埃皮法尼奥嘟哝着说。

"莫不是你恋爱了？"埃梅林达试探地问。

神父家的女仆埃梅林达是教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同大祭坛旁的圣拉法埃尔像，又似那个粗糙的石制洗礼盒，或像装饰卡门圣母像用的那些沾满蝇屎的白纸花。埃梅林达出生在离教堂不远的一户人家，那时，坚固的教堂还在修建中——但它从未建成。她从小就被送进教区神父家里。起初善心的弗兰

塞斯奇尼神父选中这个小姑娘在庭院中浇花和跑腿；后来，她在蒂内多神父手下当女佣人，总管一切杂务：做饭、洗濯、熨衣、收拾房间和照看教堂。如今她在佩尼亚神父家里什么事情都干，是个幸运的女管家，还是本村所有居民生存和死亡的档案。当卡门·罗莎来拜访她时，埃梅林达能够没完没了地讲她曾为之服务过的这三位神父，尤其是对前两位讲得更多。奥尔蒂斯镇曾来过其他神父，埃梅林达也侍候过他们，但是他们没有给她留下什么印象，她甚至都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

“在我们镇子上没有一个人比弗兰塞斯奇尼神父更聪明、更善良、更有学问的了。”她说，“他既虔诚又固执，像所有的神父一样。他不想加入委内瑞拉国籍，他认为如果放弃了意大利国籍，就等于背叛了他那与生俱来的某种东西。弗兰塞斯奇尼神父什么也不放弃，虽说他知道，像他那样知识渊博的人如果取得了委内瑞拉国籍，马上就会做主教……”

于是她开始讲述弗兰塞斯奇尼神父主办的宗教节日。这正是卡门·罗莎所期待的，因为听着这个故事，奥尔蒂斯镇就从废墟中渐渐站立起来。

“孩子，要是你看到游行队伍该有多好啊！在过圣周的时候，许多人从很远的地方，从卡拉博索和拉帕斯瓜赶到这里来，还不算经常到这儿来的帕拉帕拉、圣塞瓦斯蒂安和埃尔松布雷罗的居民。你要知道，在奥尔蒂斯镇有两个教区，两个政府官员，两个神父。在耶稣受难日，从圣罗莎抬来悲伤圣母像，然后经过皇家大街，到达拉斯梅塞德斯广场，再顺着别的街道返回圣罗莎。圣母像在凄婉的鼓乐声中行进，女人们手捧点着的蜡烛，男人们唱着圣歌，还有许多顽皮的小孩子，大家一同前往耶稣墓……”

古老的教堂里坐满了人，弗兰塞斯奇尼神父站在圣罗莎教堂的讲坛上，用悦耳的意大利口音开始了动听的布道。他使自

己的教民燃起对上帝的热情之后，宣布要把这座教堂变成委内瑞拉最好的教堂之一。祭坛上堆满从奥尔蒂斯镇的公园里采来的鲜花。卡门圣母不满足于沾满蝇屎的白纸花儿了，因为在她的台座下开放着奥尔蒂斯镇最美的玫瑰花。太太们穿着钟式裙和装饰着花边的衣服，低声祈祷，或者把脸藏在象牙扇子后面微笑。卡门·罗莎还保存着祖母的一张相片，相片因日久而变成褐色，但唯其日久，更能引起回忆。那是祖母表演小步舞的照片。在奥尔蒂斯镇还有过小步舞？老天爷呀！

但后来埃梅林达撇下了弗兰塞奇尼神父的故事，开始讲起奥尔蒂斯镇的衰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发生了黄热病，接着又出现了疟疾、血尿、饥荒、瘟疫。弗兰塞斯奇尼神父的光辉形象也黯然失色了。富丽堂皇的教堂也只盖成一半就停工了，墙壁裸露着砖头，拱形门洞还没有安上门，窗户也没有安窗扇。

“孩子，许多神父来过这里，可是他们谁也不肯久留。有一次，在复活节前的礼拜日，蒂内多神父骑着驴来了，活像个耶稣，他在我们这里住了下来。可真是，这个人一点也不像弗兰塞斯奇尼神父，上帝宽恕他吧！”

她提起他的名字总是笑。因为蒂内多神父才智平庸，没有文化，不善言辞，也没有弗兰塞斯奇尼神父那样高贵的出身。他不过是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普通老百姓。

“他竟然喝酒，”埃梅林达不满地说：“我骂他，他回答说，酒能吓跑疾病，酒精是消毒的好药，酒味能赶跑毒蚊。可是老实说，孩子，他喝酒是因为酒合他的口味。”

蒂内多神父的确好喝酒。他刚做完晨祷，酒店老板埃皮法尼奥就给他倒上一杯薄荷酒。“给我来杯薄荷酒，埃皮法尼奥……”他白天喝酒，夜里也喝。时常在礼拜六，当他喝醉的时候，还得把他抬回家去。

“可是他倒很善良，孩子。奥尔蒂斯镇和郊区的住户，不

论是穷是富，没有一家蒂内多神父没有去过的——尽管他主要为喝酒而去，他准备为他们献出自己的一切。首先拿出自己的东西，然后再拿出卡门圣母的东西和教堂的东西，以及他所掌管的一切。蒂内多神父说，如果大家都像苍蝇一般死去，圣母就不需要蜡烛，教堂也没有必要建成，圣罗莎游行更可以取消。他从教堂捐款箱里取出有限的一点施舍钱，拿去买奎宁和炼乳。上帝宽恕他吧！”

此外，尽管遭受巨大灾难的打击，蒂内多神父还是没有失去平原人所特有的诙谐。薄荷酒增强了他的乐观精神，尽管在他虚弱的背上肩负着村镇毁灭的哀伤，有时候，他一天得到墓地去念七次“安息吧”①，但他还是活了下来。

“有一次，”埃梅林达说，“他在布道时抨击利己主义。你想，孩子，教堂里挤满了笃信宗教的女人，而他面对奥尔蒂斯镇最体面的老处女们，在结束布道时却说：‘我讲利己主义也包括你们这些没有结过婚、也没有生过孩子的妇女。正如人们说的，你们没有给上帝也没有给魔鬼留下任何东西。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阿门……’随后他走下了讲坛。上帝宽恕他吧！”

5

卡塔亚先生不是通过神父去了解奥尔蒂斯镇的过去，恰恰相反，他同所有的神父都有过争论，因为卡塔亚先生在少年时代

① 原文为拉丁文。

是个联帮主义者，后来成为自由派和克雷斯波分子①，并且一直是共济会会员。直到现在，即使他已经老态龙钟，步履蹒跚地在黑暗的狭窄走廊上行走时，他也要用尽自己那奇特的视力再次阅读雷南②和巴尔加斯·维拉③的著作——在他那存放自由思想书笈的书架上，也只有这最后两本幸存的书了。

卡门·罗莎对卡塔亚先生讲的故事特别满意，因为谁也不像他那样善于回顾昔日的荣华。再说他以前还参加过乐队呢。很久以前，奥尔蒂斯镇曾有过自己的乐队。卡塔亚先生的长笛曾在村镇广场的栎树下和盛大舞会上演奏过，在悲伤圣母节的游行队伍中使人们为之落泪，还在午后的斗牛中吹奏雄壮的进行曲。

卡塔亚的住宅有一半已经倒塌了，虽说这是一座坚固的西班牙式的两层楼房，砖砌得很结实，木梁也很坚硬。现在，这座建筑仿佛被巨人的利剑劈成两半，恰似卡门·罗莎在一九一七年出版的同盟国的一幅宣传画上见过的那些被德国炮弹炸塌的比利时房子一般。这座房子归了卡塔亚先生，并非因为是他买下的或是得到的遗产，而是在当初原主人弃房出走后，房里出了蜥蜴和长杂草时，他擅自搬了进去。卡塔亚的眼睛模糊了。过去，在这座房子里，他曾合着华尔兹舞的节拍，满怀青春的热情，在一群乐师当中吹奏长笛。伊莎贝尔·特雷莎是哥特族的女儿，一头金发，在加拉加斯受过法国修女的教育。那时，她几乎不知道有一位为她倾倒的自由派音乐家和共济会会员一面吹着笛子，一面看着她。她很快就嫁给了普利多将军，并且

---

① 华金·克雷斯波(1841—1898)，委内瑞拉将军、政治家，曾任两届总统，后在镇压暴动中死去。

② 埃内斯托·雷南（1823—1892），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折衷主义哲学家。

③ 何塞·马里亚·巴尔加斯·维拉(1860—1933)，哥伦比亚记者、作家，后逃亡到委内瑞拉。

永远离开了奥尔吉斯镇。但是可怜的卡塔亚却记得伊莎贝尔·特雷莎对他的微笑，记得那双非同寻常的绿眼睛的一瞥好像针刺一般扎进他的心窝，因此他占了这座房子。那时谁也不想住在里面，卡塔亚先生动手清除了爬虫和野生植物，决定在这里等待死神的降临。他吸着一洛恰①一小包的雪茄烟，用那双疲惫的眼睛揣度自己心爱的雷南的书，直至卡门·罗莎前来找他问起过去的时代。

“姑娘，奥尔吉斯镇曾是瓜里科省的首府，是瓜里科省人口最多而又最美的城市，是平原上的玫瑰。”

共济会分会自然被称作“平原上的太阳”。卡塔亚先生已经排到了第三十三位，坐在巴尔加斯博士和罗森多·马丁内斯之间，听他们讲法国革命，讲悌亥尔②和甘必大③。这个共济会分会是纯洁和文明的，也是规矩和善良的，可以同自己的头号对手弗兰塞斯奇尼神父相匹敌。

每年八月三十日圣罗莎节，共济会会员和神父之间暂时休战。圣罗莎是本镇的保护神，也是平原上全体居民心目中最有神威的保护神！这一天，卡塔亚先生忘掉了自己的第三十三位，去教堂吹笛子，指挥教堂的大合唱。尖利的笛声与低沉的风琴声和弗兰塞斯奇尼神父的那不勒斯人的男中音混合在一起。随后，在游行的时候，他给圣母马利亚的女儿们柔声的合唱伴奏。最后来到广场的栎树下，为节日的舞会吹奏到半夜，只要象往年一样，有足够的白兰地酒就行，舞会之后，他还能伴随着椋鸟的鸣唱吹到天明。

“姑娘，奥尔蒂斯镇真是名声在外，我们同下瓜里科的斗牛

---

① 洛恰，委内瑞拉硬币。

② 悌亥尔（1797—1877），法国的反动政客和历史学家，曾镇压巴黎公社。

③ 甘必大（1838—1882），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

士比赛，同卡拉博索和萨拉萨的斗鸡行家比赛，同阿尔塔戈拉西亚和拉帕斯瓜的歌手比赛。至于在放焰火方面，谁也比不过我们。”

半个多世纪——那是多么美妙的半个世纪呀——过去了，时光并未减弱卡塔亚先生对奥尔蒂斯镇燃放焰火的骄傲之情。每逢圣罗莎节，大大小小的爆竹声比教堂的钟声响得还要早。弥撒刚一结束，便点燃了连珠炮和滚地雷①，火苗如同无数条红色的小蛇在门厅翻滚，穿行于人们的腿脚之间，火星四射，吓坏了那些虔诚的妇女们。一过中午，当年轻美丽的圣罗莎像出现在教堂宽敞的门口时，只听得一声巨响，焰火从中心广场飞起，或从拉斯托皮亚斯、班科·阿里瓦、埃尔波尔维罗等处飞起，直上天空。

“这些都是老奥尔蒂斯镇的郊区，姑娘，”卡塔亚先生叹息说，“不用想去找这些地方啦，连瓦砾都没剩下。原来那地方离大路有三夸德拉②，现在除去枯草，什么也看不到，除了蜥蜴逃跑的声音，什么也听不到。当奥尔蒂斯还是个市镇的时候，拉斯托皮亚斯、班科·阿里瓦、埃尔波尔维罗地区都有房子……”

“不过，夜里的景象才真正称得上壮丽。居民们为迎接圣罗莎之夜，给温柔的女保护神储存下焰火和火药制成的声音响亮的供品。意大利人塞卡托和他的老婆孩子一连几个月呆在家里制做那种可以喷射的火焰，以便节日的晚上在平原上燃放。一只巨轮疾速旋转，向四面八方放射出耀眼的光芒。用点燃的蜡烛搭成的火树，一直燃烧到变成了秋后的伞形树冠。焰火做成的城堡在爆炸声中燃烧，犹如战争和暴乱的神奇场面。火牛从纸制

---

① 滚地雷，点燃后在地上滚动的爆竹。

② 夸德拉，长度单位，约合一百二十五米。

的大鼻孔里喷出火焰，这个凶恶的怪物在火海里横冲直撞，终于被火焰吞没。

“奥尔吉斯镇的最后一次盛大节日，”卡塔亚先生说，“是在一八九一年，当时安杜埃萨①正准备连选连任。安杜埃萨的表弟卡洛斯·帕拉西奥斯决定做瓜里科州州长候选人，为此举行了庆祝会和舞会——这都已成为历史啦。一个星期内就在拉斯梅塞德斯广场上用大圆木和河光石搭成了斗牛场。人们称之为‘野牛’的斗牛士从加拉加斯来了。酒多得像河水一般。我吹了三天三夜长笛。但是安杜埃萨并没能连选连任，卡洛斯·帕拉西奥斯也没做成州长，因为帕拉帕拉的华金·克雷斯波将军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平原上的玫瑰”开完了最后一朵花。黄热病倒是过去了，但是瘟疫又开始把这个平原之城连根拔起。在帕拉帕拉人克雷斯波当总统的时候，奥尔蒂斯镇人经历了短暂的光辉时期，曾同自己注定的命运进行过斗争。克雷斯波的秘书长努涅斯博士就出生在奥尔蒂斯镇。在努涅斯的家里曾举办过几次盛大舞会，克雷斯波总统不止一次地亲自参加过。卡塔亚还记得自己这位做了首领的同乡曾骑着白马，在皇家大街的畜栏里勇猛地打倒一头小公牛的往事。

“从克雷斯波被害之后，”卡塔亚结束自己的故事说，“‘首领’一词应从委内瑞拉的语言中抹掉。”

6

有时卡塔亚先生不谈历史事件，不谈那些曾在奥尔蒂斯镇

① 雷蒙多·安杜埃萨·帕拉西奥斯（1851—1900），曾任委内瑞拉总统（1890—1892）。

街头露宿的饿汉，也不谈节庆盛典，而是讲述本地人生活的故事片断。他那些故事中的英雄们早已死去，他们都不葬在凄凉的新墓地内那刷着白灰的墓穴里，而是葬在古老而豪华的公墓里，如果从圣罗莎教堂向东北方向走上一段路，还能看见那些被遗弃的高傲的坟头挺立在栎树林和金合欢树丛中。

“给我讲一讲胡安·拉蒙·隆东的故事吧。”一天晚上，卡门·罗莎这样请求说。

“姑娘，”老人得意地抱怨说：“又讲吗？你也许把这个故事背下来了。”

卡门·罗莎做了个表示反对的手势，虽然她也知道这是多余的，因为卡塔亚先生已经在讲自己的故事了。在没有月光的夜晚，当村里稀疏的灯发出白色光亮，倒塌的房子散发出悲哀气氛的时候，这个故事听起来尤其合适。

“胡安·拉蒙·隆东是本地的一位小伙子，又是一个剽悍的骑手和斗鸡的行家。他同庄园主佩德罗·洛雷托的妻子私通……”

“当丈夫一骑上骡子走上通往庄园的小道，隆东就在河对岸的树林里等那女人，雨季时节那儿常开着淡紫色的巴丝瓜花。”

“有一回，”卡塔亚讲道：“一个女邻居对这位太太的散步起了疑心，并把此事告诉给洛雷托。而丈夫早有怀疑，于是，他声称要出远门五天，在温柔地拥抱过妻子并同她告别之后，便骑上驮着食物的骡子，走上了通往拉维亚的大道。”

“一对情人便决定当天晚上在洛雷托家中相会，这正是他们最迫切的愿望：在秘室中相爱，而不是在野外，不是在荆棘丛中，在那里他们一面狂吻，一面却又怕得要死，唯恐进入树林的猎人、流浪儿或迷途的行路人撞见他们。

“当天夜间，”卡塔亚继续讲道，“胡安·拉蒙·隆东在

到佩德罗·洛雷托家之前，等着奥尔蒂斯镇熄灯、台球房关门和那些在路口交谈的朋友们回家。”

胡安·拉蒙·隆东走过拉斯梅塞德斯广场，身后帕亚河流水声也听不见了。他看到迎面来了两个人，抬着担架，在地上投下长长的影子。起初，他以为他们抬着病人，可是，后来借着另一个人手中的灯光，他才看到担架上盖着蓝色被单，这才知道他们抬的是死人。

他们走近了。胡安·拉蒙摘下帽子，边走边有礼貌地问道：

“谁死啦？”

那个又高又瘦、斗篷遮面的提灯笼人，拖着长腔用嘶哑的声音答道：

“胡安·拉蒙·隆东！”

胡安·拉蒙哆嗦了一下，又问起那个与他同名的不幸者是怎么死的，但是答案仿佛预料到了。

“是谁杀死他的？”

“佩德罗·洛雷托！”提灯笼人低声回答说。

他们走远了，胡安·拉蒙·隆东心灰意冷地继续往前走。那个死者与自己同名，又是被一个与自己情妇的丈夫同名的人所杀，这使他疑窦顿生，忧虑不安。他怀着这种心情拐了个弯，看到远处又有一盏灯笼迎面而来。

这又是一副担架，同前一副担架一模一样，上面也盖着蓝色被单，死者的身材也是一般大小。抬他的是另外两个穿着油污破衣的老人，提灯笼的人是个面目可憎的矮子，长着一个奇特的大脑袋。

“谁死啦？”胡安·拉蒙不假思索地问，好像被别人逼迫似的。

矮子答话的声音比前一个提灯笼的人还低，用拖得更长的

腔调答道：

“胡安·拉蒙·隆东！”

“是谁杀死的？”

他早就知道会听到这样的回答了：

“佩德罗·洛雷托！”

又是他的名字和那个被他嘲弄了的男人的名字！恐怖的冰凉的手指掐住了胡安·拉蒙的喉咙，使他全身的血液停止了流动，爱情和欲望也烟消云散了。他吃力地喘着气，转身从原路返回家去。

“离他遇见第二副担架的地方一百步处，”卡塔亚最后说，“佩德罗·洛雷托在那里整整等了一夜，他手执阿普雷梭镖，正在等待着一个人，要把梭标刺进那个人的肋部。”

卡门·罗莎特别喜欢这个结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的故事。尽管卡塔亚先生讲述故事的声音与表情流露出死亡的征兆，事情还是一如既往地进行着，一对情人仍旧在河湾的阴凉处担惊受怕地幽会和接吻。

第三章　贝雷尼塞小姐

7

卡门·罗莎降生的时候，奥尔蒂斯镇已经开始衰败了。她在废墟中学步，而且在她的眼前，又产生了新的废墟。当卡门·罗莎第一次去领圣餐的时候，广场对面的那所两层楼房还是完整的。后来房主走了，房子才倒塌，那时从圣胡安来了一些人，运走了砖瓦和门板。卡门·罗莎记得那结实的乌木大门和门钹——那是一种金属的蛇颈怪面饰，在其像羊肚子一般鼓出来的部位垂挂着沉重的门环。

卡门·罗莎同马尔塔一起从学校回来，很爱用这些奇怪的门环敲击这家的门。马尔塔怕敲打门钹的刺耳响声，怕门钹上那可怕的怪面饰。当这里还住着人的时候，她怕这家的主人，当房主离去以后，她怕他们的幽灵。但是卡门·罗莎两手抓住那凶残的青铜恶魔，一下接一下敲打门板上的金属门钹，这时马尔塔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因为她也害怕逃走。

学校设在贝雷尼塞小姐家的走廊里，那里放着三条没有靠背的长椅、一张讲桌和一块贝雷尼塞小姐年年上漆的旧黑板。

这是一所女子小学，当时女学生人数还不超过二十名，而且很少能够全部到齐，因为总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索科罗太太转告说，埃莱尼塔今天不能来，因为她发烧……”

“卢辛达今天不能起床了……”

只有卡门·罗莎从不生病，也只有她一个人注意听贝雷尼塞小姐所讲的话，仿佛老师专为她讲课似的。

“因为你是她特别宠爱的人……”马尔塔、埃莱尼塔或别的女生抱怨说。

卡门·罗莎微笑着，对她们的话并不在意。她享有每天能到学校的特权，因为疟疾未曾耗尽她的血液，她在家里能够复习功课，因为钩虫不曾消磨她的意志。她有过剩的精力，能从那些人行道裂缝中长出来的野草上跳过去，能爬上番石榴树，能在河里游泳，能抛石打鸟，如同男孩子一般。

有一次，她同一群男孩子和马尔塔到老坟地去。马尔塔自然怕得发抖，不肯和他们同去。可是卡门·罗莎让她鼓起勇气，再说还有保镖的奥莱加里奥同他们在一起呢，马尔塔终于决定去冒这个险。

为了看清坟场的石围墙，必须离开大路，穿过一片菜豆地。大门已经没有了，围墙有许多地方倒塌了，但是攀缘植物的盘藤、仙人掌肥厚的大叶子和金合欢树的枝干遮盖着坟墓。奥莱加里奥用砍刀开出一条窄路，使姑娘们能够通过。男孩子们像山羊一样，已经爬上攀缘植物的盘藤中间，甚至有个孩子，也许是潘奇托吧，爬上了最高的纪念碑，在那里学鸟叫。

卡门·罗莎感到很新奇。毫无疑问，当奥尔蒂斯镇还是平原上的玫瑰和瓜里科州首府的时候，这里埋葬过奥尔蒂斯镇的富人。在野生植物的海洋中，到处显露出又高又大的白色坟头。其中有一座高达五米，其顶端好似石塔，高出最茂盛的金合欢

树。地上倒着四个凌乱的大树冠，可能是被飓风吹到这里来的。另一座大坟墓顶端有一只铁十字架，在它的一条横木上挂着一顶王冠，这是一种装饰着瓷质黑色小花的金属王冠，因而抵挡住了岁月与原野酷热气候的侵蚀。但是在这些坟上都没有刻上人名，也没有碑志铭。卡门·罗莎和孩子们想找出一句话、一个姓名或日期，但是白费力气。这是个无名无姓的坟场。由于无案可稽，使人怀疑这里简直就没有埋葬过任何人，只不过保存着一些古老而残破的墓碑模型而已。

在坟场里，久久回响着孩子们脚踩在覆盖着地面的那些枯枝败叶上的声音。这里有刚刚落下的新鲜叶子，也有落下多年已经变成泥土的树叶。坟地的尽头有一堵墙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其实那不是墙，而是一座垂直的布满坟洞的公墓。潘奇托把右手伸进一个洞里，连整条胳膊全伸了进去，从里面掏出一个颅骨，引起了同伴们的欢呼。

卡门·罗莎不禁懊丧起来。她对死亡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但是死亡却没有使她产生好感，正如痛苦、眼泪和悲伤不会使她产生好感一样。马尔塔吓得大哭起来，奥莱加里奥嘟哝着责备她说：

“唉，你这小笨蛋！”

于是，潘奇托把颅骨又放回了原处，走过来安慰伤心的姑娘说：

“如果我知道你会哭，我就不把这东西取出来了。不过，你知道吗？这个人死去有一百多年了，也许这并不是人，而是一只猴子呢。你没听说过猴子也有像人一样的头骨吗？再说，你一哭，就变成丑姑娘了。我可不喜欢看你那丑样儿。”

最后那个理由也许是最有说服力的，马尔塔不再哭泣了。她用衣襟擦掉最后两滴眼泪，脸上露出了淡淡的微笑。

那时，潘奇托刚十一岁，马尔塔还不满八岁。

8

卡门·罗莎的父亲还活着，在他失去理智之后，还活了很长时间。在“悲剧”发生之前——镇上人都把比列纳先生遭受的灾祸称之为“悲剧”，卡门·罗莎的父亲是奥尔蒂斯镇最受尊敬的人物之一，也许在公众面前他是最受尊敬的人了。卡塔亚先生不止一次对卡门·罗莎说：

“你的父亲可真正直，就像罗望子树干！在我们这懒散的地区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工作过。虽然他比我晚生了许多年，可我总像对比我大的人那样尊敬他。”

不止卡塔亚先生一个人这样讲，奥尔蒂斯镇所有人谈起卡门·罗莎的父亲，都像提到去世的人一样，而实际上他还活着，同全家一桌吃饭，清晨时还在公园的树林中散步。人们都异口同声赞扬着他过去如何勤勤恳恳、孜孜不倦、面对生活勇敢无畏，赞扬他过去如何头脑聪慧。

父亲是庄稼人、牧民、商人。他的庄园位于奥尔蒂斯镇和圣弗兰西斯科·德·蒂斯纳多斯之间，种植着烟草和咖啡。在畜牧场里，他还有五十头奶牛。卡门·罗莎有一次去过那里，那时她得了百日咳。那次旅行给她留下两点愉快的回忆：繁茂的龙牙花给咖啡园的一片绿色染上了暗红色的斑点和小牛犊要奶吃时发出的可怜哞叫声。她还记得她如何藏在母亲的裙子里，咳嗽得喘不过气来。

除了庄园和畜牧场，卡西米罗·比列纳先生在奥尔蒂斯镇还有一座商店，叫“银马刺酒店”，位于他家住宅的一个角上，店门朝着一条街和拉斯梅塞德斯广场。他以罕见的勤劳到处干

活，天不亮就起床，骑上奥莱加里奥配好鞍鞯的马，在黎明时到达畜牧场，以便监视挤牛奶，并且动手一起干。他亲自算帐，准确地知道咖啡和烟草的数目、种植的地方以及每次收获能赚多少钱。他骑驴子到比利亚·德·库拉去给商店买回货物，一到家又替换奥莱加里奥去站柜台。

“买半公斤油，卡西米罗先生！”他便拿来油。

“来两杯酒，卡西米罗先生！”他便往杯里倒酒。

“买一巴拉[1]印花布，卡西米罗先生！”他便量一巴拉印花布。

当在铺子里找不到什么事干的时候，或是在礼拜日，卡西米罗先生就从小匣子里取出钉子来做櫈子和托盘，给鸡治疗舌疮，或者拆开破闹钟，再把它修好。

卡门·罗莎只记得他这种不知疲倦的狂热活动的最后时期。由于父亲总做某种有意义的事情，他对她来说，便不是一个软弱的气馁的人，而是一部不停运转的人面机器。

后来发生了“悲剧”。当欧战结束的时候，西班牙的瘟疫流行起来。瘟疫就像兀鹫扑向濒死的牲口一样，席捲了那个时而闹疟疾和血尿病、时而遭受旱涝灾害的不幸的村镇。每天要死五个人、七个人、十五个人。谁也不知道这些死人由谁埋在什么地方。许多人吓得逃走了，丢下了房屋、器具、庭院的树木和狗。从那时起，奥尔蒂斯镇呈现出一幅可怕的面貌，变成了一座鬼魂出没的荒废村镇。

卡西米罗·比列纳先生病倒了，他卧床不起，发高烧，体温超出了体温表的刻度。病人的皮肤烫得如同灶膛里被烤红的石头。被这不灭的内火烧了几小时之后，病人就开始说胡话了，他嘟哝着不连贯的话语，讲些从没发生过的事情，看见墙角有幽灵。

---

[1] 巴拉，长度单位，约合八十四公分。

“离开我，胡利安·卡拉瓦尼奥的鬼魂，离开我！”

他甚至喊出一些淫秽的话，这些话卡梅莉塔太太从前从没听到过，现在也听不懂。她非常震惊，痉挛着坐在藤椅里，请求炼狱里的鬼魂的保护。

病人像蜡烛似的烧了好几天，终于退烧了。但是他依然丧失理智，胡言乱语，神志不清。卡西米罗·比列纳先生不再是原来的样子，而变成了一个在宅院的走廊上徘徊、发出某种非人的声音、或者讲些不连贯的话语的影子。卡梅莉塔太太确信，“悲剧”的真正原因不是瘟疫，也不是热病，而是他劳累过度，睡眠不足，劳作和思考过多，以及对这个世界上的大小问题的不可思议的操心。卡梅莉塔太太在床头给他洗脸、穿衣、喂饭，像侍候孩子一样。她按自己的方式来解释他那不连贯的哼叫声，并且同他进行奇怪的交谈：

“卡西米罗，我想不管什么价钱，我们也应该销掉‘银马刺酒店’剩下的那匹白布。土耳其人萨穆埃尔每月经过奥尔蒂斯镇一次，出售便宜货物，而且可以分期付款……”

“唔！……”卡西米罗先生心不在焉地哼了一声。

“我很高兴你同意了，亲爱的。”她平静地继续说，“我还想同你商量马尔塔的事，她总是那么爱哭，吃得也不好。按我的意思，这姑娘该用滋补药，最好到圣胡安去买……”

但是卡门·罗莎很明白，她的父亲卡西米罗·比列纳先生虽然和她们同桌吃饭，早晨还在走廊上散步，然而他早就死了。

9

既不是母亲，也不是父亲，而是学校老师贝雷尼塞小姐成

了卡门·罗莎童年时代最好的榜样。父亲卡西米罗·比列纳先生在理智非常清醒的时候，对她来说也是不可理解的。他在庄园里奔忙，挤牛奶，到拉维利亚去，在“银马刺酒店”中卖货，做许多他所能想到的家务琐事，而时间就像水一样，从他的指缝间流走了。他从不好好地同女儿们谈话或爱抚她们。卡门·罗莎永远记得那次例外的、异乎寻常的事情，卡西米罗先生竟拉着她的手来到广场。那是个礼拜日，一个意大利人带着一只训练有素的熊经过奥尔蒂斯镇。那熊名叫玛露卡，它按照主人敲鼓的节拍笨拙地倒换着脚步。那个留着下垂长须的意大利人神情沮丧，带着忧郁的熊在一个同样忧郁的村镇附近戏耍。可是卡门·罗莎拼命鼓掌，拍得手掌都红了，还同意大利人一起喊：

“跳舞吧，玛露卡！”

卡西米罗先生当天下午还在埃皮法尼奥的酒馆里给她买了冰糖，是带红白道的薄荷糖。在回家的路上，当她走累了的时候，父亲甚至让她骑在自己的双肩上。这一切使卡门·罗莎那么高兴，以致一回到家里竟敢要求说：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卡西米罗先生对女儿的声调和要求感到惊奇，仍同往常一样严肃地说：

“我不会讲故事，孩子。”

至于母亲卡梅莉塔太太，她总是个影子。起初是卡西米罗生先的影子，而后是卡西米罗先生影子的影子，最后又是卡门·罗莎本人的影子。卡梅莉塔太太软弱而又善良。她喜欢帮助穷人和安慰落难者。她以模范的虔诚精神祈祷，还精心在床前侍候病人。在卡门·罗莎童年时期，卡梅莉塔太太就像温柔的影子，每天给她穿上干净的衣服，给她的头发扎上漂亮的蓝色花结。她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常常责骂她：

"卡门·罗莎，别爬到柯托皮梨树上去，你可不是男孩子!"

贝雷尼塞小姐却不同。她从没结过婚，也没生过孩子，像蒂内多神父所讲的那样，"既没有给上帝，也没有给魔鬼留下任何东西"。她生活的圈子很小，只限于学校和几棵番石榴树。树上结的果实像梨一般大，果肉洁白，味道又酸又甜。贝雷尼塞小姐勇敢地守护着这些果子，防止日晒和风吹，防止雨打和鸟吃，却不提防自己的女学生们吃。

她是一位面色苍白的女人，特别整洁，总带着香皂味和河水味儿，好像总是刚洗过脸似的。她总爱穿白衣服，当她那金黄色的头发开始变白而最后完全变白时，贝雷尼塞小姐白得像百合花，像白云，像白帆。

贝雷尼塞小姐并不像一些人所想的那样偏爱卡门·罗莎，而是为她骄傲。她在这所小学里教书多年了——总有一天教育部会发给她养老金，这已经答应她了，而坐在她面前的学生中，从没有一个比这个姑娘更专心、更勤恳、更好学的了。她头一个拉着小马尔塔来校，却最后一个离开学校，她吃掉最好的番石榴，提出成千个课本外的问题，其中大部分是老师无法解答的。

"贝雷尼塞小姐，最远的一颗星离我们有多远?"

"贝雷尼塞小姐，地球转动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把海水洒出来?"

"贝雷尼塞小姐，为什么母鸡要用蛋孵小鸡呢?"

"贝雷尼塞小姐，该隐[①]的孩子们的母亲生在什么地方?"

也许贝雷尼塞暗自惋惜她没有一个像卡门·罗莎那样的女儿吧。特别是在人走房空，当她独守孤灯祈祷时，也许她更痛苦

---

① 该隐是《圣经》中人物，亚当和夏娃的长子，因嫉妒而杀害其弟亚伯。

地想过这个不能实现的愿望。但是这并不是说，她对待卡门·罗莎比对待别人更宽容。

在毕业考试的时候，贝雷尼塞小姐得到机会向女学生们和自己证明，她对卡门·罗莎的好感并不是任性的偏爱，对村里其他姑娘并非不公平。从卡拉博索来了一位学士，代表教育部组织了一个考试委员会，参加者有贝雷尼塞小姐和男子小学教师努涅斯先生。

很久以后人们对奥尔蒂斯镇那次没有结果的倒霉考试仍记忆犹新。当时应考的有十七名各种年龄的男女学生，年纪最大的佩里科特已经穿长裤并且刮胡子了。他们都想升入五年级，成为本村第一批五年级学生，因为在西班牙瘟疫流行以前很久，奥尔蒂斯镇就没有五年级了。努涅斯先生和贝雷尼塞小姐比自己的学生还要紧张，他们早就明白这件事是枉费心机。这些不幸的、被遗忘的孩子，饱受钩虫、疟疾和贫困的折磨，不可能学会考试所必需的一切功课。这些题目都是加拉加斯给那些健康的、营养良好的孩子们提出的。贝雷尼塞小姐比任何时候都更像百合花，而努涅斯先生却用方格手帕擦汗。这时，卡拉博索的那位学士正口授地理、语法和社会学的笔试题目："特鲁西略州。居民，河流，地区，城镇……""副词。定语和分类。""委内瑞拉公民的宪法权利。"

第二天，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卡拉博索的那位学士气呼呼地来到努涅斯先生的学校，口试要在这里举行。学士把一大捆卷子扔在教师的桌子上，好像把一件无用的东西抛进水里一般。

"就是做出多大的努力，考试还是不能及格！"他说，"几乎所有的人都交了白卷，有的人想就一个题目发挥一下，却闹出无数错误。字写得那么幼稚，就像六岁的小孩子写的，书写规则就更不用说了。你们应该知道……"

努涅斯和贝雷尼塞知道得太清楚了。他们甚至想岔开话题谈些别的问题，谈谈这一年炎热的夏天，谈谈主教日趋不佳的健康状况。可是这时卡拉博索来的学士却面带微笑继续说：

“当然，也有例外。这个姑娘的功课就非常出色……”

于是他从一个皮夹子里取出了卡门·罗莎的卷子。贝雷尼塞小姐的脸一下子涨红了，努涅斯先生激动得热烈地握住女教师的手。

卡拉博索的那位学士承担起了向等候在校门口的那群闹嚷嚷的学生宣告这一不幸事件的苦差事。

“你们可以回家去，口试不举行了。”

贝雷尼塞小姐拉住卡门·罗莎的手说：

“你留下吧。”

卡门·罗莎一个人在三位监考人面前接受口试，自己也闹不清究竟出了什么事。后来，当她明白了所有学生中只有她一人得到优良成绩，升入了奥尔蒂斯镇未曾有过的五年级时，她大哭起来。

第四章 教堂与河流

10

奥尔蒂斯镇的神父佩尼亚是亚拉圭州的混血种人，完全不同于弗兰塞斯奇尼神父，也一点儿不像蒂内多神父。佩尼亚神父心里燃烧着对他那宗教真理不灭的信仰，毫不怀疑神父应该是勇敢的人。正是出于这种信仰和勇敢，佩尼亚神父才留在这废墟中那么多年而不抱怨命运，也不要求调任，仿佛他那勇于进取的坚强意志就在于对平原上那些房屋的毁坏无动于衷似的。当然，他生来就是为了建设村镇，而不是看着村镇衰落，为了给婴儿行洗礼，而不是给死人涂圣油。

面对应该有所建树这一不可克制的内心要求，他创立了三个团体：耶稣圣心会是为太太和老处女们办的——让她们作念珠祈祷，拜耶稣赴难路，读肯庇斯教义，投身慈善事业；圣母马利亚之女会是为年轻姑娘们办的——让她们为祭坛作花饰，合唱“唯有你”①和《上帝不让我爱你》；耶稣稚女会是为小

① 原文为拉丁文，系祈祷词的句首。

女孩们办的——让她们供奉圣母像，朗读里帕尔达①的教义问答，学唱《来吧，让我们给马利亚献花》。他没给男人创办什么。男人们不考虑那些无可争辩的理由，他们持有一种奇怪的理论，认为宗教本来是女人所独有的事情。

当然，这些团体没有多少人。镇上本来就没剩下几个人了，即使是留下来的那些人，又哪有钱给耶稣稚女买鞋子，给圣母马利亚之女买白披肩呢？每个团体里不超过十五个人，能有这么多人还算好呢，因为佩尼亚神父的力量也不是无穷的。

卡门·罗莎是耶稣稚女会的，但她很想升为圣母马利亚之女会，因为她的胸脯开始鼓起来了。当时她很喜欢去教堂，喜欢她们熟知的圣徒，喜欢在半明半暗中祈祷，喜欢单调地唱拉丁文，喜欢旧风琴的声音。

“教堂是奥尔蒂斯镇唯一的消遣，你怎么能不喜欢它呢？”她那不信教的朋友卡塔亚先生抱怨说。

的确，教堂与河流是奥尔蒂斯镇居民仅有的消遣娱乐的场所。现在再也不能去打碎生日的瓦罐②，不能在礼拜日伴随着留声机跳舞，不能吹落日号了。一尊解放者③的半身塑像，还是一八九〇年雕刻在广场中央白色柱子上的，对这么高的柱子来说，那塑像显得太小了。这尊雕像再也看不到焰火和热闹的比赛，更听不到音乐了。

随着夜幕的降临，黑暗和寂寞便笼罩了广场上的萨曼朱缨花和栎树。而在白天，特别是雨过天晴的时候，这尊无依无靠的玻利瓦尔④半身像几乎要被无情的太阳晒得干渴而死。

---

① 赫罗尼莫·德·里帕尔达（1553—1618），西班牙传教士，著述颇丰。

② 瓦罐中装满好吃的东西，挂在天花板上。参加游戏的人蒙上眼睛，设法用棍子打碎瓦罐。

③ 即玻利瓦尔，见注④。

④ 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南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的领袖，1813年在加拉加斯建成第二共和国，获“解放者”称号。

过去保存下来的教堂大楼，孤单单地耸立在老奥尔蒂斯镇的废墟中。虽然这座建筑从未完工，已建成的部份却既结实又美观。它不是那种经不起风吹雨打的容易倒塌的小教堂，而是一座坚固的大教堂，虽然只盖成一半，却能抵挡住大自然的破坏。

正如对自家的庭院一样。这座教堂也是卡门·罗莎对其满怀崇敬之情的角落之一，教堂里唯一的中殿是长方形的，顶上是用结实的木柱子支撑着的高高的天花板。靠左边的门有座狭窄的楼梯，陡得差不多都垂直了，通向上面的祈祷处。无耻的佩里科特跪在门口，装作观赏大祭坛的样子，其实他正在偷看那些上楼梯的女人的腿肚子呢。

大祭坛上的圣罗莎像放置在一个粗糙的三角架上，那是一幅既平淡无奇又矫揉造作的油画的复制品。一位利马小修女跪在石头跪椅上，正全神贯注地沉思默想她的祈祷书。而她并不是画上唯一的人物。靠近她头部还有坐在棉花般的云朵上的圣婴耶稣像。圣婴伸着右手往这位修女的头上戴玫瑰花冠。小耶稣的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根晚香玉枝。地面上——指油画上的草地或花园而言，并非指教堂或修道院的地板——画家点缀了四朵玫瑰花。

除去卡塔亚先生之外，大家都认为这幅画是不可超越的美的杰作，像圣罗莎的灵魂一样的完美和温柔。但是卡塔亚先生否认这幅画的一切艺术特色，并且轻蔑地把它同五颜六色的肥皂广告相提并论。而他看中的竟是挂在忏悔室右侧的另一幅画，那幅画的画面宽大，古色古香，大概是殖民时期的作品。画面上画着一个炼狱，天空的耶稣站在两个无名圣徒中间，灵魂在红袍大天使的帮助下，从火焰中升起。对于这幅技巧拙劣的很可能出自某个奴隶手笔的油画，奥尔蒂斯镇的其他居民所看到的只是不成比例和丑陋而已，他们至多耸耸肩膀说：

“卡塔亚先生真是老糊涂了！”

卡塔亚先生的古怪看法使卡门·罗莎深感不安。她认为他比别人聪明，并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同这位老共济会员取得一致意见而遗憾。也许卡塔亚先生在开玩笑吧？难道他真不喜欢虔诚地临摹下来的圣罗莎温柔的容貌吗？他真的能在粗糙的线条中和炼狱阴暗的混合色调中发现美吗？卡门·罗莎那么热心地端详这幅令人讨厌的画，想在其中发现卡塔亚先生向她讲述的那种真正的艺术气息，以致有一次她做了个难以向佩尼亚神父启齿的梦，因为那个梦乃是万恶之渊薮。

“做梦是罪过吗，神父？”她在忏悔室的栅杆里开始坦白地说。

“一般说来不是。”神父冷漠地回答。

“梦见一桩很不光彩的事情，神父，”她一口气说下去，害怕起初的决心发生动摇，“当我睡着的时候，那位手执宝剑的红袍黄发大天使从那幅画着炼狱的画上下来，用翅膀盖住我，还吻我的嘴唇……”

“这是梦呀，你做梦没有罪过，孩子。”

“可是，”她喃喃地说，“我觉得愉快，神父。”

“你只在梦中感到愉快，还是现在仍感到愉快？”佩尼亚神父问，他开始关切起来。

“只是梦中愉快，神父。现在我感到厌恶，我觉得这是一件可怕的、亵渎神明的事情……”

后来，虽然开脱了一切罪过，她却觉得有点失望，因为佩尼亚神父不认为她的梦有多大意义，更算不上罪过。忏悔仪式像往常一样，在“万福马利亚”声中匆匆结束。

可是，第二个礼拜日做完弥撒之后，佩尼亚神父通知她说，她不再是耶稣稚女会的会员。

“跟卡梅莉塔太太讲一下，让她给你做马利亚之女的服装

吧……"

11

如同卡塔亚先生、贝雷尼塞小姐、以及她家的庭院和镇上的教堂与她的童年密不可分一样，河流也是她童年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怜的帕亚河在地理书上几乎不值得一提，可是，每逢八月一下大雨，河水暴涨，在卡门·罗莎眼中，它就成为宇宙间一种强大的自然威力了。

"贝雷尼塞小姐，海洋比这还大吧？"

从前，这条河流经本镇。现在，原来的奥尔蒂斯镇只剩下一小部分，帕亚河离拉斯梅塞德斯广场仅有五十米远。河道从小教堂开始穿过乱石和金合欢树，来到旧广场，在此形成了一个平静的小河湾。姑娘们到旧广场来游泳，奥莱加里奥也赶着驴来这里取水。卡门·罗莎暗想着终有一天她要离开旧广场那风平浪静的狭窄水面，到走私滩、家鼠滩或河湾去潜水，帕亚河流经那里河床变深，甚至在夏天也只能靠游泳到达对岸。

下河游泳已成为她的习惯。每天放学之后午饭之前，卡门·罗莎和马尔塔都要带着毛巾、肥皂和葫芦，去找已经在等待她们的邻居胡安尼塔·拉腊。胡安尼塔·拉腊是个斜眼睛的老姑娘，她带领的这伙人，除卡门·罗莎和马尔塔之外，还有白得像牛奶似的埃莱尼塔和游泳像青蛙一样的卢辛达。胡安尼塔·拉腊保护她们免遭各种可能的危险，教她们搏击急流和在深处跳水。有一次，佩里科特藏在树丛中偷看姑娘们洗澡，胡安尼塔·拉腊用石块赶走了他，以致他有好几个礼拜没敢在旧广场露面。

她们从树丛中出来，穿着卡梅莉塔太太缝制的作工低劣的粗布长衫。在跳水之前，她们的模样十分可笑，像是穿着一条揉皱的没晒干的口袋似的。可是在河水浸湿她们的身躯，冲顺她们蓬乱的头发之后，姐妹俩就变得漂亮了。卡门·罗莎刚满十四岁，她肩宽腰细，两腿结实。马尔塔轻盈得像个麦穗，刚满十三岁，已经有了小乳房，硬得像洋李子似的。

她们跳进水中，游着离开那位正站在岸上抱怨抽筋的胡安尼塔·拉腊。这时，马尔塔神秘地告诉姐姐说：

“你知道吗，卡门·罗莎，我有未婚夫了……”

起初卡门·罗莎以为马尔塔在开玩笑，就嘲笑着回答说：

“我知道，是黑人盖雷盖雷。”

妹妹微微一笑。以前，卡门·罗莎戏弄说：“马尔塔，不要抵赖，你同盖雷盖雷相爱了。”“好妹妹，到你们结婚的时候，我要给你们当女傧相。”当时她就要大发脾气，可是这一次她对卡门·罗莎的玩笑感到很开心。

“说真的，卡门·罗莎，我有了未婚夫。”

她讲得那么诚恳认真，卡门·罗莎只得闭口无言，等待她详细说下去。

“半个月前，说得更确切些，十七天前，我和潘奇托就交上朋友了，那天，他在广场上向我求爱，当时你在忏悔，我正在教堂外面等你。”

“他对你讲了什么？”

“讲什么？他说他爱我，每时每刻都在思念我，还问我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你怎么回答他呢？”

“我讲了实话，我说我也爱他。”

“你怎么知道这种事情呢？”

“我早就知道了，因为每当他走近我的时候，我的手就发

抖，当他离去时，我又感到若有所失……”

“那么说，你们现在是未婚夫妇了？”

“当然啦。”

“未婚夫妇是怎么回事呀？”

“姐姐呀，这还用问吗！成了未婚夫妇就要朝夕相处，无话不谈。”

“他没吻过你吗？”

“还没有，可是只要他要求，老实说，我准会答应的……”

胡安尼塔·拉腊的抽筋治好了，游到了她们身边。马尔塔停止说话，跳入急流。帕亚河水温和地托起她那尚未发育完全的身体和她那如同洋李子一般坚硬的小乳房。

12

卡门·罗莎帮助卡梅莉塔太太和奥莱加里奥在店里售货。为了不在切奶酪时弄脏双手，她不卖奶酪，也不卖给酒徒们甘蔗酒和薄荷酒。但是，她照料那些买布的女顾客，卖给她们粗棉布、印花布、针织品和装饰用的丝带，或者卖整包的奎宁、整瓶的糖浆、整捆的棉花。有时她还要爬上柜台去，从架子上取一口铝锅或一捆龙舌兰绳子。她还要管算帐，因为奥莱加里奥的帐目总出错，而卡梅莉塔太太已经老眼昏花，经常连三和五都分不清。

黑人盖雷盖雷从来不买什么东西。他住在沿海地方的古安塔或伊格罗特，年轻的时候在一只走私船上当水手，这只船曾多次往返于库拉索岛、特立尼达岛和马提尼克岛。现在他老了，几乎像卡塔亚先生一样老，谁也不记得他什么时候来到奥

尔蒂斯镇，以及为什么在这个村镇住了下来。盖雷盖雷做工从来不要钱，只要给他饭吃，给他酒喝，给他衣服穿就行。给他吃一顿早饭，他就到河里去给打一次水。在小果园里干两个星期活，可以挣得一双麻鞋。如果完成更繁重的活计，可以得到一瓶甘蔗酒。盖雷盖雷喝过三杯酒之后就醉了。这时，他便说起，或者假装说起他根本不懂的外国话来，而且还模仿得维妙维肖。

"卡门·罗莎，请你把点罗姆泊给盖雷盖雷。"①他讲着自己编造的英文，走进门来。

或者说：

"请吧，如此这般，盖雷盖雷先生多所求，麻烦谢你。"②

他甚至讲起拉丁语来，因为他过去曾是蒂内多神父的朋友、乐队中的伙伴和教民。

"上帝，请请，象牙塔，给盖雷盖雷饮，挽救他的灵魂。"③

卡门·罗莎大笑起来，递给他一杯酒，这当然是背着卡梅莉塔太太和奥莱加里奥的，当他们在场的时候，盖雷盖雷一般不到"银马刺酒店"来。有时候他站在柜台旁，用他那奇怪的行话逗卡门·罗莎说：

"你妈妈降临。盖雷盖雷瞎说胡道，别了。"④

当她一个人在店里卖货的时候，另一位常客是塞莱斯蒂诺。他比她只大一岁，却高出她一头。塞莱斯蒂诺刚一懂事，就爱上了卡门·罗莎。他在学校门口等着她，站在街角，像龙舌兰似的贴着墙，忍受太阳的直晒。随后追着她——相距二十步——直至她回到家里，并且用悲伤而温柔的目光望着她，眼睛里充满哀求。他们渐渐长大，塞莱斯蒂诺的爱情也与日俱

---

① 意即：请你拿点甘蔗酒给盖雷盖雷。

② 模仿法语，意即："请吧，就是这样，盖雷盖雷先生要这要那，多有麻烦，谢谢你。"

③ 意即：请看，象牙之塔，给盖雷盖雷喝一杯，拯救他的灵魂吧。

④ 几种语言混用，意即："你的妈妈来啦。盖雷盖雷说的是胡话，再见吧。"

增，像血液一样在他全身流动。但是他从不敢向卡门·罗莎吐露一个字，因为他肯定她会回答说她并不爱他，这样一来，他便会失去一切，以至希望，尽管这希望是甜蜜的、痛苦的、毫无根据的。

“你好，卡门·罗莎。”

“你好，塞莱斯蒂诺。”

他沉默了，偷偷地望着她，以免显得粗鲁。他很担心他的造访会成为她的精神负担。因患疟疾，他的颧骨凸起，目光更加悲哀。

“有什么新闻吗？”为了打破沉默，她问道。

“没有。索科罗太太的黑母驴死了，死于蛆虫病……”

他立刻咬住嘴唇，明白他的话是愚蠢的、不合时宜的。

“大街上，巴尔加斯家的最高的一堵墙壁昨天夜间倒了。”他改换话题说，“你记得那堵墙吗？”

卡门·罗莎记得。有一次塞莱斯蒂诺领她到这所房子的废墟中去，那时正门和一个窗户还都完好无损，一棵树绝望地从那个窗口伸向大街，只要一进大门，就立刻会明白这棵树为什么如此迫切地想逃出这个荒废腐烂的地方。那里面只有一堵高墙，墙身到处是裂缝与黄斑，布满野生爬蔓。墙里露出一段折断的大梁，仿佛是一条断臂或一截哀求的黑色残肢似的。塞莱斯蒂诺消失在瓦砾之中，过了一会儿，带着一只为她捉的雏鸽回来。

他现在还给她送礼物，有圣塞瓦斯蒂安产的黄橙子，有从土耳其人萨穆埃尔那儿买的梳子，有栗色和黄色的小鸟，也有银白色的灰鸫。

“谢谢，塞莱斯蒂诺。”卡门·罗莎很严肃地说。

她听他讲话时从来不笑，哪怕灰鸫在柜台上欢叫，她也不笑。塞莱斯蒂诺又一次确信最好什么也别对她讲，因为在她回答说不爱他之后，他就会失去一切，以至希望。

第五章 奥尔蒂斯镇附近的帕拉帕拉

13

在一次圣罗莎节日，塞瓦斯蒂安来了。虽然房倒屋塌、居民逃亡，奥尔蒂斯镇的圣罗莎节还像从前一样庆祝。神父还在，教堂犹存，钟也还在，还有四弦琴和响葫芦①的演奏者。酒店老板埃皮法尼奥熟练地弹起竖琴，佩里科特唱起加莱隆民歌。斗鸡没有在斗鸡场举行，而是在地方长官的院子里，或者在埃皮法尼奥店铺后面的铺砖地上。下午，人们抬着圣罗莎像开始游行，一共出动了三十位妇女、十五个孩子和十名男人，几乎所有的人都生着病，但他们还是出来了。

当正午的太阳直射头顶的时候，潘奇托和塞莱斯蒂诺穿着浆洗过的衬衫，走进了比列纳的家里。他们从斗鸡的地方回来，边走边谈论着塞瓦斯蒂安。

"那是一个从帕拉帕拉来的小伙子，带来一只很漂亮的红花公鸡。"潘奇托对妇女们说。

① 土著人的一种简单乐器，在葫芦里面装入玉米粒或小石子制成。

同那只红花公鸡相斗的是一只当地最好的白花公鸡，这只鸡是库维略斯上校的，它连赢五场，从而获得库纳瓜罗①的称号。地方长官的这只鸡原来是他的一个朋友和同乡从圣胡安·德·洛斯·莫罗斯或马拉卡伊给他送来作为生日礼物的。白花公鸡总共赢过五场，每场都置其敌手于死地，它战胜了奥尔蒂斯镇和圣塞瓦斯蒂安的最勇猛善斗的公鸡。

帕拉帕拉来的小伙子镇定地从白旅行袋里掏出自己的公鸡，举在一只手上说：

"在奥尔蒂斯镇就没有一只良种公鸡敢斗这只普通的小鸡吗？"

"您想为它赌多少钱？"库维略斯上校狡猾地反问。

"我从帕拉帕拉带来十比索。"塞瓦斯蒂安说。

"十比索就是四洛恰。"

"我也有五比索。"塞瓦斯蒂安的一个表兄插嘴说，他们是一起来的。

"好吧，"地方长官同意了，"就赌十五比索吧。"

于是，他转身对镇上两个患疟疾病的警察中的一个说：

"胡安·德·迪奥斯，去取白花公鸡来。"

在他去取白花公鸡的时候，塞瓦斯蒂安把红花公鸡放到院子里。这是一只漂亮的公鸡，它威武地扬着头，长着一双锐利的钢爪，傲慢的尾巴上的羽毛油光发亮，在平原太阳的照射下，闪耀着浅蓝色的光泽。

白花公鸡被带来了，它的那双玻璃球似的眼睛闪着凶光，这是一只纯西班牙血统的良种公鸡，腿高尾巴长。胡安·德·迪奥斯毕恭毕敬地托着它，仿佛对这只公鸡同对地方长官一样，怀着尊敬和恐惧之情。

① 一种猛兽名。

胡安·德·迪奥斯刚一撒手，白花公鸡便直奔那只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它的红花公鸡。它们用火热的目光互相对视了片刻，竖起颈部的羽毛，窥视彼此的破绽，以便发起攻击。红花公鸡突然猛扑过来，像美洲豹一般跳到了白花公鸡的胸前，旋风般挥舞着自己那如矛的利爪。

“加油，加油，红花公鸡。”塞瓦斯蒂安叫道。

帕拉帕拉的公鸡仿佛受到熟悉的喊声的催促，更加狂怒起来。这一次它那凶猛的嘴啄进白花公鸡的嗉囊，它的爪子也狠狠地划开了对手的脖子。一股乌黑的滚热的血从白花公鸡的颈部流淌出来。

“加油，加油，红花公鸡，它受重伤了！”塞瓦斯蒂安又叫起来。

库维略斯上校的白花公鸡是只勇敢的公鸡，它的伤口血如泉涌，但它却依然狂怒地斗着，一次又一次用胸部同红花公鸡的胸部顶撞，并把它撞倒，一次又一次向它伸出锋利的爪子。地方长官看到自己的公鸡已经流血，预感到它马上会败下阵来，他只得沉默而愤怒地看着这场恶战。

突然间，白花公鸡作了一个奇怪的动作。它转身背对着敌手，开始在院子里转圈，作出逃跑的样子。塞瓦斯蒂安识破了这一诡计，他为自己那只正激怒地追赶着对手并要置它于死地的红花公鸡担心。

“加油，红花鸡，它跑了！”塞瓦斯蒂安并无多大信心地喊着。

他明白这么勇敢的公鸡是不会逃跑的。白花公鸡歇一口气，猛然转过身来，面对只顾追赶着它的红花公鸡，一只爪子用力一击，刺进了这只公鸡的右眼。塞瓦斯蒂安的公鸡失去平衡，晃动了几下，撞在院墙上。

叫喊声震荡在这个临时斗鸡场上。那些把钱押在白花公鸡身上的人，本来以为自己输定了，这时却一齐为这个意外的转

变而欢欣鼓舞。塞瓦斯蒂安面色苍白，交叉着双手，紧咬牙关。

“它杀死了红花公鸡，上校。”胡安·德·迪奥斯奴颜婢膝地尖声说。

地方长官没有立刻答话。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摆出一副挑衅的姿态，恶狠狠地喊道：

“加油，白花公鸡。这只鸡斗不过你！要了它的命吧，白花公鸡！”

然后，他转身向塞瓦斯蒂安和他的表兄说：

“我赌我的白花公鸡，赌十四个比索，十四个比索！”

上校想起塞瓦斯蒂安只有十个比索，已经全押上了，便固执地坚持说：

“我赌一个博利瓦！①要是您害怕，就不要下注！”

塞瓦斯蒂安凝视着他。现在双方的眼里流露出来的已经不是游戏者的激情，而是仇恨，是那种闪现在两只公鸡眼中的同样的仇恨，这正迫使它们在院中决一死战。

但是，战斗并没有结束。塞瓦斯蒂安的公鸡虽然失去一只眼睛，浑身是血，它再次寻找白花公鸡。白花公鸡在场地的中央等待着，它知道自己占了优势，打算在第二次进攻中给对手以致命的打击。

“加油，红花公鸡！”塞瓦斯蒂安愤怒地喊着，但是眼睛没有看公鸡，却望着库维略斯上校。

“我赌我的公鸡，赌十四个比索！”上校重复说。

红花公鸡倚着墙壁，鼓足了全部力量，像一道带着鲜血和羽毛的闪电扑向白花公鸡的胸脯，迅猛的速度和自身的重量使它得以将如刀的利爪刺进白花公鸡的耳朵，白花公鸡被压倒在

① 委内瑞拉的货币单位。

地，它的尾巴像一把破扇子般展开，由于痉挛而变得弯曲的脖子不断抽搐着。最后，它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死了。

叫喊声嘎然而止。刚才还是满院子的狂呼乱叫，霎时间变成了令人窒息的沉默。库维略斯上校汗流满面，怒气冲冲，他两步跳到场地中央，拾起那只死公鸡，一句话也没说，便向屋里走去。

“请别忘记，您欠了我们十五个比索。”塞瓦斯蒂安大声说。

上校转过脸来，他满面怒容，无言以对。

“您欠了我们十五个比索，上校。”塞瓦斯蒂安用不卑不亢的声调重复说。

地方长官脸色阴郁，一声不响地继续走他的路，过了几分钟，当塞瓦斯蒂安正在精心给红花公鸡治伤，胡安·德·迪奥斯带着十五个比索走到他跟前。

“库维略斯上校让我给您的。”他说。

从胡安·德·迪奥斯不友好的脸色上和他威胁的声调里，塞瓦斯蒂安很容易猜到，库维略斯上校给钱时一定说过：

“把这些雷阿尔①交给那个恶棍！”

14

午后，圣罗莎的游行队伍出发了。游行的路线逐渐缩短，现在只绕着广场走了，游行队伍从教堂正门涌到街上，向右转弯，走过神父宅院前，在一个拐角慢慢开始向左拐，队伍同样

① 委内瑞拉的货币单位。

地经过广场的另外三个拐角之后，便回到了香烟缭绕的教堂。这时，教堂侍童的敲钟声和虔诚的合唱声响成一片。

在游行队伍前面开路的是耶稣稚女会的小女孩们，她们神态自若，面带微笑，以此表现她们作用不大。她们后面有四个男人，抬着一块盖着白布的木板，上面放着圣罗莎像。再往后走着佩尼亚神父和三名侍童，接着是圣母马利亚之女会的姑娘们。队伍的后面是披着黑披肩的耶稣圣心会的太太们、六七个从野外来的男人和一群光着脚、鼓着肚子的小孩。在通往教堂的路上，不时有花炮炸响。这种原始的花炮是用薄荷茎做把手，用龙舌兰绳当引火线的。这就是古奥尔蒂斯镇著名的焰火所留下的遗物。

卡门·罗莎和小马尔塔一眼就认出了塞瓦斯蒂安。他站在广场的一个角上，倚着栅栏，和他站在一起的有塞莱斯蒂诺和潘奇托，还有一个小伙子，无疑是那位同他一起从帕拉帕拉来的表兄。当圣罗莎像走过他们面前的时候，塞瓦斯蒂安脱帽向奥尔蒂斯镇的保护神致敬。这个小伙子身材不高，可是肩膀宽阔，体格健壮。当他摘下大草帽的时候，一绺执拗的黑头发耷拉在额头上。他同他的三位同伴一样穿着白衣服，但是在他右边的袖子上，有一块红斑。"这是红花公鸡的血。"卡门·罗莎想。

圣母马利亚之女会的姑娘们由比列纳姐妹领头，唱着歌从他们面前经过。佩尼亚神父既不懂音乐，又不会唱歌，只得求助于贝雷尼塞小姐。这位女教师组成了一个支会唱五支合唱曲的小小合唱队。至于卡塔亚先生，随着年龄的增长，变成了更坚定的无神论者，因此，他断然拒绝参加这种"欺骗"。

光荣归于耶稣基督！

天空和大地啊，

赞美我主！

游行队伍在广场那浓密的萨曼朱缨花的阴影下走完最后一段路。四位青年已经站在教堂正门旁了。这一次卡门·罗莎离塞瓦斯蒂安特别近，她的白色遮脸斗篷险些擦着他袖子上的红色血斑。圣母马利亚之女会的姑娘们又一次唱道：

荣誉和光荣归于你，
天国的上帝！
永远爱你，
敬爱的上帝！

圣罗莎回到了自己的祭坛。这时，最后三支炮仗相继炸响，钟声齐鸣，贝雷尼塞小姐在旧风琴上弹出瓮声瓮气的音乐。佩尼亚神父穿着带补丁的法衣，在大祭坛上为自己的教徒们祝福，侍童们围着他，一个侍童拼命摇着小铃，第二个侍童忙着念“阿门”，第三个侍童捧着香炉。

姐妹们终于从教堂里出来了，夜幕开始降临，为了对圣罗莎表示敬意，电石灯早已点燃。从埃皮法尼奥酒馆里传出四弦琴声、如泉水般清脆的竖琴声和佩里科特愉快的歌声：

克雷斯波①紧紧追击，
心中充满胜利的欢喜。
他自命不凡，无比勇敢，
他妄自尊大，装腔作势。
他们相遇在阿卡里瓜村庄，

---

① 见16页注①

在那里初次冲突一场，
那个秃头在那里对他说：
“请吃玉米饼和炸肉条啊。”
他们请吃玉米饼和炸肉条，
就走出了科赫德斯，
一支政府军和一支革命军……

他们在广场角上的路灯下等着姑娘们。潘奇托走上前去：

“我想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两位从帕拉帕拉来的朋友。”

姑娘们和客人们在握手时含糊地说出各自的名字。但是，卡门·罗莎和塞瓦斯蒂安立刻争论起来。

“您是奥尔蒂斯镇附近的帕拉帕拉人？”她问道。

“没有奥尔蒂斯镇附近的帕拉帕拉，”他冷淡地回答说，“只有帕拉帕拉附近的帕拉帕拉。”

这是两座村镇过去竞争的余波，那时有人夸口说，奥尔蒂斯镇对附近的村庄有保护权。

潘奇托为了息事宁人，又讲起斗鸡，讲起红花公鸡的胜利，讲起库维略斯上校如何生气。

“我痛恨斗鸡。”卡门·罗莎说，于是又同塞瓦斯蒂安争吵起来。

“为什么？”塞瓦斯蒂安问。

“因为这是野蛮行为，是残害这些可怜的家禽的罪行。”

“杀死不幸的母鸡来吃，是更大的罪行。”塞瓦斯蒂安低声说。

他们再也没有交谈。一伙人穿过广场，来到比列纳家。在告别的时候，卡门·罗莎突然冷冷地说：

“认识您，我很高兴。”

塞瓦斯蒂安回答说：

“明天见，卡门·罗莎。”

他好像早就习惯于叫她的名字似的，仿佛他每天都来见他的老朋友一般。

15

第二天早晨，塞瓦斯蒂安扎好了绑腿，在回帕拉帕拉之前来到了“银马刺酒店”。卡门·罗莎并没有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只身一人呆在店里。卡梅莉塔太太同姑娘一起站在柜台后面。有个女人来买奎宁，正在倾诉自己无穷的烦恼。一个鼓肚弯腿的小孩，用讨厌的声音叫道：

“来瓶煤油，这是钱！”

塞瓦斯蒂安被介绍给卡梅莉塔太太，他耐心地倾听买奎宁女人的抱怨，并且买了一盒香烟，以表明自己的来意，虽然在他的口袋里还放着一盒没打开的香烟。

卡门·罗莎注意到他不大自在，就微笑着问道：

“您什么时候回帕拉帕拉附近的帕拉帕拉？”

“我立刻回奥尔蒂斯镇附近的帕拉帕拉，”他用同样的声调回答说，“我来向您告辞。”

后来卡门·罗莎记得，他握住她手的时间特别长，以致她不得不轻柔而果断地缩回自己的手，结束了那过长的问候。

“为什么您的表兄没来？”她问道。

“他留在埃皮法尼奥的铺子里买东西哪。”

卡门·罗莎看出他是在撒谎，但是撒谎也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他们不再谈话了。实际上也无话可谈。塞瓦斯蒂安愿意为

卡梅莉塔太太效劳，“如果她需要在帕拉帕拉办什么事的话。”他又握了握卡门·罗莎的手，并且在戴上草帽之前，掠了一下额头上那绺黑头发。

“我礼拜日来。”他在门口说。

诉苦的女人和买煤油的小孩都已经走了。母女俩陷入了沉默。

“多漂亮的小伙子。”卡梅莉塔太太突然说。

卡门·罗莎不由得一抖。这时她想的也正是这句话。

第六章　不赎之罪

16

礼拜天，塞瓦斯蒂安践约来到奥尔蒂斯镇，此后每个礼拜天他都来。第一次拜访比列纳家是由潘奇托和塞莱斯蒂诺领着来的。第二个礼拜天，塞莱斯蒂诺发现卡门·罗莎投向客人的目光中流露出害怕与好奇、恶意与温柔，于是就不再到比列纳家的院中来观赏巴丝瓜粉红色的花冠，也不再到长满欧洲蕨的栏杆旁谈论琐事了。如今卡门·罗莎平日一人站在柜台后面，中午热得难受的时候，塞莱斯蒂诺也不来了。他不再送她小鸟，晚上不去她窗下徘徊，也不在拉斯梅塞德斯广场等候她了。他身材高大，神情沮丧，像路灯杆一样伫立在埃皮法尼奥的酒馆门口，似听非听地听着顾客们讲话，当佩里科特讲个下流轻薄的故事的时候，他才勉强笑一笑。

随着塞瓦斯蒂安的出现，卡门·罗莎对人、对己和对事物的看法，开始发生奇怪的变化。不是在她升入圣母马利亚之女会的时候，不是在母亲把她叫到一旁说："卡门·罗莎，从今天起你是个大人了"的时候，也不是在她读了贝雷尼塞小姐那

本向她揭示人生秘密的书的时候，而是在如今，在她十八岁的时候，当她同这个黝黑健壮、热情勇敢的大力士在一起时，才感觉到自己已经不是那个用门环敲人家大门和向印第安人库奇库奇投掷石头的小姑娘了。

起初她自己也莫名其妙。礼拜天刚做完弥撒，她和马尔塔还没来得及拉下披肩和放下手中的念珠，塞瓦斯蒂安和潘奇托就来了。四个人一同坐下来，开始谈天说地，谈到爱吃什么水果，谈到马的毛色与习性，谈到平原上的人们如何死亡，谈到远不可及的加拉加斯和更加遥远的海洋。

只有塞瓦斯蒂安见过海洋。他到图里亚莫的时候，曾在泛着泡沫的绿色海水中游泳。

“大海很美，对吧？”卡门·罗莎问。

“不算太美。它像被单，当然是水的被单。在你同它面对面的时候，海洋显得有点可怕，但在海里游泳却比在河里轻松。”

潘奇托开始讲起海盗和水手的故事，这是他在萨尔加里[1]的小说中读到的。马尔塔入迷地望着他。他在她的眼里也变成了萨多康。

后来又过了三四个礼拜，卡门·罗莎发觉，当她讲话的时候，塞瓦斯蒂安没有领会她的意思，只是用眼睛搜寻那种与她最有关联的东西，而不去注意她所讲的话。

“上个礼拜天您给我们带来的头巾多漂亮啊，塞瓦斯蒂安。”

“我很高兴，我很高兴。”他回答说，并没想她的话的内容，而是聚精会神地听她的声音。

---

①埃米略·萨尔加里（1863—1911），意大利幻想小说家。下文提到的萨多康，是其长篇小说《萨多康复仇记》中的主人公。

她还发觉她从礼拜一就开始按照自己特定的方式来计算日期："到礼拜日还有五天，到礼拜日还有四天，到礼拜日还有三天，到礼拜日还有两天，明天就是礼拜日，礼拜日到了。"

有一个礼拜日，塞瓦斯蒂安没有来奥尔蒂斯镇。卡门·罗莎一直等到中午。她披着大披肩，手里拿着念珠在花园里徘徊，装作从庭院的草地上清扫枯叶的样子。潘奇托和马尔塔并不在乎这件事。

"塞瓦斯蒂安没有来，肯定是帕拉帕拉有一场精彩的斗鸡。"潘奇托说。

马尔塔看着卡门·罗莎挖苦地说：

"或许是他的未婚妻不准他来。"

卡门·罗莎感到事情不妙。"他病了。"她相信是这样，并想象着他孤单一人呆在一所没有人陪伴也没有花园的宅院里发着高烧。她充满了慈母般的不安，难过地想要同他待在一起，用他送给她的手帕擦去他额头上的汗水。

"在帕拉帕拉有一场斗鸡。"她接着想。她凭什么断定他生病了呢？他没有来奥尔蒂斯镇，是为了那场野蛮的厮杀，为了再一次在嘶哑的喊声和叫骂声中欣赏院子里两只公鸡拼死相斗的血腥场面。卡门·罗莎觉得这个喜欢斗鸡的人疏远而陌生，不配得到她的友谊，这个顽固的赌徒只能引起她的反感。

"未婚妻不准他来。"她想起了马尔塔的玩笑。如果这不是玩笑呢？如果他真有个未婚妻或情人呢？如果真有个女人禁止他在礼拜日到奥尔蒂斯镇来呢？这个想法比起推测他生病来更使她焦虑不安。她像在童年一样，忽然感觉到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愿望，想要痛哭一场。这时她才明白她的确是在恋爱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忽然听到马蹄叩击石子路的声音。卡门·罗莎满怀希望地从薑芋花上抬起目光来。可是这不是塞瓦斯蒂安的马，而是一个骑马的过路人，天知道他要上哪儿去。

“他病倒了。”“他去斗鸡。”“未婚妻不准他来。”这三种推测互相交替，在卡门·罗莎心里忽而引起不安，忽而引起气愤，忽而引起忌妒，这三种情绪却反映了同一实质。

在一个礼拜之内，卡门·罗莎总想：“到礼拜日还有四天。”“到礼拜日还有两天。”“明天就是礼拜日。”她曾六次暗下决心，不问塞瓦蒂斯安为什么没有来，甚至要装出对此无动于衷的样子。本来他完全没有义务到这儿来，他也没对任何人许下要来的诺言。也许他永远不会再来，也许他决定中止骑马到奥尔蒂斯镇远游，这种远游既不舒服，又无目的。

可是，礼拜日弥撒之后，卡门·罗莎头一个看见的就是塞瓦斯蒂安，他正站在教堂门口。他们一同走回家去，像相识的那天一样。两人不知不觉地落在潘奇托和马尔塔的后面，让他们走到前面去了。

“上礼拜日我不能来，”塞瓦斯蒂安解释说，虽然她什么话也没问。“我有个朋友得血尿病死了，我得为他守灵，给他送葬。”

卡门·罗莎没有回答，尽管她感到满心欢喜。塞瓦斯蒂安没有生病，也没去斗鸡，也没有女人阻止他！

“您发现我没来吗？”他问道。

卡门·罗莎不由一抖。她忘掉了自己假装的漠不关心了，沸腾的血液使她预料到塞瓦斯蒂安还会向她讲什么话。

“为什么您不回答？”他坚持问道，“对我来说，一个礼拜日没见到您，我就心神不定。”

姑娘继续走路，没有回答，目光也没离开人行道的缝隙中长出的那一丛丛小草。潘奇托和马尔塔已经走到远处的一个街角。

“我深深地爱您，卡门·罗莎。”

她略停了一下脚步，早就明白塞瓦斯蒂安要说的话了，然

而他的话还是像一股湿润的热风，吹进她的心中，透过她的身体。

可是，她还是一声不响地和他并肩行走。塞瓦斯蒂安也沉默不语。到了家门口，她站住脚，面对面地凝视了他四、五秒钟，在她那双深不可测的明亮的眼睛里，闪动着羞怯而温柔的火花。

他们进了屋子。

17

三个月之后，潘奇托和马尔塔结婚了。现在，塞瓦斯蒂安每礼拜日都到奥尔蒂斯镇来，这不是因为他无事可做，也不是由于自己的马喜欢来，而是因为这里有卡门·罗莎的爱情，是他心甘情愿来的。现在，他们不再四人一起待在走廊上闲谈，不再听潘奇托讲海洋的故事，不再同马尔塔讨论准备结婚的事情。现在，塞瓦斯蒂安和卡门·罗莎在柯托皮梨树荫下一坐就是几小时，彼此成千次重复着同样的话。如果没有卡梅莉塔太太在身旁走动，如果马尔塔和潘奇托不在眼前，他们就秘密地接吻。

在这次婚礼的前夕，塞瓦斯蒂安来到了奥尔蒂斯镇，住在卡塔亚先生家里，他们从相识的第一天起就成了朋友，卡塔亚问他：

“我常在教堂附近看到您，看来您很崇拜圣罗莎吧？”

塞瓦斯蒂安不加思索地回答：

“不是圣罗莎，而是卡门·罗莎。”

婚礼在礼拜日下午举行，奥尔蒂斯镇所有居民都来参加婚礼，像保护神节日的游行一样。新娘子很美，戴着廉价的白薄

洋纱巾和鲜柠檬花做的花环，那是真正的柠檬花，而不是蜡做的仿制品。她的全身服饰都是贝雷尼塞小姐一双巧手准备的。潘奇托紧套着一身蓝开司米西装，那是在圣胡安的一个裁缝那里定做的，硬领直划脖子，该死的领带妨碍呼吸，他感到自己又可笑又笨拙。

首先，镇公所主任库维略斯上校以法律的名义宣布他们结婚，随后，佩尼亚神父代表教会宣布他们结婚。当神父宣布他们永远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旧风琴嘶哑地奏出婚礼进行曲，乐曲时断时续，悲悲切切，因为贝雷尼塞小姐很久不弹琴了。马尔塔激动得哭了，卡梅莉塔太太也哭了，人群中还有些妇人也哭了，她们利用这庄严的时刻哭自己死去的亲人。

在比列纳家里已经摆好了桌子，那是神父从圣器室里拿出来的一张长条桌。桌上铺着一块大桌布，这是卡门·罗莎用五块普通的桌布拼成的。桌上摆着大碗、水罐、酒瓶和一锅桂皮甜酒，锅里还放着一把大勺子。

卡门·罗莎已将宽敞的走廊装饰一新。她在柱子之间挂起颜色鲜艳的纸条。撒满墙壁的纸做的星星和红玫瑰，都是用剪子剪好再用浆糊粘上的。爬满欧洲蕨的栏杆上，挂着带穗的墨绿色波纹纸条。大家非常喜爱这些装饰，只有卡塔亚先生例外，他像平常一样抱怨说：

“姑娘，你挂上这些东西，倒糟踏了这座院子！”

婚礼一直持续到晚上。靠着走廊墙壁放的那些作工粗糙的长腿窄板坐椅上，坐着许多衣着花梢的姑娘，她们是马尔塔和卡门·罗莎的女朋友、贝雷尼塞小姐的女学生和圣母马利亚之女会的姑娘们。她们喝桂皮甜酒喝得头脑发热，低语声和嬉笑声都比平时更响。男人们挤在桌子旁边，往自己的杯子里斟酒，拿潘奇托的衣领开玩笑。库维略斯上校微带醉意，心情格外愉快，他在罗望子树下评论说：

“这个该死的小子勾搭上个多好的媳妇呀！”

埃皮法尼奥在走廊里面调好竖琴，等着弹四弦琴的佩里科特和塞瓦斯蒂安从帕拉帕拉请来的那位响葫芦玩得最好的乐师。佩里科特终于离开了他们喝酒的桌子，于是，节奏鲜明的音乐“松巴—开—松巴”就充满了院子，飞进罗望子树那些椭圆形叶子中间，拂动卡耶纳肥大的花蕊，随后飞往黑夜平原的上空。

我不喜欢卡瓜斯① 女人，
松巴—开—松巴
她们只会弹钢琴，
松巴—开—松巴。
我喜欢瓜里科② 女人，
松巴—开—松巴，
她们紧握我的手，
松巴—开—松巴。
谁有满口袋钱，
松巴—开—松巴，
谁就不作难，
松巴—开—松巴。
你们将要跋涉，
松巴—开—松巴，
在拉维利亚与图梅罗之间，
松巴—开—松巴。

①波多黎各一地名。

②委内瑞拉一地名。

谁也没注意到潘奇托和马尔塔什么时候走开了，女宾们发现他们已不在场，便一个接一个告辞了。卡梅莉塔太太由于白天忙乱和激动，这时头痛起来，她回到自己房间深深地叹息着。男人们最后也走了。地方长官喝醉之后，变得沉默寡言，闷闷不乐。他那双蒙古人式的眼睛闪着邪恶的光。佩里科特和乐师决定到街上去溜达，并且演奏小夜曲。卡门·罗莎和塞瓦斯蒂安在不知不觉中孤零零地留在纸花飘散、灯光昏暗的走廊上了。

他握住她的手，像平时一样，并肩走到柯托皮梨树下。但这一回是黑夜，连星光都没有，邻居半塌的房屋的轮廓也消失在黑暗中了。塞瓦斯蒂安搂住她的腰，并寻找她的嘴唇亲吻。这次接吻不同以前，特别长久、强烈而亲密。卡门·罗莎觉得仿佛有一团火在她的血管里奔流，比浓烈辛辣的桂皮甜酒都流得快，同时，还从大腿处升起一股甜蜜的热浪，这是她从来没有体验过的。

塞瓦斯蒂安的黑头发同她的头发搅在一起。在塞瓦斯蒂安宽阔的胸膛里，心脏咚咚猛跳，她听见这种跳动，仿佛自己的脉搏也随着一起跳动似的。塞瓦斯蒂安的一只手慢慢从她的腰部往上摸，在她的肩头停留了一会儿，然后又放下来，伸进她的胸罩，这只灼热颤抖的手最终停在一个乳房上不动了。她好似光着身子站在野外一般，一股恐惧、羞涩和快乐奇怪地混在一起，模糊了她的视线。

后来，卡门·罗莎自己也不清楚从哪里来的一股力量，使她突然离开塞瓦斯蒂安的手，离开塞瓦斯蒂安的嘴，离开靠近她跳动着的塞瓦斯蒂安的心。她也不明白在她身上怎么产生出一股冲动，使她那被塞瓦斯蒂安双手抚摸得发热的整个身体突然离开了他。

“不，不！”她说着，用手背掩住他的嘴唇。

他们沉默了几分钟，远处一所房子里有狗叫。更远处传来佩里科特的粗嗓音，他正在唱一首民歌。最后，塞瓦斯蒂安说：

“你生我的气吗，卡门·罗莎？”

“不。”她简短而胆怯地回答。

她给了他这天晚上的最后一吻。不过这一吻同往常一样短促而胆怯。

18

她醒来之后，想起在没有星光的夜空下，在柯托皮梨浓密的树枝下接吻，她又产生了一种从大腿处升起热浪的感觉。

“上帝，我从那里来的力量推开了塞瓦斯蒂安呢？”

当然，她应该去忏悔，向佩尼亚神父讲述那个场面。

“多么可耻，圣罗莎，多么可耻啊！”

佩尼亚神父神情严肃地听着她讲，当她口吃的时候，他就帮助她讲出最微妙的地方，讲出塞瓦斯蒂安把手放在她赤裸的胸脯上。像她梦见炼狱里的大天使那次一样，佩尼亚神父问她：

“你愉快吗？我的女儿？”

“我很愉快，神父。最糟的是我念念不忘这件事，一想起此事，就感到愉快。”

“我的女儿，你刚懂事，我就了解你了。从我认识你那时候起，你第一次向我忏悔不赎之罪，这是真正的不赎之罪。再不许这样做了。不只因为这是不赎之罪，而且因为你这种举止也不妥当。”

于是，他让她完整地念一遍玫瑰经——这也是第一次——以示惩罚。

可是祈祷完了，佩尼亚神父又走近她，讲起话来。也许神父以为对待这位姑娘太厉害了。可以看出，他想使自己显得亲切一些，他向卡门·罗莎表示，虽然她犯了罪过，他也没有失去对她的尊敬。

“让奥莱加里奥给我送点你家花园里的花来。你看，可怜的圣罗莎的祭坛成什么样子啦，连朵卡耶纳花都没有。”

然后他又说：

“圣罗莎指望着你，因为在这个村镇，你比谁都更关心她。”

当她离去的时候，他送她到教堂门口。

“向卡梅莉塔太太问好。告诉她，我再一次向她祝贺马尔塔出嫁。你可别忘记送花的事。”

他同塞瓦斯蒂安谈话就完全不同了。礼拜日那天，佩尼亚神父刚一知道塞瓦斯蒂安来到奥尔蒂斯镇，他就吩咐埃梅林达把他叫来。

“您叫我有什么事，神父？”塞瓦斯蒂安看到神父锁上门，就惊奇地问道。他们单独留在屋里，房中散发着蜂蜡、熏香、面粉与枯花的气味。

“你想同卡门·罗莎结婚吗？”佩尼亚神父直截了当地问道。

“当然啦。”塞瓦斯蒂安茫然答道。

“那我很高兴。可是必须先警告你一件事，这姑娘的父亲病了。她没有兄弟的保护。不过……”

“您的话是多余的，”塞瓦斯蒂安插嘴说，“我已经对您讲过决定同她结婚了。”

“丑话说在前头，从来不是多余的。”神父似乎没注意到

塞瓦斯蒂安强硬的口气似的，继续冷冷地说，“我想警告你，如果你的打算由于某种偶然事件而有改变的话，我就脱下法衣，打你一梭子子弹。”

塞瓦斯蒂安脸色发白，什么事都不能像威胁那么使他愤怒。但他很快捉摸到佩尼亚神父的意图，因而克制住自己。

“我要同卡门·罗莎结婚，并不是由于惧怕您的子弹，而是因为我早就决定这么办了。”

神父伸出一只手来，塞瓦斯蒂安用力地握住了。佩尼亚没有抽出手，目光死死地盯着他。这时塞瓦斯蒂安完全确信，佩尼亚神父许下的一梭子子弹的诺言，是会毫不动摇地准备实践的。

第七章　这条路通往帕伦克

19

十一月的一个礼拜天中午，奥尔蒂斯镇来了一辆汽车。黎明时分，村镇所剩无几的居民被库维略斯上校的叫嚷声唤醒了，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地方长官尖声喊叫打破了清晨的寂静，使公鸡提前打鸣报晓。可以听到子弹夹哗啦啦的响声，这三夹子弹原是乱扔在镇公所角落里的，还可以听到毛瑟枪的射击声，谁也不知道这三枝毛瑟枪是从哪儿取出来的。早晨六点钟，两个在奥尔蒂斯镇执行警卫的倒霉鬼，腰束子弹带，手持毛瑟枪，在镇公所门口站岗。

居民们的惊奇和恐惧有增无减。库维略斯上校守口如瓶，丝毫不透露他这次紧急战备的原因。甚至连警察们都不明白为何这么早就把他们唤醒，并且用毛瑟枪和子弹夹装备起来。一切都在猜测之中，大家低声议论着，家家关门闭户。

“在卡拉博索闹起义啦！”

这是头一个消息，从索科罗太太的乳品场传出来，经过贝雷尼塞小姐的学校，传到神父家里，再由埃梅林达的嘴巴把这

个消息从一个院落传到另一个院落，从一个畜栏带到另一个畜栏。

“阿雷瓦洛·塞德尼奥已经渡过梅塔河，这次他带领的人比以前更多，并且正在进攻圣费尔南多。”

这第二个流传更远的消息，是在埃皮法尼奥的酒馆里产生的，佩里科特把它传到潘奇托家里，再从那儿传到教堂，然后又由那位埃梅林达帮助传遍全镇，修正了前面那个消息。

可是卡塔亚先生只看一下电报，就知道了事情的真相，经他一说，塞瓦斯蒂安、潘奇托和佩尼亚神父也知道了。原来是那些加拉加斯的大学生们，在首都附近的集中营里监禁了几个礼拜之后，要在这个礼拜日解送到帕伦克去强迫劳动，他们要经过奥尔蒂斯镇。库维略斯上校夜间收到了这份电报，因而造成了今天的这场混乱。

这辆汽车不只经过奥尔蒂斯镇，还在埃皮法尼奥酒馆对面停下来。犯人们昨晚离开加拉加斯远郊的瓜蒂雷之后，这是头一站。夜间，汽车飞速驰过首都空寂的街道，然后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颠簸着驰向阿拉瓜各地，最后来到了平原。犯人的家属乘坐的汽车打算追随这辆车，但被一队武装士兵突然挡住了去路。

大学生们不知道这辆像疯子似的黄色汽车载着他们奔向何方。警备队的士兵们守在每个座位旁边，像石头一样沉默不语。上尉同司机并排而坐，他连头也不回一下。独眼的上校巴雷拉穿着便服，只有在发出简短命令的时候，才显出点活人气息，这次押送学生的任务就是由他来执行的。

只有在汽车离开通向大海的道路，猛然转向平原之后，犯人们才预感到自己面临的命运。他们之中有个人说：

“这条路通往帕伦克。”

其他的人都明白了，一言不发。车轮压过坑洼的声音，发

动机隆隆的震动，心脏的搏动，都像回声一样，久久重复着那句话：

“这条路通往帕伦克。”

“这条路通往帕伦克。”

“这条路通往帕伦克。”

拂晓的半明半暗中，汽车在驰过一个个在睡梦中的村庄和耕种过的田野之后，整个早晨都是在既无房屋又无人烟的干旱荒芜的平原上行进。直到中午时分，前面才现出了奥尔蒂斯镇的轮廓，汽车停在埃皮法尼奥的酒馆附近。

大家都从积满灰尘的汽车里走出来，活动一下麻木的腿脚。他们是十六名大学生、十二名带刺刀的士兵、一名手持左轮手枪的上尉、一名穿便服的独眼上校和一名司机。

“进酒馆去！”巴雷拉喊道。

大家不慌不忙地走进去。疲倦和饥饿同样折磨着警备队士兵和犯人。库维略斯同两名警察进来听候巴雷拉上校命令。埃皮法尼奥拿来白色汽水，打开陈沙丁鱼罐头。酒馆的一台破旧的绿色留声机嘶哑地播放着一支梅伦盖舞曲，是一个喝醉酒的印第安人用难听的鼻音演唱的。腻人的旋律，瓮声瓮气的曲调，唱起一九一四年的战事，唱起德国的胜利，唱起四二口径大炮和德国皇帝。歌词结尾唱的是德皇的失败。

十六名被囚禁的大学生都很年轻。他们之中最大的无疑是那位留着浓密的黑胡子、样子像西班牙僧侣的学生。但他也不过二十五岁，至于其他人，也就刚满二十岁，有一位在那双蓝眼睛里流露出安详的神情，有一位长着希伯来人尖鼻子，有一位额头苍白，并且一直沉思默想，有一位眉毛浓密，有一位矮胖子戴着眼镜，有一位混血儿戴着贝雷帽。

三个男人衣着褴褛，满身溃疡，站在广场的围墙边，用迟钝而好奇的目光望着他们。一群鼓着肚子的小孩，流着鼻涕，

光着脚，靠近酒馆门旁，惊奇地盯着大学生们。后来卡塔亚先生和塞瓦斯蒂安来了。他们走进酒馆，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似的，还买了雪茄烟，同埃皮法尼奥谈起城里的新闻。趁士兵们没往这边看的时候，卡塔亚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小瓶奎宁递给那位被伙伴们称做克莱门特的留胡子的大学生。

“这对你们也许有用。”老共济会员说。

塞瓦斯蒂安走近戴巴斯克贝雷帽的混血儿。

“这顶帽子挡不住太阳。”他低声说。

他随即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说：

“您最好把我的帽子拿去，您还不知道平原上的太阳有多厉害呢。”

可是，库维略斯上校已经走近他们，他满脸怒气。

“不准同犯人讲话！”他对塞瓦斯蒂安喊道。

“我不知道。”对方回答说，仿佛在分辩。

“那么，现在该知道了！”库维略斯尖声威胁着。

“请原谅！”卡塔亚想调和一下，便插嘴说，“我也没料到这些青年是犯人。”

他俩在地方长官恶狠狠的目光注视下离开了酒馆，那位戴贝雷帽的大学生已经戴上塞瓦斯蒂安的帽子，仿佛这帽子本来就是他的一样。

20

黄色的汽车载着十六名大学生、十二名士兵、一名穿制服的上尉和一名穿便服的独眼上校，在平原上继续行驶，撞击着凹凸不平的路面，扬起一片干燥灼热的灰尘。汽车在奥尔蒂斯镇留

下了长久的记忆。在埃皮法尼奥的酒馆里，在神父的家里，在比列纳家的院子里，在贝雷尼塞小姐的学校里和镇公所里，整天都在谈论大学生们。

“可怜的学生们！”一个复活节前的礼拜日，埃梅林达站在枯棕榈叶和熄灭的蜡烛中间哭泣着说，“他们几乎还是孩子呢，佩尼亚神父。求圣罗莎陪伴他们……”

“上帝保佑他们吧，”佩尼亚神父忧心忡忡地回答说，“他们走的那条路只能通往帕伦克，那帕伦克就是死亡之地。”

死亡？这就是话题：死亡。送往帕伦克强迫劳动的犯人大批死亡，只有少数人能回来。而这些回来的少数人，也都变成了苍白的影子，变成会走的骷髅，躯体里潜伏着死亡。

“他们回不来了，”卡塔亚先生坐在比列纳家的院子里愤怒地嘟哝着说，“他们会被鞭打致死，然后埋在平原上。”

“应该干起来！”塞瓦斯蒂安握紧拳头补充说。但是他为自己的束手无策而苦恼。

潘奇托谈起自己所知道的帕伦克、拉奇纳和埃尔科科的苦役犯的一些情况。马尔塔一听到丈夫的这些话便哭了起来。她已有身孕，现在挺着肚子，走起路来一步一停，还在为被捕的大学生们哭泣，但她仍旧很漂亮。

“他们睡在地上，戴着脚镣，天不亮就被赶出去干活，如果谁想停下来喘口气，就要遭到鞭打。他们还忍受着饥饿、热病和烈日的折磨。”潘奇托继续说。

马尔塔用袖头擦着眼泪，完全像儿时潘奇托从老坟地的墓穴里掏出颅骨时一样。

“如果被流放的大学生们都死在帕伦克，也许这在加拉加斯也算一桩丑闻吧。”佩里科特在埃皮法尼奥的酒馆里说。

“你顶好住嘴。”酒店老板劝告说，“他们既然这样对待大学生，那又会怎样对待我们呢？”

于是，两个人都不再说话，只望着一只绿色的大苍蝇飞来飞去，它是被沙丁鱼的气味招引来的。

“这群饭桶，他们想干什么呢？”库维略斯上校在镇公所里对秘书和两个警察说，“他们用纸片就能打倒戈梅斯[1]将军吗？没关系，他们在路途上就会变聪明的。”

“是，上校。”秘书卑躬屈膝地附和说。

“枪毙他们，戈梅斯将军就应该这么办，以便结束这类不成体统的事情。他送他们上学，为他们花钱，而他们却对他表示抗议！忘恩负义的东西！”

“是，上校。”秘书重复说。

上校转身向一个警察说：

“胡安·德·迪奥斯，您注意到帕拉帕拉来的塞瓦斯蒂安了吗？他低声同犯人讲话，还显出愤怒的脸色，仿佛不满意把他们弄走似的。他大概忘记库维略斯上校是什么人了。如果他再想纠缠，我就捆上他，送到帕伦克去，让他在那儿学会尊重当局。这就像二加二等于四一样明摆着的。”

“是，上校。”秘书又重复说。

21

在平原上奔驰着的那辆黄色汽车里，大家谈的不是自己的不幸，而是奥尔蒂斯镇及其居民遭到的不幸。汽车刚一穿过尘土飞扬的废墟，一位戴眼镜的矮胖学生就高声说：

---

①胡安·维森特·戈梅斯（1859—1935）委内瑞拉政治家，军人，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三五年，曾三次出任委内瑞拉总统。

“多么可怕的村镇啊　　那里面住满了幽灵！”

一个圆脸蛋的小伙子说：

“房子呢？那房子更令人心寒。这村镇简直像被土匪抢劫过一样。”

那位医学院学生，肥胖的混血儿回答说：

“土匪就是疟蚊。疟疾毁灭了这座村镇。”

另一个翘鼻子的大学生，带着嘲弄的神情叹息说：

“这些可怜的居民啊，看来他们是大好人。”

戴着塞瓦斯蒂安那顶帽子的混血儿反驳说：

“我们国土上的人都是好人，那些坏蛋不是人。”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因为说过这句话之后，巴雷拉斜眼看着他们呢。汽车穿过干裂的黄土平原上的一条河的支流。这里的唯一景物是一株带刺的树，树上盖满灰尘，树荫下有一头母牛的骨架，肋骨上还挂着一片毛皮。

沉默良久，大胡子又说话了：

“可是孩子们呢？他们的肤色就像养活他们的泥土一样。”

矮胖子大声说：

“他们满肚子钩虫。”

一个留着连鬓胡子的大学生说：

“他们整年光脚走路，脚上长满了寄生虫。”

那位神情威严的青年气愤地说：

“那些对此负有责任的人真是该死！”

巴雷拉又凶狠地瞪了他们一眼，于是他们再次沉默不语。汽车穿过一道干涸的河床，时而在乱石中颠簸前进，时而在沙地上艰难爬行。一只野鸭子在河边枯萎的棕榈树中间悲鸣。

那位长着浓密眉毛的学生说：

“这些废弃的房子在当年该有多美呀！”

那位博士眼镜后面闪着焦灼眼神的学生回答他说：

“这些房子盖得既牢固又朴素，很合格局。”

那位沉静的蓝眼学生说：

“房子缺门少顶，比尸体还可怕。”

那位胡须焦黄、神情自若的混血儿说：

“这些房子应该重建。”

他们经过一座小村庄，随后来到了埃尔松布雷罗，这又是一座尘土飞扬的城镇，在一座沉寂的茅屋门旁，有一只骨瘦如柴的红毛狗在吠叫。一个面容憔悴的人骑着一匹精疲力竭的瘦马从路旁走过。夜幕从奶油色的天空缓缓降落。疲倦的囚犯们开始打盹。

那位眼珠乌黑发亮的大学生突然说：

“我没看到房子，也没看到废墟，只看到了人们的溃疡。”

一个脸色苍白、善于思考的大学生说：

“他们就像那些房子，就像我们的出生地一样，正在毁灭。”

那位长着希伯来人尖鼻子的大学生说：

“只有无情死神的形象。”①

巴雷拉身子抖动了一下，他为自己听不懂的拉丁文激怒了。

“住口！”

这一回他们沉默了很久。汽车减慢了速度，在寂寞中缓缓前进，去迎接黑夜的到来。远处地平线上闪烁着帕伦克集中营的灯光。

① 原文为拉丁文。

第八章　费利西亚诺大哥

22

黄色汽车留下的痕迹首先从平原的尘土上消失，随后从干涸河床的沙土上消失，却没从塞瓦斯蒂安的心灵上消失。他在比列纳家的院子里说过："应 该 干 起 来！"这并不是一句空话，他把这句话看做是自己良心的命令。他从帕拉帕拉前往奥尔蒂斯镇看望卡门·罗莎。在同卡门·罗莎相会之后，又经原路从奥尔蒂斯镇回到帕拉帕拉，他心里充满激情，打算在花草的香气中，在石鸻的叫声中，在泥塘肮脏的水面上，为那折磨着他的问题寻找答案。

他对卡门·罗莎谈了那些过去他从未关心过的事情，在载着犯人的汽车停留在埃尔法尼奥的酒馆门口之前，他仿佛全然没有想到这些事情的存在。

"这种情况难道能够忍受吗？我们的国家是由那些手持长矛和鞭子的野蛮人统治着。这个国家不需要男子汉，只需要阉公牛，人民必须像胁从和同案犯一样低眉俯首，唯命是从。"

另一个礼拜天，他又说：

“大学生们丢下自己的家、自己的书和自己的未婚妻，进入罗屯达和卡斯蒂略的牢房，在那里任人宰割，被押解到帕伦克去送死。丢下他们真是罪过。”

第二个礼拜天，他又说：

“那些发号施令的人，不过是四个，二十个，一百个，一万个。而我们这些低头挨打的人却有三百万，我相信能够干起来。我不是幻想家，也不是乡村诗人，我生在平原上，以自己的双手挣钱谋生，我会养牛驯马。我知道能够干起来。”

塞瓦斯蒂安的精神状态使卡门·罗莎很不放心，可是她只能心情激动而又略带悲哀地听着。塞瓦斯蒂安只身一人，也没有武装，在这疟疾流行的荒凉地区，如何起来反对国家强大而无情的镇压机器？其结果必定是螳臂挡车，或是蝶翅挡风罢了。可是向塞瓦斯蒂安去讲这些道理是无用的。卡门·罗莎已经了解他，知道他在作出决定的时候，他的目光是那样固执，无论什么力量或者什么人都不能使他离开他所选定的道路。

有个礼拜一，他没有到帕拉帕拉去，而是骑着马到埃尔松布雷罗去了，据说是要买一对母牛。可是在他返回时，却没再提起母牛。卡门·罗莎从他那双发亮的眼睛里猜到可能发生了什么大事情。黄昏时分，塞瓦斯蒂安坐在柯托皮梨树荫下，对她说：

“有人密谋进攻拉奇纳，释放在押的大学生们。监狱警备队的一些士兵和几个小头目答应参加这次行动，埃尔松布雷罗有三十名武装人员准备支援他们。我的费利西亚诺大哥也在这些人中间。我向他讲我决心干起来，并且讲到同你多次谈过的那些话，后来他把一切情况都跟我说了。”

“他们攻下监狱，释放大学生之后，该怎么办呢？政府会派大军来镇压他们的……”

“一切都想好了。”塞瓦斯蒂安兴奋地打断她的话说，

"监狱攻下来后，大学生们、埃尔松布雷罗的那三十个人、警备队的士兵们和那些愿意参加的普通囚犯们将组成新队伍，投奔阿雷瓦洛·塞德尼奥，他正在平原上领导人民起义哪。"

"他们怎样去找阿雷瓦洛呢？"

"正在寻找，我亲爱的，正在寻找。如果找不到，就同那些保全下来的大学生们取道阿普雷，前往哥伦比亚。"

"你的费利西亚诺大哥也插手这件事吗？"

"我的费利西亚诺大哥和我都卷进去了。应该干起来，卡门·罗莎。"

从他讲的头几句话起，从那天早晨她在塞瓦斯蒂安的眼睛里看到奇怪的光芒起，她就猜到了他会对她讲什么话。他果然同密谋分子有联系，进攻集中营定在四五个礼拜之后行动。待到日期接近，塞瓦斯蒂安便要返回埃尔松布雷罗去加入费利西亚诺大哥提到的那三十个人的队伍。

他们对卡塔亚先生和贝雷尼塞小姐讲过一部分计划，这两个人是可以充分信任的。可是塞瓦斯蒂安没有谈解救大学生们的事，只是说阿雷瓦洛的游击队在平原上活动，他决定去寻找并加入这支队伍。这四个人很早就组成一个小小的革命委员会，满怀希望地讨论着那些经过褐色的平原和绿色的水面而传到奥尔蒂斯镇的互不相干的消息："加瓦尔东将军在圣克里斯托起义了。""诺贝尔托·博尔赫斯在图伊山谷响应了他的号召。""委内瑞拉流亡者攻下库拉索岛，随即又攻打科罗。""估计要从欧洲开来一支庞大的海上远征队。"过去卡塔亚先生曾用隐显墨水同英勇的革命者巴尔加斯博士保持过长期通信，那位革命者是奥尔蒂斯镇人，当时正流亡在外。

贝雷尼塞小姐尽管同情加拉加斯大学生们的英勇坚定，尽管得知青年们被捕并戴上镣铐时满怀愤怒和悲痛，却坚决反对武装起义，更反对塞瓦斯蒂安的计划。

“内战，”她几乎怀着迷信般的恐惧痛苦地说，“就是我们一切灾难的原因。如果奥尔蒂斯镇变为废墟，如果人们逃跑或死亡，这一切都是内战的过错。如果说这是因为疟疾流行，饥荒严重，农业和牧业趋于衰落，那么，是谁带来了饥饿？带来了疟疾？毁坏了耕地？灭绝了牲畜？”

她自己接着答道：

“内战。这里一直就有蚊子叮咬我们，但是并没有把疟疾传染给我们，后来从平原上过来了一群患黄疸病的士兵，在奥尔蒂斯镇驻扎下来。这里还驻扎过那些打击东部革命的队伍和从东部地区来的革命者。他们的血液毒害了我们的蚊子，给我们带来了热病和死亡。”

贝雷尼塞小姐的话滔滔不绝。

“内战杀死我们的青年，践踏和掠夺我们的玉米和菜豆，毁掉我们的奶牛和公牛，而给我们留下了疟疾来断送那些活人的性命。”

卡塔亚先生照常耐心地听完她的话，然后表示拥护起义。

“贝雷尼塞（他是村镇唯一直呼她为贝雷尼塞的人），贝雷尼塞，一般说来，我也不是拥护内战的人，但是现在委内瑞拉没有别的出路，必须拿起武器！大学生们反对军队势力，被关进监狱。正直的人们敢写，敢说，敢想，也被关进监狱，或者被流放，或者埋进坟地。那些家伙拷打我们，掠夺我们，杀害我们，挤尽国家的最后一滴血。这比内战更坏。这种内战是少数人得益，然而几乎所有的委内瑞拉人都在受苦。”

但是贝雷尼塞小姐也不肯服输。她又谈到内战造成的灾难，谈到牺牲的无益。

“这次内战会带走卡门·罗莎的未婚夫呀。”最后她忧心忡忡地说。

“谁也不能把我带走，贝雷尼塞小姐，我自己会走。”塞

瓦斯蒂安说。

当比列纳家的委员会会议结束的时候，塞瓦斯蒂安送贝雷尼塞小姐到学校门口。女教师在门前问道：

“那么您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去找阿雷瓦洛吗？”

“是的。”塞瓦斯蒂安坚定地答道。

贝雷尼塞小姐离他而去，不一会儿，便带着一件精心包好的沉甸甸的包裹回来。塞瓦斯蒂安在卡塔亚先生家的电石灯下打开包裹，看见一支左轮手枪。这是一支旧式的史密斯—威森牌的手枪，是长枪筒，枪柄镶着珍珠母，枪膛里装有六颗黑色的大粒子弹。

真是奇怪，贝雷尼塞小姐又白净又安详，像一面和平的旗帜，她从哪里弄来的这种令人胆寒的旧式左轮手枪呢？

23

至于卡门·罗莎，她默默地依从了塞瓦斯蒂安的决定。如果塞瓦斯蒂安要走向一个黑暗的去处，而且很可能不会再回来，那么至少也让他不要怀疑她是支持他的。

同时又发生了一件令她深思的事情。濒临毁灭的奥尔蒂斯镇仍是平原交通的必由之路。这条路穿过古老的大街，道路两旁尽是颓垣断壁和满身溃疡的居民们。那些初次经过奥尔蒂斯镇的旅客，看到废墟深感惊讶甚至恐惧，以为自己突然走进了一个梦幻世界。

在前往埃尔松布雷罗的路上，经常有来自巴伦西亚、加拉加斯和其它遥远地方的妇女们，乘着租赁的小汽车或卡车通过。在奥尔蒂斯镇与埃尔松布雷罗之间，是一片广阔的平原，贝雷尼

塞小姐按《圣经》上的说法，称它为愁泉泪谷。因为这些妇女都是犯人们的母亲、姐妹、妻子和情人，她们在晶莹的泪水中含着一丝希望而来，随即又绝望地流着浑浊的泪水离去。

卡门·罗莎站在贝雷尼塞小姐学校的门口，望着那些结伴而行的妇女。她们大都是农家妇女，裹着粗布大披肩，用低劣的棉布手帕擦着眼泪。为了凑够这次远行所需的钱，她们作出了多大牺牲，忍受了多少次饥饿，遭受了人家多少次白眼啊！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看看能否见到他"，"问问他是否健在"。可是，她们空手而归，既没有见到亲人，也没有打听到他们的音信。

她们很少在这座荒凉而凄惨的村镇停留。可是有一次，一辆由一个蓝眼黄发的细高个子男人驾驶的又旧又破的福特汽车在这里停了下来。车里坐着母女俩，她们几乎同贝雷尼塞小姐一样白净。

汽车的散热器冒着黑烟，来到奥尔蒂斯镇，像一条病狗似的喘息着，像一头跛脚的骡子似的摇晃着。汽车跳动了一下，随着一阵破锣般的响声，在学校门前停了下来。在这正午时分，这是村里唯一敞开着的大门，卡门·罗莎也是这荒凉的废墟中所能见到的唯一居民。

"您能行行好，给我一桶水吗？"司机问。

"我很乐意。"卡门·罗莎答道。

她进门找水去了。那个青年人把桶扛在肩上，跟着她来到校园。当他们回来的时候，那两位妇女已经下了汽车，站在街道中央，默默地望着倒塌的房屋。

"如果你们想休息一会儿，就请到家里来吧。"贝雷尼塞小姐走近她们说。

她们走进屋来。母亲是位满头花白头发的妇人，说话缓慢，脸色显露出深深的痛苦，眼含平和而忍让的目光。女儿是光辉的麦穗，是骄傲的黄发小鹿，像星星一样美丽。贝雷尼塞

小姐和卡门·罗莎从没有见过这样的美人儿。她回眸一看，使庭院里充满了蓝色的光芒，她微微一笑，露出一种高雅的贵族气派，如同一株嫩玉米一样纯朴端庄。

“你们是到埃尔松布雷罗去吗？”贝雷尼塞小姐问道。

“只要还有力量，我们就要去。”母亲答道，“我的儿子是个大学生。他关在拉奇纳的帕伦克集中营。我们去看看能否见到他，问问他是否健在。”

“看看能否见到他”,“问问他是否健在”。所有那些经过奥尔蒂斯镇前往平原去的妇女们，都用颤抖的声音讲出这些同样的话来。现在讲这些话的不是一个围着黑披肩、脸色蜡黄的老妇人，而是一位举止优雅、神态悲伤的太太。但是，她也说出了同样的话。

接着那姑娘也开口了。也许她嗓门提得过高，但是她的声音却像银铃一样悦耳，像水晶一样透明，谁也不能不被这声音所吸引。她既不抱怨自己被囚于帕伦克的兄弟的苦命，也不抱怨同在卡斯蒂略服刑的未婚夫的分离，而是怀着骄傲的柔情提起他们的名字。

“我兄弟给我们留下一只金丝雀，你们可知道，它每天早晨叫得多么起劲啊，看来它也为自己的主人起来保卫委内瑞拉而自豪。”

母亲和女儿都无所畏惧。她们高声讲出的那些事情，是任何人在奥尔蒂斯镇或国内其它城镇所不敢大声谈论的。她们公开使用自己的权利谴责那些坏人，是那些人把她们之中的一位变成犯人的母亲，而把另一位变成犯人的姐妹。

母女俩在平日上课的走廊上坐了几分钟，贝雷尼塞小姐准备了牛奶和咖啡，因为她不敢给她们送去奥尔蒂斯镇人喝的浑水。客人们并不富有，嘎吱作响的福特汽车和她们衣服的廉价布料就是明证，但是，在她们身上的确还散发着昔日豪华生活

的气息。

姑娘谈到加拉加斯，谈到灼热的平原，谈到破落的奥尔蒂斯村镇，谈到大学生的风潮。大家一声不响地倾听着。她的声音如银似铝，像晶体一般，有如清澈的潺潺小溪，由一个话题转向另一个话题，言语中充满了优美的诗意。

“该走啦！”司机在街上喊道。

她们告辞出来，坐上了汽车。泥水解了旧福特车的干渴，脏水顺着车壳往外流。卡门·罗莎眼看着汽车顶着烈日，带着飞扬的尘土，消失在街道的尽头。

第二天和第三天，卡门·罗莎不止一次来到大街上，站在学校门口等待着，希望再见到那母女俩，打听有关被捕的大学生们的消息。可是她的愿望落空了。大概母女俩为了不受太阳的灼晒，是在夜间返回去的。

礼拜日下午，她坐在柯托皮梨树下，心里想着那母女俩，塞瓦斯蒂安问她：

“你在想什么呢？”

于是，她第一次说出塞瓦斯蒂安等待了几个星期的话：

“我害怕你离开，你走了，我会很悲伤的，但是，说真的，塞瓦斯蒂安，我为你骄傲。”

24

在帕拉帕拉，塞瓦斯蒂安家的门被急切地敲了三下。这是木头敲击木头的声音，很可能是来访者用棍棒敲打，也可能是用枪托吧。这时已经是夜间十二点钟，以前从来没有人在这个时候用这种方式敲门。

塞瓦斯蒂安慢慢从床上直起身来。他记起贝雷尼塞小姐送给他的旧左轮手枪就放在一只没上锁的箱子里，伸手可及。但这有什么用呢？如果真来抓他，手枪也顶不了用，结果只会把他像条狗一样杀死在路旁，长时间内没有人敢走近他的尸体。

当他去开门的时候，门又敲响了。他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从门缝传了进来：

"开门，老弟！"

这是埃尔松布雷罗的费利西亚诺大哥。塞瓦斯蒂安奔向大门，灯也没点，就缓慢地抽掉门拴，在黑暗狭窄的前庭听到来人报告的消息：

"老弟，一切都泄露了。有人出卖了我们，一切都泄露了。"

他们再没说一句话，一同来到庭院深处，坐在那有尘土而无草皮的庭院里的一块石头上。在朦胧的夜空中，只有一颗孤独的星星在闪烁。

"士兵佩德罗·加西亚从监狱来给我们送信，在路上被杀害了。大学生们受到折磨，逼他们口供，不过他们还没开口。"

塞瓦斯蒂安怀着急切的心情听着，目光死死盯着庭院干燥的土地。

"集中营里涉嫌叛乱的士兵和军官们受到鞭打，棒击，有的还挨刺刀，两个人已经被打死了。"

费利西亚诺大哥又压低声音说：

"在埃尔松布雷罗抓到了蒙蒂利亚学士和另外三个人。下一个就该轮到我啦。"

因此他决定连夜逃走。他不声不响地在一辆带蓬的载重卡车上找了个位子坐下，在远离奥尔蒂斯镇的公路上下车，这儿距帕拉帕拉村有一莱瓜① 路程。于是，他来到了这里。

---

① 里程单位，一莱瓜约合五点六公里。

“那您现在打算怎么办呢，大哥？”

“您知道，我有个朋友，他在离这儿不远的北面有一个牧场。我决定乔装成长工到那儿去，在农场里干活，等着事态发展，看他们会不会继续搜寻我，也许会把我忘掉。”

费利西亚诺大哥是对的，如果他留在埃尔松布雷罗的话，可能他已戴上脚镣，在枪托的沉重打击下缩成一团，手指被麻绳勒断，脸上被打得血迹斑斑。

“骑上我的马。”塞瓦斯蒂安说。随后慢慢去给他那匹棕黄色的马备鞍。

费利西亚诺大哥骑着塞瓦斯蒂安的马继续赶路。黑暗的天空中仍然闪烁着一颗孤独的星星。当骑马的人穿过林子的最后几所房子的时候，几乎没有听到狗的吠叫声。塞瓦斯蒂安衣服也没穿，坐在吊床上等待着黎明。他在想象中，忽而看到死去的士兵们，忽而看到戴脚镣的大学生们，忽而看到阿雷瓦洛·塞德尼奥的游击队泅水渡过一条泛滥的河流，忽而看到贝雷尼塞小姐赠送的那支无用的手枪。

听到头一声公鸡的啼叫，他不由得一抖。这嘶哑而悲哀的叫声好像走了调的军号声。另一只公鸡响亮而兴奋地呼应了。接着有一只小公鸡初次试叫。继而又是那走了调的军号声。然后是长久的沉寂，公鸡不再叫了。黑夜逐渐消失，乳白色的黎明来到了。

费利西亚诺大哥骑着棕黄色的马，大概已经走远，进山了。黎明时分，在集中营的铁丝网外面又枪杀了一名士兵，另一名受伤的士兵喊着：“唉呀，我的妈呀。”而塞瓦斯蒂安还得屈辱地生活在那些满身溃疡的人和倒塌的房屋当中！

“我无论如何也要去找阿雷瓦洛！”他突然自言自语说。

他望着空畜栏，又大声加上一句：

“应该再弄一匹马来。”

第九章　佩特拉·索科罗

25

地方长官库维略斯上校到奥尔蒂斯镇来服刑，也可以说是服从判决。不然怎么解释这件事呢，他过去曾是安德斯地区一个繁华村镇的第一个当权者，后来又当了戈梅斯将军一个最有权势的儿子的私人助手，地位介于朋友和心腹保镖之间。现在却流落到这座衰败的村镇，遭受着毒蚊的叮咬，因为蚊子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一视同仁的。

教区神父家的女仆埃梅林达不知用什么方法暗中探听到上述情况。他的确在安德斯地区当过行政长官，的确曾是戈梅斯将军的儿子的亲信，在库维略斯同另一个级别不低于上校、同样也是戈梅斯亲信的家伙决斗中负伤时，他的名字也确实曾列入州长候选人的名单。至于枪击的理由和动机，埃梅林达提出两种说法：依据前一种说法，在掷骰子时，库维略斯向另一个人讨要赌注，后者不给，于是发生了激烈争吵，以致各自掏出左轮手枪决一高低。依据后一种说法，既没争吵，也没决斗，只不过是库维略斯的情妇突然对另一个家伙产生了难以克制的迷

恋。

埃梅林达确切知道的一点就是在马拉卡伊郊区发现了那个家伙的尸体，身中三弹，都是用同一支手枪打的，又都同样打在致命处。两颗子弹射入腹部，一颗从背部射入，并且打穿了肺。这是一桩神秘的罪行。报纸没有报道、法庭也没有过问。然而大家都明白，戈梅斯将军接到了有关此事的可靠报告，因此没过几天，库维略斯就被捕了。无论是他的职位，还是有权势的朋友，都帮不了他的忙。他未经审讯就被带上镣铐，押解到一座海边要塞去了。由于戈梅斯儿子的竭力干预和其他有影响人物的热心奔走，几个月之后，这位老独裁者终于软了下来。

"好吧，"他对库维略斯的朋友们说，"我不只从监狱里释放他，并且委派他为地方长官。"

于是他委派库维略斯为奥尔蒂斯镇的地方长官，让他来统治这几所倒塌的房屋、一个发绿的泥塘和一群半似幽灵的居民。然而，这并不妨碍库维略斯每当听到别人提起戈梅斯名字时，以一种难以抑制的激情赞叹说：

"戈梅斯将军吗？世界上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人啦！"

可是，别看他有这种热情洋溢的话语以及每年九月十九日照例下令放焰火，却不难看出库维略斯上校对呆在奥尔蒂斯镇是极不满意的，有一种愤恨在暗中折磨着他。他满怀仇恨地看着一切人，仿佛要从中找出一个人来，向他报这流放之仇。

然而在奥尔蒂斯镇却很难找到一个人来发泄这内心的隐恨。小偷吗？在这荒凉的地方没有小偷，谁也没有足够的精力来关心财产，更谈不上偷窃。小铺、酒店和一些住宅，一到晚上虽然要关起门来，但这只是由于习惯而已。其实主人们完全可以开着门睡觉，因为没有一个遍体溃疡和浑身发抖的幽灵会从吊床上爬起来去偷不属于他的东西。打架吗？打架在奥尔蒂斯镇也

没有。男人们被钩虫耗尽了意志和力量，已经不能挥拳交手。只记得闹过一件事，当年木匠帕斯瓜尔用锥子深深地扎伤了一个喝醉了酒的外地人，因为那人闯进他的家，当着女人们的面大讲下流话。可是那伤并不重，而且当时库维略斯上校还没有来到奥尔蒂斯镇呢。政治吗？更谈不上，卡塔亚、贝雷尼塞小姐、卡门·罗莎和塞瓦斯蒂安等人持不同见解的议论就从没超出过比列纳的家门。至于其他居民，根本就不懂什么是政治。

除压住自己内心的烦恼之外，库维略斯上校再没有其它事干了。他时常站在镇公所门口，坐在皮椅子上，把皮鞭放在两腿之间，从敞开的衣服里露出带皮套的左轮手枪，眼看着不时从面前走过的人们：一个面容憔悴的男人勉强挪动着脚步；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人肩上扛着水罐；一个赤身露体、满身泥污的孩子走过来了。多少岁月就这样流逝了，也许还要继续过多少年吧，除非有什么不可预测的情况把他召回到马拉卡伊，不过，这种希望很渺茫，因为戈梅斯将军十分健忘；也许一直要等到毒蚊来叮咬他，到那时可就：永别了，库维略斯上校！

26

无论是埃梅林达，还是别的任何人，都没想到库维略斯上校这时找到了一个用来发泄自己所有隐恨的人，而这个人竟是佩里科特。佩里科特总是洋洋得意地带着自己的吉它，唱着小曲，讲着淫秽的笑话，演奏着平庸的小夜曲。他不愿看到生活的痛苦方面，尽管生活待他是那么残酷。他的母亲和两个兄弟因患疟疾死去了，他本人也得了热病，很久以来浑身发抖，但佩里科特却继续在残破的窗前唱小夜曲，目光凝视着走过窗前

的妇女的腿。

正是一个女人无意中给他带来了灾难。原来佩里科特有个妻子，名叫佩特拉·索科罗，他同她不是住在奥尔蒂斯镇中心某一座已经倒塌的富丽堂皇的房子里，而是住在郊外空地上的一所孤零零的破茅屋里。佩特拉·索科罗原是埃尔松布雷罗的一个妓女。她显然对这里的情况很不了解，以致怀着重操旧业的目的，来到奥尔蒂斯镇。一天中午，她从一辆路过的卡车上下来，一身浓妆艳抹，黄铜手镯叮噹作响，她把一些橙子和一只装衣服的箱子打成一个包。一个周末，她便同佩里科特住在那所破茅屋里了。谁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认识的，彼此谈了些什么。但从此以后，佩特拉·索科罗不再描眉打鬓，也不再心神不定地观望那些从她家门前过往的男人了。至于佩里科特，尽管他到半夜还在弹吉它唱小夜曲，可是，他也不再像从前那样不顾廉耻地看女人了。

灾难始于那个不祥的时刻，当时库维略斯上校骑马经过田野，远远看到佩特拉·索科罗在茅屋门口舂玉米。姑娘已经恢复了她的红润肤色和农民的举止。舂玉米时，她的两条胳膊优美地抬起又放下，小乳房在布衬衣下颤动，两胯和臀部随着一种原始而粗犷的舞蹈节拍抖动着。一只廉价的戒指，用彩玻璃代替了宝石，戴在她那黝黑肥胖的手指上，这是她往昔生活所留下的唯一痕迹。库维略斯上校勒住马，佩特拉·索科罗也停住手中的活。他们彼此相望了片刻。随后，佩特拉用手背擦了擦汗湿的额头，理了理散乱的头发，又继续干活，不再看那骑马的人了。上校继续站在栅栏门口注视着她。

“茅屋门口的那个女人是谁？”库维略斯上校回到镇公所后，向胡安·德·迪奥斯说。

“埃尔松布雷罗的一个妓女，上校。”警官答道，“现在她同佩里科特住在一起。”

库维略斯上校平静地坐在皮椅子上，把鞭子放在两腿之间，敞开的衣服下面露出插在粗壮的腰间的那支带套的左轮手枪。他让胡安·德·迪奥斯卸下马鞍，然后吩咐道：

“去对那个女人说，我要去同她过夜。让她在八点钟等着我。”

但是佩特拉·索科罗已经不是埃尔松布雷罗的妓女，而是佩里科的妻子了。当胡安·德·迪奥斯受地方长官的委托来到她家的时候，她十分庄重而惊恐地对他说道：

“请转告上校，我很遗憾，也很感谢他，可是我有了丈夫。”

她没敢向佩里科特讲述所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呢？只是她怕他采取某种不慎重的行动，因为他可以和任何人共饮，跟初次见面的人推心置腹地谈话。她还相信上校不会再来纠缠。全能的耶稣啊！

然而库维略斯并没有死心。胡安·德·迪奥斯再次造访，还送来几巴拉花布作礼物，佩特拉·索科罗再次诚惶诚恐地谢绝了。一个礼拜之后的星期六晚上，当远处传来佩里科特在埃皮法尼奥酒馆里大声唱小曲的声音时，地方长官本人闯入了茅屋。

“我来同你过夜。”他威严地说。

“我已通过胡安·德·迪奥斯转告过您，上校。我很抱歉，也很痛心，可是我不能干。”姑娘回答说，几乎哭出声来。

“不要瞎说！”库维略斯上校坚持说，并抓住她的一只胳膊，“你不要跟我装善人，来吧，脱衣服！”

但是佩特拉·索科罗已经不是埃尔松布雷罗的妓女，而是佩里科特的妻子了。她像一条蜥蜴从他手中挣脱出来，如同一股烟似的溜出茅屋大门，向黑暗的山林跑去，同过去一样光着

脚，在仙人掌和巨石间跳跃着前进。

27

库维略斯上校从镇公所的一个窗户里探头望着广场，头也不回地说：

“胡安·德·迪奥斯，你不认为这个在夜间唱歌的佩里科特很可能是个危险人物，是政府的敌人吗？”

胡安·德·迪奥斯站在大厅里戈梅斯将军的镀金胸像近旁。他再明白不过了，长官的话也无须他来回答了。他嘟哝着，含糊其辞地赞同了，随后像个影子似的从镇公所走了出来。库维略斯上校没有注意到他的离去，仍专心致志地凝视着那些攀缘在广场内萨曼朱缨花上的三色堇。

下午，胡安·德·迪奥斯把人带来了。佩里科特一听说逮捕他，非常惊奇，可是，更令他惊奇的还在后面，胡安·德·迪奥斯在长官面前立正报告说：

“我给您带来这个人，上校，他到处说戈梅斯将军的坏话。”

“谁？我吗？”佩里科特吃惊地喊道。

“正是，上校，”胡安·德·迪奥斯向库维略斯说，并且始终保持着立正的姿势，“我早就监视着他了。”

“胡说，这些都是胡说，”当佩里科特突然明白自己遇到了什么样的危险时，他愤怒得叫喊起来，并且向胡安·德·迪奥斯扑过去，试图抓住他的衣服领子，让他把这些卑鄙的话语吞进肚子里去。

可是，库维略斯上校立刻拔出左轮手枪来干涉了。

“当心！不尊重当局会加重您的罪行。”

他又吩咐胡安·德·迪奥斯说：

“把他送进监狱。”

佩里科特再次抗议，并且拚命挣扎。秘书和另一名警察闻声赶来相助。四个人七手八脚把佩里科特推进废弃的旧牢房。牢房里老鼠乱跑，空气中充满腐臭的粪便和尘土的气味。生锈的门闩的响声盖过佩里科特的喊声：

“胡说，都是胡说！我什么也没有讲！”

不用埃梅林达张扬，消息在几分钟之内就传遍全镇。后来大家还听说佩里科特要被送到帕伦克去修公路。每家的女人们都小声说：“可怜的人啊！”而男人们则不停地咬着指甲。只有佩尼亚神父敢去镇公所访问库维略斯上校。

“我猜出您为何事而来，神父。”上校冷冷地说，没容对方开口，“我劝您走开，这个人蓄谋反对政府，证据确凿，您要保护他，作为神父和公民，您的名誉将会受到损害。”

他转身背对神父，不想听到他的解释。

但是，卡塔亚先生的话他却不得不听。老共济会员踮着脚，穿过一道院门，走进镇公所，出其不意地来到库维略斯身旁。

“库维略斯上校，”卡塔亚先生开口便说，他吸取了神父斡旋失败的教训，“我来同您谈佩里科特的事。”

“这没有用，”库维略斯斩钉截铁地答道，“罪行太重，我们掌握有证据，他辱骂戈梅斯将军，还犯下许多别的罪行。”

“您明明知道这是谎话。”卡塔亚镇静地反驳说。

“您怎么敢指责我说谎？您可考虑到危险的后果吗？您莫不是他的同谋犯？”库维略斯威胁着咆哮起来，用拳头击桌子，震得桌上的尘土飞扬，纸张乱蹦。

但是卡塔亚仍然镇静地低声说：

“我已经七十五岁了，随时都可能死掉，要是现在就死，那会更好些。我们俩人都知道这个可怜的小伙子是什么人。佩里科特不是政治家，也从来没同政府打过交道。”

“马上滚出镇公所！”库维略斯气得脸色发紫，大声喊道，“我没把您和那个流浪汉一起送到帕伦克去，只是怕您这个肮脏的老家伙死在路上。”

阻止已经不可能了。在一个朦胧干燥的黎明，平原的鸟群喧闹着向南飞去。佩里科特被塞进一辆开往帕伦克的汽车里。那辆汽车从马拉卡伊带来一帮犯人，停在镇公所门口，以便带走这最后一名犯人。佩里科特被带出黑暗的牢房，他头发散乱，脸色苍白，神志恍惚，肌肠辘辘。他不再徒劳地呼喊抗议了。胡安·德·迪奥斯和另一个警察把他像个包裹似的抬起来，塞进汽车里去。

“别了，胡安·德·迪奥斯，”佩里科特说出了最后一句话，“在你临死的时候，还会想到我的。”

汽车里迎接他的是四个士兵的哄笑和十五名犯人的抱怨。在街道的对面，佩特拉·索科罗双手紧握残破的窗户，像只挨打的畜牲似的，发出撕心裂肺的哀鸣。她已经不是埃尔松布雷罗的妓女，而是佩里科特的妻子了。

第十章　水涨水落

28

突然下起雨来，蔚蓝色的天空变成一片灰色，平原上无情的太阳躲到了灰色天幕的后面，胡同口的一股旋风卷起灰尘和枯叶。瓢泼大雨倾泻在奥尔蒂斯镇、帕拉帕拉和埃尔松布雷罗，倾泻在荒芜的平原上，倾泻在凄凉的旷野。

雨时强时弱，但却一分钟也不停。有时下着毛毛细雨，如微尘，似水珠，慢慢地浸透屋顶，润湿街巷，给柯托皮梨光滑的叶子抹上宝石般的光彩。有时雨点很大，打在地上如同吐痰一般，又像鞭子抽打在锌板上似的，洒落到尘土中，仿佛水制银币一般。大雨不时变成猛烈的暴雨，形成一道半透明的银墙，一片倒竖着的水洼，一块耸立地面的玻璃岩石。下雨竟把早晨变成下午，把下午变成夜晚，把夜晚变成黑暗的河底。

卡门·罗萨呆呆地站在砖砌的走廊上，一动不动地望着天空降下的大雨。院中的植物愉快地迎来第一阵雨之后，现在却遭受着滂沱大雨的毁灭性的袭击。卡耶纳花悲哀地弯下了腰，茉莉花的白花瓣凋谢了，蘘芋陷进了泥泞，椋鸟和海番鸭飞往

别处去寻找蔚兰色的天空。花园的水洼中出现了丑陋可怕的癞蛤蟆。潮气进入走廊，钻进家俱下面，穿过前厅，同被淹没的街道升起的湿气混在一起。

大雨不停地落到帕亚河里，天上的水注入河里的水中，使河床加宽，水流湍急。平静无力的帕亚河变成了喧嚣的浊流，在那狂暴的棕黄色的水流里，飘动着绿色的小船、折断的树干和死牛。

大雨狂怒地猛击着半塌的房子、漏水的屋顶、孤零零的墙壁、缺门的门楣和老坟地废弃的坟墓上面。被雨水泡软的墙壁突然开始晃动起来，被风吹倒了。大街上那座废弃老房的二层楼倒塌在被水淹没的地基上，只有那个已经无用的木头楼梯还耸立在那里。

在一个雨夜，当人们正在注意下雨这桩所谓的头等大事时，卡门·罗莎的父亲卡西米罗·比列纳先生的灵魂熄灭了。他在梦中安静地死去。家里人知道这件事是在黎明之后，当卡梅莉塔太太像往日早晨一样给他送去一杯咖啡的时候。在电闪雷鸣中，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他走近天国之后，脸上还保持着睡眠者的平静和安逸以及痴呆者的不问世事和处之漠然的神态。

这对卡梅莉塔太太是一场大灾难，她总是认为卡西米罗先生活着，虽说他已经丧失理智多年了。她在好几个小时之后发现丈夫已经死去，便一连好几天坐在摇椅的藤垫上哭泣，同时还用手指机械地拨着念珠，心不在焉地重复着自己并不理解的拉丁文："负起尘世罪过的上帝的羔羊，饶恕我们吧，上帝……"①

她们孤单地留在家里，只有两个妇女和雨水守着卡西米罗

① 原文为拉丁文。

先生的尸体。卡门·罗莎没戴帽子就奔到街上，钻入雨幕。待她来到神父家里，身上完全湿透了，头发贴在脸上，在前厅的砖地上留下了一洼脏水。她身上滴着水，口中喘着气，仿佛刚游过大河似的。

"姑娘，你出了什么事？"佩尼亚神父喊道，从自己的旧硬木椅子上跳了起来。

"爸爸在黎明时死了。"卡门·罗莎简短地答道。

于是神父不得不同她一起迎着大雨走出来。他们去找木匠帕斯瓜尔买棺材，然后踏着水洼回到家里来为死者祈祷。奥莱加里奥已经在那儿了，他双臂交叉在胸前，凝望着死者。躺在他面前这位面容无比平静的人，从前曾把他从那忍饥受饿的故乡的茅屋里带出来，安排在自己家里，并且教会他劳动。奥莱加里奥站在死者床前，浑身湿透，头脑中回忆着自己遥远童年的事情。雨珠和泪水从他那被阳光晒黑的脸上滚落下来。

午后举行了葬礼。大雨像前一天晚上一样下着。人们知道雨会这样下很久，因为整个天空都布满一片巨大的黑云，没有一丝蓝光。塞瓦斯蒂安没有住在奥尔蒂斯镇，下雨的路上既没有骑马的人，也没有汽车，谁会在这样的倾盆大雨中到帕拉帕拉去报丧呢。佩尼亚神父只得把这个艰难的丧葬事宜全部承担在自己身上。天空疯狂地下着大雨，地面变成了泥塘。

起初甚至没有人来抬棺材。卡西米罗先生的死讯由于暴雨阻隔而传出得很晚。潘奇托和痛哭着的马尔塔先来了，两人身上直往下淌水，泥泞没过了他们的踝骨。随后又来了几个住在邻近的男人。但是，踩着泥泞顶着大雨抬棺材显得更加沉重费力，因此在开始上坡走向墓地大门的时候，佩尼亚神父本人也不得不提起法衣，把它掖在裤带上，过来帮助抬棺材的人。

大家匆忙把卡西米罗先生埋葬之后，就分手回家了。他们浑身都湿透了，勉强移动着粘满泥块的双脚，大雨点不断砸到

背上的声音已经感觉不到了。人们把卡西米罗·比列纳先生所留下的模糊的影子永远交给了混浊的泥水、铅灰色的云和凄厉的雨声。

29

这场雨下了几天，几夜，几个礼拜。雨停之后，河水慢慢退回旧日的河床，在河两岸留下许多水洼。雨水长久积存在山谷里、平原上的低地里和牲口圈里。新落的大雨继续猛击这些死水坑，激起了无数奇怪的水泡，仿佛有只无形的小鸟儿从水面上掠过一般。

雨刚一停，许多蚊子就飞向脏水坑，飞向井中发绿的淤泥，飞向污浊的池面，甚至也飞往清澈的水塘。它们从东西南北四面飞来，匆忙度过自己二十天的短暂生命，在平原上这个被淹的角落里育肥、繁殖和死亡。

一个不易看清的长翅膀的小生命，呆在死水表面停滞不动的叶子上。这是一只母蚊飞来产卵。成百的卵连成一条细小的带子，贴在叶子上。后来这些卵散开了，依附在水面上极小的漂浮物上，幼虫从卵中孵化出来，吸食大自然神秘的汁液和死昆虫的残体，或者吃掉自己的母体。它们的幼体很像毛毛虫，长成之后，蜷缩成黑色的问号的样子，而后变成小蚊子。新出生的小蚊子一长出翅膀，便飞离水洼，头一次歪歪斜斜地飞走了。雄蚊飞向树林去寻找植物的汁液，雌蚊飞到各家各户去吸人的血。

这些会飞的馋嘴小动物，生来就有暗中害人的手段，它们躲在黑暗的庭院中，窥伺着男人、女人和孩子。夜里，芒刺般的

贪婪的蚊嘴像锋利的匕首一样，刺进睡眠者的身体，第一次品尝人的血。在寂静中蚊子发出刺耳的尖叫，于是便有个孩子在帆布床上哭闹起来。

“妈妈，有什么东西咬我哪！”

雌蚊千百次地将自己的尖嘴刺入健康的和患病的小孩的皮肤，飞入健康人和疟疾病人的茅屋。含有病菌的血液进入雌蚊体内，雌雄交配之后，细胞结合在一起，进入雌蚊的胃壁，随后破裂成许多带条纹的小球，分布在雌蚊体内，集结在唾液中。

这个复杂的过程完成之后，蚊子又飞去叮咬男人、女人或孩子。可是现在它们的嘴带着毒素，这样，它们便把有毒的细胞注入人的血液，散布到全身。在血液流动中，一个细胞核可以裂变为一百个细胞核，而所有的细胞核都以红血球作养分，并分泌出有毒的色质，使人全身发烧，染上疟疾和热病。

30

塞莱斯蒂诺——也可能是迭戈或何塞·德尔·卡门——正在干活的时候，感觉到一阵瘫软、疲倦和不适，随即全身便像被鞭子抽打似的抖动起来。

“我的身子直打寒颤。”他说着，便朝树荫下走去。

塞莱斯蒂诺——也可能是迭戈或何塞·德尔·卡门——知道这是疟疾发作，立即作好应急准备。他在吊床上抽搐，感觉到一股寒气如同匕首一般深深刺入他的皮肤、内脏、头发根和骨头。吊床由于塞莱斯蒂诺的四肢发抖和牙齿打战而晃动。塞莱斯蒂诺围上被褥、床单、桌布，把手头抓到的一切东西都围上

了。他成了一个白色的幽灵，由于寒冷和烦恼而剧烈地发抖。

冷颤终于停止了。接着又开始热抽风，一阵比一阵更厉害，更频繁，更剧烈。塞莱斯蒂诺从身上扯掉被褥、床单和所有盖着的破布，像点燃的蜡烛一般发起烧来，脸烧得像卡耶纳花一样发红，干裂的嘴唇如同泥土，瞳仁扩大像闪光的镜子。密密麻麻的汗珠慢慢增多，以至融合一起，覆盖着塞莱斯蒂诺的额头、双手和全身。汗水从他身上流出来，湿透了衣服，淌到吊床上，又滴在地下，好像露水一般。

热病消退之后，塞莱斯蒂诺体验到了一种奇怪而意外的衰弱之感，一种无以名状的轻松和充满活力之感，尽管他背部肌肉、手的关节和颅骨还在隐隐作痛。

疼痛也逐渐消失了。于是塞莱斯蒂诺　　也可能是迭戈或何塞·德尔·卡门　　从吊床上站起身来，低着头，垂下疲倦的眼睛，默默地返身回去干那四小时前丢下的活计。

31

洪水给奥尔蒂斯镇、帕拉帕拉和所有相邻的村庄带来了一股势不可挡的热病和死亡的浪潮，威胁着要把这些村镇的痕迹从地球上永远抹掉。

“多么可怕的灾难啊！”卡塔亚先生说，“但愿奥尔蒂斯镇还能留下一些人，这次热病大概是这座村镇在它整个历史上所见过的所有热病中最致命的一次。可是，它已经无人可害了……”

热病找到了牺牲品。蚊子的尖嘴带来恶性热病和死亡，损害着奥尔蒂斯镇毫无防卫能力的干瘦的居民，蚊子将致命的尖

嘴扎入居民们如同干羊皮般的皮肤，分泌出有毒的唾液。这种热病不让病人有一刻安静，使他们在日夜持续的发烧中抽搐和说胡话。

“这是省钱的病！”一个女人在吊床上恐惧地哭诉道。

热病的确是“省钱的病”，它在四天之内就可以置病人于死地，不用花钱去买奎宁，或者去请巫医和大夫。这些地区也根本没有医生。

卡塔亚先生、佩尼亚神父、卡门·罗莎、贝雷尼塞小姐和塞瓦斯蒂安在这些充满幻觉和声音嘶哑的病人面前，感觉到自己完全无能为力了。病人们像燃烧的木柴一样，在黑暗的茅屋中消耗着自己。

“你们瞧呀！上帝啊，他简直快烧焦了！”

只要一走进茅屋，就可以看见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或一个小孩，他们的脸被地狱之火烧得通红，呼吸急促，眼睛半睁半闭，好象惧怕阳光似的。

“这是省钱的病！”卡塔亚先生悲伤地赞同了。

人们就这样死去了，死于梦呓之后的昏迷之中，死于大张着嘴巴却吸不进空气的绝望之中。

在那些为数不多的活人中又有不少人死去了，其中包括酒馆老板埃皮法尼奥。埃皮法尼奥时常夸口说：

“疟疾从来没有传染给我，现在也不会传染给我。”

“蚊子不欢喜我的血液。”

“传染病躲着我，不想同我来往。”

事情还真是这样。几代奥尔蒂斯镇人都已死去，大群蚊子飞来又飞走，大雨下了六十次，而六十岁的埃皮法尼奥还是那样健壮有力，身体肥胖，喜欢唠叨。他在自己的酒馆里卖奎宁和蜡烛，或者在圣罗莎节弹竖琴。除头痛使他时常躺倒之外，没生过别的病，他把头痛称之为“偏头痛”，想以此来表示自己

博学。

有一天，埃皮法尼奥病倒了。佩尼亚神父应他召唤赶来了，在酒馆后面的房间里找到了他。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张厚帆布床上，头顶的天花板上挂着一捆葱，屋角放着那把无声的竖琴。

“我病倒了，神父，我得了寒热病。”他吃力地说。

佩尼亚神父将一只手放在他发凉的额头上。在他苍白的脸上，紫色的嘴唇显得更加突出，那双警觉而发亮的眼珠滴溜溜转，似乎要从那燃烧着的冰窟里挣脱出来。

“这是寒热病，神父。我知道，我见过干亲家哈辛塔、恩卡纳西翁·罗德里格斯、罗梅罗士官是怎样死去的。现在轮到我啦。”

这句话如同刺骨的寒风，如同山间的清风，如同雪山的冷气，吹向神父的手背。埃皮法尼奥感到房梁的重量压在自己的背上，听到死神迈着明白无误的脚步到来的声音。

当其他人来到的时候，埃皮法尼奥已经不能讲话了。冷酷的火焰吞没了他，使他的舌头麻木，双手发僵。只有两只眼睛还能活动，望着进来的人，望着竖琴熟悉的影子，望着照在墙上的可望而不可及的阳光，望着房间的砖墙。最后，他突然死了，像烛火熄灭一般，他的眼睛失去了光芒，一股死亡的寒气传遍了他的全身。

人们走过埃皮法尼奥的棺材，他们成了干瘦的影子，脸色发黄，颧骨突出，拖着双脚，好像被判了死刑一样。“今天是埃皮法尼奥，明天是你，然后轮到我，再轮到他。我们的热血几乎不够那些传染寒热病的蚊子吃了。”

“就剩下我们这些人啦。”佩尼亚神父悲哀地说。

“上帝啊，创造奇迹吧！”贝雷尼塞小姐痛苦地哀求着。

“至少给我们派个医生来呀。”卡塔亚先生抱怨说。

第十一章　血　尿　病

32

雨停了。现在只有太阳和干土、太阳和汗水、太阳和平原、太阳和沉寂。当塞瓦斯蒂安在一个晴朗而炎热的礼拜日最后一次走上那条寂静熟悉的道路时，他已失去从前那匹尾巴金黄、额上有白斑的枣红马，而是骑着一匹借来的浅灰色的劣马，有气无力地从帕拉帕拉向奥尔蒂斯镇走去。马受到了四散奔逃的绿蜥蜴和夜莺叫声的惊吓，塞瓦斯蒂安猛然拉紧缰绳，骂道：

“胆小的灰马！”

这天比平时凉快得要早一些，塞瓦斯蒂安紧赶着马，以减少平原的太阳对他头部的照晒。汗水湿透了他的法兰绒上衣，一滴滴汗水从他的胸毛和腋毛上往下滴。

在这条从帕拉帕拉到奥尔蒂斯镇的路上，尤其是在回程的途中，他喜好幻想，喜好编造稀奇古怪的故事，他不断提炼细节使之更为明确详细，仿佛他在其中生活过似的，这种幻想给他带来孩子般的快乐，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故事的确值得体

验一番。但是他只有在不想卡门·罗莎的时候，才能幻想。因为他一想到卡门·罗莎，就想到卡门·罗莎的眼睛、卡门·罗莎的嘴唇、卡门·罗莎的声音、卡门·罗莎的身体，她的这一切完全占有了他的思想和感情，然而每当他开始构想自己充满激情的神话时，出现在他眼前的却是奥尔蒂斯镇第一批倒塌的房子的轮廓。

他的幻想是英勇和公正的。塞瓦斯蒂安的想象没有停留在奥尔蒂斯镇，还前往埃尔松布雷罗，前往帕斯瓜各地。他的声音唤起了牧场、庄园、村庄和城市里的骑马的人。他们骑着白马、黑马、花马、栗色马、灰马、枣红马、白脸马、花斑额头马、白蹄马、浅色和深色的骡子、小步快跑的驴子，或是步行，同塞瓦斯蒂安并肩而行。他们带着长枪、毛瑟枪、卡宾枪、短枪、左轮手枪、老式步枪、猎枪、梭标、砍刀、匕首、刺刀和旗帜，在塞瓦斯蒂安的率领下，唱着歌走过平原，进攻城市，宣布正义的胜利。队伍逐渐壮大，他们释放犯人，杀死刽子手，继而沿着博维斯、帕埃斯小道，向奥纳加斯和克雷斯波的市中心进发。塞瓦斯蒂安非常详细地想象着战斗的细节，倾听着射击的枪声、伤兵的呻吟、胜利的叫喊和伴随着胜利者步伐的铜号声。在阿拉瓜狭谷的空地上，平原人汇成一股激流，解放了的人民欢呼着跟在塞瓦斯蒂安的棕黄马后面。

这时，他的想象又变得模糊起来。胜利以后该怎么办呢？在战场上必将建立起新的共和国大厦，建立公正的政府。塞瓦斯蒂安没有勇气——即使在他信心百倍的时候——进行这项伟大事业。他犹豫不决地站在自己得胜队伍的前面。也许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召来坐黄色汽车经过奥尔蒂斯镇的那十六名大学生，把他难以完成的使命托付给他们。对，他正该这么办。然后他独自骑着那匹额头有白斑的马回到帕拉帕拉，老太婆们将哭着赞颂他，姑娘们将欢乐地在窗口挥着白手帕同他告别，男

人们则以男性的骄傲口吻说："塞瓦斯蒂安走了！"

马穿过稀疏的小树林，塞瓦斯蒂安勒住马，在荫凉中停了几分钟，汗湿的衣服慢慢干了。塞瓦斯蒂安摘下帽子，抬头迎着那几乎只能拂动金合欢树叶的热风。

远处，在沙土坡后面，在那些浅紫色的巴丝瓜藤蔓后面，在鲜花盛开的黄钟花树后面，是奥尔蒂斯镇，卡门·罗莎正在那里等待着他。

可是塞瓦斯蒂安已经不是在帕拉帕拉上马时的那个塞瓦斯蒂安了。经过巨大的体力消耗之后，他感到腰部刺痛，剧痛使他全身发抖。

他骑马直奔卡塔亚的家，经过前厅进入庭院时，他摘下帽子，以免碰着走廊的梁木。当他跳下马时，脸部痛苦地抽缩着，腰间像被刀扎一般疼痛。

"我在发烧。"他对卡塔亚说，"请告诉卡门·罗莎给我送奎宁来。"

塞瓦斯蒂安感觉自己开始发烧，脉搏加快，嘴唇发干。颅骨像金属块儿一样沉重。

"上床去，好好盖住身子。冷得这么厉害，谁能受得了。"老卡塔亚劝说着。

塞瓦斯蒂安在床上挺直身子，冷静地准备着忍受疟疾的发作。但是奎宁不仅没有像以前那样使他的病情减轻，反而使他的痛苦加重了。塞瓦斯蒂安在剧烈的牙齿打战中，牙床受损伤了，头痛使他更加无法忍受。他把身子弓在床沿，吐出一些苦味的浑浊的东西来。他的脸色像蛋黄，像平原上的野花一样发黄。

卡塔亚先生再次走近他。

"请躺到帆布床上去吧，孩子。"他说。

当老人艰难地扶着塞瓦斯蒂安换床的时候，他也被吓得脸

色苍白。

33

当卡门·罗莎来到的时候，不只是卡塔亚，就连塞瓦斯蒂安本人也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当看到病人排泄在白锌便盆里的如同牛肉色的液体的时候，他们两人都不存在任何怀疑了。塞瓦斯蒂安惊恐地死盯着那粉红的尿液，用痛苦的声调喊道：

“血尿病！”

后来尿由粉红色变成樱桃红色，由樱桃红色变成火漆红色，由火漆红色变成腥红色，由腥红色变成胭脂红色，由胭脂红色变成朱砂色，由朱砂色变成暗红色，最后由暗红色变成紫红色。

卡门·罗莎从门旁快步冲到床前。

“你怎么啦？我亲爱的？”

“我得了血尿病，”塞瓦斯蒂安镇静地答道，“如果尿不变清，那就是说一切都完了，你也就失去了未婚夫。”

这就是他生病的第一天晚上的情况。塞瓦斯蒂安把卡门·罗莎的一只手握在自己的双手中，谈了很久。他告诉她，他在帕拉帕iii自己空荡荡的屋里考虑过许久，决定圣诞节同她结婚，他这次来正是为了告诉她这个愉快的消息。可是他现在病倒了，痛苦折磨着他，尿液逐渐变黑，他头痛欲裂。

“我们得在十二月结婚，我要把你打扮得像个童话中的女王。我要把你像只小母牛似的抱在怀中，还要把手伸进你的短衫下面，像那天晚上在柯托皮梨树下面一样，当时你不让我这么做。”

“我们将在十二月结婚，”卡门·罗莎一字一句地答道，“你很快会从床上起来，我也会允许你把手伸到短衫下面，只要你愿意。”

但是塞瓦斯蒂安冷静地说：

“如果尿变清，我就能起来，不然，你就会失掉未婚夫。”

后来体温升高了，塞瓦斯蒂安昏沉入梦，他那沉重的眼皮只能半盖住发炎的角膜。卡门·罗莎昂起头来，强忍住哭声。她感觉到面颊上有灼热的泪珠在滚动，嘴里有泪珠的咸昧。

黄昏时分，佩尼亚神父走进屋里来。他带来一盏又高又鼓的玻璃灯，这盏灯卡门·罗莎多次在圣母的祭坛上看到过。神父把灯放在桌子上，捻长灯蕊，当小黄火头变成火舌的时候，他沉默而忧郁地陪姑娘一起坐着。

热病加重了。鲜红的斑点布满塞瓦斯蒂安的额头和颧骨上。他那僵硬的舌头在发干的嘴唇里蠕动，勉强讲出些不连贯的话。

“给我猎枪，我要杀死它。这是一只有小花点的老虎，它在咬狗。猎人们怕它，给我猎枪吧！”

塞瓦斯蒂安走在热带雨林中那些带刺的树木之间，穿过带刺的藤蔓，这些东西像蛇一样颤动，拍击着有不祥的淡紫色折光的绿水。他贪婪地闻着气味，倾听着有小花点的老虎的吼声，还能分辨出它在密林中的影子。

“快给我猎枪，它离得很近，它向我走来，它准备跳起来。”

可是密林中藏的不只是带小花点的老虎。脚下还有鳄鱼抖动着钻入绿水中，他还以为是树干呢。攀缘植物像蛇一样曲曲弯弯，也有像蛇一样的眼睛和毒舌。树木可怕地摆动着，仿佛是绿色的恶魔，只有无限高远的天空上闪烁着的星光才保护他免遭

这些可怕的敌人的危害。这是卡门·罗莎的手，卡门·罗莎的吻落在他发热的额头。

他苏醒过来，躺了很久，吃力地呼吸着，睏乏得浑身流汗。高烧继续消耗着他的血液，他又一次用微弱的声音说：

“别玩竖琴，埃皮法尼奥，我头痛。请告诉我关于死亡的事，埃皮法尼奥，可是要小声讲。”

现在，塞瓦斯蒂安在阴间行走，并同酒馆老板埃皮法尼奥谈话。阴间是一个灰色的平原，一片无边无际的荒野，一个既无阳光也无阴影的空间，埃皮法尼奥像一个苦行者一样，背上背着竖琴在那里流浪。

“你最好弹竖琴吧，埃皮法尼奥，免得你背着它太沉重。请告诉我，他们为什么丢下你一个人？”

但是，这里并不只是埃皮法尼奥一个人。一些苍白的面孔、衰弱的身躯、纤瘦的手、溃烂的腿、被寄生虫咬得发肿的脚，像玉米的幼芽一样，从灰色的地皮下面破土而出。恶性热病害死的奥尔蒂斯镇和帕拉帕拉的人们、监狱中被杀害的士兵们、卡西米罗·比列纳先生和不计其数的不知名的死人，把光秃秃的原野变成了密密层层的棕榈林，他们对塞瓦斯蒂安喊着什么，可是他听不清楚他们的话。

“大点声讲，我听不见，我不明白你们讲什么话，我需要知道。如果我不明白你们讲什么话，我就要像你们一样死去。”

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塞瓦斯蒂安还在痉挛，他呕吐出又苦又黄的东西。他恐惧而绝望地看着盆底的红点变得越来越浓。可是当卡门·罗莎在身旁的时候，他却微笑着，让她猜不到那使他灵魂麻木的寒冷。随后他又昏迷不醒，被热病烧得辗转反侧，陷入了奇怪的幻觉世界中。

“前进，伙伴们！自由万岁！帕拉帕拉的雄狮塞瓦斯蒂

安·阿科斯塔万岁！”

来自平原各地的人们手执武器，骑在各色的马上，同他并肩作战。他的大哥费利西亚诺指挥着用梭标武装起来的骑兵连。他们冲向政府军队的战壕，用敌人的鲜血染红武器以后，马上退下来，又在灰尘、汗水与喊杀声的旋风中冲向敌人。

“打倒戈梅斯，伙伴们！革命万岁！吹起号来！吹起胜利号！塞瓦斯蒂安·阿科斯塔正在向拉维利亚挺进！”

拉维利亚街上堆满穿军服的尸体，连马匹都必须跳跃着才能通过。在人行道上躺着的那个人脑后有个难看的窟窿，一股浓黑的血从里面涌流出来，此人就是库维略斯上校。

尿由紫色变成黑红色，而后变成褐色，变成栗色，变成巧克力色，变成黑咖啡色，变成浓紫色，最后变成黑色。

34

到了第四天，他已经撒不出尿来。病人紧张的目光徒然地在白锌盆里寻找某种颜色的痕迹。佩尼亚神父那双灰色的眼睛和卡塔亚先生疲倦的瞳孔也盯着白盆，那里对疾病作了无可挽回的判决。塞瓦斯蒂安本人也很明白这一点。六个月之前，他的老伙计莱乌特里奥就是这样死在帕拉帕拉的。

在黑色的尿枯竭之后，他只得仰面躺着，眼望着屋顶的梁木等死了。

卡塔亚和佩尼亚神情沮丧。他们很清楚，给塞瓦斯蒂安奎宁吃会使他的病情更加恶化。贝雷尼塞小姐带来一罐药剂。巫师给他开了水煮猪腰子的处方。可是他仍然没有恢复排尿的功能。他那中毒的瞳孔缩小成一个黑点，就像金丝雀的眼睛一样

小。

他就这样过了两天两夜才死，可是在他没有陷入梦呓和昏迷的时候，他神志清醒，心绪不宁。他极其准确地计算着死神的脚步。死神已在奥尔蒂斯镇街头等着他，它是从老坟地废弃的墓穴中出来找他的，现在也许坐在广场的椅子上，让太阳照晒着自己的白骨。一只扁鼻子猫头鹰惊恐地随教堂的钟声飞起来。下个礼拜日，也许是礼拜一，将要举行葬礼。卡门·罗莎将为他久久哭泣，并在他的坟头献上卡耶纳树枝和薑芋花。

“我真不想在二十五岁就死去！”

他单独同佩尼亚神父在一起时，就这样气愤而激动地对他喊起来，仿佛神父对他的死负有责任似的。可是佩尼亚神父却低下满含泪水的眼睛，顺从地答道：

“你说得对，孩子，你说得对。”

垂死的病人合上眼皮，看到在黑暗的低空闪动的蚊子的光点，他再也看不到更多东西了。他陷入长久的极端的衰竭，视线模糊，几乎失明。只有两只手还能活动，打着手势，随后双手颤抖着摊开。

在塞瓦斯蒂安生命的最后时刻，卡门·罗莎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这双手。他的整个生命都集中在这双手上，他这双手好像是最后一座堡垒，它在为生存进行着绝望而殊死的斗争。也许这弱小的生命在并非势均力敌的英勇战斗中取胜，能够从死神手中夺回这衰亡的躯体，重新使那颗年轻的心跳动，并且使那双勇敢的黑眼睛恢复光芒。

“他已经乱抓被子啦。”贝雷尼塞小姐在卡门·罗莎背后绝望地叹息说。

塞瓦斯蒂安那双手像瞎子的手一样，颤抖着去摸被角，两个手指顺着白色接缝摸索着。贝雷尼塞小姐很明白，现在该是听到垂死的鼾声的时刻了。

佩尼亚神父向尸体祝福后，就把那黄色的面孔遮盖上了。卡门·罗莎终于哭出声来，她把脸藏在手掌中，俯身到那张桌子上，桌上放在圣母像前的那盏灯已经燃尽了最后一滴油。她哭得发抖，就这样坐了几个小时，始终没有抬起充满泪水的眼睛，看看那些出出进进的人们。

直到教堂开始敲钟，她才抬起头来。

第十二章　废弃的房屋

35

如同春汛时期大雨使帕亚河变成咆哮的急流的那个时候一样，卡门·罗莎的面前又出现了塞瓦斯蒂安那永不消失的音容笑貌。奥尔蒂斯镇曾经是瓜里科州的首府，平原上的玫瑰，有美丽的两层楼房，还有带着红星和绿星的焰火在圣罗莎游行队伍的上空燃放。她的父亲卡西米罗·比列纳先生拉着她的手去看玛露卡跳舞，这只忧郁的母熊随着一个流浪的意大利人的鼓声跳着。卡门·罗莎坐在贝雷尼塞小姐学校里的板凳上，倾听着石榴树叶中椋鸟的歌声和那位像石膏花朵一样苍白的女教师的话："当玻利瓦尔还不满十八岁的时候，他娶了玛丽亚 特雷莎·罗德里格斯·德尔·托罗。"四个醉熏熏的粗鲁男人把裤子卷到膝盖，笨拙地拆下废弃的住宅的大门，站在街上可以从那门洞望见荒芜的绿色庭院。在那些整齐的白色陵墓的阴影中，马尔塔看到骸骨就哭起来。一个带着冒火的宝剑的天使从炼狱里出来吻睡梦中的卡门·罗莎的嘴唇。不，那不是天使，那是塞瓦斯蒂安在柯托皮梨树下吻她，他把她抱在自己的胸前，

而她的心竟疯狂地跳动起来，像只被捉住的兔子似的。十六名被捕的大学生坐着黄色的汽车，经过奥尔蒂斯镇空寂的街道。塞瓦斯蒂安有一缕不驯顺的头发耷拉在额头上，他把自己的草帽送给一位黑人大学生，还说："应该干起来。"大雨昼夜下个不停，落在废墟上，落在漏水的屋顶上，于是住宅的墙壁倒在泥泞中。塞瓦斯蒂安又出现了，躺在卡塔亚先生的床上，仿佛是一块冷冰冰的石头雕成的，悄然无声，肤色发黄，气绝身亡……

卡门·罗莎送殡回来，躲到砖砌的走廊上，含泪望着院子里的草丛，听着卡梅莉塔太太在铺子里忙碌。她模糊地看到奥莱加里奥牵驴从河里驮水回来，手里拿着帽子，低声说：

"晚安，卡门·罗莎小姐，我与您分忧。"

晚钟响了，母亲和女儿一起做祈祷。阴影笼罩着邻院残破的房架。卡梅莉塔太太回到铺子里去拿灯。奥莱加里奥依然手里拿着草帽，站在栏杆旁边，他的身影逐渐消失在黑暗中。

"这座镇子很快就会把我们埋在它的废墟下面，奥莱加里奥。"沉默半晌，卡门·罗莎说道。

"是的，小姐，"奥尔加里奥答道，"它将埋葬我们。"

"尽管它已经无人可埋了，奥莱加里奥。如果连塞瓦斯蒂安那么强壮有力的人都死了，那么你我和那些还能在大街上行走的人又将怎么样呢？"

"是的，小姐，我们全都要死的。"

"当一个村镇毁灭时，奥莱加里奥，难道在别的地方就不会产生另一个村镇吗？就像人、动物、树木那样。"

"村镇也是一样，小姐。我从司机那里听说，奥尔蒂斯镇和帕拉帕拉毁灭的时候，在别的地方就建起了新的村镇。"

"什么地方呢？"

"我不知道，小姐。可是我见到人们乘汽车往那里去。据

说东部有石油，在油田附近出现了村镇。”

“你从来没有想到同他们一起走，离开这些废墟，帮助建立一个新村镇吗？”

“怎么，小姐？我已经老了，再说我也不能离开你们。已经安息的卡西米罗先生死前没对我讲什么话，他丧失了理智。如果他能讲点儿什么，我相信，小姐，他会对我说，叫我不要离开你们……”

“新村镇怎样建立，奥莱加里奥？”

“我哪里知道呢，小姐。”

“那一定是个奇迹。在平原上用自己双手盖起房子，那里总共只有三户人家，明天是五户，后天是十户，而后是整个村镇。这比在花园里种树还要神奇。”

“对，小姐，也许是这样。”

“那儿不像我们这里，奥莱加里奥，周围一切都在毁灭，每天减少一所房子，增加一座屋架。油田离这儿很远吗，奥莱加里奥？”

“我怎么知道，小姐。这要经过帕斯瓜盆地，经过图古皮多，经过萨拉萨，也许在安索亚特古州或莫纳加斯州，谁知道在什么地方……”

“乘汽东去的都是些什么人？”

“各种人都有，小姐。失去果园的果农和满身机油的工人都去了。不过，乘车去的还有其他面目狰狞的男人，有时也有妇女……”

“有妇女？”

“是的，小姐，不过全是些坏女人，她们化装得像戴着假面具一样，嘴里讲着下流话，唱着淫秽歌曲。”

“所有去的女人都是这样吗？”

“我不知道，小姐，至少我看到的那些女人都是。”

“我也想去建立一座这样的村镇。”

“您？小姐，圣母马利亚！”

“为什么不可以呢，奥莱加里奥？难道我们留在这里，等着房屋倒塌，等着我们腿上长满可怕的溃疡，等着恶性热病夺去我们的生命才对吗？”

“您自己也不明白讲了什么话，小姐。这是那些强壮的男人和居心不良的女人的事情。”

“不对，奥莱加里奥。不想死的人也应该这么办。你愿意跟我们走吗？”

“您别说了，小姐。您还不明白自己讲了什么话。您一个礼拜没睡好觉，一个礼拜只顾哭泣，所以您不知道自己讲的是什么话……”

“你愿意跟我们走吗，奥莱加里奥？”

“哪怕你们不想带着我，我也要同你们一起走。可是不能这样干，小姐。在乘汽车去的人们中间有小偷和罪犯。您想想看！”

卡梅莉塔太太回来了。她在凄惨的灯光下显得更高了。卡门·罗莎在长时间痛苦的沉默之后，讲得太多了。奥莱加里奥在阴影中不安地走动着。他用力拍了一下驴子的臀部。受惊的牲口一跃，跳到庭院中最黑暗的角落去了。

“驾，驴子！”奥莱加里奥吆喝道。

当奥莱加里奥和驴子消失在树丛后面的时候，从徐徐降临的夜幕中又传来了他的声音：

“晚安，卡梅莉塔太太！”

“晚安，卡门·罗莎小姐！”

母女俩没有回答。一只蝙蝠在罗望子枝头尖叫了一声，卡梅莉塔太太忙在面前划十字。

36

卡门·罗莎多次从学校门口探出身子来看那些人。他们乘着破旧的汽车，破损的车篷被马马虎虎地缝在一起，或者乘着残缺不全的汽车，一只车轮几乎要离开轴心，这只轮子在路上滑稽地滚动着。他们经过残破的奥尔蒂斯镇时，大声交谈，唱着粗俗的歌曲片段，嘴里吐出被尼古丁染黑的唾沫。他们来自委内瑞拉的各个角落：有黑人和混血种人、印第安人和白种人、穿汗衫的和光脊梁的，他们都戴着草帽或包着四角打结的鲜艳头巾。他们谁也没有向这位穿着丧服站在冷落的学校门口望着他们的美丽姑娘问好，因为这位姑娘的悲哀比街头那些废弃的房子来，更能引起他们的怜悯。

他们来自各个不同地区，来自安第斯的乡村，来自卡拉博索和阿拉瓜的庄园，来自加拉加斯的郊区，来自海岸边的渔村。他们之中有农民和工人、流浪汉和骗子手、旧货商人和赌棍，有对办公室厌倦了的银行职员，有脸上满是伤疤的胆怯的小伙子，有一个弹吉它的黑人。也有当厨师的混血儿，有由于晒太阳和喝酒而脸色发红的美国人，有胡子刮得精光的古巴人，有目光忧郁不安的哥伦比亚人。他们都去东部寻找已发现了的石油，这是平原上涌出来的搏动的黑色血液，离他们经过的这些废墟很远，离这些瘦弱的牲畜很远，离这些可怜的庄稼地很远。石油是机器的生命，是锅炉的食物，是钱，是酒，是一切。所有的人都去找石油，一些人为希望所驱使，另一些人是由于贪婪，而大多数人则是迫于贫困。

卡门·罗莎不想同奥尔蒂斯镇的最后一批房子同归于尽。经

过长久考虑之后，在一天早晨，她对卡梅莉塔太太说：

“我们到东部去吧，妈妈。”

母亲惊奇得睁大眼睛。卡梅莉塔太太自己不能决定任何事情。她把自己的意志连同对家庭和店铺的支配权都交给了卡门·罗莎。女儿作出“我们到东部去”的果断决定，使她充满不安、慌乱和恐惧。她竟然胆怯地低声表示抗议说：

“我们到东部去干什么，女儿？我们在这里生，也在这里死，就像你父亲、塞瓦斯蒂安和大家一样。我们是不幸的、孤独的、屈从命运的可怜的女人。”

“我们不屈从命运，妈妈，至少我还没有屈从。”

卡梅莉塔太太明白她拒绝也没用。如果卡门·罗莎已经决定她们到东部去，就一定会去。然而她仍试图加以阻止，但不是她自己阻止，而是去求帮手。她找到了佩尼亚神父和贝雷尼塞小姐。神父并不反对她们的出走和逃离，他反对的是卡门·罗莎所选定的这一冒险的去向。

“你要走，这很好，姑娘，你为什么要看着我们大家死到最后一人呢！可是你为什么要当冒险家呢？你可以去拉维利亚，去卡瓜，去加拉加斯，那里有像你家一样文明的家庭，有像你一样正直而虔诚的小姐。”

“可是除了店铺里的四口锅之外，我没有一分钱，神父。难道您想要我在体面人家做女仆吗？要我去为别人端饭，擦洗地板，铺床吗？”

当然不是。佩尼亚神父和她本人都明白，他们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两人都明白，正是新奇、冒险、黑沫翻滚的石油、卷扬机的吼声、泥瓦工的喊叫，吸引了这位已经厌倦浇灌草木和伺候注定死亡的病人的姑娘。

“你的疯狂使我吃惊，”贝雷尼塞小姐说，几乎哭出声来，“你是那么聪明，那么美丽，那么善良，你到这帮讲着下

流话的半身赤裸的男人和酗酒堕落的女人中去寻求什么呢？跟我留在学校吧，你可以教书……”

“教谁呢？贝雷尼塞小姐，您想让我扳着手指头计算一下所有留在奥尔蒂斯镇的孩子吗？有四个孩子鼓着肚子，四个孩子满身溃疡，四个孩子没有鞋穿，四个孩子生着病，这就是留给我们的所有学生啦……”

卡塔亚先生没有加入指责的行列。相反，当他同卡门·罗莎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赞同她说：

“走吧，孩子，到油田去，到热带雨林去，到梅里达州的雪山去，到地狱的底层去，只是别留在这里埋葬死人，因为这不是你的事情。那个地方的男人说下流话也不要紧，他们不会当着你的面说。那里的堕落女人在你的眼皮底下也不会干什么坏事的。”

卡门·罗莎微微一笑。从得知塞瓦斯蒂安将要死去的那个可怕的夜晚起，她就没有笑过。现在，当她听着卡塔亚先生说话的时候，塞瓦斯蒂安已经死去八个礼拜，或许是十个礼拜了，真是难以置信！

37

奥莱加里奥从货架上取下用具和粮食，把这些东西摆放在柜台或砖地上。卡塔亚先生检查物品，他一面用手指指点着，一面高声计算，然后把清点的数目告诉卡门·罗莎，她便登记在一个旧笔记本上。这个学生时代的笔记本是她在箱子里偶然发现的，在本子的一页上有这样一句能引起许多美好回忆的话：“有一天，一只狐狸在路上行走，在地上捡到了一个人的

面具。”在另一页纸上写着：“构成我们身体的全部骨头称骨骼。”卡门·罗莎没敢撕掉这几张纸，而是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折叠起来，然后用贝雷尼塞小姐教给她的那种秀美的字体，开始在那页别着生锈的金属别针的纸上书写，那里是下半本笔记本的第一张。

他们正在清点“银马刺酒店”的财产，卡塔亚先生用悦耳的声音清点着可怜的货物：

“两匹花布”。

“十条黄色肥皂。”

“三双五号黑鞋。四双四号的。一双六号的。还剩一只不配对，可以卖给独脚人穿……”

“一，二，三，四，五，六，七顶草帽。”

“一打零三件男衬衫。”

“两张吊床。”

“半箱蜡烛。还有……等一等，让我看看……八包，还有九包。”

“这是什么？啊，对，丝带！写吧，两卷丝带，一卷粉色，一卷绿色。”

他们来到最低的货架前，酒类就放在店员伸手可取的地方，有喝酒人的额头那么高。卡塔亚先生数道：“四瓶甘蔗酒，三瓶龙舌兰酒。”随后又数到各色细颈大口小瓶：“一瓶烧酒，半瓶薄荷酒，一瓶玉米酒。”

一切都登记在卡门·罗莎的笔记本里，有成瓶的冒着汽泡的汽水、成串挂在房梁上的大蒜、各种型号的脸盆、煤油和电石。这已经不是从前卡西米罗先生开的那个堆满货物的繁荣的“银马刺酒店”了，但是还保存着过去繁荣时期的某些东西，其中还有现在已无人问津的货物：一条女用束腰、三小瓶已失效的清血剂和几张耶稣像。

清点货物的工作被一个手中拿着一个小包的男子打断了。此人正是木工帕斯瓜尔，从塞瓦斯蒂安下葬以后，卡门·罗莎再也没见过他。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显得老多了。

“你要买什么？”卡门·罗莎问道。

然而帕斯瓜尔不是来买东西，他是来出售包在白手帕里的六个鸡蛋的。

“我把六个鸡蛋都卖给您，只要一个雷亚尔，卡门·罗莎小姐。”他悲哀地说。

卡门·罗莎并不需要鸡蛋。相反，店铺里还放着她家母鸡下的蛋，根本没有人买。但是，帕斯瓜尔的声音和表情显出了哀求，她不由得说：

“好，放下吧。”

她收下鸡蛋，付给帕斯瓜尔所要的钱。可是帕斯瓜尔并没走。他把钱币拿在手中，用眼睛死死盯了几秒钟之后说：

“现在给我一雷亚尔的奎宁，小姐……”

38

奥莱加里奥到圣胡安·德洛斯·莫罗斯去拍卖驴子、母鸡和房产，并租用一辆卡车来装运店铺的杂物去东部。驴和鸡都卖掉了，但是房产却无人问津。“奥尔蒂斯镇的最好住宅，”他说，“在村镇的中心，全是大房间，庭院里种满花草，您给个价就卖。”可是谁也不肯给价。有人回答说。“在奥尔蒂斯镇买房产？您以为我是疯子吗？”高高的天花板，宽敞的砖砌走廊，优雅的窗户带有精致的木窗框，坚固的大房间，花园里满是绿荫和花草，水磨石建造的宽敞的前室里有用兽骨拼成的建

筑师的姓名——所有这一切都不值一分钱，因为它建在奥尔蒂斯镇，而奥尔蒂斯镇是注定要毁灭的。卡门·罗莎脸不变色地听完奥莱加里奥的叙述，然后对贝雷尼塞小姐说：

“您住进这所房子吧。用它做教室很宽敞。”

她随即想到没有学生的学校是不需要宽敞地方的，又补充说：

“这所房子一钱不值，贝雷尼塞小姐。但是我痛心的是在我离开以后，庭院里的花卉会被野草吞没，会被狂风吹倒。以后只有您能拯救它们。”

她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告别的时刻——但愿这一时刻不要到来！说声“别了”，就意味着自己要离开圣罗莎教堂，离开旧广场的水塘，离开花园里的三色堇、学校的椅子、广场上的栎树和玻利瓦尔像，离开塞瓦斯蒂安的坟墓，离开卡塔亚先生和佩尼亚神父，离开马尔塔和潘奇托，离开贝雷尼塞小姐和塞莱斯蒂诺。

那几天她又同塞莱斯蒂诺相遇了。她每天下午都到坟地去，给塞瓦斯蒂安的坟墓献上自家院子里最美丽的石竹花。有一天，她从墓地回来，远远看见最后一座房子的白墙前有一个模糊的影子，她认出那是塞莱斯蒂诺，他正在等她，与其说他像人，还不如说他更像干树枝，他的眼睛比以往更加悲哀。

“你好，卡门·罗莎。”

“你好，塞莱斯蒂诺。”

他走到她身旁，迈着同姑娘一样的小步缓慢行走。

“你真的要离开奥尔蒂斯镇吗？”

“不错，我同妈妈和奥莱加里奥一起走。”

“你真的要到东部去吗？”

“是的，我们要到东部去。”

他们犹豫不决地走到“银马刺酒店”门口，卡门·罗莎又

一次想到远行，提起这件事，她是那么平静而自信，但她并非没有觉察出在自己的未来命运中暗藏的恐惧。塞莱斯蒂诺一边走，一边想着就要离开奥尔蒂斯镇并将一去不返的卡门·罗莎。一种像哭似的苦笑改变了他的面容。可是他这次——这最后一次仍然什么话也没说。他没有勇气听她必然会对他说的那句话：她不爱他，并且永远不会爱他。

“你好，卡门·罗莎。”

“你好，塞莱斯蒂诺。”

他快步走开，从她视野中消失了，永远消失了。

39

五月里的一天，他们离开了这些废弃的房屋。奥莱加里奥从圣胡安租来一辆卡车，在离去的前一天晚上，车就停在“银马刺酒店”的门口。车主本人开车，他是个特立尼达岛的黑人，名叫鲁贝尔特，也到东部去寻找石油。他们决定黎明动身，以便中午时分进入平原中部。但是卡门·罗莎朝车里看了一眼，见车厢沾着鸡粪、污泥和干芒果种子。

“应该把汽车冲洗一下。”她说。

奥莱加里奥用了一个早晨的时间洗刷卡车，他用了一桶又一桶水，并且最后一次使用了比列纳家那把用秃了的条帚。特立尼达人狡猾地看着他工作，自己却叉手站在窗前，从牙缝里哼唱着海岛上的那首流浪歌曲：

索菲亚去海里游泳。

为什么，为什么，索菲亚？①

他们在擦洗得潮湿发亮的车厢里放上装有“银马刺酒店”货物的箱子，并留下一个空角给三个乘客坐。现在特立尼达人同奥莱加里奥和潘奇托一起干活了。佩尼亚神父和老卡塔亚不言不语地望着男人们往返搬东西。一种奇怪的力量促使佩尼亚神父走上教堂的钟楼去敲钟，如同往日镇子上死了孩子时一样。

中午时分，他们出发了。在店铺门旁站着沉默无言、郁郁不乐的神父、卡塔亚先生、贝雷尼塞小姐、潘奇托和身怀有孕的马尔塔。房子对面有三个满身溃疡的男人站立了许久，观看着远行的人的忙乱。这是留在奥尔蒂斯镇的为数不多的居民中的三个人。卡门·罗莎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名字叫：佩德罗·埃斯特万、蒙乔、埃瓦里斯托。溃疡是这个地区的人们屈辱的特征。在奥尔蒂斯镇有谁没染上溃疡？当身体因缺乏营养而变得瘦弱不堪，血液因疟疾和寄生虫的毒害而败坏，而皮肤又没有抵抗微生物的能力的时候，任何抓伤都会造成化脓发臭的溃疡或令人作呕的伤疤。三个人中，佩德罗·埃斯特万搭起的一条裤腿下面露出腐烂的溃疡，溃烂处涂抹着黄碘粉；蒙乔的左小腿上有个久未愈合的很深的伤口；埃瓦里斯拖着一条发肿变形的腿；他们都是饱受那种无情地毁灭美丽的奥尔蒂斯镇的热病和贫穷之苦的幸存者，他们的身体备受摧残。当他们不再看自己的溃疡，向她挥手高喊“一路平安”的那一刻，卡门·罗莎怀着姐妹般的爱恋之情看了他们最后一眼。

卡车绕开坑洼和石头，艰难地在大街上行进。卡门·罗莎坐在车里，陷入沉思。她看着面前闪过那些熟悉的废墟：一座

① 原文为英文。

两层楼房好像被巨人一剑劈成两半；一座带有白护壁的房子，从裂缝中长出野草来；那两扇美丽的雪松木大门仅仅通往一个满是沙土的孤寂的庭院；一扇断了窗棂的窗户，好像一个破碎的颅骨；一堵破损的高墙，如同人的糜烂的腿；一个大厅里长出一棵树，树干穿过破烂的屋顶，树枝冲破窗户伸到了街上。

在这炎热而沉闷的中午，更能感觉到奥尔蒂斯镇的荒凉，听到房屋倒塌的可怕的声音。无论在街上，还是在房屋的废墟中，都见不到一个人影，人们仿佛因慑于某种灾难的降临，慑于残忍的上帝的诅咒，而逃之夭夭。这时，从一所破烂的茅屋里传来一个男人微弱的鼻息，那人直挺挺地躺在一张肮脏的吊床上，因发烧而出汗。苍蝇在他周围平静地飞着，在这些废弃的房子中间，只有这些肥得发亮的绿苍蝇才是唯一活跃的东西，才是唯一生命的迹象。

当卡车绕过最后一道倒塌的墙壁，驶向褐色的平原的时候，卡梅莉塔太太说：

"多么可怕呀，我的上帝！"

"多么可怕呀！"卡门·罗莎应声说道。

"多么可怕呀！"奥莱加里奥重复说。

特立尼达人鲁贝尔特加快了车速，同时哼着自己岛上的一首歌曲：

> 索菲亚去马拉开波。
> 再见，再见，索菲亚！①

---

① 原文为英文。

一号办公室

李疾风　译

第一章　鲁　佩　特

1

他们越过大路，小道，沙地，河床，草丛和沟壑。卡车上的木料在乱石滩和坎坷不平的道路上，每颠簸一下就嘎吱嘎吱作响，几乎要散落下来。突然，其中一个轮子瘪了下去，车子失去了平衡。特里尼达德的司机双手抱着脑袋，低声骂了一句：

“嘿，他妈的！”

然后，不慌不忙地下了车，无可奈何地闷着头去修理损坏的地方。在一个箱子里，放着那些生了锈的装卸轮子的工具。欧莱加里奥伸手把唐娜·卡尔梅莉达和卡门·罗莎从棚子上扶下来。她们穿过火燎过的草地，到就近的一棵树荫下乘凉。

“我们哪儿也去不成了。”母亲抱怨道，她还没有完全放弃暂时回到那个已经离别的破败村庄的想法。

“去得成。”她女儿反驳说。

欧莱加里奥呆在那个特里尼达德人的旁边看着他干活，并且把司机够不到的工具随时递过去。那个坏了的车轮被一个小

而生锈的千斤顶慢慢举起来离开了地面。特里尼达德人用黑色的钢制搬手拧开一个个螺母。他得把内带掏出来，找到扎破的地方，用粘稠的胶水贴上一块补丁，等补丁干了之后，再用一个铿亮的小泵给内胎充气，然后把轮子放回原来的位置，拧紧螺母，再慢慢放下支撑车轮的千斤顶。所有这一切是一个漫长的反反复复的工序，因为鲁佩特没有随身携带备用的轮胎。即便他带了备用轮胎也无济于事，因为那条陡峭艰难的道路仿佛在用荆棘和尖刀保护着它的地面。

"如果你在冬天路过的话，那就更糟糕了。"鲁佩特以一种安慰的口气对唐娜·卡尔梅莉达说，他像称呼所有的人那样用"你"称呼她，因为马拉开普地区教授西班牙语的时候，从来不讲"您"这个词。"于是就像地狱里下雨那样，你在泥沼里陷上三天三夜，也不会有活人过来拉你一把。"

他们又在起伏不平的路上颠簸起来，直到一处峭壁旁边，拐弯之后有了一片亮光，意外地出现了一间由棕榈叶和芦苇盖成的茅屋。三个光着身子的孩子，小脸上涂满了泥巴和鼻涕，挺着由于钩虫病而鼓胀的小肚皮，晃动着因皮蚤病而变形的小脚丫儿跑到门口来看这些过路的人。而后卡车穿过了大片的荒原，那里没有树木，没有水洼，没有人烟，没有飞禽走兽的影子。

天黑以后，他们到了一个村庄，找到了住处。母亲和女儿挤在一张没有褥垫的狭床上。一清早，当鸡叫、旁边屋子小孩啼哭、街上鲁佩特卡车的喇叭声急切地嘀嘀响的时候，她们才一下子惊醒过来。

"必须一气开到达桑塔·玛丽娅"。特里尼达德司机连早安也不问，一边用手摇把给马达打火一边说道。"可是道路还像昨天那么糟糕。"

毫无疑问，这是最倒霉的事，那里仍是荒原的延伸部分，

早年间曾有牲畜走过，它们的蹄爪一次次践踏茅草，给这片平原踩出来一条十字形的土色伤疤。卡车像一匹发疯的野马奔驰着。车轮第二次被扎，那个特里尼达德人的嘴巴上出现了唾沫飞溅的征兆。

“Sheat! ”

欧来加里奥猜出来他说了一句脏话，便严肃地看了他一眼。但是，唐娜·卡尔梅莉达不懂英文，而且她正出神地摸弄着一串念珠，一面不住嘴地唠叨着："耶稣，保佑你的遗腹子”。

至于卡门·罗莎，她在沉思。自从她头一次决定离开奥尔蒂斯那些死气沉沉的房子，死气沉沉的教堂、学校，和那埋葬了她的爱情的墓地之后，她头一次感到恐惧。那旷野的孤寂，这摇来晃去折磨人的破车，一只可怕的好像带路似的在她们头上长时间盘旋的黑鸟，以及母亲那令人伤感的默默祈祷，所有这一切把她吓住了。也许呆在瓦砾里经受热死病的折磨，等待着像死屋那样土崩瓦解的命运是更为明智的。当贝雷尼塞女教师和佩尔尼亚神甫认定她那跑到陌生地区的打算是不明智而且荒唐的时候，也许他们的话是有道理的。也许她正在拖着母亲同自己一道向那隐藏着危险与灾难的深渊走去。然而，也许停下来还来得及，也许应该让鲁佩特开回奥尔蒂斯去。

“喂，鲁佩特……”她开始高声喊道。

“女儿，你为什么哭？”唐娜·卡尔梅莉达吃惊地问她，嘴唇颤抖地留了半句“万福马利亚”。

于是她想到，母亲唯一依靠的是她的坚定态度，就是不走回头路；假如没有这一靠山，那可怜的老人就会像攀援植物一样，一旦所依靠的墙壁倒塌的时候，便会一下子垮下来。

“我正想塞巴斯提亚来着。”她回答。

她真的想念起去世的未婚夫来了，并就此接着哭起来。

2

她们在伊皮雷的桑达·玛利亚睡了一夜，次日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旅程，所走的方向一直往东。第二天夜晚，她们在巴利亚关投宿在一个胖胖的多嘴多舌的女人开的旅店里。面对这么体面的太太和这么漂亮的姑娘竟像两个逃难的，乘坐一辆穿过荒原的卡车意外的到来，老板娘丝毫没有掩饰她的惊奇。

"我把家里最好的房间给你们。"她一边说着一边带着她们顺着走廊前行。"这儿从来没有来过像你们这样尊贵的人。""或许，你们是加拉加斯人吧？在加拉加斯我有个表兄，他开办了一家漂亮的药房，据说是坎德拉里亚区最好的。你们要来点什么饭菜呢？说实在的，我只有炸鸡蛋和常有的白米饭。你们到这边来干什么？是去博利瓦尔市吗？既使会晕船，你们最好还是在瓜伊拉乘轮船去。这样最舒服而且什么都可以看见，我认为甚至可以经过特里尼达德。这个脸盆几乎是新的，这些小便盆还没有人使用过。我给你们拿块香皂来。床是我故去的丈夫罗穆阿乌多的，你们知道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让他安息吧。如果你们想洗澡，可以在屋后边洗。那有一个木桶，盛着河水和加拉巴木果。还有那道木板墙是为了不让那些好奇的家伙看人家洗澡……"

"谢谢。"卡门·罗莎疲倦地打断了她的话。

黎明时分，她们出发了。旅店的女主人在她们之前就起来，穿上干净的衣服给她们送行。她送母女俩人到卡车旁边，甚至一边叹息一边吻吻她们的头发，连声说着："再见！"就好像对待家里人或对待老朋友那样，自始自终她都嘴不停地叮

嘱道："要小心阳光。要是不想中暑的话，就千万别摘帽子，一会儿也不行。今天早上起来，我的肝就像针扎似的痛，自打可怜的罗穆乌多死后，这病就一直没离身。你们想象不到，认识你们我是多么高兴。再见吧，维耶娜夫人，请不要忘记在适当的时候为罗穆阿乌多的灵魂向天主祈祷一下！再见吧，卡门·罗莎小姐，结婚之前好好想想，因为你很漂亮，有权选择最好的人！但愿圣·塞莱斯蒂诺神护送你们一路平安……！"

当卡车穿过第一个街角的时候，那个女人仍站在家门口不停地嘱咐着，连声喊着再见。起初，母女俩对这个陌生女人滔滔不绝的话和无原无故的亲热是颇不耐烦的，但终以宽宏大度的态度忍受下来了。再后来，当她们进入荒原深处，寂静与孤独再度占据了她们心头时，她们便自然想念起客店女主人那一大堆不连贯的闲话了。

旅途仍然是可憎可恼的，但不值得考虑它了。尽管刚刚接触到高原的边缘，可一切都改变了，卡车犹如解开绳索的小山羊，欢快地飞跑起来。现在这条路是人们用双手和工具铺得结结实实的一条公路，不是那种被野兽足迹践踏出来的小道了。坐在驾驶盘后面的鲁佩特感到惊喜，坐在他身旁的欧莱加里奥感到惊喜，坐在车厢里的女人也感到惊喜。大家都喜笑颜开地议论起这在定向合理的平坦路面上、毫无颠簸的意外滑行。

当卡门·罗莎从远处看出这意外舒适滑行的原因时，她的笑容消失了。有一长串的人 立 在 路 的两旁。随着卡车越驶越近，那些不停地朝天挥动着尖镐的胳臂线条便更 加 清 晰 可见了。那勉强遮体的破衣烂裳，那锷在脚踝上的铁镣，那挂满尘土的粗硬胡须，以及那一双双眼睛，全都看得一清二楚了。当她们面对着那些苦役犯时，只见他们把手中的活停了片刻目送着卡车开过去。

鲁佩特吓坏了，猛的踩了一下加速器。于是从这两个女人

面前，迅速闪过一长串令人痛苦的眼神：有忧郁的，有愤怒的，有绝望的，有麻木的，还有的是病态的。有个囚犯喊了一句什么，那确实的含义，她们还没来得及听明白，只见重重的一鞭，把他的另外半句话压下去了。当这些人几乎成了一群棕褐色的斑点，隐没在拐弯的地方时，卡门·罗莎的眼睛才离开那二百多个不幸者的身影。

再往前走了一段，车子又驶上了坑洼不平的路面，车身又重新摇晃起来。她们听到了鲁佩特那些难以理解的咒骂声。他们又停下来过五次：或是修补处处是补丁的轮胎，或是察看马达震动异常的原因，还有的是为着消除机器里渗出的令人讨厌的浓烟和烧焦的气味。

在来路的方向没有茅屋了，没有车辆，没有骑马的人，没有鸟鸣，在漫长的几个小时里，连一丝人迹都不见。间或有一条隐约可见的长蛇风驰般的搅动了草丛。他们已经渐渐地深入到了一片辽阔的平原之上，其间，只有一种树，这种树四处繁衍，树干大小不变，树枝笔直，毫无绿色。这种树反反复复出现在景色如此单调的平原上，致使旅行者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仿佛一次又一次走过同样的路段，而丝毫没有迈出半步。

“那是栎树。”欧莱加里奥说。

那是一些半高不高的树，或者说比较矮小，更确切地说是灌木而不是树木，其树干分散成众多的弯弯曲曲的枝形，仿佛是朝上长起来的粗大树根，长树叶的时候，绿色的叶片葱郁繁茂；落叶的时候，犹如奇形怪状的木制章鱼。这种树没有可供装点的花朵，没有可供止渴的果实，它长得如此扭曲根本不能用于房梁，由于拗棤盘错用于烧柴也不能起火。成千上万的或绿或干的栎树一片片的分布在广阔的荒野上。一缕枭枭炊烟出现在远方，被风化作了雾蔼。在炊烟的指引下，他们逐渐驶进安扎在草原中央的帐蓬营地。

3

“喂！喂！喂！”

“准备好了！”

“喂！喂！喂！”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一！”

“二！”

“三！”

中午时分，一阵爆炸声震撼了天地，大量的土块平地而起，飞过了栎树上空。有三个男人早已躲进一辆红色卡车的底盘下面。无数的土块和岩石仿佛被一只强有力的手抛向高空，又落在草地上反弹起来。在另一辆红色卡车的里面，一个摆动的指针正在纸带上记录着由爆炸在地层深处引起来的震动情况。

距离一公里的地方，在另一辆同样的红色卡车上面，美国人乔治·威尔凯逊，一个把妻子儿女留在堪萨斯州带有雀斑的巨人，一直坐在炸药箱上面。在他身旁，站在卡车底板上，仿佛在海上眺望地平线的是阿尔杜罗·维亚罗埃尔，一个沉默寡言的玛格丽达人，那是他的助手。

突然之间（没有人明白，也绝对无法明白，那场灾祸究竟怎么会发生的），一个小小的火苗，仅仅是一个火星，钻进了炸药箱里，一种可怕的爆炸声同燃烧的火焰一道应声而起。

“God dam it！”工程队长，弗朗西斯J·泰勒喊道。

这时他从帐蓬营地门口远远望见那奇怪的闪光照亮了远方。他跳上了最近一辆卡车的踏板向司机吼道：

“开车！”“快！”“那个方向！”

在他后面大家都跟着跑起来，有工程师，工头，工人，从事后勤的中国人，宿舍里的女人，警察和狗群。他们找到了翻在路旁的卡车，车顶的铁皮已被烧得扭曲，车的后部被炸得稀烂。司机，一个滨海省的黑人，令人难以置信的安然无恙，但是被巨响和撞击声给震懵了，他一面满脸汗水的呻吟着，一面在干草上滚动。其它两个男人早已被炸得粉身碎骨。在一片较远的栎树下，人们发现了带血的头颅，那是玛格丽达人阿尔杜罗·维亚罗埃尔变了形的面孔，仿佛依然在海上眺望着地平线。在更远处，距离爆炸点五百多米的地方，有一只空靴子，尚未解开鞋带，那是美国人乔治·威尔凯逊的，他把妻子儿女留在了堪萨斯州，另一只靴子人们再也没有找到。

大家聚集在翻倒的汽车的周围，不知如何是好。起初，谁也不想去找另外那两具可怕的残尸碎骨。就是泰勒先生本人，一向是十分自信，一向指挥果断，此时也沉默了五分钟，像大家一样犹豫不决。后来，终于镇静下来开口说话了，然而，他失去了往日那惯有的命令式的口吻，说道：

“把黑人扶起来，送他到营地。他大概给震糊涂了。”

片刻后，他对工头卢西亚诺·米扬说：

“咱们去找找另外那两个人的尸骨吧。要好好的安葬他们。”

就在此刻，鲁佩特的卡车到了。然而那些茫然失措的人们并没有注意他们的出现，而是在几分钟之后，当卡门·罗莎和唐娜·卡尔梅莉达已经加入那惶惑的人群用恳求的目光向周围的人发出询问的时候。

“出什么事了？看在上帝份上，告诉我出什么事了？”

没人回答，因为谁也不想谈到刚发生的事情。第一个镇静下来的泰勒先生隔了一段较长的时间之后，方才问她们：

“你们这辆卡车里拉的什么？”他指了一下堆在车箱里的那些货物。

唐娜·卡尔梅莉达沉默不语。

“吃的喝的东西。还有布匹和衣服……”还是卡门·罗莎开口回答说。

那个震懵了的司机早就被送走了。卢西亚诺·米扬和他的一帮工人正在收敛两个死者的残骸。人们默默地散去了。阿尔杜罗·维亚罗埃尔的妻子到茅屋里哭起来。

“要是你们肯卖那些货的话，我会出好的价钱。”泰勒说。

卡门·罗莎正在考虑，或许是在怀疑这番话，所以还没有作出回答。于是美国人又给她提出另外一种解决的办法：

“你们还可以留在这儿，办一个我们需要的商店。依我看，你们会有工作的，在这片高原上我们会长时间用人的。”

“留在这儿？”卡门·罗莎手指了一下荒无人烟的草原。“哪儿？”

“两天出六十个博利瓦[1]，卡里的印第安人就可以给你们造一处房子”泰勒先生已经完全镇静下来，不再考虑死去的那两个人了。如果你们没有六十个博利瓦的现金，公司可以借给你们。”

卡门·罗莎仍然迟迟不肯回答。唐娜·卡尔梅莉达焦急地望着她，因为她不想留在这个死神提前迎候他们的那个地方。尽管如此，如果卡门·罗莎接受了泰勒的建议，她会不得不尊重她的意见，她又能怎么办呢？

---

① 委内瑞拉货币

“在给你们盖房子的时候”工程队长解释说：“你们可以住在乔治·威尔凯逊的家里，现在那间房子没有主人了。”

由于提到了刚刚死去的地震测油工的名字，一种深深的烦恼再度向泰勒袭来，这种情绪很像怯弱者的不安心理。泰勒先生果断地登上那辆把他拉到这里来的卡车，吩咐司机发动车子开回营地。卡门·罗莎明白必须有所答复。

“那我们留下。”于是她明快地说道。

“好！”美国人从座位上点头道。“我在营地等着你们来解决盖房子的事。”

特里尼达德人的卡车跟在泰勒先生那辆车的后面走。在营地门口，鲁佩特高兴地帮着把包袱货物卸下来，然后简单明了地说道：

“我不留在这。我要继续开往卡里比多。”

卡门·罗莎用银币付给他运输费并赠送给他一瓶甘蔗酒。特里尼达德人加满汽油，因为跟同乡谈话又浪费了半小时，这位同乡也在卢西亚诺·米扬手下工作。他们谈到一个叫什么多洛达娅的女人，是他俩的老相识，两个黑人说着便会心的哈哈大笑起来。以后，鲁佩特告别了卡门·罗莎、唐娜·卡尔梅莉达和欧莱加里奥，登上卡车，低声哼唱起来①：

在约翰吃了我的食品之后，

变速箱令人刺耳的尖叫着，就好似钢爪在金属上划过一样。卡车压过头一个水坑，歪歪斜斜的开过去了。

在约翰喝了我的甜酒之后，

鲁佩特早已换成二挡，左手在窗口打着告别的手势。

---

① 这里唱的是英语歌曲。

在约翰穿上我的衣服之后，
卡车换上三挡，疾速行驶在夏日晒硬的地面上。
约翰归来却把我的妻子带走。
鲁佩特提高嗓门唱着，渐渐消失在远方。

第二章　卢西亚诺·米扬

4

在那段时间里，建立在草地上的棕榈棚层不超过八间。最重要的是内梅修·阿里斯门的那一间，他是警官，本来他是个流动商贩，来到此地，只打算销掉那批啤酒。应公司的要求，他从坎达杜拉就被任命为警官，因为营地上需要当局的代表，那里经常有二百多人聚会、赌博、酗酒。内梅修·阿里斯门迪是一个严峻冷漠的人，话很少，高个而且邋遢，满脸粉刺。公司提供他一支手枪而且还付给他警官工资，因为坎达杜拉那方面从来不给他寄钱，那么内梅修在任命之后继续卖他的啤酒，而且腰间总是挎着那支枪，好让人们看看并尊敬他。

以前他从未在警察局供事，也丝毫不像警察。尽管如此，自打他当上警察，他立刻觉得神气十足了，他明白他的真正才干就是当警察，生下来就如此。

“这可是公司选准的大好良机。”人事科的出纳员吉伊尔米多·拉达前来道喜并给他带来半个月的工资时说道。

于是人们便称呼他阿里斯门迪上校。

还有玛伊达姐妹的客栈，那是一间长方形的茅屋，显而易见要比其它茅屋长得多。玛伊达姐妹是从附近一个小村子迁来的，她们仅仅打算向公司出售母鸡。如同像卡门·罗莎那样，也是应泰勒先生之邀定居下来开办客栈的。胡莉娅和佩特拉·玛伊达是两个虔诚而又能干的女人。大姐会钉纽扣，缝补衣服，剪裁男式的衬衫和裤子，小妹会用大锅给工人们做饭而且会用铝锌制的盘子烧菜。餐桌是用一块长木板做成的，两端是用两个埋在走廊地面的木架支撑起来的。桑·何塞他经常锯木，吃饭时站在一张彩色神像旁边为客人祈祷，神像用玻璃盖住，免得苍蝇玷污。

乌里塞斯·蒙特罗那个独眼的茅屋也同样建在一旁，充作酒馆和斗鸡场。此人并非像人们推测的那样是泰勒先生邀请他定居的，而是凭着他自己的意愿和冒险精神留下来的。在头一个房间的深处，一处若明若暗的角落里，地上摆着许多甘蔗酒，是用药草和碎果制成的烈性酒，以及喝酒用的粗制玻璃杯。独眼龙蒙特罗失去了右眼而左眼也蒙着一层混浊的黑雾，他早已建成棕榈树桩的木栅栏用于斗鸡，它与住房一侧形成切角。他像滚骰子，玩多米诺骨牌和十字花那样，每次斗鸡几乎总是赢，而且一敛那些赌注的时候，还用一种讽刺和羞辱人的语调。据说他在瓜亚那橡胶工人当中吃了一场官司跑出来的，因为当时他们当中有两个人从背后被人杀害了。但是在营地，连公司带警察阿里斯门迪没有人愿找麻烦去调查那段历史是否属实。据说他的那些公鸡都怕他，他一拿玉米和水喂食的时候，吓得直往后退。他还是个满不在乎的人。例如，到达拉斯·维耶纳的上星期天，一个巴里亚关的农民来了，他袋子里装着一只独眼公鸡，一副准备斗鸡的架式。

“谁给我放出另外一只独眼的公鸡来？”他半开玩笑地问道。

蒙特罗不慌不忙地找了他的一只公鸡，白色的，非常漂亮，以前在拉·卡诺瓦买的，他用牙把鸡的一只眼珠咬出来，然后放到棕榈树桩栅栏中，嘴上带着滴滴鲜血说：

“你的对手在那儿！独眼斗独眼去吧！”

如果顺着河道走一公里，就会通到棕榈树造的营地。那是一个长廊，顶上铺的棕榈叶，顶棚是用大柱子撑起来的，当轮到地震工作者们，或他们观测起爆的二十个人在附近露宿的时候，他们的六十个吊床就挂在那些柱子上面。

那个地震仪一出现，荒原上就有了像镇子星期天那种熙熙攘攘的情况。玛伊达姐妹的客栈热闹非凡，谁知道那些可爱的妇女们从哪里来的，她们在独眼龙蒙特罗的家里斗雄鸡，而警官内梅修·阿里斯门迪则朝天放上几枪，好让大家知道他已经武装妥当。

另外四间棕榈茅屋是玛格丽达德工人盖起来的。玛格丽达德人既不满意那种游牧式的测震生活，也不满意在那些不固定的营地流动寄宿。他们到这些地方是为了留下来，盖自己的房子，打点基础，娶妻子生儿子。

“在遍地是茅草和栎树的时候，这片荒原最显眼的第一间屋子就是我的。”工头玛格丽达德人卢西亚诺·米扬不止一次地说。

以后那间屋子成了爆破手阿尔杜罗·维亚罗埃尔的了，而如今他死了，在这间屋里有一位可怜的女人，正为她的亡夫哭泣着。

5

三天之内，拉斯·维耶纳的房子起来了并盖好了屋顶。卡

利的两个印第安人几乎是头也不抬默不作声地把活干完了。

“这不能叫房子。”唐娜·卡尔梅莉达断定说。

她讲得有道理。奥尔迪斯的那些房子才算房子。那种房子有按词首字母和阿拉伯图案用小白石块和野兽骨头铺地的门厅；有散发着欧洲蕨凉爽湿气的家庭过道；有地面铺砖的宽敞卧室，卧室当中放着装有圆形饰物的高床；有朝街的窗户；墙角放着圣达·罗莎的画像和插着鲜花燃着蜡烛的像托。那些房子有一座盛开麝香石竹的花园和一个后院，后院里面有那只正在展翅奔跑、欢快的全身变得通红令人喜爱的火鸡。

卡门·罗莎好像早就一点一点地跟上了她母亲的思路，紧跟着说道：

“妈妈，奥尔迪斯的那种房子倒是很漂亮，但是正在一座座的塌下来。”

两个印第安人头一天到的时候，他们牵着一头驴，这头驴由于驮着棕榈树叶几乎看不见。他们把河里长的那种棕榈叶片跟藤本植物编在一起，再用公司给的铁丝绑好，盖成屋顶和墙壁。欧莱加里奥看他们是如何挖沟为茅屋周围定界的，如何用砍刀把那些棕榈叶杆削尖的，如何把尖尖的叶杆插到挖开的沟里去，如何把那种用植物材料做成的墙壁下半截立好。第二天又看见他们把新弄来的棕榈树叶编在已经插好的那些棕榈叶杆上，现在这些棕榈叶杆的尖一个个都朝上，以便把墙壁盖整齐了，并让房梁搭在露天的高处。最后一天看见他们把屋顶上的棕榈叶编好，铺在也是从河边运来的四棵树干上。

他们同样用棕榈树叶做了一个朝着草原开的大门，里面有另外一个门通着一间小厨房，也就是说，通向一个黑糊糊的地方，在厨房当中，有三块圆形石头，放得很均匀，是点火用的。

在屋子外面没几米远的地方，印第安人刨了一个坑，然后

把它围起来，用棕榈树叶搭上顶棚。这就是茅厕。

于是他们找来那两位妇女，对她们说道：

“房子盖好了。”

这是他们用最高的棕榈树、最长的棕榈树叶，在那周围精心建成的最得意的茅屋。屋子里面分两间，一间放卖的粮食，另一间睡觉。睡觉的这间，有两个吊床、一个衣箱和一个水罐，放得满满的。

“这不能叫房子。”唐娜·卡尔梅莉达又说了一遍。

“欧莱加里奥在找安身立处的时候，还得先睡在露天地里。”卡门·罗莎漫不经心地就那么说定了。

“是的，孩子。”那位老仆人回答。

两个印第安人面对面站着，互相微笑，他们为自己干的工程感到自豪。卡门·罗莎则面对他们说：

“洗澡间呢？少个洗澡的地方，无论如何总得有个洗澡间。”

他们不止一次地笑起来，不一会功夫，屋里总算有了洗澡的地方。他们在紧靠里面的墙那儿盖了一间新茅屋，从帐蓬营地拿来一个空石油桶。他们取道河沿，牵着驮了两桶水的驴子回来，把那个空油桶灌满，而且还带来一个印第安妇女刚磨光的加拉巴木果。

黄昏时刻，卢西亚诺·米扬来了，没有人对他提什么要求，他就帮助拉斯·维耶纳干起来。尽管卢西亚诺·米扬皮肤黑色、高个子、浑身是劲，懂得各种行道，如木工活、机器活，驾驶拖拉机，造船，屠宰牲畜等，他仍是一个具有白色人特点的玛格丽塔人。他来到拉斯·维耶纳的家，卷起来兰衬衫的袖子，把自己带来的木箱子拆开成一块块的木板。到了转天的下午，用同样的劲头又锯又钉，制成一个立着的柜台和一个框架，在框架的木板上，看到用英文写着带有恐吓性的告示：

小心，危险，爆炸。

“我们要给您多少钱？”卡门·罗莎问。

“为什么要给我钱呢？”卢西亚诺·米扬回答道。“如果我是自愿来干活的，请你们不要这样对待我。对志愿者来说是不付费的。”

工头欧莱加里奥和那两个女人都笑了，他们把鲁佩特用卡车运来的那些包裹解开。在一格一格的货架里和卢西亚诺刚刚钉好的柜台上重新摆上草鞋，甘蔗梢编的草帽，布匹，肥皂块，茴香和龙舌兰酒，铝制锅，甚至在奥尔迪斯从未卖过也未找到买主的女用胸衣，这些都是从奥尔迪斯供应充足的商店遇难后打捞上来的商品。

第一位来的顾客是胡莉娅·玛伊达，她是玛伊达姐妹俩的姐姐，正处在新奇与犹疑之间。她进去了，把所有的东西都细心看了一遍，但是没有说话，致使唐娜·卡尔梅莉达不安地问她：

“夫人，您要什么？”

“要给圣·何塞买半支蜡烛”她挑衅地说道。

“非常高兴。”唐娜·卡尔梅莉达笑了。“顺便问一下，这周围没有教堂吧？”

“这方圆几里既没有教堂也没有神甫。”胡莉娅·玛伊达伤心地对她说。

“真不幸！确实这整个地区都诚心诚意向上帝祈祷。”

胡莉娅·玛伊达那种不信任感在爽朗的笑声中消失了。不到几分钟，她同意每逢星期天和唐娜·卡尔梅莉达一块去祈祷念圣经。

“绝不是弥撒，但是永远会有帮助。”

“客栈一切安排就绪。”她拿着破纸裹着的半支蜡烛，从门口那补充道：“一旦你们安下身来，我们就可以给你们做饭

了。”

在她家里，她跟小妹佩特拉·玛伊达说道：

“新房子里的那些女人全是善良的人，谁能想到呢？”

“我从前想象她准是一个把女儿带来卖给美国人的江湖老手。”“宽恕我吧，圣·何塞！”

6

卡门·罗莎惊奇地站在门口瞭望，流泻的月光投射在辽阔的平原上，把干草变成了金色的茸毛，把屋顶的棕榈叶照得铜板一样。

在警察宿舍跟前，有一个来回踱步的魁梧身影，当他走动的时候，步距总是同样的小。后来卡门·罗莎发现他的双手被倒缚在背后，而且一只脚被拴在树墩子上。他来回走动，步伐受到了绳子长度的限制。他就是莫罗丘·阿莱格里亚。第二天玛伊达姐妹大概说过这件事，因为他用拳头打了那些胡闹的伙伴。他的五个伙伴都挨了打；因为莫罗丘·阿莱格里亚喝了酒之后，就成了一头发怒的公牛。警察内梅修·阿里斯门迪带着手枪亲自把他抓住了。由于还没准备好关人的牢房，所以把他像一头牛似的拴在一棵树上，让他在露天地里也没自由。对于他，莫罗丘·阿莱格里亚来说，是经过千百次考验的烈性子！

“这种倒霉的事不能甩在一个人身上！”他每走一步，就怒气冲冲地说。

卡门·罗莎目光转到相反的方向，注视了一下独眼龙蒙特罗的房屋。离他门口不几步远，有五个男人为节省灯光和蜡烛，利用月光在一条床单上信手掷骰子。风儿把那些俏皮话和

难懂的言语传到了卡门·罗莎那里：

“我就使一半的劲！”

“让我骰子走红！”

“我轮到第三就下赌！”

“我跟大伙都碰碰！”

“人都被赢光了！”

远处，在工头卢西亚诺·米扬屋子的对过，有三个坐在箱子上的人围成一个圆圈。卢西亚诺·米扬弹着吉它，他也会吉它！其他两个人唱着。通过嬉闹者们怪僻的喊叫声，卡门·罗莎听到阵阵的波罗①民歌：

伙伴，唱吧，唱吧，
没有什么人可怕，
帽沿上面
有我圣母保佑呐。

这是一种富有节奏而优美的歌曲，不像她在奥尔迪斯听到加莱隆②和一般的民歌那样热烈而奔放。这是一伙马格丽塔人聚集在一起唱的一首美丽的水手歌，听起来就会回忆起那些礁石和单桅帆船的景况。那歌声轻轻地划过，如同在波浪中荡漾。

远海来了一只船
我的爱情在里面；
一束发绺梳理着

① 拉丁美洲一种民间音乐舞蹈。

② 加莱隆：拉丁美洲一种民间说唱的形式，在委内瑞拉为一种民歌。

就在主桅那下边。

走了许多路感到疲乏的莫罗丘·阿莱格里亚躺下来睡着了，盘绕的栎树丛覆盖了他，睡前，他最后喊了吓人的一声：

“由于我叫耶稣·安东尼奥·阿莱格里亚，把倒霉的事完全推给我啦！”

玩骰子的减少到三个人：独眼龙蒙特罗一直赢，两个人继续输，直到输得精光时方才作罢。

夜晚，鸟儿在风中飞旋，犬狗在风中狂吠，公牛在风中吼叫。这是一股强劲的冷风，正在把屋顶的棕榈树叶拼命的掀起来，由于它疯狂的呼啸，把月光遮蔽了。

你是河里一朵百合花，
洁白的没有任何东西能相比，
你由月光造就
你有露水陪伴。

卡门·罗莎呆了好长一会儿，把脸偎在门口的棕榈叶上，倾听着歌手们的歌声。往后，当卢西亚诺·米扬的吉它寂静无声，那一圈马格丽塔人离散的时候，她仍呆在那里继续呼吸着荒原清香的气息；直到一片乌云把天空变得昏暗，栎树林中风声的哭泣使她感到特别悲伤的时候才离去。

第三章　弗朗西斯J·泰勒

7

在帐蓬营地的门口，泰勒先生两只手插在卡其裤子的口袋里，对一个工头命令说：

“你去找两个短工把昨天被解雇人的位子补上。”

弗朗西斯J·泰勒自从在一个正式文凭上取得地质学家称号离开奥克拉沃马大学之后就已经到公司任职了。公司跟他签了一个纯粹协议性的合同，以便别辜负了一位福音牧师写的那封信，这位福音牧师对一个举足轻重的选区能施加明显的影响。当公司给那个不结领带，有田径运动员那样健壮的体魄，面孔生得比地质学家更像陶罐的青年在很长的职员名单上注册的时候，毫不怀疑公司已经做了一笔非常好的买卖。

“明天很早就有事。”泰勒补充道：“你告诉那个中国人把咖啡准备好了。”

弗朗西斯J·泰勒真正无可估量的本领不是他的知识（在

他班上任何一位同学的理论知识都超过他），而是他的辨别力，或者是他生活的实际感受，是他职业的、揭开地层深处的、对陆地奥秘进行分析的实际体会。“所有的人类，所有的动物，所有的植物，所有的矿产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完成一个有益的合乎逻辑的使命。”他想道：“一个人有责任帮助它们去实现这个目标。假如它们挣扎着逃避那些规律，不允许人们给以帮助；不可避免的协议将会无情地迫使它们去做。这种事是经常发生的，因为人类和事物要顽强表示实现上帝赋予他们的职责。面对这种不理智的执拗，需要斗争。而弗朗西斯J·泰勒从不逃避这种斗争。”

“莱伊诺尔德。”他一边说着一边进到营地。“我们查看一下地形的测绘情况和地震仪的记录带。我有一点不甚明白。”

公司最初派他去小亚细亚，以后又去墨西哥。令人满意的报告从四面八方慢慢地集中到了比特斯布鲁克的中央办公室，其中有一份是弗朗西斯J·泰勒的一叠T字母的长篇报告，这是一份杰出的文件。正因为如此，在一次领导成员的会议上，他一下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证实在委内瑞拉的东部有极其丰富的石油矿藏，而且还十分精确地确定了石油埋藏的脉向，公司认为朗弗西斯J·泰勒将是一位重大行动的真正导航员。那时，泰勒将近四十岁，而且以绝对的忠诚和惊人的效率为公司服务了十五年。

“莱伊诺尔德，这是因为那些古生物学者和岩相学家们总是用奇谈怪论和刻板的实验把事情复杂化了。我就是注意地震仪的情况，因为它是一种压力表，每当看它的时候，地震仪指示的完全一样。

在那几乎渺无人烟的辽阔原野的腹地，不仅仅说的是发现了石油，同样也涉及到把各个公司的竞争向前推进了一步，还有，在竞争的公司还没发现石油的时候，他们打了第一口井并且开始生产。那种途径与往年不同，那种慎重的推进和观察的结果以及发现的踪迹，那种通过特殊的方法所寻找的石油——这种方法是掌握压力表，看看化石显示的情况或者祈求意外的帮助——都鼓舞着弗朗西斯J·泰勒的热情。这种热情等于赋有天职的警察调查一个罪犯的踪迹那样，在各个城市和人迹罕见的地方进行追踪，看来罪犯可能逃脱了，然而，他在他的巢穴和隐匿的地方监视着，最终包围了他，把他抓住铐上带到上级的面前。

“莱伊诺尔德。”为了不让其他人听见，他继续低声说：“没有必要给化验室寄更多的岩石，也没有必要从飞机上摄影，更没有使地震仪的指针摆动。在这片荒原上确有石油，要不弗朗西斯丁·泰勒就是个白痴。”

尽管如此，把像弗朗西斯J·泰勒这样一位地质学家的热情与一个侦探追踪罪犯的浓厚兴趣进行类比的人，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问题不在于捕获某个人并且使他就范，不是的，问题恰恰完全相反：而在于使一种能产生效益的物质，一种埋在几千米以下，经过亿万个世纪的能源得到发挥。由于人类思想造成不可想象的可怕的社会动荡，震撼了一个粘滞而炽热的地球。在熔岩的迸发下，一股热气腾腾的宽阔的岩浆四处奔流，摧毁了山川，遏干了湖泊和大洋。数百年间，像翻滚的海水一样，狂暴的骤雨穿过天空，不停地下着，可怕的飓风呼啸着，如同垂死的恶魔日夜的吼叫；雪片无尽无休地飞降下来。

由于灾难造无数死亡的小小肌体，动物的细胞和腐烂的植物，铺满了干涸的海洋并被绿色浓密的植被覆盖了，在那丝绒般的洼地上，胶状雏胎形的生命在萌动着。又经过几百万年，暴风雪吹卷起来，强烈的地震发出轰鸣，火山喷出火焰和岩石，高山在巨响中坍塌，而那些烟雾弥漫的河流把那些残渣余物运污而去。水、火、冰、风使地壳发生了断裂，使山岩变得粉碎，使礁石突然摧毁。巨蕨和大批难以置信的动物尸体埋没在混杂的烂泥之中。在干涸大海的表层上，经过若干世纪，那些泯灭的小小肌体葬于淤泥之下，渐渐地形成了沙石性结实的覆盖物。与此同时，再经过几百万年，在那里面，死亡的肌体变成了人称之为石油的一种浓黑的树脂。但这是在水和瓦斯波纹之间一种压挤的地下力量，由于受到绵延板岩的保护，它沉睡在深层石灰岩沙岩的底下，隐匿在浑厚的石块和粘土之中。必需开发它的宝藏，必需使它像源水一样喷射到地表上来，需要解放它，需要它为人类服务。正因为如此，就有了像弗朗西斯J·泰勒这样的人物。

“莱伊诺尔德。”泰勒下结论说：“这里有石油，而且我觉得鼻子里有令人窒息的气味。就在我们呆的这个地方，这个营地的下面，若干码深的地方有石油。这笔生意已经不需要考察者了，而需要的是钻头。”

8

卡尔莱斯·莱伊诺尔德叨着烟云缕缕的烟斗，躺在铺好的运动床上望着他。为了更好的注意听取泰勒的意见，他把一张

测绘平面图放在地上。

“当然有石油。”他一边用右手握着烟锅，一边回答。“然而，英国人说的话你是知道的：‘存在石油的唯一无可争辩的证明，就是找到它。’”

卡尔莱斯·莱伊诺尔德出身于新奥尔良城的一个贵族家庭，如果说他能在这么遥远、这么漫无边际的油田工作，只因为他一直向父亲表示过，他不是一个“社会寄生虫”，也不是一个“富翁的儿子”，不是他们一伙老人在茶余饭后聊天时常常嘲笑那种人；而是一个知道自己价值的人。卡尔莱斯·莱伊诺尔德为了以某种方式结束双亲那些难以忍受的讽刺，他到了一个公司。正因为他继承了莱伊诺尔德父母固有的特点，他毫无困难地在公司的阶梯上爬上去。

“我确实缺乏耐心等着你发现石油，泰勒。我最感兴趣的是尽早地使文明世界得到恢复。”

卡尔莱斯·莱伊诺尔德与弗朗西斯J·泰勒很少有相似之处，尽管两个人对公司的热爱超过了所有的一切，但是莱伊诺尔德在那些爱闹事的美斯蒂索人① 中间毫无惬意，也没有弗朗西斯J·泰勒在从事他的职业活动时每天所表现的那种海盗式的狂怒和那股体育运动的热情。莱伊诺尔德特别迁到了土著人那种天生的不礼貌——这是这个种族头发蓬乱造成不可避免的结果。无疑，由于环境所迫，泰勒本人早就认为，一个有色民族的职员，只有像土地测量员那样干工作并且会说英文，才能在一个屋里，在帐蓬营地里，睡在他们附近。卡尔莱斯·莱伊

① 美斯蒂索人：白人与美洲土著的混血种人，旧译为‘印欧混血人’。

诺尔德在离他行军床三米远的地方，在拉·卡诺阿印第安人用五颜六色的千百条龙舌兰绳编织的一个吊床当中，听到了土地测量员的呼吸声，他的鼻膜闻到了黑人腋下发出的酸臭味。由于那种共同的生活，他深深地感到自己的低下。

"Good Morning！" 吉耶尔米托·拉达呆在营地的门口用英文正确地问道，就好像等着两个美国人让他进到里面似的。

"cllorning！"泰勒哼了一声。

"钱齐了。"这位刚来的人说道，他终于进到了营地的里面。"尽管也许我们经常缺钱，但是今天下午我们可以支付。"

"等考察回来，明天再付。"泰勒答道。

吉耶尔米托·拉达眼睛是绿色的。尽管他还没到魔鬼那个样子。反之，头发倒很光滑。他要证实的是像在美国对白人那样对待他，而且无论如何也不会因为他祖父母的原因抛弃他。吉耶尔米托·拉达1922年去过纽约，当时他还不到二十岁，连两套西装也穿不上，他为加拉加斯报纸报道神话般的历史而陶醉。不懂本地语言的波兰人或意大利人到了，他们干起活来像一群牛一样并成了富翁。吉耶尔米托·拉达积攒了一些钱，跟其它两位与他岁数相同的和他那样教民式的青年一起，坐在一条船的三等舱里走的。三个人在第十四大街同一个餐馆里洗碟子。之后，吉耶尔米托离开了他们，学了一点英语，长期在一家几乎都是波多黎哥工人的纸盒厂里当出纳员。他走了十年，带着一架颇为现代化的刮脸机具，一张玛尔加莱特的照片，六件条形衬衫，五十美元金币，一直坐在三等舱里，回来了。

“吉耶尔米托，我们不喝点酒吗？”莱伊诺尔德从行军床那儿问他。

没等回答，他就向中国厨师喊道：

“阿尔弗雷多，拿瓶威士忌来！”

吉耶尔米托·拉达大概满心满意地希望莱伊诺尔德叫他威廉而不是吉耶尔米托，但是从来没有达到他的目的。的确他们对他十分尊重，给他一份可观的工资，把一大笔钱给了他个人，对他的诚实表现了无限的信任，但是就不叫他威廉。一位新来营地的美国人，在见面的时候，十分清楚地说道：“威廉·拉达，见到你很高兴。”可是不到几分钟，美国人犹豫了一下，然后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对他说：

“吉耶尔米托·拉达，对吧？我早就听说您了。”

“吉耶尔米托，干杯！”泰勒喊了一声，同时递给他一杯既没有冰块也没有苏打的威士忌。莱伊诺尔德叉着腿，躺在他的行军床上，早就从中国人阿尔弗雷多手里把他的酒杯接过来一饮而尽。然后，就仿佛喝一种苦药似的，咧了咧嘴，皱了皱脸。

吉耶尔米托·拉达自从在公司得到那个出纳员的职位时起，感到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这反映出他满脑子琢磨的是去美国找职业。从某种意义上说，为公司服务，有助于保持如此受尊敬的民族内在的伟大。遗憾的是他没能够呆在北美，也没有像报纸所说的波兰人和意大利人那样走运。总而言之，他看到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学会了相信自己，学会了说英语。还有他不能说的事：例如，饭店女主人的妹妹玛尔加莱特就称呼他威廉·比伊，这是他所希望的，而她则披着浴衣，散发出浓

重的香气，半夜里赤裸裸地钻进了他的房间。此外，吉耶尔米托是一位准确而有效率的职员。

“明天清早四点就开始工作。”泰勒又说了一遍。

他又喝了一杯威士忌。

9

这是一个漆黑的早晨，两步之外不见树影，这造成了障碍，但是，面对着弗朗西斯J·泰勒顽强的意志，无疑是可以克服的。首先，他右手举着一只点着的电灯泡，然后，高声地把司机叫起来：

“起来！把汽车停在营地的对面，把灯打开！”

人们照办了，灯光照在了帐篷营地的行军床上，照在了棕榈茅屋中的吊床上，工人们被惊醒了，由于灯光的照射，他们晃晃悠悠地站起来，急急忙忙地穿着衣服，用木桶里的水洗脸。大发一番诅咒和抱怨：

“倒霉的老爷，他专门爱把每个人大清早叫起来！”

“那个蠢货待我们像囚犯一样！”

“水比死人的鼻子还凉！”

中国人阿尔弗雷多给帐篷营地的住户们端上了热咖啡，他们是泰勒，莱伊诺尔德，在工地只干技术活的两个美国人，一位穿着靴子和绿军衣骑着马的委内瑞拉工程师、黑人土地测绘员，还有吉耶尔米托·拉达。这个吉耶尔米托·拉达大概不是考察队的人，但是，为了看看出发的情况，他早就起身了，并且是用一条美国橄榄油色的床单裹着出来的。

“怎么了？”泰勒没等凉，呷了一口咖啡之后，从棕榈营地出来，高声喊道。

“都准备好了”工头卢西亚诺·米扬回答。

工人们喝了由莫诺·德·阿瓜在一个大锅里热过的食物，从棚屋里慢慢腾腾地走出去：他们当中有两个人是卷着旗帜的旗手，两个是带着弯弯曲曲钢丝绳的缆绳工人，有像箭插在身上带着尖木标志旋陀螺的人，一个是带着色筒和笔制划符号和数字的油漆工，还有在杂草藤木丛生的地方披荆斩棘的伐木工和砍蔗工，有像大力士那样在肩膀上扛着大桶的人。在工头们的命令下，他们登上了卡车，从那时到现在卡车的车灯一直照着他们的面孔和行动。泰勒不止一次地在帐蓬营踱来踱去，让装在卡车上的喇叭响着，紧紧催促那些落伍者加快速度。

汽车先是在一条被碾压过的宽阔的路上颠簸了好长一会，然后就驶入了平原，朝着一条河流开去，在尽头，地势越来越洼，茅草越来越密，与此同时，出现了与栎木丛不同的树林。卡车停了下来。晨曦仿佛雾霭似的弥漫开来，一股又湿又冷的风吹动着，使得人们的牙齿一直打颤。

“我们就到这儿！”一辆相当好的卡车的司机喊道。

人们纷纷跳下车。卢西亚诺·米扬和另外一个工头把他们的队伍分成了几组。莫诺·德·阿瓜装备了一个小小的帐蓬商店，把两口大锅放在石头上，煮上丰盛的食物。其中有一辆卡车在前面的丘陵地拐了个弯，到埃尔·卡利捕鱼去了。

那支队伍开始沿着峡谷和荆棘丛生的地方朝前推进。工人们用刀开路，把茎条和草根斩断。突然他们往旁边一闪，避开了一条蜿蜒爬行的眼镜蛇。当遇到一种特大的树墩或是一片浓密藤条像栅栏一样挡住人们去路的时候，伐木工人就来解决了。泰勒先生一次又一次地围着那支长长的队伍跑来跑去，跑到最前面的人那儿，又回到费劲的扛着木桶走在最后的水伕那

儿，他像一台机器一样，不知疲倦而又准切的下达各种命令。

“就是这儿！”莱伊诺尔德最后大声喊道。

在一棵干枯的栎树墩上，有刀印和刻画的许多数字，这是从前来过一个考察队的确切的标志。

这种征兆使得他们把木桶放到地上，开路的人们都干渴得围拢过来。工程师把经纬仪的三角架从他带来的短工手中拿过来，开始小心翼翼地把仪器按上。黑人土地测量员站在他的旁边观察数据。拉线的工人们散开，把长长的钢丝绳拉得紧紧的。

“您被解雇了！”泰勒先生突然说道。

他朝着其中一个伐木工人走去，他几乎在整个的路途中都观察着他的行动。他三番两次地喊他干活，但这个伐木工人只是惊痴地望望他不作回答。泰勒决定不等回到营地就辞掉他，这样做就可以免掉忘却这件事情的忧虑。泰勒总是在裤子口袋里带着钞票和零钱，以便像前面情况似的应急。

“每天六个博利瓦[1]付给你六天的。是三十六个博利瓦。你是坎达乌拉人，对吗？好，为了让你回到家乡，你在这里拿三块银币。不过，是这样，你得立即走开。”

这个人拿了两张钞票和泰勒递给他的银币，又落落寡合地望了他一眼便离开了。他没有向任何人告别，不一会就走了。他在伊达比雷有一位可爱的女人，脑子里记得那个地区的大路和小路。

其他人继续干活。工程师看经纬仪上的数字，而土地测量员则在一个光滑的笔记本上记笔记。旗手在一块岩石的高处摇晃着红色的标志。拉线的工人渐渐地向远方走去，旋陀螺的人正准备打头一根路标。莱伊诺尔德点燃了他的烟斗。

---

① 博利瓦：委内瑞拉货币单位。

“我们在浪费工时，莱伊诺尔德。”泰勒在他旁边喊道：“这个大草原都是石油，而我们却在坚持证实已经千百次证实过的东西，取而代之的应当是让你在这些长满针茅的地方放一个钻头，让石油像脓水一样的流出来。”

他转了一圈后向刷铁筒的工人哈辛托·卡那契喊道：

“你动也不动，怎么了？如果你发疟疾，最好还是去躺下休息。我不跟病人干活！”

第四章　印第安人加维诺

10

泰勒是对的。一个极其富饶的、分布很广而且蕴藏量丰富的石油矿区，就在瓜尼巴栎树丛一带的下面。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要是引起竞争的托拉斯对沉睡在荒山僻野下面那种神奇矿藏的注意，对公司来讲是不利的。相反，需要假扮气馁，佯装失败，解雇工人，拆掉帐蓬营地，而同时立即钻井打眼。

"再往下边都是石头和沙子。"莱伊诺尔德对那些工头们说："我们要把所有的人叫醒随着音乐迅速到别的地方去。"

但是欺骗马格丽塔人比欺骗那些竞争的公司更困难。他们没有在奥克拉赫马学习过地理学，然而他们与泰勒同时早就闻出来有石油，或许是从泰勒目光里闪射出来的热情当中直接感觉到了它。

"谁会相信这种撤离呢？"邦丘·马尔卡诺，这个挑水工高声地说。"由公司找来的那位伙伴安塞尔英，还跟着两个人，昨天才刚到。他们是在卡维马斯和梅内·格朗德之间钻井的……"

“好像是在钻机下面干活的那两个新来的美国人吧？”拉蒙·瓦亚达雷斯回答他说。“只看见一个叫罗伯特的先生的肩膀和手腕。”

钻机和油罐的出现，使荒原变成了油田，对他们，对那些马格丽塔人来说，将意味着留下来，意味着如同那些离开海洋的海员们一样需要停泊的生活，而不是吉卜赛人的流浪。意味着将要由泥巴苇子墙的茅屋代替棕榈叶的茅屋。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由泥巴苇子墙的茅屋代替棕榈叶茅屋。

卢西亚诺·米扬进了拉斯·维耶纳的酒馆表示他的看法：

“一间棕榈叶的茅屋只不过是一只鸡窝，一个山羊圈，没别的。可以抛弃，可以倒塌，可以让风把它刮走。我马上把我的那间屋子抹抹泥。为什么你们不照样做呢？”

卡门·罗莎和唐娜·卡尔梅莉达来到这里已经过了四个月，这四个月只限于在那可怜的棕榈茅屋里住着。两个女人像印第安人一样的睡在吊床上；她们蹲着做饭，两眼被烟呛得直流泪；堂娜·卡尔梅莉达找不到一所祈求上帝保佑的教堂。而比这一切更糟糕的是她们不得不忍受那个茅厕。忍受那个距住屋只有几米远，用干枯棕榈叶盖起来的可怕的小破屋，还得忍受走过一段空地才能到达那里。母亲和女儿相互之间从来没有谈到过这个茅厕，然而两人同样感到委曲、同样感到沮丧，但没有敢说出原因来。

尽管如此——有许多夜晚，她躺在吊床上望着屋顶的棕榈叶反复思索这种景况，但从来未有得到真正的答案——卡门·罗莎宁愿为这种生活而斗争，也许她正在维持的这种生活是贫困的和黑暗的，是在一个沼泽村庄的破烂房屋中等待着慢慢死亡的生活。这里人们忙忙碌碌，汗流浃背，来回奔波，运输箱子和木桶，工具和木材，他们高声谈着，咒骂着，喝着烈性酒。而在她的面前，他们从来没有出口不逊，甚至当他们在柜

台前面喝醉的时候也是如此。

卢西亚诺·米扬早就进来买了一件男汗衫，并且重复他的意见：

“我告诉你们，我们要在这片莽原上呆很长时间。最好还是把屋子抹上泥。”

这个意见是要把墙上一排排的干树叶子去掉，变成用泥和生石灰抹的墙，这可是那种可以钉一个钉子，挂一位圣人像，或者一张照片，一面镜子的墙。

欧莱加里奥得到卡门·罗莎的同意，把工头卢西亚诺·米扬的经验作为参考，然后他才动手干。他在屋子紧里面打了一口大井，在井边上放了一堆合好的泥，在泥里放上草原的干草和公司拌灰泥浆用的木桶里的水。与此同时，他们用龙舌兰绳编结的野麦杆和棕榈杆作骨架代替草墙，立了一个从地面到屋顶的墙架。

最后的活是把淤泥抹到墙架上去，一层层的抹，把长长的空当抹平了，抹得和地面一样，并且把手中的棕榈叶掺合进去，惭惭地形成了墙面，平滑而不变形。唐娜·卡尔梅莉达和卡门·罗莎曾在拉斯·玛伊达的住处抹过灰，但这次只是看着干。卡门·罗莎手里抓把粘土帮助欧莱加里奥把墙上出现粗糙不平的表面抹平了，把墙几乎抹到他的头部那么高。

四天之后，泥巴杆子墙就干了。顺着干硬的泥缝，露着许多硬草筋的黄丝线。

“现在必须放上石灰，好把墙刷白了。”卢西亚诺·米扬说道。

欧莱加里奥把商店里的器皿重新整理好。售货架的空格靠在刚刚抹好的泥墙上。卡门·罗莎发觉她们把从奥尔蒂斯带来的所有的东西差不多都卖掉了。

“我们需要再买进点商品。”她对母亲说。

没等回答她又说：

“一个星期以前，一个波利瓦尔市的商贩从这里经过，我告诉他我们什么也不缺。可是我错了，因为我们缺很多东西。蜡烛和纸张也没了，只剩下一瓶甘蔗酒和一瓶煤油。必须进些我们从来没有卖过的烟卷和人们想要的沙丁鱼罐头。”

在她们谈话过程中，门缝中间出现了土耳其人阿维里诺的身影。他对着卡门·罗莎一动也不动，听着她望着她讲话入了迷，然后慢慢地走进来，他把大篮子放在柜台上，里面有梳子，发卡，小镜子，别针，粉盒，粉红色的香皂，一卷卷蓝色的带子，小剪子，练习本，棉线长袜，卡门的圣母像，还有许多东西。

他从很远的地方来，可能是挎着装杂货的篮子从马杜丁挨家挨户的卖着小商品来的。他把篮子放在柜台上，轻轻地理了一下黑胡子，使劲地说道：

“晚上好！”

可那时几乎不到上午十点钟。

11

事实是在石油未开采之前，当公司那些技术人员激动而虚伪地还在抱怨着工程失败的时候，泥巴苇子墙的房屋已经盖好了而且人们都来了。

当第一口井喷油，先开始流出来的时候，在这里的人还为数甚少，并不象以后那样是一大批一大批的，而那少数先到的几伙人，早就如饥似渴出来把位子占好了。

一个长着斜眼的性格孤僻的瑞士人来了，他除了那身遮体

的黑色外套外，再也没有别的衣服，也没有行李。

“他是卡耶那的一个逃亡者。”第二天拉斯·玛伊达的姐姐胡莉娅·玛伊达说。“谁知道这个人犯过什么重罪啊！”

“为什么你总是想得那么坏？”妹妹彼得拉·玛伊达跟她争论。“他说在他的国家他是位护士，因为经受不住妻子去世的打击就跑到了美洲。”

一个医院的护士？是有点像。因为他懂得小心翼翼地打针，试体温，他仿佛考虑病人问题似的默默地呆在一张床的旁边，给吉耶尔米多·拉达打了几毫升的吐根碱，因为吉耶尔米多·拉达总是浑身起泡，染上一种可怕的痢疾。他这个人终于给四周的人开了药方，高兴地得到了瑞士大夫的称号。

另一方面，这位瑞士人有一种理论，它使得临时医生的行医大为简化。

“这里大家都有梅毒。”他肯定地说道，“要么是现得的，要么是遗传的，但是，确实大家全都有。”

根据这种判断，如同对待一个烧得发抖患疟疾的人或对待一个像破风箱呼吸那样得了哮喘的人一样，他给来就诊的许多病人都投放含有砷和铋的药物。

房屋在没有规划没有条理的情况下盖起来了，一座在这儿，另一座远在五十多米处；一座面对着拉斯·玛伊达的住处，另一座背向独眼龙蒙特罗的酒馆。只有玛格丽塔人一气盖了一排排六间茅屋，像是努埃瓦·埃斯巴尔塔街的雏形。其他人从来也没有想到那个杂乱无章的营地可能会成为不同于那个时期的一件事物，即：在草原上被风任意吹走的少数棕榈茅屋既希望出现石油也希望把他们吞噬掉。

波利瓦尔市的赛昆迪诺·席尔瓦带着两个药箱子也来了，并且盖了一间茅草药房。他卖瑞士大夫开的药，有碘水和敷伤用的棉团，治头痛的阿斯匹灵，治疟疾的奎宁，治淋病的高锰

酸钾，被蛇咬的软膏以及给没生病的人用的胶囊药片。

此外，赛昆迪诺·席尔瓦熟悉巴尔加斯·维拉的许多著作，他在《斗士》杂志上发表过一些诗，并且谈到公司一些可怕的事情。每天晚上他在一盏煤油灯下，喝一瓶甘蔗酒暖肚后，便埋在那些无聊的书里面。有时他可能喝得神志不清，大伙都知道他站在药房的门口，如同一个别有用心的人一样高呼道：

“打倒肮脏的帝国主义！”

泰勒先生从来没有同意大家那么任意荒唐的盖房子。警察阿里斯门迪答应他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阻止这场混乱。确实，他把人们集合在水池周围说了一番话：

“从今天起，任何人未经我这样的当局允许，不得在这个草原上盖一间茅屋。只有我这样的当局才能给盖每间新的茅屋指定一个适当的地点。”

盖好房屋的人十分注意听着他的讲话，路过的土耳其人阿维里诺和卡里的两个印第安人听得很认真。他们仍然很随便地把茅屋乱盖一气，而且是在警察内麦修·阿里斯门迪伸着腿睡大觉，不可能来看卡里的印第安人干活的时候，他们深更半夜里盖房子。

以后，头两个妓女到了。据说她们跟独眼龙蒙特罗签过合同，而且迫不得已要把所收入的若干比例数支给他。但是这种谣言从来没有得到证实。此外，也恰巧，都叫玛丽娅，尽管一个来自索莱达特，另一个来自波多黎各的拉·克鲁斯。为了区别她们，对身材比较小的管她叫玛丽娅·波伊多，她说话嗓门高就好像叽叽叫的鸟一样，把长得比较高的那个叫玛丽娅·卡伊娜，她长得难看，鼻子很大。她们分别在独眼龙蒙特罗酒馆的两旁盖了茅屋。也许是商量好了的原故，收一样的价码。

一个月以后，拉·格莱达·加尔博出现了，她真正的名字

没有人知道，她是一位长着金黄色头发瘦骨嶙峋的人，而且在卡里比多就有了黑眼圈，说满口英语：love，money，go to bed（你早，再见）。每个星期六晚上，穿着紧身的一件旧红丝绒的衣服，在她的门口露面，哼哼叽叽唱着拉莫那的圆舞曲。她有文化，在箱子里带来从一本杂志上剪下来的拉蒙·奥瓦格的照片，当有了泥巴苇子墙的时候，她把它贴在了上面。

拉·格莱达·加尔博比起两个玛丽娅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多赚两倍的钱。

12

当然，拉·格莱达·加尔博就是让印第安人加维诺染上疾病的女人。加维诺是一个有点忧伤的小伙子，他从多奥洛来找工作而且很快找到了，因为泰勒欣赏他那种聪明工人和稳重男人的外表。他用最初的工资盖起了一所茅屋。而在四个星期以后，一个星期六的夜晚，他终于驻足在穿着红丝绒衣服，哼哼叽叽唱着华尔兹舞曲的拉·格莱达·加尔博的门前。这个女人望了他几分钟，然后简单地对他说：

“请进！”

他进去了并且跟她过了整宿。

现在瑞士人正在对他进行检查，这次在诊断上不存在任何可能性的错误。当那个穿着黑色衣服的人，用一种得意的自然声调喊了一下“朋友，这是一种梅毒性的溃疡”的时候，印第安人加维诺，把两眼瞪得大大的，是那么恐怖，就仿佛看到了一张死刑判决书一样。

他只好老老实实地听从瑞士人给他打针，上药膏。如果这

几天不出事，那就不会有大难了。有一个从多奥洛来的载重汽车司机给他捎来口信：

“格鲁西达跟你说，”这种刺痛他的话是以问候的方式说的。“正因为她已经知道你有了工作而且买了一所茅屋，明天她跟孩子们离开那里到这来。如果顺利的话，下星期日就到了。”

格鲁西达是他的妻子，孩子们是他的子女，和他一样是两个有点忧伤的小印第安人。加维诺听到了这个消息，既没哼声也没理睬捎信的人，他慢慢地进了茅屋，心情忧郁，这就是他的回答。

他坐在吊床边上，闭上双眼，双手托着下颌，胳膊肘拄在膝盖上，度过了一个多小时，也许是两个多小时。格鲁西达就要来了，她要遇到的是他那种令人恶心的溃疡，皮肤上的那些脏物，那种脓血。格鲁西达是他的妻子，过去花了多大的心血追上了她！为了战胜她得真正地爱她多少年！为了跟她生活在一起而且有孩子得需要多少次恳求！而眼下，她带着两个忧伤的小印第安人，三个人同骑在一条驴上就要来了，他大概没法对她说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他宁愿带着像一种甘蔗渣一样的干舌头永远作哑，也不愿意跟格鲁西达谈那件丑事，不愿向她说明那种乱来的肮脏。

但是，如果对格鲁西达什么也不说，那会更糟糕。因为那样将要使她染上糜烂的病毒。由于他们的亲吻，将会使她血液成脓。只要一想这种事，他苍白的前额就会一下渗出冷汗。但是，不可避免的是格鲁西达就来了。印第安人加维诺双手抱头，双肘拄膝，在他一生中头一次哭泣。

第二天，发现他躺在吊床上已经死去，在冷石板般的表情上，带着一种极度的痛苦。他早已吞下了瑞士人开的药品，砷、铋、水银，以及在药箱里所找到的一切东西。首先他得忍

受翻到咽喉上的一种苦味催吐剂，然后就像喷枪似的火燎烧着他的胃壁。他发出一阵阵盲目求救的喊声来驱赶痛苦，但是他又咬了咬嘴唇不喊了。他稍微安静下来，忍受着疼痛，挣扎着，直到死亡，才解脱了所有的苦衷。

地震仪在他眼前和周围的地方运转着，草原到处是人和喊声。人们很快知道了加维诺之死，整天地都在议论。有男女五十多人夜里去守灵，甚至包括可怜的格莱达·加尔博，对于那种不幸，她没有任何错。卢西亚诺·米扬用四个空箱子钉了一个匣子。一清早他们就把那具僵硬的尸体抬到那口倒霉的棺材里去了，与此同时，玛伊达姐妹扯着嗓门来唱赞美诗。

最大的困难是埋葬的时刻。泰勒未在场，而在瓦伦萨罗那，他因为一件极为重要的事被公司办公室叫走了。莱伊诺尔德负责勘查，他是营地的最高权威。传到他那里的一种消息是：

“印第安人加维诺服毒了，今天上午大家要把他埋葬。”

“不能埋在公墓。”他冷漠地回答。

公墓只不过是由六个普通死者用六个十字架标明的一个隔绝的庭院。但是莱伊诺尔德出身于一个有严格教养的家庭，对于他手下死去的人既不允许同情也不允许忘却。人们群集在尸体跟前，以工头卢西亚诺·米扬为首，一批人决定到帐蓬营地跟莱伊诺尔德商量，打算让他改变那个特殊的决定。但是这个清教徒很顽固：

“不准埋在公墓。公墓处在公司的地域之内，而我作为公司的代表，不允许把一个自杀者跟由于上帝的指意而死去的另外一些人埋在一起。”

大家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说法，甚至也不知道莱伊诺尔德信一种教，也从来没有看到他这么恼怒，正如挑水工邦丘·马尔卡诺没有礼貌地向他反驳一样：

“可是，公司是在干活当中指挥，并没在公墓中指挥。尽管公司觉得不合适，无论如何我们也要把他埋葬……”

莱伊诺尔德面色苍白，拒绝继续讨论。一个多小时以后他派吉耶尔米多·拉达和警察阿里斯门迪跟没走的十个人谈判，这十个人还在强硬的、郁郁寡言的呆在帐蓬营地的门口。

“你们需要知道，”随从者吉耶尔米多·拉达开始说，“你们有理由把死者埋在其他人埋葬的地方。但是这块地方尽管是一处公墓，可它是公司的产业。莱伊诺尔德先生的信仰是不允许把一个自杀者埋在公司的地盘里。你们需要明白……”

人们怨气冲天，表示不同意。于是必须由腰带前面挎着显眼手枪的警察内麦修·阿里斯门迪出来干涉：

“那么没有别的办法。这块公墓不属于你们而属于公司。而我，作为当局，在这里就是尊重每个人的财产和权利。作为当局我决定，把这个死人埋在其他地方。”

人们把他埋在远处的河边上。从多洛诺带来格鲁西达消息的、把印第安人加维诺尸体放在可怜的棺材里用他汽车运走的人，是同一个运输汽车司机，负责地震仪的四个小工陪着他，他们在一棵棕榈树下挖了一个坑。挑水工邦丘·马尔加诺在坟上给他插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用一棵栎树弯卷的树枝做成的。

就在那同一晚上，“的确是在那个时候，他并没有喝醉。”赛昆迪诺·席尔瓦在他那棕榈叶子和泥巴苇子墙的药房门口开始喊起来：

“打倒他妈的帝国主义！”

唐·罗伯特，这个有两米高，长着乱蓬蓬金黄色头发的德克萨斯钻井工人，靠在正听他说话并表现出惊恐的卢西亚诺·米扬跟前，怒吼了一声：

“打倒它！”

第五章　石　　油

13

离玛伊达住处五十步远的地方，仿佛是在栎树丛中盖了一间房子似的，出现了一台起重机。它是一个开始吊高的钢架，当把那些厚厚的水泥板在地上立起来的时候，大家的生活都围绕着这个光秃秃的钢架周围转了。除了习惯架钻塔的二三个当地工人以外，从苏里亚来了美国技术人员和钻探工人。头一个钻塔在大风中架起来。一队队的人或在钢架下面，或像猴子一样在那些至高点穿梭似的攀登着，昼夜不停地轮流工作。人们的耳朵听惯了从不停顿的柴油机马达沉重的浓浓声，有时好像是停顿下来了，实际上是不仅没有停，反而像是超过整个机械本身的巨大力量，更加有力的进行锤打。公司有了把握，一个巨大的石油盆地在大西洋沿岸，奥里诺格河的入海处诞生了，它宛若一枝长矛延伸在委内瑞拉东部的平原上。

地震仪的脉冲，地质学家们了解岩石无声心脏所使用的各种仪器，古生物学家在实验室进行古代蜗牛和化石页片的精确化验，所有这一切都指明了这个高原的深处，经过若干世纪又

若干世纪的演变，地下储存着满满的浆液。

“这个鬼地方多么冷！”唐·罗伯特用西班牙语高声喊道。

清晨三点钟，深更半夜轮到唐·罗伯特一伙人上班。对于公司来说，白天与黑夜，干旱与阴雨，平静与刮风都是一样的，因为钻探的工作一刻也不能停止。

“唐，你想喝杯热咖啡吗？”管子工拉蒙·瓦亚达莱斯问他。

在昏暗草原的蜿蜒去处，那个冒着亮光的钻井台，从远方看去仿佛是航海的灯塔或搁浅的桅杆船。在近处，唐·罗伯特宽宽的肩膀依稀可辨，面对木板栅栏站着，他是德克萨斯来的钻井工人，握住盘柄的舵手，使无数钢管上上下下的力量支配着，使钢质井台飞速旋转的有力发动着，由于旋转的动力，钻头渐渐打到埋藏石油的岩层之中。

“倒霉的风！”架子工格伊多·里瓦斯，张开双手喊了一声。

风像一匹咆哮的野马在草原上奔驰。风在千百次地怒吼，如同一艘船上紧绷的绳索丝丝作响，仿佛一群发狂的禽兽在嚎叫。

不让其它树木生长而让气流把那些矮小的栎树丛吹得七扭八歪的，无疑是风爪。

格伊多·里瓦斯，这个昨天小船的水手，今日钻机的架子工，顺着钻塔旁边的小梯子往上爬，由于被今日挡着寒风冲击的钢索所摇晃，他觉得比昨天更像是水手。风好像带着柴油机沉重的声音和烟尘刮来刮去，这使得他对管子工们断断续续的话语听得有些费解。

“Stop！（打住）”唐·罗伯特自言自语地喊了一句。

钻管早就被整个的打进去了，需要在顶端再给它拧一根新

的钢管。在地层深处最末的一根上，在那根带着錾子的钢管上再给些压力，使得它再往下打入三十英尺。

在钻井机的前面，唐·罗伯特用准确的动作要么突然把发动机刹住，要么把绳索抛出去让钢管立起来。

“好了！”管子工拉蒙·瓦亚达莱斯高声喊了一声，扬起他那带着厚厚油污手套的双手。

现在，钢管的木行架，那根长长管道顶端的中心轴整个地放在了空中，它像钻井塔脚手架中间的一个摇晃不定的钟摆抬起来。管子工拿着扳钳和铁钩熟练地来回移动，并且把探在平台上的钢管顶部起出来。然后他们准备把那根立起来吊在他们头上的新钢管连接好。

管道孔喷着灰色的泥浆，溅在工人们的鞋上。长着雀斑的美国管子工鲁宾逊，用两只胳臂抱住吊着一头的钢管，即将把它接上。就在这个时刻，弗朗西斯J·泰勒和卡尔莱斯·莱伊诺尔德在宽宽的黄色梯子最末一节一起露面了，这个梯子是从地面上架起来的。

他们清晨起来是为了观察一下工作的进度，而且是刚刚装扮好穿着干净的衬衫来的。

“导火线埋得有多深？”泰勒问唐·罗伯特。

“五千一百英尺。”

“你钻探要十分小心。”泰勒非常自信地对他说：“石油就在附近。”

卡尔莱斯·莱伊诺尔德在他背后笑了，他又回想起他对英国人的判断，尽管他那福音般的灵感怀疑英国人有了灵感是启蒙于托玛斯传教士，那就是：“发现石油的唯一不可争辩的证明是找到它。”

弗朗西斯J·泰勒大概找到了。谁能怀疑这一点呢？

14

一个宁静无风的晌午，蓝色的天空下点缀着几团绵羊毛般的白云，从马杜林飞速而来的一辆小轿车，在刹闸发出的吱吱声中，停在内麦修·阿里斯门迪屋子的对面。里面有两个表情傲慢、穿着黑色开司米衣服、三天没刮胡须的人交谈起来。内麦修·阿里斯门迪热心地凑到车窗前听他们讲话。

“是，我的将军。”其中一个人说道。

静了一会儿之后：

“那会怎样呢？我的将军。”

话说得有点口吃：

“难以置信！我的将军。”

然后，小轿车停在了帐蓬营地的前面，把汽油箱灌满，和来时同样的速度，继续朝着国家中部的目的地开去。但是过了两个多小时，在警察的门前，一辆卡车刺耳的喇叭声响了起来——这种喇叭昨夜已在库马那摘掉了——尽管内麦修·阿里斯门迪并没表现出那么惊讶，也没表示出那么恭敬，但和头一次相似的情况发生了。

“最好你们不要呆在这儿！”他劝那些逃亡者们。

有一个消息如星星之火在长满干枯针茅的地方燃烧一样，沿着草原四处传开。

“死了！”

“将军死了！”

“戈麦斯将军死了！”

吉耶尔米多·拉达在带干电池的收音机那里调了几个台，

这些台都有紧张的气氛和演说。这种情况给他提供了一个最完整的信息：

“戈麦斯将军死了，人们到处起义。看来加拉加斯有一场大屠杀。”

傍晚，从博利瓦尔市来了三辆尘土飞扬的卡车，满载着持三色旗的人，他们高呼：

“民主万岁！”

“打倒密探！”

除了警察内麦修·阿里斯门迪之外，大伙都凑到跟前去欢迎他们，尽管内麦修尚没犯任何罪行，仍然是一个爱管警察闲差的啤酒贩子，但他早已无影无踪了。

他们是港口工人，有学士学位的大学生，二三个刚从监狱释放出来的大胡子，一个年轻的神甫，还有在这次冒险中受到牵连的看样子有点害羞的神学院学生。其中有一位大学生，高个蓬头，两眼上面有绺黑色的额发，为了看清听众，他不得不用手掌把它向后梳了一下。他爬到钻井平台上向人群发表演说：

“残酷压迫我们祖国的独裁者死了，人民拥向了委内瑞拉的街头和乡村，决心永远恢复他们的权利和自由……”

一大批人静静地倾听着，甚至包括泰勒，莱伊诺尔德和其它美国人。

“正义的时刻来到了。戈麦斯分子的住宅被愤怒的群众占领了。囚犯们由人民之手解放出来……”

其中一个长满胡须的人追忆了他在监牢里带镣铐的岁月，说着突然停顿了一下，才又说：

“这个地方的警察在哪里？必须对他进行制裁！”

那时，泰勒先生上了钻井平台，站在一位大学生的旁边，用了一种从他当奥克拉赫玛大学学生时起没有使用过的有分寸

有礼貌的声调讲话，这种讲话只有在谦恭地回答教授们的时候才能做到。

“先生们，警察跑了。警察是这个地方，是这个劳动场合唯一的当权者（他朝着钻塔的铁架扬了一下手），我们其它人是一批技术人员，地质工作者和工人，委内瑞拉人和外国人，我们正在从事一种工业化的作业，根本与政治无关。尽管如此，如果像你们所宣布的那样，由于戈麦斯将军之死，国家将会获得法制和民主的话，公司将十分高兴地看到这次转变……”

之后，他以公司的名义，给他们三辆卡车免费提供了汽油。还有路上用的备用品：火腿，沙丁鱼罐头，饼干盒，公司的礼品。他如此这般献殷勤，并没有隐瞒希望看到他们继续往下旅行。他用一种轻松的笑声向他们告别，而且加入工人和妇女们当中一起奔跑，看着卡车尘土飞扬和飘荡的旗帜，直到“民主万岁！”“打倒走狗！”的喊声消失在远方。

工头卢西亚诺·米扬，药剂师赛昆迪诺·席尔瓦和挑水工邦丘·马尔卡诺大声谈论着来到拉斯·维耶纳的小酒馆里面，连喝三杯白酒，庆祝这个重大事件。

赛昆迪诺·席尔瓦进行了随意评论：

“当国家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摇动的时候，当独裁者死去肯定会改变我们历史方向的时候，这就是此地要发生的一切情况吗？”

而卢西亚诺·米扬把这件事放到了现实的地位：

“你希望发生什么事？只不过是用白灰和棕榈盖起来不到三十间少数简陋的茅舍，四所美国人活动的房屋，一个野营帐蓬和一座钻塔。你所希望发生的事是什么？”

卡门·罗莎充满无限的欢乐。她想到七年前大学生们穿过石砾的街道朝着巴伦盖义务劳动的情况。他们为了什么呢？她想到监狱里的，城堡里的，以及公路上的所有囚犯，正如黑色

额发掉在眼前的大学生所说的那样“是由人民之手解放出来的人”；她想到那些哭泣的而由于在那种时刻回来又重新向他们拥抱的妇女们。想到目前既操劳又高兴给回来的儿子做最喜欢菜肴的母亲；想到正在给等了很久之后已经恢复自由的男人抖动着铺上那些最洁白床单的妻子。她极力想忘掉去世的未婚夫赛巴斯迪扬的形象——赛巴斯迪扬没有死，也许他今天正在向人民发表演说并面对着呼吁正义的人们——，然而她大概不愿想到这些，因为无论如何，不要扰乱她在目光中流露的欢乐。

“劳驾，请给我来三杯白酒！”卢西亚诺·米扬重复说道。

卡门·罗莎斟了四小杯，用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微笑说：

“今天下午我跟你们喝一点。”

15

过了几个月，弗朗西斯J·泰勒倒下了。那个像起重机钢锤一样的人，那种垂直运动的力量，那个比地质学家更具有Pitcher（陶罐）风貌的大力士病得很重。当他双眼模糊，脊背内部剧痛的时候，就像砍了一刀，一种要栽倒的感觉使他身体摇晃了一下。

吉耶尔米多·拉达要喊瑞士人，但是泰勒本人阻止了他。

“看来很严重。”吉耶尔米多·拉达说。“必须到公司给他请一位医生。”

他两天未动，睁着双眼望着帐篷顶子，就在这个时候从卡里比多来了一位医生。莱伊诺尔德凑到他跟前问他的感觉怎

样，他几乎没有跟中国人阿尔福多和莱伊诺尔德说过几句必要的话。

医生终于来了，拿着他的黑色小箱子和听诊器，检查了一个多小时。

“不能呆在这里了。”医生下结论说。“应当跟我去住院。”

就在同一天下午，一辆笨重的黑色小轿车把泰勒带走了，他靠在大垫子上，汽车以一种老牛车的速度，在坑洼不平的地面上颠簸着缓慢开动。

对工头和工人们说的很简单，泰勒走是因为需要休息。但是大家都猜到这不是真的，而且估计他快要死了。否则他绝不会去请一位医生，也不会躺在垫子上，更不会坐在那辆慢慢腾腾的轿车上走得那么费劲。

“多么稀奇的病啊！”拉斯·玛伊达大姐说。“他早就在一个野蛮的国家把病传染上了。”

“他一定出事了！”在她旁边的赛昆多·席尔瓦解释说。“他不可能工作了，因为泰勒先生脑力劳动过度紧张，就好像人是一台机器，而不是一个人似的。他一定出事了！”

大家把泰勒带到一所医院里关了起来，无疑，他要在天上的闪电和修女的祈祷之中死去。而在第二天，恰恰就在第二天，作为寂静草原的一件无法解释的具有讽刺意味的咄咄怪事，正是一号办公室油井出油的时候，正是工程的指挥者弗朗西斯J·泰勒以命名为一号办公室油井这种方式给公司打报告的时候。

正轮到唐·罗伯特一伙人白天一班干活的时候，事情发生了。下午二点，在阳光的照射下，人们汗水淋淋，清风吹过，颇有轻松之感。六月十六日这天，是卡门圣母玛丽娅的纪念日。钻井工人一直观察仪表指针的颤动。管子工穿着雨鞋，撑着身

子拿着大铁钩和大铁钳，把一根管子顶部起出来，一股又黑又稠的液体，一下从钻井台孔里喷出来，从头到脚淋了他们一身。什么事也没发生，因为弗朗西斯J·泰勒事先有所注意，石油的钻探十分周密地进行着，采取必要的审慎措施是为了避免一场油喷突然爆炸而把那整个的钢架，如平台、井塔、管道、工人都抛向天空。

就这样，一个重要的事件终于发生了，它用金字镌刻着六月十六日，它是卡门圣母玛丽娅的纪念日，这个日子刻在了公司股东们的心里。那条埋在原野洞穴中有千百万年的巨大黑蛇被打到6184英尺深的钻机刺破了，它那些巨量的油浆如同一种黑色的棕榈树，在阳光下自由的喷洒着。

唐·罗伯特把机器停下来。现在工地上的临时头头卡尔莱斯·莱伊诺尔德很快就到了。还有不值班的钻探工人，工程师和吉耶尔米多·拉达。卡尔莱斯·莱伊诺尔德用双手捧了一下流着的石油，仔细地闻了闻，他早就猜到这种石油是优质的而且要比马拉开波湖的石油卖更好的价钱。这点是弗朗西斯J·泰勒曾经预料到的。

人们一批批的聚集在井台上，围着正在滴嗒滴嗒流着沥青的油管。

工程师，钻探工，管道工，架子工，机械手，还有一位正在帮助把化学品掺在搅动稀泥里的小伙子，他们都庄重地站着不动，都觉得这个时刻很关键，就仿佛要留张照片似的，确实，值得一照。然而，卡尔莱斯·莱伊诺尔德却埋头在一个黑皮文件夹里专注于钻探的深度、日期和出油的准确时间。

之后，轮到了另一批人当班，原先那些人慢慢地从钻台上下去了。唐·罗伯特把粘着灰泥浆和黑油渍的工作服脱掉，决定一醉方休。但这并不是为了庆祝一号办公室油井出了石油，因为出油的结果，没给他带来什么运气，钻井工人的工资也没

得到改善。他醉倒了就是不再继承像弗朗西斯J·泰勒那种前所未闻的垮台情况，恰好就在那同一时刻，一条埋在地下很久很久的巨大的黑蛇，遇到了一条把它引到阳光之下的长长管道。

当唐·罗伯特沉醉的时候，并没发生常见的那种举止失常的情况，他只说了一些荒唐的话。

“我亲爱的长雀斑的鲁宾逊，您的管子工、钻井工人唐·罗伯特，这伙海盗的头头弗朗西斯J·泰勒，我们为了什么效劳呢？那座钢塔，那个6184英尺的管道和那个旋转、旋转又旋转的钻台为了什么效劳呢？这个充满石油的草原为了什么效劳呢？我们像猎狗那样找石油并且已经找到了它的人们为了什么效劳呢？弗朗西斯J·泰勒为了什么效劳？”

长着雀斑的鲁宾逊一口一口地喝着温热的啤酒望着他没有回答。

“长雀斑的鲁宾逊，一切都服务于同一个目的。今天晚上一封带有数字的电报将会拍到比斯普洛克，明天公司的活动会有高潮，公司是什么东西？公司是谁？公司股东们这个时候干什么了？您和我，有脱皮的两只手和劳累的腰背，我们正在没有树木没有女人的一个草原上喝着热啤酒。至于泰勒，正死在一所医院里。您不明白吗？”

的确，长雀斑的鲁宾逊没费多大劲就弄懂了这么多的傻话。

“唐，您老老实实喝您的啤酒吧！”他最后说道，“您别说傻话了。”

第六章　拉·格雷塔·加尔博

16

“昨天晚上又来了两辆卡车。”唐娜·卡尔梅莉达说道。她在杂货店柜台后面恐慌不安地走动着。

不是原来那个杂货店了。卡门·罗莎早就用一个结实的硬木柜台代替了那个摇晃的临时家俱。（柜台的硬木是从圣·马努埃尔的莫洛丘·阿莱格里亚·德尔·巴霍带来的用木心制做的）在一些比较固定的货架上挨个摆着贴有雏鸽啄食标签的奶瓶，或是有一条蓝鱼跳水的鲑鱼罐头，或是各种颜色的饮料瓶，绿色的柠檬，金色的橙橘，红色的覆盆子。在刷了白粉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里边铁篦子上面装着六瓶啤酒的冰箱。此外，地面是水泥的，不像六个月以前是泥土地面。

“每天都有很多的人来。”卡门·罗莎回答。“好像全国已经知道了美国人在这个被抛弃的草原上找到了石油。”

“好像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了。因为从哥伦比亚也来人了，还有从库拉沙奥和特里尼达来的，从英属圭亚那来的。”

“还有中国人，没有人知道是谁和从哪里给他们带来的苦

力。”

“女儿，大概是坏人。大伙都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他们。”

“像任何地方一样，哪里都有坏人和好人。正如我们来的时候大家看我们那样，大伙的眼睛也看着他们。”

“女儿，我怕他们有人爱上了你。”母亲说出了心里话。“总之，我们只不过是两个自身难保的女人。你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此地不可能有另外一个了。”

卡门·罗莎笑起来。

“我们也不是在密林里或是在沙漠中，这里有位新镇长，他是法律的代表，有归他指挥的三个警察。有工程师、职员和尊重我们爱护我们公司的工人们。而且有欧莱加里奥，他像一条忠实的狗一样日日夜夜照顾我们。”

“女儿，愿上帝保佑我们。”

“妈妈，愿上帝保佑我们。要是真的，”卡门·罗莎半开玩笑地继续说道，“有某个人爱上了我，也没有什么奇怪的，然而现在还没有人爱……”

“看你，你这么说，确实是有了。谁爱上你了呢？”

卡门·罗莎又爽朗地笑起来，并且用一种装模作样开玩笑的表情朝前涎了涎脸，指了一下一个偶然路过门口，肩上扛着大篮子的人，他那双黑色忧伤的眼睛和那对称的八字胡朝着她扫了一下。与此同时，他以尊敬的态度低声说着：“晚上好，晚上好！”尽管那时还不到下午三时。

“土耳其人阿维里诺？”唐娜·卡尔梅莉达啜泣说。“哎呀，我的妈呀！一个土耳其人！”

“土耳其人有什么关系？他是一个结实、勤劳的年轻人，有一双忧伤而又非常漂亮的眼睛。此外，你是基督教徒，十分清楚土耳其人有跟我们完全一样的一颗心灵。”

“可是，我并没有否认他的心灵。”母亲越来越焦虑地反驳道。“尽管如此，正因为我是基督教徒，我不可能好好的看着一个异教徒，一个信别的宗教，信别的神的，有其它习俗的人来爱上我的女儿。”

卡门·罗莎第三次笑了。

“劳驾，妈妈，不管您怎么想，我决定明天在街角的清真寺跟土耳其人阿维里诺结婚。我只说他爱我，似乎是这样，也许我错了。因为爱一个女人并不犯罪，而是相反。因为我感谢他，我就同情。这就是全部情况。”

情况并不如此。卡门·罗莎不能不冒着让可怜的老人吓死的危险给母亲述说其余的经历。她并没有涉及可敬的忧伤的土耳其人阿维里诺，因为他从来没有长久地望着她，从来没有给她用玫瑰纸包装的小礼品并有时叹息地说这样的话：“卡门·罗莎小姐您会知道我正在想的事，请允许有一天我全说出来。”她涉及的是独眼龙蒙特罗，因为他找个借口，一次又一次到店铺的对面，因为当她买东西的时候，他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跟着她，他望着她，在那只健康的眼里，一种肮脏的火焰在燃烧，当黄昏时刻她把店铺的门关上的时候，他躲在街角的暗处，窥探着她的活动，注视着她的身躯，打听她的行踪。

“你看！”母亲喊了一声。

三辆大卡车慢慢地穿过店铺的屋角，一辆接一辆，缓缓地开到远处。它们是双轮大卡车，装着一些新的材料来到村镇，这些新材料是建设钻塔的钢梁钢柱，打井的黑色长管，装备油罐的铝板，还有吊锤，铁钩，螺钉和摇柄用的缆绳。

“整个草原都会是钻机。”唐娜·卡尔梅莉达说道。

在大卡车的后面，跑着光着身子的孩子们和得了佝偻病的一群狗。

17

就在那时，从卡车扬起来的尘土中，一个特别意外的人物出现了，并且出现在她们面前，他是一位神甫。是一个穿着崭新的长袍，长得胖乎乎的神甫，由于刚刚刮了胡须，脸颊上显示出一种严肃的神态。他突然扎进了店铺利落地说道：

"圣徒们！上帝赐你们午安！"在那些聊天人的口哨声和闲话当中，母亲和女儿明白了这位来者是出生在西班牙刚刚到这个国家的人。

"神甫，午安！"唐娜·卡尔梅莉达如同牧人赶着欢快的咩咩叫的绵羊一样，毕恭毕敬地迅速向前回答。

"神甫，午安！"卡门·罗莎补充道。她们并没有像接待任何一位顾客一样，从杂货店柜台后面接待一位上帝职称的人。她们把他引进附近的一个小房间，那是由过去的卧室改造成的接待室。在一个放着花瓶的小桌周围，是绿漆相间的木质家俱，每个椅子背上罩上了白色的小套巾。

神甫坐在了靠背椅上，母女俩坐在沙发那里，几乎是坐在沙发边上准备听他讲话。但是这位胖男人累得没吭气，喘了一会儿，把瓦形帽放在屋子当中小桌上的花瓶下边，从长袍边上掏出一块手帕。

唐娜·卡门梅莉达不由自主地开始说起来：

"我们猜您不是过路而是留下来了。您知道这个地方非常需要一位牧师和一所教堂。没有人给孩子们洗礼，没有人给夫妇主持婚礼，没有人给将要死亡的人祈祷。我们大家的生死都要犯弥天大罪。"

“我想留下来，夫人，我要呆在这儿。”神甫擦了擦他脖子周围沁出来的汗之后回答说。“教会最高当局派我来这个地方，我希望上帝照耀我的步伐，帮助我保护您所说的那些误入歧途的灵魂，帮助我把他们从永恒的火焰中拯救出来。”

卡门·罗莎并没有感谢他所提到的永恒的火焰。她没有忘记村子里的老共济会员，卡拉塔亚先生有一句不礼貌的话：“有两种神甫：一种是寄托于天的神甫，这是一般的，他们有时可能成为好人；而另外一种是以地狱来威胁的人，他们是一群邪恶者。”

“我刚到，我看望她们的时间不长。”神甫继续说道：“因为玛伊达姐妹，是实心实意的天主徒，（他发心字截塔音时好像把字锯了两段似的。①）她们总劝我让你这么做。”（他发让字塞音时好像是一个截塔②）

“您什么时候做头一次弥撒呢？”

“下星期，如上帝愿意的话，在玛伊达姐妹的住处，在那里我们临时准备了一张简单的供桌。为上帝服务，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对吧？”他一笑就露出了两颗金牙和沾上尼古丁的牙齿。

他早就恢复了疲劳离开了日光照，到了屋檐荫凉下，舒舒服服地靠在绿色的安乐椅上。现在他一个人流畅地传着教。卡门·罗莎给他带来了一瓶冷饮，他把它呷下去，就仿佛喝了一盅好酒似的。他告诉了他的名字，而她们并没问给她们服务的托莱多神甫——彼得·弗朗西斯·托莱多。他讲述了劳乌德斯圣母的一个美丽的奇迹，这使得唐娜·卡尔梅莉达纯朴的明眸湿润了。他决定最后了解一下食品和必须品的价格。

---

① 西班牙文cozazón，其中z的字母念zeta，或zeda。

② hicicza中c字母应发ce音，而发了截塔zeta的音。

“这个地方一公斤肉多少钱？”

“一位厨师每月赚多少？”

“哈瓦那雪茄烟很贵吧？有哈瓦那雪茄烟吗？”

“可以租一间便宜的房子吗？”

她们把他送到旁门那里，门是朝街角边上开的。在房子里面并没有从前那种可怕的茅厕，而是卡门·罗莎为打破一种传说热情盖起来的小花园，根据有关拉·梅莎·德瓜尼帕的传说，这里只能长草和栎树丛。然而红色的Cayenas早已扎了根，土耳其人阿维里诺从远方给她带来的柠檬正在两柞大的地上长起来，三棵香蕉树伸开它们宽大嫩绿的叶子，这种叶子不同于栎树丛那种深绿。一种玫瑰花，就是那种玫瑰花，它初放着黄色的蓓蕾。

18

“提布尔修，你告诉独眼龙再喝一杯啤酒和一杯白兰地！”戈伊托·里瓦斯从三张小桌的其中一张桌子那里高喊道。

提布尔修是劳斯·嘎卡玛部落的一位可爱的印第安人，大伙给独眼龙蒙特罗带来的礼物好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破烂货。提布尔修找饮料喝，玛丽娅·波伊多把胳臂搭在她同桌伙伴的肩上，因为戈伊托·里瓦斯，这个架子工，纯粹的玛格丽塔人，当他喝醉的时候，要付给她跟他平时睡觉的两倍的钱。

“你们知道拉·格雷塔·加尔博回来了吗？”在另外一张桌子的玛丽娅·戈伊娜说了一声，她坐在挑水工邦丘·马尔加诺和一位名叫莱奥诺尔的没有化妆的姑娘当中，大伙还没有给这位姑娘起绰号。

与拉斯·维耶纳的杂货店和赛昆迪诺·席尔瓦的药店一样，发觉独眼龙蒙特罗的酒店有很大的进步。

从前只有两间硬土地面的屋子，现在有单独用水泥铺地的客厅。独眼龙为了拓展他的生意，早就不要他的卧室了。当玛丽娅·波伊多床上没有来客的时候，他跟她睡在一起，或者跟不怎么爱他的玛丽娅·戈伊娜在一块，既使她当时被人占有着。或者当两个女人星期六夜晚找丈夫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吊床挂在酒店的两个叉形支架中间。

“再给我来点啤酒！”唐·罗伯特从第三张桌子那里吼了一声。他今晚的活动，没有欢乐的伙伴相陪。

现在女人是七个，她们当中有一位是法国人，这个人确实有点老相，但她是非常时髦的法国女人，名叫苏姗娜，享有非常聪敏的盛名，因为她早就会用沥青在她睡觉的泥巴苇子茅屋刷白的墙上描写着有这么几句话的黑色字母：**苏姗娜有一个秘密**

秘密在小说里是不能述说的污秽之事，但是确实由于泄露它，她得到了三十个博利瓦① 。每个晚上有五六个好奇的人坚持来破此谜，只要他们一个挨一个排队进去的时候，她没要更多的媚态，就使得他们得到欢快满意地出来。

“你瞧！亲爱的！请你告诉米兰狄达让她也碰着点！”玛丽娅·波伊多在一扇小门那里要求道。

瓶子并没有像从前那样在角落里散放着，而是摆在独眼龙手够得着的一个货架上。老板不离开柜台，而是当二三个酒鬼拳击殴斗的时候，需要拼命地把他们拉开，别让他们把家俱和杯子打坏了。酒店明显地使独眼龙的生意兴隆起来，使得他借出四个银币让人们日付五个银币的买卖繁荣起来。由于这种兴

① 委内瑞拉货币单位。

旺，他在瓦伦西亚买了一台旧球台，现在正等着到货了，货一到就把它安装在靠斗鸡场跟前房后边的一个简陋屋子那里。

“他妈的提布尔修，我半小时前就告诉你再来些啤酒！”唐·罗伯特红着脸急着坚持说道。他就仿佛到了达拉斯或休斯敦一个真正酒吧里似的拍了一下手。

米兰狄达开始用她的曼陀林琴弹奏玛丽娅·波伊多要她弹的狐步舞曲，而她从来也不会弹。因为她的手一直在弹华尔兹舞曲和进行曲。拉·格雷达·加尔博头几个曲子就跳起来，其它女的上前对她表示奉迎。

“你真棒！”

“你变了另外一个人！”

拉·格雷达·加尔博穿着箔片闪闪的黑色服装，含蓄地微笑着，并且好几次无精打采地吻她的老朋友。她早就回到一号办公室，真的成了另外一个人。但是这个特殊的人，她脑海里没有忘掉瑞士人给她治疗的那种折磨人的情景，她躺在一个吊床上，两条腿叉开，为了使自己喊不出声来，牙咬在吊床的绳索上，尽管如此，她还是不知羞耻地喊出来了：

“哎！我的妈哟！”“我快要死了！”“我快要死了！”

米兰狄达，这位乐师，那时候也病得厉害，双腿由于浮肿都变了形，他几乎像一具尸首那样苍白，几乎像一个骷髅那样干瘦，他身患肝硬变病，躺在附近屋子里的吊床上。米兰狄达用粗野的咒骂声来对付那个哀怨女人的喊叫声：

“鸡巴格雷达·加尔博，你别闹了！你还没要死呢！你还在治疗，你还继续卖淫。快要死的是我，你这种尖叫是不让我安静地死。”

两个人一个也没有死，因为那天夜里可以得到证实，米兰狄达又喝了烈性酒，又在独眼龙的酒店里弹了他的曼陀林琴，大概没过多久，大家就都知道了。拉·格雷达·加尔博则相

反，她坐在一辆载重卡车上，匆匆地跑到波利瓦尔市，接受一种治疗，而现在她回来了，正如米兰狄达所预言的那样治好了并且仍在担惊受怕的继续干她那卖淫的勾当。

只要跟她睡过一次觉，那种可怕是多么令人烦恼，以致不会再有一个男人找她。因为头一次机会，当来客光着身子，穿着裤衩，快要吐一口粗气把蜡烛吹灭的时候，拉·格雷达·加尔博带着水汪汪的双眼偎着，以恳求的语调对他说：

“你真的不会让我得病吧？我的宝贝你没病吧？”“你要为你的小妈妮向我宣誓……！”

在那种情况下，没有人高兴宣誓。

第七章　卡尔莱斯·莱伊诺尔德

19

“88！”托莱多神甫唱道。

卡门·罗莎和唐·罗伯特用玉米粒在他们各自的盒子里作了88的记号。

八个人挨着拉斯·玛伊达的客店坐着，六个人坐在小凳上，神甫和唐娜·卡尔梅莉达坐在皮椅上，两盏电石灯在八个人的头上放出绿色的光芒和难闻的臭气。唐娜·卡尔梅莉达没有赌博，而是耐心地等待在赌局当中暂停一下以便说会儿话表示她的忧虑。

“两只鸭子！①”神甫用一种给死者作弥撒那种固有的重鼻音说道。

玛伊达姐妹俩交换了一下眼色和笑意。一谈到2分这个数字时，托莱多神甫早就学会了说“Los paticos”，尽管他还不会发Pafifos，而不是paticos的时候。

① 指2分。

"你好好的推到那个球孔里去！你们一个也没给我算。"赛昆多·席尔瓦表示抗议，为了试试他的倒霉运气，他用没装玉米的纸盒扇了扇风。

托莱多神甫很高兴，用手在布袋里来回搅动了一下，好让小木球相碰，然后像用镊子一样，小心翼翼地取出来。

"整7个！"他唱起来。

"中彩！"刚刚被任命为这个居民区的镇长瓜尔贝多·格瓦喊道。他接连搞这种活动是为了收取与他职务相称的普通七块钱的税。

唐娜·卡尔梅莉达利用这个间隙不断地抱怨道：

"你们来了一大堆少有的人，你们哪赚钱哪干，有时还似乎带着一种谁欠了你们的脸色，门撞门，就好像跟邻居斗气似的。"

"唐娜·卡尔梅莉达，你别担心，"小拉斯·玛伊达回答说，"我们来的时候，也是哪赚钱哪干。另外，坎达乌拉人已同意给你们那排茅屋起上坎达乌拉街名。我们有了两条带名的街道，你们觉得怎么样？"

每个人早就把纸盒放到手够得着的地方，放在大概可以记数的玉米堆下面。神甫一个接一个的把小木球重新装到卡其布的空袋里。

"我的天哪，人还会来的！"唐娜·卡尔梅莉达唠叨地说。"各式各样的都有！"

"这点你说的有道理。"那个大的玛伊达支持她的说法。"我认为有的地方监狱已经倒空了，好让我们进到里面去。"

"因为人们想象石油满街流，有心人用加拉巴木果壳把它收起来，把他个人的仓库充得满满的，然后就可以成为富翁。"钻探工人唐·罗伯特说。

"最糟糕的，"镇长终于说道，"是我只有四个警察和一个

关罪犯的牢房。”

“47！”神甫高声喊道，新的一局赌博早就开始了。

“如果镇长这次抓彩再赢了”赛昆多·席尔瓦低头跟卡门·罗莎小声说“是因为宗教与国家之间是欺骗性的勾结。”

卡门·罗莎大声笑起来，六张惊奇的面孔都转而朝向了她。

“72！”神甫唱起来，就在那个时候，他喊了一嗓子，大概怕姑娘笑他那种在教堂里唱诗般的正经样。

唐娜·卡尔梅莉达没注意纸盒子里的数字，也没注意神甫的视唱和那些小玉米粒，她想的是要建一座教堂。到现在为止，托莱多神甫不得不在拉斯·玛伊达的家里作弥撒，他把玩彩的同一个客店变成了祭坛，或者他在帐篷附近，在美国人竖立的一块水泥板上面的木头十字架下作弥撒。至于忏悔，在露天里，在拉斯·玛伊达院子里唯一的一棵干枯的橘子树荫下进行。

“圣教徒们！”神甫高声喊道，他得意的把一个新名称按在赌博的传统黑话上。

但是赛昆迪诺·席尔瓦抗议说：

“教徒们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最好请你给我解释一下，因为我不懂。”

“十二，孩子，十二，教徒就是十二。”神甫笑着回答说。

“包括犹大。”赛昆多·席尔瓦狡黠地吼了一声，他拿着放在最近处的玉米粒，从一开始就瞄着他的十二。

当神甫唱“基督的年纪！定33！”的时候，唐娜·卡尔梅莉达晃晃悠悠打瞌睡。

镇长瓜尔贝多·格瓦又一拳打在桌子上，喊了一声：

“中彩！”

电石灯的灯光开始微微眨眼，赌博暂停。唐娜·卡尔梅莉

达于是谈到对她们来说十分需要但尚不存在的教堂。

她寻求托莱多神甫和镇长的太太玛丽娅·埃都维赫斯·德·格瓦给予尽快的支持。镇长的太太是一位穿着黑色衣服的胖女人，到那时候她还不会生活，每当她丈夫高喊中彩的时候，她只知道高兴的笑，因为人们一到家里来，她首先想到的是想法赚所有人的钱。

告别的时候，他们拥挤在客店的墙跟前，在月光下这些人都变成了投影图像。托莱多神甫大概跑到公司那要了点钱和一些建筑材料。唐娜·玛丽娅·埃都维赫斯·德·格瓦大概像乞丐那样挨户敲门，在整个居民当中组织募捐，在公司存放衣服的格子架那里，她大概上前和工人们进行了攀谈。六个月之后，一号办公室大概会建成水泥和砖瓦材料的教堂，那里会有一个木质的上帝像放在大供桌上，黄色的风铃草和枝条上白色的晚香玉即将盛开怒放。

唐娜·卡尔梅莉达专心的倾听着，她那胖胖的脸庞上挂着一种满意的亮光。就在那个夜晚，当她在卡门·罗莎给她买的那个帆布弹性床上准备入睡的时候，（买那个床是为了不让她像印第安人那样睡在吊床上）一股熏香的气味和一阵格洛里亚的钟声①使她渺小的灵魂昏昏睡熟。

20

玩彩的几局赌博也使得卡门·罗莎和唐·罗伯特成了朋

① 〔注〕基督教以拉丁语Gloria格洛里亚为首的赞美诗或颂歌。

友。德克萨斯钻探工人显然打算像家乡人那样来款待他们，而且想尽量适应他们的习俗。他讲一切话都尽力用拉丁美洲土语，可是，他那种拙笨的语言分不出好坏话来。当他喝得超过六杯白兰地的时候，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唱We have no bananas today，（今天我们没有香蕉）而是像一只蚱蜢似的拖着las erres，唱起来卡门你十六岁的姑娘，多漂亮！多漂亮！此外，唐·罗伯特在坎达乌拉路上，几乎快到坎达乌拉市的时候，有一位未婚妻，他坐着一辆谁也不知道他从哪里买的只有框架的福特汽车，每个星期天都去看她。不知在哪天他就要跟她结婚，尽管姑娘怀疑这个美国人爱她是为了消磨时光。然而，他结婚是打算改良德克萨斯的人种，依唐本人实实在在的意见看来，德克萨斯人正在从兰眼睛和兰眼睛的交替中蜕化下去。

唐·罗伯特星期一受累了，因为钻头碰到了像生铁似的一块岩石上，他要爬到所有的管道上边去，用一根像碾核桃一样碾石头的特别好的钢颌把那个钻头换下来。唐声嘶力竭的喊一个新到的管子工，这个人正在晃动着的钢管中间，冒着会把脑袋挤碎的危险缓慢地挪动。唐下午六点到了家，两只吃苦受累的胳膊和嗓子里的那种干渴劲，由于喝了凉啤酒得到了缓解。

他穿着洁净的衬衫，靠在几乎没有超过他膝盖的卡门·罗莎的柜台那里，当她倒啤酒的时候，为防止啤酒沫溢出来，他把酒杯放低了。

“唐先生，工会是怎么回事？”那位女人突然问道。

这个金黄色头发的大个子，吃惊地摇了摇头，直瞪瞪地看着她，没有作答。

“因为镇长，”她解释道，“有一天晚上当着我的面对托莱多神甫说，发现了要求工人组织工会的一些油印传单。他还对她说，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有这种混乱的局面。”

"唐的父亲知道很多工会的事。"唐·罗伯特十分平静地说起来，"然而，实际上他这种知识给他带来非常坏的结果。甚至像一个强盗似的他们把他三次关在监狱里。头一次在芝加哥是为了抗议西班牙枪毙一位菲雷洛先生，您想象得到吧！"

"但是您并没跟我说工会是怎么回事。"

"第二次他们把他抓起来，当时唐十五岁，正在学习中学课程。"这个德克萨斯人没理她，继续说道，"唐不像对棒球那样对学习那么感兴趣，因为确实他曾像一个疯魔似的打球，每当他打球的时候，学校负责人紧跟着就对他说：'唐·罗伯特您快要参加到第一流的社团里去了'。"

卡门·罗莎依旧不明白什么是工会。

"请再给我来一杯啤酒。"罗伯特紧接着说。"唐没参加到一流的社团里去，因为当他父亲被抓起来的时候——这次是由于抗议在法国一位华莱士先生被杀害的原故——他失去了基本的支持。您认为怎么样？唐离开了学校。为了给他妈妈赚点钱，开始在一个酒馆里干活，他学会了倒啤酒和准确地掷捧球。"

"他父亲囚禁很长时间了吧？"

"当把他父亲放出来的时候，这位老人感到气愤，因为唐早就放弃了学业。他把唐送到了另外一所学校并且逼着他中学毕业，与此同时老人如同一匹练就的马汗水淋淋，花了这么大的代价高声讨论着其它国家的政治。现在他义愤填膺地谈到**帝国主义战争**，妈妈和唐知道他又快到监狱里去了。"

"当唐获得工程师文凭的时候，老人去世了，不久，可怜的妈妈也死去了。唐穿著打扮十分讲究，在豪乌斯顿事务所制图，他有一个名叫阿莉赛的未婚妻，每个星期天都跟他去看电影并且在暗处甜蜜地抚摸着她。那时，人们对他说一个石油钻探工人比在露天作业的不带领带的工程师多挣两倍的钱。而像

唐这样的人不是傻瓜，他当了钻探工人。”

他一口气喝了半杯啤酒，终于决定回答卡门·罗莎开始提出来的问题。

“维耶娜小姐，工会就是劳动者们组织起来的委员会，是为了维护在公司工作的主人翁的利益。”

他把喝啤酒的钱付了，用一块桌布大小的围巾把脖子上的汗擦干了，补充说道：

“在争执当中，它几乎总是胜于公司。”

唐从门口出去，为了防止碰在门楣上，低了一下头，他对她提出一个要求：

“如果镇长说的那种传单落在你手里，请你给我留起来看看它。你不要相信唐打算加入工会。唐不是疯子。纯粹是出于好奇。”

21

星期六的深夜，漆黑的草原上，有四五盏煤油灯在闪闪发亮。其中一支灯光闪烁在独眼龙蒙特罗的酒店里。在一个绿色台球桌面的边角上，滚动的不是象牙球，而是一对骨头骰子。那天晚上，来自巴塞罗那的，博利瓦尔市的，甚至来自萨莫萨拉的赌徒们都来下赌注，而且第二天来斗鸡。

“我跟您赌！”蒙特罗高喊道，骰子顺着整个台呢滚动，一直碰到了台球案子的边上，又回碰了一下停下来，同时亮明了是两个幺点。

蒙特罗头一次输了。他并没有跟他那背时的命运较量。相反，他只好老老实实的在少量金额上冒险。在其它人下破产赌

注的时候，他一反常态，玩小头的而且决定小心谨慎的赌。那天晚上，从独眼龙搓捻的骰子中，连续三次，都没跳出一对六来，这使得他在某些令人惊奇的侥幸者们当中晃动骰子只倒六个点的狡诈赌徒们中间有了名。

“怎么赌？”邦契多·伊诺赫沙一边在左手里搓着骰子，一边打听。

独眼龙蒙特罗并没有忘记，就是这个邦契多·伊诺赫沙，有一次朝着一位法国橡胶工人的男汗衫上的几乎同一个地方开了三枪，因为他用组合的骰子给他亮了一对五。这件事发生在瓜西巴狄，而法庭根本没给他判处死刑。

另外点着的两盏灯是古巴女人做生意的场所，她是一位生在加鲁巴诺的女子，由于有一个到处陪着她的粗野的古巴男人，人们都这样称呼她。这个古巴女人带着她的野男人和四个外貌不太好的妓女挤在一辆轻型的载重汽车上刚刚从拉·克鲁斯港来，而且装饰了夜总会——她叫它夜总会——这不是为了跟蒙特罗先生竞争——她称呼他蒙特罗先生——而是因为一号办公室早就这样认为，要是再出现三个酒店，顾客就没那么多了。

星期六那天，蒙特罗把小酒店的房门关上了，目的是专门让给掷骰子的赌徒们，他对女人们说道：

“最好你们到古巴女人家里去。”

大家听了他的劝告，一窝蜂的把水泥地面的小院子挤满了。

古巴女人早就把丝织的小红灯笼挂在多节的栎树树枝上。米兰狄达，不幸的米兰狄达还活着！他在曼陀林琴奏着华尔兹舞曲和进行曲当中，以感人的精力陪伴着古巴女的野男人菲力多，这个人正弹着吉他，唱着“如果你想多玩一会儿，你就买一小包花生米”的歌。

二十步开外，在古巴女人的灯光照不到的昏黑的地方，有两个人在小声密谈：

“特拉古拉，事情很清楚了。我们把蜡烛给他放在营地附近的一间屋子那里，当瓜尔贝多·格瓦的四个警察跑来把它扑灭的时候，我们巧妙地溜进镇子另外一个角落，土耳其人萨莫埃尔的小五金杂货店里。”

特拉古拉，秃头，尖下巴，他活动了一下巨颌表示同意。

“这个土耳其人把一块好丝巾藏了起来，因为他既没有把他的雷阿尔[1]给一个银行也没有从套子里拿出来！”

“好，你要注意那件事。把煤油瓶和火柴带着，选择一间非常干燥的茅屋，浇到屋顶上，把火给它点上。我在你知道的那个土耳其人的杂货店跟前等你。”

“就这么办，阿卡丘。”

当他把煤油洒在干枯的棕榈叶子上，把点着的火柴挨近它的时候，一种骤燃的火苗在拉特古拉的面前跳动起来。火光映红了黑暗的峡谷。睡在茅屋里的人高声呼叫，惊醒了周围的邻居。

“救命呀！”烟火之中有一位妇女高声喊叫。她的哭声像一个瓮碎裂了一样。她的女式长衫上撕了一道缝，使她半个臀部裸露出来。

两个光着身子的孩子，披着破长衫，惊吓得哭哭啼啼。火势越来越猛，而那个女人并没有注意自己的身体处在裸露的状态。

丈夫挨门挨户的喊叫：

“请快报告镇长去！”“请帮我往屋顶上浇水！”“我的

---

[1] 雷阿尔（real）西班牙和拉丁美洲某些国家的辅币名，有银质、镍质的，币值因时代变迁和地区而不同。

小孩子被火烧了！”

瓜尔贝多·格瓦带着他的四个警察终于来到了。特拉古拉和阿卡丘就在这同一时间之内把钱柜和土耳其人萨莫埃尔的一部分商品盗走了，这位土耳其人在听到打断他睡觉的某种声音的时候，他并没有像一条在拖网中被捕获的鲸鱼那样咆哮。

警察，邻居和钻井工人们扬起水桶往火焰上浇，同时拼命地把附近的小茅屋都拆掉，以便防止大火燃遍整个草原。古巴女夜总会的那些女人浓妆艳抹，穿着各自喜好的衣服聚集在一起来看这个场面。卡尔莱斯·莱伊诺尔德先生这时也突然地到了，他禁欲超过了五个多月，也许由于这个原因，那天燥热的夜晚没有睡着，而是在他那运动床上双手倒叉枕着脑袋，抽着烟斗，以他们那种清教徒的思维方式想着这种不可容忍的行为。他终于发现离营地二百米远的地方突然点着的那支蜡烛，他不加思索地朝那里走去。

卡尔莱斯·莱伊诺尔德穿着橙黄色的运动衫，白晰皮肤，带着钻井帽，提着一个灯，照着路走。拉·格雷塔·加尔博，在篝火发出忽明忽暗的亮光中呆着，从老远的地方把她认出来了。在他那微小的举动中，她很清楚地记得这个美国人的身影，他经常从她家的对面走过，严肃而沉静，嘴上叼着烟斗，任何人都不看。她喜欢看他这样独自过路，到那时除了她的埃基克尔大叔以外，比她认识过的所有男人都更喜欢他，正因为这样爱他，对他从不放过。当她几乎是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并在头发上结蓝色彩带的时候就这样。然而事实是在不到三步远的地方，从来没有见过莱伊诺尔德，而他也从未听过她的声音。

突然，她觉得自己不由自主地被一种大胆失礼的行为所驱使，静静地跑到了美国人到过的那个偏僻角落，看着抖动的火苗对他说：

“晚上好，莱伊诺尔德先生！”

“晚上好！”这个男人没理会地回答。

但是她继续被一种恣意的欲望所驱使。

“我很喜欢您，莱伊诺尔德先生，我一直非常喜欢您。为什么您不来跟我睡觉而来看那支快熄灭的蜡烛呢？”

莱伊诺尔德茫然失措，他睁开眼睛看了看金黄色头发的女人，她瘦骨嶙峋，穿着旧红丝绒的衣服渴望地看着他。然后说道：

“您疯啦！”

他回过头来向营地走去。他就缺点意思！一个有严格道德规范，彻底受过最高尚理论教育的人，将会对一个在野外碰到的无人理睬的头一个妓女嗤之以鼻。这个女人从什么黑窝里出来的？她的灵魂与肉体腐烂到多么令人恶心的地步？她犯了多少可恶的罪孽而且使得其它人犯了多少罪？

拉·格雷塔·加尔博顺着一串灯光的方向朝他背后走去。莱伊诺尔德停了一下，把烟斗里的烟火抽得更旺些，而风把她拖在长满针茅地上的丝绒衣刮得簌簌作响。之后，她重新以女人恳求的声音说道：

“莱伊诺尔德先生，您别对我那么凶。我非常爱您，比世界上所有的男人都更爱您，我对去世的母亲发誓，我发誓……”

到了说“我发誓”的时候，她的声音变得很小，离得很近，腹部挨上了男人的皮带，靠在男人脖子跟前喘气了，她力图在笼罩着他们的黑夜中望穿他的双眼。

于是卡尔莱斯·莱伊诺尔德放下灯笼，在她那贪欲的嘴唇上亲吻着。然后，就跟她去睡觉了。

第八章　欧来加里奥

22

“你愿意看电影去吗？”

唐娜·卡尔梅莉达眯着右眼递了一个怀疑和惊奇的眼色。

“是的，夫人。”卡门·罗莎笑了笑紧跟着说了一句。“今晚一号办公室有电影，要放映一部叫《没有目标的心》的影片。”

母亲由于偏头痛从暗处躺着听她说。一种有安息香树林和薄荷草原气味的油膏亮亮的抹在她两边的太阳穴上。卡门·罗莎只好独自一人去看电影，这个电影没有屏幕，因为银幕是离拉斯·维耶娜店铺不到五十米远的地方垒起来的一堵刷白的墙。

努玛·蓬皮留·贝莱依拉中校，眼下是一个流动电影院的老板和放映员，在戈麦斯将军死后动荡的那一天，曾是两只脚跑得满是尘土的无数镇长之一。一种需要迫使他采取这种维持生计的最值得赞扬的职业，他原可以跑到相当远的地区，在另外的环境里来行使他的权威。

努玛·蓬皮留·贝莱依拉到了这个村镇，几乎总是把老板

们节日的快乐冲散了，他一直驾着一辆外表破烂的道吉牌旧卡车，由他那正在变声、背着中校抽烟的十四岁儿子陪着。在带篷大马车后面的木板台子上，里面装着一些盛着影片，生了锈的马口铁圆盒，设备不全的放映机，长腿的三角架和倒换了三四手的小马达。中校租了一个院子，里面有一座多少发白的墙，下午他跟儿子出去挨家挨户的跑遍了镇子的街头巷尾，亲自说明要放映的节目。

晚上用一个博利瓦，就可以进去看电影。在围墙那里负责把守的小孩子，不付钱就不让任何人进去，他当然对这一块钱比对暗地里抽烟的那块钱感兴趣。突然小马达产生了光亮模糊的锥状体，努玛·蓬皮留·贝莱依拉中校开始用一个把柄摇起来，墙面上一些人影在闪动，男男女女以特别感人的举动和特别热烈的表情来弥补他们不得已出现的哑语。

看电影的人都扛来自己的坐位：椅子，板凳，空箱子。卡门·罗莎坐在了欧雷加里奥从家里给她带来的椅子上并且独自呆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卡门·罗莎眼前头一次看见影片的人影在活动，她确实不十分清楚墙上放映的发展中的故事情节，尽管有几分钟断断续续打出字幕，但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理解它的内容就消失了。有点倒霉的是放映机突然忽而忽而闪出火花，赛璐璐胶带在口哨声中断掉了，那白石灰的屏幕处在黑暗之中，人们听到了努玛·蓬皮留·贝莱依拉中校那种演说的声音，那种庆祝国家独立纪念日和向国家总统致敬的训练有素的声音。那种演说的声音在这个时刻弥补了空挡，解决了片子不连贯的问题：

“电影一开始，姑娘出去看她那生病的妈妈，太太们，先生们，很多强盗正在一个胡同里等着对她进行拦劫，并且把带着单眼镜的德国医生写给她的信抢走了。”

他以一种最亲切的态度把语调降下来，继续发表他的演

说。

“这里有我在索雷达特烧坏了一个片断，但是没有任何重要的内容。”

然后，他又重复了那种响亮的语调：

“太太们！先生们！唯一发生的事情是德国医生在一个香槟酒杯里放了毒药企图把姑娘的未婚夫害死，但是那个青年没喝，因为当把酒杯放到嘴边上的时候，听见喊救命的声音，两个男人都跑出去打听发生的事情。”

到这点上，努玛·蓬皮留·贝莱依拉没作声，他确实如此，但是他也没有别的办法。他终于把断开的胶带接起来，德国医生和姑娘的未婚夫又回到影幕上，两个人跑着，面部带着前所未有的复杂表情，去寻找那些求救的喊声。

卡门·罗莎在阴影中感觉有一种轻轻迈步的声音，她敏锐的察觉到有人把自己的座位放到离她不到两步远的地方。她纹丝未动。相反，她全身的肌肉和五官全都紧绷起来，正如她所认定的那样，刚刚来的人不是别人，不可能是别人，而是独眼龙蒙特罗。当她感到有一股从腋下毛孔里发出来的浓烈气味钻到她那里受到刺激的时候，这样她就明白了，这促使她迅速地从椅子上站起来。

她离开院子，迈着坚定的步伐朝着自己的家里走去。她听到背后独眼龙蒙特罗的脚步声，越来越快，越来越近。她抬起右手打了他一记耳光停下来了。

独眼龙蒙特罗刚要说点什么，有另外的声音从黑暗中爆发出来，这是一种带有挑战性的铜声，仿佛不是对着女的而是对跟着那个女的人说的：

“卡门·罗莎姑娘，请您等会我！”

他是欧雷加里奥，扛着椅子来的，当他走到跟前的时候，猛地推了独眼龙蒙特罗一下，使得他踉跄欲跌。然后跟在卡门

·罗莎后继续走路，一直走到家门口，再没说一句话。

23

第二天，当卡门·罗莎到赛昆多·席尔瓦药店给唐娜·卡尔梅莉达买一种去偏头痛药的时候——尽管当时她头上还抹着芳香的软膏和樨草叶——她懂得了组织起来是怎么回事以及为什么要为工会服务，懂得了不是向它提供什么而纯粹是出于观点一致。

赛昆多·席尔瓦跟两个长着黄发带着黑帽的工人谈话，他们是半个月前在一号办公室油井那里被招募来的。一眼就看出他们是在蒙纳卡或苏里亚油田有经验的劳工，由于这种原因，从一开始他们就有了职位：一个是作为架子工爬钻塔，另一个是驾着巨型卡车运输石油管的司机。

赛昆多·席尔瓦向卡门·罗莎打招呼并把她介绍给这两个工人。他们没有向她伸出右手去，因为手上沾满了油泥，只是说：

“达尼尔·维亚洛甫，认识您很高兴。”那个大个子名叫达尼尔·维亚洛甫。

“克里马科·盖瓦拉，愿为您效劳。”那小个子并不叫克里马科·盖瓦拉。

高个子长得很白，几乎是白种的穆拉托人①，有浓密的胡子，头发开始有些脱落，笑容可掬，有一双逗人的眼睛。他以一种石油工人少有的流利而通畅的语言谈话。

“席尔瓦朋友，”药剂师说了一句，“我谢谢你把一位小

---

① 黑人和白人混血儿。

姐介绍给我。我从来不知道在这样人口稀疏的草原上，竟居住着自从我妈妈生下来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我要为我的孩子们的健康发誓。”

“您有多少孩子？”卡门·罗莎出于一种恭维，高兴地问他。

“现在，一个也没有。”那个人回答并且笑了起来。

那个小个子，他不叫克里马科·盖瓦拉，他是一个具有印第安人轮廓的美斯蒂索人①，有一双印地安人忧伤的眼睛，长着垂直的头发，由于母亲是黑种人，当然皮肤也是黑色的。他并没有对伙伴的话加以评论，而是很快的在柜台的对面给她让了一个位子，以便让她很方便的买药。

赛昆多·席尔瓦问卡门·罗莎从前是否看过电影，她回答说最后几场没看完就走了，药剂师开始相当详尽地叙述了影片情节的来龙去脉。当然对他讲的真实性不得不怀疑。

“最后，德国医生和姑娘的未婚夫，在一个港口岸边上进行了十多分钟的厮打，打得德国医生带的眼镜从头上掉到水里，鼻梁骨也断了。”

达尼尔·维亚洛甫和克里马科·盖瓦拉听他讲了一会儿，然后默默地告别了，他们不紧不慢的从药房里出来。

于是，赛昆多·席尔瓦向卡门·罗莎讲出这两个人真正的身份，这不是因为药剂师特别不慎重，事实上不并是那样，而是在他喝了六杯甘蔗酒后，是因为认识卡门·罗莎的所有人从一开始谈话都有一种把握，认为可以向她坦率说出最机要的秘密，而不致于冒她揭发你的任何风险。

“他们是工会的两位领导人，给我带来了一封学生联合会的信。”赛昆多·席尔瓦以合作者的身份开始低声说：“他们在苏里亚石油工会当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警察正在那边到

①印欧混血人。

处缉拿他们。”

药剂师谈到工会时嗓门很高，只是不一会儿功夫就过去了，当政府在公司压力下，命令它解散的时候，许多工会会员被捕了，但是这两个人把他们真正的名字改成了达尼尔·维亚洛甫和克里马科·盖瓦拉，跑到了东方油田来找工作。他们很快找到了，而且又在想跟一号办公室的工人们商量组织一个工会。

“他们说，”药剂师继续讲道，“公司这方面无视劳动法的存在。公司可以随时破坏它，所以工资比其它油田更低，在工会没有组织起来的时候，将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您认为他们会使自己所希望的事业获得成功吗？”

“这点我不奇怪。看来两个黝黑的人既不怕死，也不怕公司。然而……”

药剂师用一张小白纸小心翼翼地包着卡门·罗莎向他买的两片阿斯匹灵的时候，没有吭声。

“然而什么？”她追问了一句。

“您会知道的！”悲观主义的赛昆多·席尔瓦最后说道。“一旦镇长知道这两个人想在他头上来一个工会的话，他们就必须到比拉米顿那里去呆着。”

“那个比拉米顿是什么地方？”

“拉·赫法都拉的一座监狱。人们这么叫它，是因为里面热得直出汗。”

24

每天晚上他们都用匙锁把店铺锁起来。至于屋子的旁门，

也是用一根顶着的大门拴把它紧固住的，这根门拴是蒙罗丘·阿莱格利亚以前从河边上带来用斧子砍成的树干。每到天色黑沉沉的时候，被法律判决后跑出的犯人就陆续来到一号办公室。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策划在居民区的角落里烧一间茅屋以便在对面进行盗窃活动，与此同时，四个警察就得拼力防止火焰在棕榈叶屋顶两边易燃的房檐下蔓延开来。他们把骰子掷得弯弯转转地滚动，在每棵砺叶藤树下，那些西班牙文的纸牌被甩在油渍渍的床单上。他们出口就是极其肮脏的语言，在这儿，酒鬼们由于打官司，赌徒们由于过分的争吵，还有，由于缺乏女人和到处汇集一帮一伙男人的原故，他们就刀砍血流。甚至像这么好这么受人尊敬的人，玛格丽塔籍工头卢西亚诺·米扬也得在黑夜中去劝架，而且挨了他们一刀，奇怪的是这一刀没有给他留下永久的疤痕。一个晚上，小偷们突然袭击了已经从一个流动商贩变成"全盘"① 企业主土耳其人阿维里的小五金杂货店；另一个晚上，他们不是跑到赛昆多·席尔瓦的药铺里去，就是跑到意大利人彼得·巴斯瓜利的商店里去，甚至连两个中国人曾经在努埃瓦·艾斯巴达街口搭起来的简陋客栈也没放过。镇长带着他那四个警察到处奔波，他给国家总统写了许多急信，请求增援，然而这种增援从来没有实现。

一个星期六的夜晚，响起隆隆的声音，也许除了星期六之外，是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原故，新年来临激起了大伙的情绪，嗜酒者的咽喉变得贪得无厌。纵火者们在黑夜中，把三间偏僻的茅屋变成了大三角形的冲天火焰。在古巴女的院子里，慷慨激昂的酒鬼们，使劲的相互碰杯，展开了一场鏖战，它一开始是一种温和的讨论，然而玛丽娅·波依多参与进来支持其中一个，因为她爱管闲事，挨了一记耳光，蒙罗丘·阿莱格利亚从

---

① 指极为整洁的屋子。

他桌子那边喊了一声，他到现场时，让一个女的挨着他，其中一个酒鬼用一种脏话来对答，出现了古巴女拿着一根棍棒表现楚佬[1]的情况，十分钟后，小板凳飞上了天空，他们把曼陀林琴打在了米兰狄达身上，一个小石块把汽油灯打碎了，古巴女在漆黑的屋里骂骂咧咧蛮横无礼，可怜的玛丽娅·波依多因为被瓶子敲了一下，头破血流的出来了。

就在那同一天早晨，再往后一会儿，在拉斯·威耶纳房门那里，响了两下急促而猛烈的敲门声。两个女人一下惊醒了，母亲小声央求地说：

“别开，孩子，别开。”

卡门·罗莎从没想开门。门被敲了又敲，是手拿石块砸门的声音，她们听了二次、三次、四次，最后卡门·罗莎从她吊床那里响亮地喊了一声：

“您是谁？”

没有人回答。

也许是一个走错了路瞎胡闹的人，他把那间房子跟开门接客的女人的房子搞混了。也许是拦路抢劫的强盗们的一个新花招。或者也可能是……由于怕引起她母亲的恐惧，卡门·罗莎放弃了她那一连串的猜测，因为她母亲一再啜泣地说：

“别开，孩子，别开。”

敲门声响了七八次。

“您是谁？”卡门·罗莎又问了一句。

连一句小声的答话也没有。叫门声逐渐微弱，而且越来越模糊不清，好像是敲门者感到无用而疲惫不堪了，失望了，最后敲门声停止，再也没有什么声音打破那种湿雾笼罩清晨的沉寂。新年元旦破晓，草原上所有居民，在除夕之夜，都或多或

---

① Chulo楚佬：马德里居民言谈、举止、衣着放肆随便的情况。

少喝了些酒。米兰狄达拿着破曼陀林琴，肿着两条腿，卧睡在一架起重机的铁器下面。

唐娜·卡尔梅莉达开门去做弥撒（弥撒是托莱多神甫在拉斯·玛伊达店铺里举行的。）随即被惊吓得倒退了一步，没喊出声来。在她去的那条路上，趴着一个男人的身躯，右手仍然向门那边伸着敲最后一次门的姿势。在他的后颈上有带血的刀痕，血沿着脖子皮纹流下来，形成一大片黑色的、凝滞的血迹，在它的周围，一群蚂蚁蜂拥的抢食着。

卡门·罗莎面色苍白，身上发抖，就仿佛感到大难临头地跑了。随着她奔跑的脚步，出现了欧莱加里奥僵硬的身影，他背后被捅了可怕的一刀，在男衬衫上，有流着鲜血的黑窟窿，那闪电般的刀刺，使他中止了声音和呼吸。受了重伤的一个人，呼吸吃力，心内翻绞，以意志抵抗死亡，为了活着到拉斯·维耶纳门口那里，一次，再一次，六七次的敲门，直到没能向她们告别就死去了，他能走多远的路呢？

两位邻居把尸首脸仰面朝天的抬起来。卡门·罗莎从来没有注意欧莱加里奥有这么老，灰色的发绺，沾着泥血，沿着长满皱纹的前额垂下来。苍白的双唇宛若一个暗淡的半月形。有人把那似乎是盲人般的双眼给合上了。就这样，躺在了莽原毛草上的死者清楚地表明，从很久以来他就瞒着年老力衰的身体，让母女俩把他看作是健康的能够尽一切努力负责给她们帮助并能保护她们的人。

脑海里闪现出欧莱加里奥的形象。卡门·罗莎回忆起童年时期，从她开始说话，吃头几块糖的时候起，他就像一位负责保佑的神仙一样，在她高高的小椅子后面站着。她的父亲，唐·卡西密罗·维耶纳早就把他从那间茅屋里彻底请出来，在那个地方，欧莱加里奥耕地，挨一些小怪虫子咬，而她父亲让他去工作。欧莱加里奥拿着她的书本和黑板，领着她的手去了学

校。欧莱加里奥带她从废弃的墓地中间走过，到了高高的铁十字架那里，那是圣诞花环抱、鸽子筑巢的地方。自从唐·卡西密罗得了一种痴呆病，思维永远失去理智之后，欧莱加里奥为她们母女干活，就仿佛这是他在大地上生活的唯一目的。欧莱加里奥为她父亲而哭泣，在埋葬他的一个雨濛濛的早晨，男子汉的眼泪溶解在滴滴的雨水之中。欧莱加里奥帮助她们逃离了居民稀少而又传染疾病的破败城镇。欧莱加里奥伴随着她们，就犹如是她们的身影或是她们生命本身的一部分，甚至像这个荒原的栎树丛一样。欧莱加里奥合了泥，把她们屋子的墙壁垒起来，并用自己的双手把屋顶茅草铺好了。

现在，他的双腿挺直了，僵硬地死去了。死亡使他灰色的头发散乱在前额上，使他的皱纹变得深深的，使他的双唇线条变得模糊不清，使他的颧骨又高又尖，一种老年疲惫不堪和凄楚悲凉的表情笼罩了他。当他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有看到他会这样。

玛伊达姐妹在屋子周围来回走动，轻轻地祷告和叹惜。之后，其他好多人都到了：有赛昆多·席尔瓦，由于他喝了酒和熬夜的关系，两眼显得红红的；有包扎着一只手的工头卢西亚诺·米扬；有带着四个不知疲倦的警察的镇长瓜尔贝多·格瓦；有沉默寡言的卡尔莱斯·莱伊诺尔德先生和一些钻井的工人们。

“是谁把他杀害了？”唐娜·卡尔梅莉达嚎啕大哭地述说：“我的上帝！”“是谁把他杀害了？”

卡门·罗莎也在哭泣，她知道是谁把他给杀了。但是她什么也没说。

第九章　电　　灯

25

镇长的一间房子跟其它房子一样，有白石灰粉刷的墙，锌铁皮的顶棚。里面放着一张大桌子和镇长坐的椅子，有给来访的人坐的三个板凳和一张挂在高处穿着军装的博利瓦尔三色印刷照片。瓜尔贝多·格瓦跟托莱多神甫谈话的时候匆匆地朝门口望了望，等待第三者的到来。

“怎样进行摊派？”神甫问了一下。

“那么，很好。玛丽娅·埃都维赫斯已经在商业界和公司的工人们中间募集了六百多博利瓦。而托伯逊先生给我们提供了水泥和建筑材料。

“天赐良机！”神甫悄悄地说道。

“两个月之内，我们在一号办公室会有一所教堂的。”镇长断然说着并起身向进来的吉耶尔米多·拉达打招呼。

吉耶尔米多·拉达开始解释他的来意：

“托伯逊先生代表公司派我来是对我的一种信任和给我的莫大荣誉。”在他朝着镇长屋子走的时候，脑子早就琢磨好了

这句话。

当着弗朗西斯J·泰勒永远走了之后，赫尔黑·托伯逊就被委任为油田的最高领导，担任经理的职务。毫无疑问，镇长大概希望托伯逊先生那天早晨亲自来。然而，吉耶尔米多·拉达已经不是一位简单的工资出纳员了。他对公司的虔诚，是迅速登上职员阶梯的最好台阶。现在有一个这样的人，正在中央办公室为公司的利益，起到不准确的但是十分有利的作用。他接待来请求工作的人们，跟那些他认为最讲效率而不怎么捣乱的人签订合同；他讨论工人们的要求；以对公司不过份耗费的方式友善地处理工伤事故；他用同样一种无可辩驳的语句下简单的解雇通知书：**自即日起，公司决定拒绝您的服务；他从头到尾审查出纳员的帐目**。正像这次情况一样，当某位政府官员需要他出面的时候，他代表公司。

“这涉及到十分重要的一件事。”镇长懒洋洋的又重新坐在他的椅子上。“煽动者又在一号办公室工人们当中散发传单，号召他们组织工会，猛烈地抨击公司。”

他从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是抓皱之后又抹平的，把它四面打开。他把它小心翼翼地铺在桌子上，右手伸开按住它，接着发表他那冗长的演说：

“在采取情况所需要的公开命令之前，我要通知你们一下局势。托莱多神甫因为是一位有教职的神甫和一位有经验的人。而公司是受到破坏性宣传最直接的受威胁者……”

“整个社会受到了威胁。”托莱多神甫以说教的节奏打断了他的讲话。“只要看一下西班牙的例子，我遭受苦难的祖国，那红色分子占据了工会，占据了学校，最后占领了政府，因此，他们迫使真正的西班牙人和我们光荣的军队武装起来，恢复尊严，恢复祖国、教会以及处于死亡危险的一切神圣的人类原则。”

吉耶尔米多·拉达带着亲切的笑容倾听着他对于工会的抨击，但是他没有忘记作为公司代表的显要地位迫使他要谨慎节制的表态。他只是以关心的态度摇了摇头，用火柴的火苗把烟斗点燃了，连镇长一眼也没看。因为，吉耶尔米多·拉达抽烟斗的时候很像卡尔莱斯·莱伊诺尔德。

"必须注意。"瓜尔贝多·格瓦重新说道"我们不是处在专政的时代而是处在一种法制和立宪的可敬的民主时代。然而……"

"然而，"托莱多神父再一次打断了他的话，"当法律在他的敌人面前表示软弱的时候，它将在他们手中消亡。法律最坏的敌人，上帝最坏的敌人，产业最坏的敌人就是红色分子。那些人叫共和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通过他们的政党和工会，企图消灭基督教社会的基础。"

"这些理由很有份量。"吉耶尔米多·拉达不加思索的脱口而出。"很有份量并且以真正的勇气作了表达。"

"好了。"为了避免神甫作新的打搅，他决定提高嗓门说。"我不准备在这个村镇纵容出现职业煽动者。我得到了可靠的报告。根据报告，今晚他们将在邦丘·马尔加诺家里开会，企图成立工会……"

"他们就这样开始了。"神甫以平常的声音抱怨地说道。

"还没开始。就在今晚，我把手伸到全体委员会当中去，把所有的头面人物都关到一所监狱里，不到一个星期，在这周围的地区，一个工会分子也剩不下。"

瓜尔贝多·格瓦早已站起来，他特别强调了最后这几句话，并且狂怒的用僵硬的手指，把油印的传单向高处晃了晃。吉耶尔米多·拉达，以他的使命感判断，以公司的名义说话的时刻到了：

"关于您，格瓦上校，向我们提出来的问题，我将向我的

上级报告。我同样地告诉他们，您以极其合理和极其符合集体利益的形式几乎把问题解决了。我确信托伯逊先生对您在为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这个油田保卫公共秩序的能 力 深 表 满意。”

瓜尔贝多·格瓦镇长那天早晨所希望听到的话，恰恰就是这一点。然而他以一种无限喜悦的心情大概听到了是否赫尔黑W·托伯逊先生将会屈尊亲自来发表这番讲话。

26

一天夜晚电灯突然亮了。

科西嘉人塞拉菲尼带来了一个小型发电机，这个发电机已经使用过多次但尚能运转，他把它安放在努玛·蓬皮留·贝莱伊拉在人们聚会时放映影片的同一场地，塞拉菲尼用大块的锌铁皮搭盖了空棚并且让那个陈旧的马达和皮带运转起来，发出一种昏黄色的凄凉的光亮，这种光线给人们的脸上涂上了一层犯黄胆汁病的颜色。

“12分！”唐·罗伯特穿着带袖的衬衫说道。他背靠绿色的宽桌，小心地给球杆顶端的橡胶抹白粉。

独眼龙蒙特罗的台球台子已经是两个了，而六个小桌是给喝饮料的人。唐·罗伯特摇晃着他那双磨盘式的大胳膊，在白色台球的球面上进行了狠狠的一击，这个白球结果穿过了整个的台布，在对角上碰上了红球又准确的返到台球门那里，使台球进行了连击。比赛有时中断，为的是把放在一只皮椅子上的啤酒很快的一口喝掉一半，或是开玩笑地贼他的对手，钻井工人哈利·劳尔菲。

“15分！”唐玩得特别起劲。

唐把这局给赢了，罚了哈利·劳尔菲喝啤酒的钱和租台球的租金，之后他们出去到镇子上转了转。因为钻井工人哈利·劳尔菲几乎是在同一天早晨从马拉开波来的，唐感到有责任领着他穿过一排排不规则的房子看看，同时想在街道的拐弯地方停下来，因为就在那晚上，在街角的地方，他们初次利用了一盏电灯放出来微弱的光芒。

“当我们把第一台钻打进去的时候，”唐·罗伯特说，“这里只不过是一片灌木丛生、蜥蜴遍地、荒无人迹的大草原。现在几乎是一座城市了。”

哈利·劳尔菲对建造起来的那种富有画意迷宫式的街道饶有兴趣。有时他们绕来绕去六次回到同一个地点；有时又一次成功，意外地穿出来，因为这次是从斜对角下去的。这里要么像蛇一样弯弯曲曲；要么断断续续蜿蜒而行。再往前走，胡同之间极为狭窄以致于相互挨着成了一堵墙。两个钻井工人谨慎小心地走着，望着脚往那放，以便防止掉在废弃的臭水井里。因为他们还在街道当中几个脏地方呆着。

“我们有三个咖啡馆，二个饭店，许多酒铺，三个斗鸡场，一个汽油泵和一个‘契屋劳莱特’汽车公司。”唐述说。

一盏新电灯的光亮照耀着四个人赌博，一个人跪着坐庄，另外三人醉熏熏的坐着。客栈里有一个中国人，以亚洲式的细腻姿态慢悠悠地分着纸牌。他们用钞票和银币聚赌。

“那些外地人正来找工作，他们很快找到了而且把赚的钱一下就挥霍了，就仿佛大伙下个星期要灭亡似的。”唐继续说道。“每个街角的地方是一个酒吧，或是一个地下赌场，或是一家妓院。”

他们感到和从对面走来的卡尔莱斯·莱伊诺尔德相遇了，而他一路上几乎连句“哈啰”都不情愿说。唐·罗伯特明白他的

目标是去投入格雷塔·加尔博的怀抱。为了她，他让人建设了一所水泥板的小房子，前面带着一个小花园，后来这个花园由于缺水干枯了。拉·格雷塔·加尔博没有再到街上去，也没有在门口露面。中国人阿尔福莱多，这个帐蓬营地的老厨师，现在正给她服务，他做饭，洗衣服，打扫屋子。这是一个有趣的事情，然而，唐·罗伯特并没有向哈利·劳尔菲叙述，因为每当到了夜晚卡尔莱斯·莱伊诺尔德驻足的时候，作为他，早就想到了这点，"唐不干预别人的生活"。

他们进到了古巴女的夜总会，现在毫不谦虚的叫"蒙特玛特莱"夜总会，结果他们把啤酒换成白兰地。扩音器以那刺耳的音调笼罩住了人们跳舞的小院子，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位大家叫她**平稳船**的女人和一个唐·罗伯特不认识的黎巴嫩胖子随着音乐的节拍紧紧的贴在一起。她像柔术演员那样弯身嵌在男人身上，随着唱片哼唱着："伙计，请你硬起来，咱们玩痛快！"

"你已经看到了建设城市的石油公司。"哈利·劳尔菲为了说明什么这样谈道。

因此，使得唐·罗伯特触及到了最敏感的要害问题；另一方面，唐·罗伯特那天晚上喝足了，一下高谈阔论起来：

"我们在一个石油公司工作，但很少扪心自问：石油公司是什么东西？公司不是像您，我亲爱的朋友哈利·劳尔菲所理解的那么好，是当地工人们的，他们赚了工资，很快的去喝最昂贵的威士忌酒，把工资挥霍掉，或者很快把钱用在赌场上，用在妓女们的床头柜上。公司也不是我们美国钻井工人的，也不是地质学家工程师们的，甚至不是找到石油的弗朗西斯J·泰勒的，既不是赫尔黑W·托伯逊老板的，也不是马拉开波总统的，人们恐怖地看着公司，对它卑躬屈膝，就仿佛它实际上是穿着开士米服装的公司。"

那个黎巴嫩男人和**平稳船**的女人停止了跳舞，他们朝着里

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去了。古巴女的院子已经空荡荡，扩大器继续嗡嗡播放着，没有任何人注意到它的下流歌曲："伙计，请你硬起来，咱们玩痛快！"

"石油公司是什么东西？"唐·罗伯特又自我反问。"是一个穿着印有棕榈树衬衫在迈阿密沙滩饭店过冬的秃顶人；是一位在纽约第五大道有一套豪华房间穿着羽毛衣饰的胖太太；是一位坐着轮椅，由属于他的继承人推着，跑遍世界的小老头。他们是公司，我亲爱的朋友哈利·劳尔菲，他们月月都领股息，或买一匹赛马或买一幅法国画家的油画，而其余的钱把它存在Chase财斯国家银行……"

一位油光披发的混血少女向哈利·劳尔菲递眼色，并且以一种金齿桥的微笑向他献媚。

"最后的石油化学分解，是由精制油变为股息的最后石油化学分解，是石油工业最引人注目的和最有兴趣的部分。"唐·罗伯特执拗说道。他有一点醉鬼的模样。

鉴于大家既不跳舞，也不邀请姑娘们喝酒，古巴女把灯关上了，因此，他们出去了。有一个玫瑰色的电灯泡照耀着一段白墙，在那里看到已经不是用沥青写的而是用光亮的油彩写的：**苏姗娜有一个秘密**

唐·罗伯特把另外一名钻探工人带到也属于古巴女的一个饭店门口那里，这个饭店是为了搞夜总会盖起来的。女老板的楚佬菲力多，半睡不醒的，脖子上放着一块毛巾当围巾，他把门打开。

"今晚我要一个房间。"哈利·劳尔菲说道。

而菲力多以他那习惯性的提问回答：

"您要什么样的？先生。带妓女的还是不带妓女的？"

27

在“银马刺”街道两旁，盖起了许多房屋。拉斯·威耶纳的店铺颇似菱形，或像那种模样建设的两条新街的街角一样座落着。沿着“银马刺”街两边，竖起了一块直角形牌子，它象船头的小旗，和屋顶一般高，跟奥尔迪斯的路标一样，但没有零售酒的说明。根据唐娜·卡尔梅莉达的请求到现在并没有卖那些酒，因为自从欧莱加里奥被杀害之后，她仍在疑惑和惊吓之中。

商业与村镇同时兴隆起来。各式各样的商品有条不紊地摆在货架上，或是堆积在远处花园那边需要建设的一个仓库里。“银马刺”街卖粗糖、盐、菜豆、沙丁鱼、火腿罐头、黄油、冷饮、钉子、螺丝、绞链、砍刀、斧子、电灯泡、草鞋、帽子、男汗衫、胶鞋、耳环、平锅、床单、头巾、布料和吊床。

当若干人同一个时间来的时候，两位妇女加上印第安女人埃乌塞比娅来照顾买主。埃乌塞比娅是作为厨师受雇的，但是，因为做饭是那么简单，她还有很多自由时间负责承担家里所有的活并且在店铺里帮助售货。她是一位结实而娴静的女人，总是微笑，高高兴兴地干活，干事情就好象是体力上感到快活。

“我们必须找另一位女人来帮助埃乌塞比娅，尽管她表示反对。”卡门·罗莎说。“也许她妹妹莱米黑娅愿意来跟我们干活。”

“星期六是十五号，花钱的日子，我们只一个上午就卖了

四百个博利瓦。我们在奥尔迪斯到年终也没卖到这个程度。你注意到了吗？”唐娜·卡尔梅莉达观察了一下说道。

卡门·罗莎把灯点上，因为黄昏已经来临，如同每天下午一样，人们来听无线电广播消息了。第一个进来的是克里马科·盖瓦拉，他还是叫克里马科·盖瓦拉，仍在钻机的高空作业。当镇长闯入邦丘·马尔卡诺的家里，把工会委员组织者带走的时候，克里马科·盖瓦拉及时躲到草原的暗地里，像一只逃窜的兔子那样钻到栎树丛中藏起来。第二天他又若无其事并且准时地出来干活，当人们跟他说他的朋友达尼尔·维亚洛甫加上五个工人在邦丘·马尔卡诺的家里未经通知就被关在拉·赫发杜拉监狱并在当天从这个地区被驱逐出去的时候，他的脸上没有露出可疑的惊恐表情。他们确实被驱逐出去了。相反，克里马科·盖瓦拉倒留下来了，到这个时候，大围捕的三个月之后，他再也没有提及工会的一句话。

克里马科·盖瓦拉来了，找到了一个地方，他把胳膊肘撑在柜台的顶端，被无线电小匣子遮了半截，他没有脱帽，用一种不太确切的点头和一种难以捉摸的午安问候，向两位妇女打了个招呼。

然后，药剂师赛昆多·席尔瓦，工头卢西亚诺·米扬和土耳其人阿维里诺都到了，后者不是来听无线电广播的，而是带着他那没有掩饰的目光来看望卡门·罗莎的。那个小小的黑色矩形匣子早就播放了卷烟和啤酒的广告。为了把讲话声音听得更清楚些，卡门·罗莎拧了一下调谐器。

无线电广播突然说道：

慕尼黑，九月卅日。达拉第，张伯伦，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代表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于昨晚十一点卅五分，在这座城市刚刚结束的会议上，签订了一个关于和平

解决捷克斯洛伐克争端的条约。主要之点表明把苏台德地区转让给德国，明天星期六，德国将开始占领该地区，并于十月十日一定结束。

托莱多神父从门口那里非常注意地听着，而没有察觉唐娜·卡尔梅莉达示意请他进到屋里去并且给他提供了一把椅子。回响在木架中间的那播音员颇好的铜音，未加评论的中断了。

九月卅日，德军在瓦比拉森林里。德军集中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以便进入苏台德地区。夜间十二点，他们采取了新的举动，清晨之后即将开始进军。

卷烟和啤酒的广告又重新广播。然后无线电收音机说：

伦敦，九月卅日。英国首相尼维尔·张伯伦抵达埃斯敦飞机场，他由于跟希特勒签订了条约，表现出充满乐观和愉快的神态。以后他迁到了多明街，向公众发表了声明："我的好朋友为了我们的时代，我们获得了和平。现在我建议你们回家，在你们床上安安静静地睡觉。"

突然，小匣子断断续续出现了特殊的杂音，小声的爆裂声和水溅在火炭上的劈啪作响声，在火花闪烁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人懂得那里土耳其语，把人们给蹩住了。

卡门·罗莎毫无办法，用了最大的耐心来重新寻找波段。广播员的声音在咔咔和嗡嗡的响声中确实听不见了，需要谈点别的事情，甚至包括谈谈疯子达德奥，这时候他正在走街穿巷的叫卖铁水桶的水：

"洗脸水！我是达德奥，既使虫子蜇他，他也伸手！公司水

池的凉水，一洛恰Locha ①一桶！”

那个无线电小匣子，隔了几分钟，又清楚地播音了。但是没有播放欧洲的消息而是发表了共和国总统的一个激昂慷慨的演说，在演说中他揭露了作为祖国败类的那些对手，是毫无觉悟的煽动者和混乱的制造者。托莱多神甫不见了，克里马科·盖瓦拉和赛昆多·席尔瓦走了，唐娜·卡尔梅莉达重新回到屋子里去。卡门·罗莎单独跟工头卢西亚诺·米扬呆在店铺里。玛格丽达人想对工头说点什么，但是，没下决心、

“‘银马刺’街怎么样？”他开始说。

“不错。您的工作如何？”

“您大概知道我已决定离开公司了，我想跟唐·罗伯特一起搞个机器车间，他在十二月份结婚，他对当钻探工人厌烦了。您觉得怎样？”

“这个想法不错。这要花相当多的钱，而要安装一个机器车间应该办很多的事情。”

“我要有妻子和四个儿女，由于我只赚工头的工资而家里又有那么多张嘴，除了我以外，大伙都得挣钱。此外，”他两眼炯炯发光，因为他希望说说心里话，而把要说的题目早就说出来了，“最大的姑娘才十一岁而且不识字，那九岁的二儿子也不行。”

“怎么可能呢？”

“您知道，这里没有学校。我一下想起来了，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卢西亚诺·米扬胆怯地暗示说。他习惯请人帮忙，但不知道怎么提出来。

“从今天上午起，你就让他们找我来。”卡门·罗莎很高兴地打断他的话。“晚上七点钟，因为现在我们有电灯照明来

---

① 委内瑞拉镍币。

做这件事情了。今天上午，你就算知道了。”

工头卢西亚诺·米扬十分感激，他大概还希望对她多谈一些事。但是很简单地低声说了一句：

“愿圣母玛丽娅保佑你！”

他没告辞就走了。

第十章　托莱多神甫

28

“请排队！”黑人麦洛丘高声喊道。他穿着制服，胸前斜佩着皮带，腰上挎着左轮手枪。

在寄了那么多没指望的信件之后，镇长忽然从国家首都得到了给他的权力和武装二十五个警察、一个警官的警察部队的武器，跟它们一起来的有两辆追捕押送罪犯的卡车。马上见效的是夜间的火灾消灭了，窃盗收敛了，然而地下赌博没有杜绝，因为警察有时也高兴地滚动一对骰子赌两个博利瓦

“请排队！”黑人麦洛丘又喊起来，他耀武扬威地经过一块空地来炫耀他的制服，皮背带，左轮手枪和大头警棒。

三十多人挤在公司水池那里，大伙都想同时把水灌满。后来他们明白了硬挤是无效的，还是宁可听从黑人麦洛丘的命令。在头一排，拉斯·玛伊达的姐姐跟着一个扛水桶的印第安人成了一对伴侣。而在他们后边，拉·格雷塔·加尔博的中国厨师阿尔福莱多来了，胡利娅·玛伊达过于机灵聪敏，她没有放弃打算对他说一点冒失的话。

“太太确实病了吗？因为她从来没有到街上去，人们猜想她病了。”

“哪位太太？”中国人阿尔福莱多问道。

“还会是哪位？你家里的那位，在你干活的地方那位太太。她叫什么名字呢？我确实从来不知道她的真名。”

“我也不知道。我就叫她**太太**。”

“莱伊诺尔德先生跟她谈话的时候，我从不露面。”

“人们说莱伊诺尔德先生很爱她。一些人肯定想跟她结婚并想把她带到美国去。你已经知道一点情况了吧？”

“我什么也不知道。”中国人说。

“你一定知道一点情况。他们自己一定对你说过。”

面对这样的固执已见，中国人阿尔福莱多严肃地望了望她，并且一下陷入一种无可挽回的沉默之中。

在往后的第四个位子，挨着迪布西修后面，这个加卡马部族的小印第安人，是人们赠给独眼龙蒙特罗的，他早就有了足够的力量把一个水桶放在肩上。迪布西修在后面跟他的邻居多洛丽达谈话，她是一位在古巴女的生意中干过各种职业的人。多洛丽达在她年轻的时候，曾经当过妓女，但是有一种十分特殊的病害了她，她胖了起来，牙齿脱掉了，由于这副样子，没有一个男人找她，她只好从这种职业中退出来。但是，她不可能生活在另外的环境中。由于这个原因，她在拉·克鲁斯港向古巴女请求干什么工作都行。当她告诉她表示同意时，她高兴得两眼直落泪。她可以跟大家来一号办公室铺床，半夜里给顾客开门，要是有人不付钱就走的时候，她去找警察；如果需要的话，她可以把水池里的水全淘出来。

“古巴女正在发火。”多洛丽达告诉印第安人迪布西修说。“她知道镇长决心把女人的生意关闭掉。因为村镇居民抱怨，公司抱怨，加拉加斯报纸写道，这里是一个地下赌场，一

个妓院，他得到了国家总统解决问题的命令。这一切都是镇长说的。”“蒙特罗先生已经知道这些事了吧？”

“当然他知道了”印第安人迪布西修回答说。“他知道那些事之后，亲自就去跟镇长谈了，他们答复他说不是把生意关闭了，而是让他们远离中心区，到大草原那边去。”

“无论如何，这是一件麻烦事，我的孩子。”

“蒙特罗先生说的一样，这事麻烦。但是他也说他决不搬走，他们不可能合法地逼他那么干，我们从哪里来的就呆在哪里，没有人把我们赶走……”

然而，多洛丽达由于给她女主人捎来迪布西修告诉她的消息很不耐烦，她没有继续听这些事，而是离开排着的位子，拖着空水桶远远的跑开了。

“请排队！”黑人麦洛丘高声喊道。

埃尔·莫罗丘·阿莱格利亚来了，他依靠那股机灵劲，在右边朝着水池的水龙头走去把他的水桶灌满，而没有引起渴望轮到那些有权灌水人的注意。

在一长串队伍的末尾，人们乱哄哄地抗议起来。她们是工人的三个妻子，这些人叽叽喳喳，在简陋的车上敲打着，造这些车是为拉水桶用的，车上有废机器上的四个生锈的轮子，一块木板框子正好放在上边。

“你们知道一点卡莉娅·莎拉沙尔的事吗？”在进行了一番毫无结果的抗议之后，其中一位中年妇女问道。埃尔·莫罗丘·阿莱格利亚没有排队就把水桶灌满了，黑人麦洛丘对此宁可装作看不见。

“今天上午，我去看望了卡莉娅·莎拉沙尔。”那个最年轻的妇女回答说。“温塞斯拉奥给了她一棍子，奇怪的是没有打死她。她不得不找公司的医生进行缝合并用绷带把头部包扎好。”

“她不能干那种事”。那个最老的妇女说道。“所有的女人要是同时有两个男的，结果准打破脑袋。”

“这是一场灾难！”那个最年轻的妇女答话。“这里有一千多个男的干活，而包括我在内，只有二百多名妇女。没有女人的男子都像疯子似的，可怜的男人们。”

“哼！”最老的妇女嘟哝了一下，从队尾向前迈了一步。“你正想干点类似卡莉娅·莎拉沙尔那种事。你小心那个小拉曼多，他比温塞斯拉奥更危险，他敢一刀子让你倒在地上。”

“我并没说我要干那种事。”姑娘争辩了一下脸色突然通红。“但是，你会看到，那些没有女人呆着的男人会怎么干，他们不愿在古巴女的家里染上病，你懂吗？”

“是的，我懂。”那位最老的妇女提高了声调说道。“不懂的人是温塞斯拉奥，一定要看看打在卡莉娅·莎拉沙尔身上的那根棍子。”

疯子达德奥像一个正常的人那样，排了一会队之后，慢腾腾地离开了水池，他肩上斜挑着一条两头担着铁桶的长棍子，铁桶里的水滴滴嗒嗒地溅在他那褴褛的裤子上，并映出汗衫里面那对乳头。他离开水池边，开始喊起来。

“我是达德奥！公司的清水，铁桶只能灌一半！”“我是达德奥！就是虫子咬我，我也伸手摸一摸！”

当他的手摸到印第安人埃乌塞比娅·拉斯·维耶纳的臀部时，拉斯·维耶纳这个女人发起火来，她趁着达德奥无力反击，担着沉甸甸的两桶水，既不能躲避，也不能自卫的当儿，给了他两记漂亮的耳光、

“排队！守秩序！”黑人麦洛丘又喊起来，他很为自己的权力得意，很为自己身上的军服得意，很为腰中的左轮手枪得意，很为手中的警棍和皮带得意。

29

美国人住在另外的地方。

先遣勘探人员那种临时的帐蓬营地和钻探工那种游牧式的预制流动房屋已不复存在，盖起来的是坚固的乡间别墅，旨在无限期地呆在这样一个地区，即它在纽约和伦敦制定的石油矿地区上开始以红色的星号作标记的地区。

这些乡间别墅是相当舒适的小房子，有喷壶浴室，电器厨房，有防止昆虫突然飞进来的金属纱窗，前面有个小花园以及看门的狗。与地面平行，在柏油路的边上，可以看到黑色矩形小牌子上面用白色写着美观的宅主名称：G·W·托伯逊，J·维特，S·H·考尔贝特，Ch·莱伊诺尔德，P·D·史密特，W·拉达。是的，先生，就像是梦一样，W·拉达。公司的医生和吉耶尔米多·拉达是唯一可以进入那个特权区的本地人。

在一群房屋的深处，有四棵棕榈树在边角上，仿佛四个瞭望哨一样，有一幢不高而又延伸出来的楼房已经矗立起来。里面有个优雅而且供应充足的酒吧，摆了一些小桌和一台老式唱机，经常放着“当我们跳着贴面舞的时候，我感觉美到了天堂。”娱乐大厅，是个很重要的地方，大家利用星期天放映游牧人的电影，而在另外的一些机会，在它的范围之内举行艺术晚会，在艺术晚会期间，J·维特先生弹奏着施特劳斯的华尔兹钢琴曲，那个小胖子赫尔黑·贝阿考特非常出色地变成了马尔莱尼·迭特里奇或是马埃·温斯特的特点，而斯坦福尔特·考尔贝特的妻子颤微微的站着，她穿着一身黑色衣服朗诵伦格

菲劳夫富有激情的诗：

多情夜的梦请告诉她，
当她躺在温暖的床上睡觉的时候，
我未动，我的爱在关照她，
心上的人儿沉睡了，沉睡了。

恰好，总工程师斯坦福尔特·考尔贝特的妻子是在美国殖民地所有的夫人们当中最出丑的人。在斯坦福尔特·考尔贝特打算用一种刨根问底的办法来抓获他那位转眼就出走的马提尼族女人时，她早就这样明确地表露了那一切。

"卡尔莱斯·莱伊诺尔德真是不能令人容忍。"

"必须有人跟他严肃地谈谈。"地质学家赫罗美·维特的夫人，晚会的钢琴演奏者，深感不安的示意道。

赫尔黑W·托伯逊的夫人主持晚会，并且初次穿着一件奇怪的紫茄色的连衣裙，她郑重地插话。

"我的丈夫有责任劝诫他。我多次恳求他这样做。"

"最糟糕的是，"女秘书马尔加莱特·伊伊用她那走调的笛子声音叽咕了一句"大家都肯定莱伊诺尔德决定要跟这个女人结婚。真是不可思议！"

确实需要跟莱伊诺尔德谈谈，而且有关他的行为要对他提出严肃的批评。俱乐部的男人们也在前天晚上围拢在扑克桌子前面，长时间的中止了赌局，讨论"莱伊诺尔德的情况"，（他们对他的情况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称呼的）他不仅仅是让一个下流的职业妓女上他家里去，此外，他在当地人面前处境尴尬并且毁了整个美国殖民地的声誉。赫尔黑·贝阿考特，这个在艺术晚会上伪装马埃·维斯特的小胖子，一个星期天的早上，看见他手里拿着一束百合花，像个狄更斯的未婚夫那样，

朝着村镇走去了。必须事不宜迟地跟卡尔莱斯·莱伊诺尔德谈谈，而且具有超级权威来完成这个细致任务的唯一的一个人是赫尔黑W·托伯逊。

“这不是涉及工作的问题。”公司的经理解释道。“我不愿参与这件事情。”

尽管如此，他还是同意了。就在那同一天，他的夫人面对午餐的燕麦片以同样的感情向他施加了压力。现在其它人在那场扑克赌博中实际上都在参加了召开的会议，其唯一目的是提出来以某种方式来解决“莱伊诺尔德的情况”。

“我会跟莱伊诺尔德谈的。”托伯逊难为情地说道。“但是，不是作为营地的领导而作为他的朋友。”

莱伊诺尔德大概会像每个星期天的傍晚那样，要来俱乐部为烟斗买碎烟叶的。酒吧的侍者，一个会说变了马提尼克[①]Patuá调英语的特里尼达黑人，正在充满热情地等待着他，因为装新鲜烟叶的一些小红箱子刚刚到达他那里，那些小红箱子的马口铁上贴有一位带胡子的利未族先生。（以色列的利未族人）

赫尔黑W·托伯逊几乎没有推俱乐部那扇摆动的门就把路走过来了，他没让莱伊诺尔德靠近酒吧就抓住了他的胳臂，并且客气地领着他朝着前面的花园走去。

“我必须跟您谈谈”在人们顺着延伸到住宅前面柏油小路走的时候，他对他说道。

莱伊诺尔德在他旁边担心地静静地走着。每当他抽一下灭了的烟斗，就吸一口发潮烟叶的苦汁。

“您来看看，”他们默默地走了五十多米路之后，经理开始说道。“由于您的表现，很多朋友都十分担心。”

“由于我作为公司职员的表现吗？”莱伊诺尔德问的很

---

① 拉丁美洲马提尼克人。

活。

“不，不是这样的。您是一位多年来为公司作出宝贵贡献的第一流的职员。我们大家对您的合作深表满意。”

“那为什么呢？”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金黄色的头发，穿着蓝衣服的小孩，从一所住宅的门口窜出来，跑着穿过隔着柏油路的小花园，来到卡尔莱斯·莱伊诺尔德两腿中间淘气，但是她没有受伤，因为赫尔黑W·托伯逊在他年轻时代是一位橄榄球运动的爱好者，他把她一下抱到空中，好像不是一个小孩而是一个球一样。

两个人都得到了意外的开心，因为他们两个人当中无论哪个人所希望坚持的一种谈话都会使他们拖延时间。然而，再往前走十步，托伯逊作了一下努力说，

“我所涉及的是您业余时间和公司范围以外的表现。”

“关于我的私生活吗？”莱伊诺尔德带着某种不痛快的情绪说。“我请求您不要跟我谈这个，托伯逊先生。如果您认为我的私生活危害了公司利益的话，我请求您通知我，我准备立即辞职。但是我要请求您不要干涉我的私生活。”

赫尔黑W·托伯逊明白了稍为一坚持就会引起莱伊诺尔德的一种暴躁的反应。这个人处在紧张的状况，具有警惕性的目光，就犹如一个拳击手遇到开始战斗的铃响一样。

他们又静静地走了一段，而后向回返。托伯逊停了一会儿，从裤子口袋里掏出火柴来把莱伊诺尔德的烟斗点上。莱伊诺尔德从牙齿间道了一声：

“谢谢。”

夜幕降临。俱乐部的四棵棕榈树皮披上了桂皮色和紫红色的晚霞。特里尼达籍的那个侍者把灯光点亮了。

30

教读书写字并不是像卡门·罗莎所想象的那么容易。她不知不觉地多了三个男孩子，增补了卢西亚诺·米扬的两个儿子，两个月后，小小的接待室变成了学校的雏形。绿色的用具是五个学生连用的小板凳，一块刷成黑色的木板当成大黑板代替了里面墙上的耶酥挂像。卡门·罗莎重复使用从贝雷尼塞学来的最有效的方法，或是从她自己的经验中创造出来的其他方法，然而，事实上只有卢西亚诺·米扬的大女儿克洛蒂尔德才能够听懂。她十一岁，像一头小鹿长着两个并排的鼻孔和和两个竖立的耳朵，她转眼之间把什么都学会了。其他四个人是卢西亚诺·米扬的二儿子，给拉斯·玛伊达带来的印第安小女孩，意大利人帕斯瓜利的小子以及工人拉蒙·巴亚达雷斯的斜眼侄子，他们对上课根本不感兴趣。要么逮苍蝇，用指甲把苍蝇肚子可怕地剖开，要么就毫无原故的笑起来，而那时卡门·罗莎正在刷黑了的木板前面，认真写着许多字母：

"一个M，一个A，一个N，一个O，塞拉非娜，在这念什么？"

"我不知道，小姐。"吓愣了的小印地安女孩回答，她差一点哭出来。

当加拉加斯大学毕业的两位老师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和他的妻子内伊·卡尔瓦哈尔意外地来到这个村镇的时候，卡门·罗莎感到轻松和愉快。赛昆迪诺·席尔瓦去访问了内伊，以沉稳的声音给她叙述了整个的历史。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在戈麦斯时代，他除了是学校的老师之外，还是一位处在监狱和

流放之中的革命者。当美好时刻来临并成立许多政党的时候，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就参加了一个政党，并在某些群众集会上发表了对抗性的演说。然而，新政府是实行三个月的民主，九个月的专政，把他再一次的投入了监狱。最后，虽然释放了他，但条件是要他生活在给他固定一处居住的这个村镇。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特别的地方来流放他呢，这一点赛昆迪诺·席尔瓦并不知道，可能连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自已也不知道。

"他确实今天带着妻子和女儿来了。"药剂师推断说。

"我想他们要办一所学校。"卡门·罗莎说。

"他说过这件事，但是他们刚刚到。镇长已经约见了他，通知他有命令把他关到一座监狱里去，如果他谈政治或者企图在这个地区建立自己政党的话。"

一谈他刚到的朋友，他就感到是重要人物：

"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老师是个很有影响的人，一个伟大的智者。今天我把他带到了'银马刺'街并且给他作了介绍。"

第二天听无线电广播的时间又把他带去了，而卡门·罗莎似乎对他并不这么感兴趣。他这个人个子高，带着一副眼镜，有一点缺乏风度，像一般人，平平常常的特点，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这种类型而且很容易忘掉，那双细瘦的长手和深陷的双眼几乎不值得看。但是他那双眼睛几乎从来没正面观望过事物，因为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总是心不在焉，就仿佛他想着一个远方的人。

克里马科·盖瓦拉习惯呆在他的屋角之处，赛昆迪诺·席尔瓦和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跟卡门·罗莎谈话，托莱多神甫从门口那里听着，就在那时，通过蓝色的晴空，极其清晰地听到了广播员的声音：

“比阿里特兹，三月廿八日，布尔戈斯民族主义电台播送了公告，上午十一点三十分，何塞·米阿哈将军已经接受了马德里无条件的投降。”

几分钟之后：

“马德里，三月廿八日。人们证实马德里中央部队已向敌人投降。佛朗哥的部队正在首都南部各县朝着城市中心区挺进，这个城市两年多来英勇地抵抗了佛朗哥将军的包围。”

尽管一个多星期以来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等着消息，但是他听到这种消息后，面色苍白，耷拉了脑袋。播音员继续说：

“布尔戈斯，三月廿八日。在佛朗哥将军的命令下，二十万人占领了马德里市。”

克里马科·盖瓦拉那双印第安人的眼睛从暗处的角落里闪闪发光。

“罗马，三月廿八日，墨索里尼当他在帝国大道检阅了一万八千名飞行员（其中三千名飞行员参了西班牙的战斗），回到贝内夏广场的时候，他知道马德里已经投降。当元首出现在阳台上高呼‘民主主义的西班牙万岁’的时候，人群向他欢呼。”

赛昆迪诺·席尔瓦由于神经上的紧张，使他左肩摇晃，他颤抖着，尽了空前的努力来保持镇静。

“柏林，三月廿八日。阿道夫·希特勒首相以下列形式打电报给佛朗哥：值此民族主主义者的部队进入马德里之机，我向您表示热烈的祝贺。德国今天钦佩你们部队杰出的进展，并且承认西班牙正在开辟一个新纪元，证明了它所作的牺牲和努力。”

无线电广播沉默了。托莱多神甫喜形于色，他朝着酒店的方向走去，并且以说教者装腔作势的姿态冲着卡门·罗莎说道：

“感谢上帝！红色分子终于消灭了。西班牙终于从他最凶恶的敌人那里解救出来。”

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脸色变得十分惨白。随后，他发出由于一种内心的愤怒而变得颤抖的声音，没理睬托莱多神甫说的那些可怕的事情。

他不希望有这样指责人的神甫，也不知道这样咒骂的长着一对幻觉眼睛和一双幽居人手的那个人是谁。但是他表现的惊讶仅仅持续了简短的几分钟。他立即苏醒过来并且像一头小牛一样发起了冲击：

“我不知道您是谁，先生，但是我听到的那些东西应是来自邪恶之心。幸好，上帝的正义是无穷的，这种正义像在西班牙实现了那样，将在宇宙的各个角落来实现。”

“我从不自圆其说是为了报答上帝。”这次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直截了当地说并冷冰冰望着神甫。“你们这些法西斯仇恨正义，仇恨自由，仇恨进步，仇恨人民。你们不应该靠着你们那些卑劣的感情和肮脏交易来称呼上帝的名字。”

大家以为托莱多神甫将会对他进行反击，神甫的表情是那样的恼怒，面孔是那样的紫青。但是，他没那么做，而是朝着

门口迈了三步，气得从大街那儿用读圣经的方式摇晃着诅咒了一下。

“你们企图占领西班牙而没有获得成功，因为军人们的爱国主义和上帝的手对此进行了阻止。你们企图占领世界，但是你们将要被粉碎，将要被无辜者自己流出来的鲜血所淹没。”

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在那个人走了之后，冷静了几分钟。他那双炯炯发光的眼睛，如同昏暗中的猫眼一样。他那些青筋在攥着的细瘦的手指上一阵阵跳动。卡门·罗莎对于这种争吵茫然不知所措，不知如何是好，给他拿来一杯清水。

“请您原谅，小姐。”当他能够恢复一个自由自在心情快乐的人的时候，这位学校老师忧伤地说道：

“不可想象，他一来，搞的这可笑的一幕是怎样折磨我的。”

他一口口地把那杯清水喝了。

第十一章　独眼龙蒙特罗

31

“昨晚我跟一个佛朗哥分子的神甫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你自己曾说过，在这个地方不跟任何人谈论政治。”内伊亲切地答话。

“我是知道这一点的，伙计。但是一个肥胖讨厌的僧侣，在我在场的情况下，他为马德里的倒台歌颂胜利。我坦白告诉你我失去了控制。”

“出人意料的有时候你竟失去控制。”内伊察觉到了。

“这是西班牙战争不可避免的结局，卡迪鲁阿娜，他们西班牙人不仅仅自己失去了控制而且也使得全人类失去了控制。”

内伊跪在被打开的提箱前面嫣然一笑。她是一位高个白净的女人，红头发，翘鼻子。在钟爱她表哥很久以前，从很小的时候起，她就十分钦佩她的表哥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他是个教区所有玩童的头头，历史课成绩第一，学校棒球队的暂停

声，里戈莱托的Caro rome哨吹得相当娴熟，相反学跳探戈舞就十分笨拙。她辫子上结着蓝色的花带经常探出窗外看他走过，并且总是听他说那一句话：再见，卡迪鲁阿娜！以后，她成了跳舞抹口红的姑娘，上帝使他破费了，对她固定的帮助，对她的爱慕，对她不像是对他自己的姐妹一样了，当他对她说："再见，卡迪鲁阿娜"的时候，想的是另外一回事，是心不在焉，走神的样子。

"你跟镇长谈了吗？"内伊问道。那时对她正把书从箱子里取出来一本摞一本的放在地上。

"没有更多的办法。正像我们所猜想的那样，他叫我是对我进行威胁。他毫不客气地对我提出警告，如果我企图成立党派或者组织工会的话，他就把我押送到监狱里去，永远别出来。"

"那你怎么回答他的呢？"

"我告诉他，你我都是大学毕业的老师，而这个地方正急需一所学校。我想在这个栎树丛地带建立一所学校比成立一个政党也许更革命。"

内伊把空皮箱盖上站起来。她有一对明亮而美丽的眼睛和一双洁白的手，尽管她不能准确地知道怎么用这一双手。她交叉两只胳膊把手藏在腋下，她倒剪着两手隐在背后，或者像没有生命的鸽子那样把手下垂在裙子两边。

"他们准许我们成立一所学校吗，马提亚斯？"

"镇长没有任何异议。该我放手干这件事了。"

"问题是你不知道让我们在这个镇子呆多长时间。我懂头开办一所学校，我们要着手办，得好几个星期。"

他们呆在拉斯·玛伊达住所最宽敞的房间里。楼层是水泥的，屋顶是锌板的，因为拉斯·玛伊达早已发财了。内伊一分钟也不能容忍看见这种杂乱无章的样子，她没等干活的印第安

女人来，就早早地把两个帆布小床铺好了。

“你别想这种事了，卡迪鲁阿娜。”马提亚斯沉默了一小会说。“重要的是办学校。我们总会碰到某个继续跟他打交道而不会让他灭亡的人。这里有数十个男女孩子没有文化。这是一种真正的耻辱。”

内伊用表情赞同马提亚斯的话，她重新弯下腰来收拾书，她把书堆了两摞，放在与两个床铺等距离的一张小桌子上。把一本西班牙文语法和那本法语的Telémaco书籍放在最上面，其它的书名被盖起来了。

“卡尔瓦哈尔的唐娜·内伊·卡尔瓦哈尔，您发生的这些灾难，正如具有很多道理的公共秩序捍卫者们所说的那样，是因为跟一个捣乱分子，跟一个职业煽动者，跟祖国的一个不肖子孙结了婚。正像您父母劝说的那样，如果您跟唐·克里普洛·贝鲁迪尼，这位您所追求的最高尚最合适的人结成夫妻的话，今天大概不会呆在这个不怎么样的宿舍里，也不会呆在这个令人厌恶的油田，而是坐在天堂俱乐部的一张小桌旁，手边放着一杯鸡尾酒，撇撇嘴说：troio pigues, je passe, merci cheri.”（法语：三张黑桃，我让了，谢谢，亲爱的。）

内伊愉快地听他所说的这一切。当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以那种嘲弄的语调慷慨陈词，打着说教者的手势，用一双晶亮的黑眼睛仰望天空的时候，年轻人一股激动的热情使她两颊发红。

如此而来，她抗议说：

“马提亚斯，劳驾，请注意你的脚放在哪里了。你踩在我蓝色的拖鞋上，快要把它踏破了。”

他没来得及回答，因为米莱娅进来了，两人相互间对应地吻了吻。她像内伊一样是一个白色的小姑娘，但是长着父亲那样的黑发和眼睛。她在附近小屋的一张三分之一的帆布床上睡

觉，自己干净细致地洗脸、穿衣服、梳头。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把她费劲地举到头顶，一下跟她这个人那个人的谈起来。

“苏·阿尔德莎·雷阿尔觉得这个壮观可爱的城堡怎么样？她在那个棕榈垫子上睡得好吗？侍童侍女对她进行了相应的照顾了吧？”

“一切都不错，陛下。”米莱娅回答说。“唯一讨厌的是家里那条龙，在街道当中总是那样狂叫，把我惊醒了三次。”

“公主，您说一条龙？我会用我的火剑把它变成碎末的。”

“太好了！”

“我也要把院子里的夜莺杀掉，它们像鸡一样从大清早就叫起来。”

“好极了！”

“现在我邀请你在伯爵夫人玛伊达的路易十五美丽的餐厅里吃午饭。请在这个地区享有盛名的拉·蓬巴多乌尔吃几个炸鸡蛋。”

“让我下来，爸爸，你把我的头发快弄乱了！”这回米莱娅一边踢着脚，一边闹着说。

内伊·卡尔瓦哈尔从里面半明不暗的灯光那里笑着评论道：

“多么像一对疯子！”

32

爬到钻塔上去的克里马科·盖瓦拉很巧妙地把摇晃的管子串起来，而且在半圆的挂钩中把这些管子弄得纹丝不动。一号

办公室在那个大草原上，并不是唯一打开的一口井。克里马科·盖瓦拉从瞭望塔的高处遥遥望见二号办公室的起重机在河流甜棕林那边很远的地方，其他起重机也隐约可见。

钻井工人阿尔伊·罗尔费迅速地把仪表上指针停下来，把手指放在嘴上，像火车汽笛一样吹了一声刺耳的口哨。克里马科·盖瓦拉听见了这个声音，开始从钻塔边上的梯子下来，因为几乎不到五分钟就下班了，而且天色已经昏暗。

当管子工拉蒙·瓦亚达雷斯和尼卡奥尔到了地上的时候，他们在靠着搅动的泥浆和灰色水泊的水龙头那里，已经洗完了手和前臂。

他们等着克里马科·盖瓦拉，在他们陆续返回家之前，从一个冒气的暖瓶里斟了三杯热咖啡。那些人的家是这样的近，以致公司在合同上可以节约相应的运输工具。

拉蒙·瓦亚达雷斯，这个像凿子的人没回头，就说起来托莱多神甫的坏话。

“这个流浪的神甫，在公司那里走私了三辆卡车。”他说道。

“在公司那走私一辆卡车不就够恼火的吗?”尼卡诺尔·阿尔德阿加问道，他是刚从苏利亚来的，从来没听他表过态。

“这是一大笔生意。”拉蒙·瓦亚达雷斯向他解释。“公司用一种方式借给他钱来买一辆卡车，然后以好的价格把帮他买的那辆卡车租给他。用这笔租钱，以这种方式来付卡车的钱，转回头来又向公司借贷买另一辆。”

“一笔圆满的生意！”尼卡诺尔·阿尔德阿加叫了一声。

“是的，伙计，但是这笔买卖公司不跟你做而是跟给他帮忙的人做，或是跟那种想制服人的人做。”

“镇长走私卡车多少辆？”最后一个来的克里马科·盖瓦拉问道。

“得超过五辆。”拉蒙·瓦亚达雷斯说道。“但是，几乎都让他的妻子唐娜·玛丽娅·埃杜维希斯弄走了。这个胖女人贪婪得很。如果让她干的话，她甚至于把钻机的钻头都得带回她家里去。”

大伙安了一个铁栅栏，把头一批房子的周围圈起来，傍晚的暮色布满了赤黄色的天空。相反这个时候，吉耶尔米托·拉达驾着一辆黑色小轿车——这辆轿车的门上显眼地贴着公司的字头——沿着满是沙土的街道开来。随着它开过去，三个人大声打了一下招呼。

“什么东西！”拉蒙·瓦亚达雷斯说。

“一堆垃圾！”尼加诺尔·阿尔德阿卡作了证实。

克里马科·盖瓦拉正好有机会把他已经忘却了的题目回想起来。

“我们不能成立一个约束自己的工会。”他突然喊道。“这涉及一个合法化的问题，涉及建立一个自己组织的问题，这种组织在许多油田已经有了。”

“这里的人们很害怕。”尼卡诺尔·阿尔德阿加回答说。

“拉蒙·瓦亚达雷斯他不怕。”克里马科·盖瓦拉肯定地说。

“当然我不怕！”拉蒙·瓦亚达雷斯也并不知道建立工会的准确概念，他站在刚刚点亮的一盏灯下说。

“连我也不知道”。尼卡诺尔·阿尔德阿加作了一下补充。

克里马科·盖瓦拉希望什么都知道。但是他没有再谈这件事，而是在他们路过刚刚垒起来的对面那座墙之后——那座墙上钉了一块矩形木板，用鲜明的绿色字迹说明：苏姆娜有一个秘密。——还有在新药房对过，一个叫作“墨西哥沙龙”的场所，有一台带投币口、不停转动放出舞曲的五彩电唱机，他又谈起来。

实际上，他只坚持到停在尼卡诺尔·阿尔德阿加家门口的

时候，那时他才说：

"我们三个人敢组织工会吗？"

"你可以跟我说说。"拉蒙·瓦亚达雷斯答道。

"也跟我说一下。"尼卡诺尔·阿尔德阿加一只脚跨在门槛上作了个完整的补充。

拉蒙·瓦亚达雷斯和和克里马科·盖瓦拉先后走了。拉蒙·瓦亚达雷斯不仅不害怕而且具有鼓舞人心的理想并且提倡首创精神。

"也许学校老师能帮助我们。"他作了一下提示。"药剂师赛昆迪诺·席尔瓦那天晚上对我说，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是一位坚强的人，他知道政党和工会的许多事。"

克里马科·盖瓦拉并不同意。

"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正在受到镇长的监视。"他解释道。"没有必要牵连他也不要冒我们合谋的危险。"

因为他们到了拉蒙·瓦亚达雷斯的家里，他以告别的方式作了补充：

"此外，我不认为那么需要他的帮助。我或多或少知道应该怎样组织工会。"

他走了。据说，一开始就需要给他们清楚地解释工会究竟是什么。一群黑乎乎的昆虫在电灯的周围飞旋。克里马科·盖瓦拉是个独身汉，他没有伴侣在一间泥巴苇子和棕榈树搭的茅屋里生活着。

33

几个星期以后，科尔普斯·克里斯蒂走了，卡门·罗莎独

自一人呆在杂货店里。唐娜·卡尔梅莉达在没有教堂庆祝那庄严的日子的情况下，她早就跟托莱多神甫忏悔去了，而且随身带走了印第安女孩埃乌塞比娅。她俩在神甫住宅的过道里轮流等候，而在那时，神甫坐在他从博利瓦尔市带来的皮椅子上听着他的教徒跪在院子里的水泥地上，悄悄地忏悔着那些罪孽。

一个男人进了“银马刺”街，买了一个吊床。然后，拉蒙·瓦亚达雷斯的妻子到了，要了一公斤面粉，手里提着包，呆了几分钟，谈到使天空变得昏暗的大片乌云，这大片乌云预示着暴风雨的来临。最后，镇长的太太唐娜·玛丽娅·埃杜维希斯·德·科瓦，这位西班牙安达卢西亚人来了，因为她也去忏悔，而且由于她觉得要买的那半打杯子太贵，什么东西也没买。为了不浪费走路的时间，她对卡门·罗莎说开了她丈夫怎样发布果断的命令，让妓院离开村镇的街道，搬到大草原一个偏僻的地方去。

“我们正派的家庭不能生活在这样丑陋、说这么多的脏话、反来复去的跟赌博跟有肮脏生活的女人打交道的事情中间。”

卡门·罗莎没有打断她的话。唐娜·玛丽娅·埃杜维希斯是个非常善谈的人，当她丈夫不在的时候，她就非要把他的那些消息细节透露出来：

“唯一的障碍就是独眼龙蒙特罗。最近他说他的生意很重要，他有很多有权有势的朋友，他拒绝搬走。但是，瓜尔贝多得到了毫无例外的最高命令，而且准备执行它。我们来看看蒙特罗是搬还是不搬。我了解瓜尔贝多，我敢肯定地对你说，他得搬走。”

镇长的太太刚走，丽达·瓦亚达雷斯所预见的暴风雨来临了。起初，夜幕提前降临，当大片的乌云，仿佛黑沉沉的突出来的石板压下来的时候，另外一些相似的乌云犹如靠在一望无

垠的草原地平线上的巨轮静静地浮起来。这种意外昏暗的情况迫使卡门·罗莎点上了灯。远处响起了三声不同的雷鸣。北边打了一下闪电，另一下在南边，前边的那个没来得及消失，第三下又在西边出现了，它是那样的连续不断，以致整个街道在几分钟之内照得通明，好像又升起了太阳，似乎突然成了白天。卡门·罗莎透过门口暗处的隙缝，透过一次又一次闪亮的那块灰色的天空，看见像篝火火苗一样蜿蜒而上的黄色火种和垂直升起的红色火线，它们犹如奥尔迪斯圣·罗莎节的焰火，在空中飘散开来。那群在夜间山谷中熠熠发光的火星，那种在黑暗中具有白昼光芒的反射，引起了她一种不可思议的忧伤。那是一种静悄悄的然而是强有力的雷鸣，它没有轰响的吼声，没有下雨的滴滴声，没有湿润土地的乡村气息，它在打着愤怒的闪电中全部爆发了。

当终于下起了大雨的时候，当第一个爆发声强化了最后一道光芒的时候，恰恰就在这个时间，独眼龙蒙特罗在酒店里。卡门·罗莎的脑海里早就准备应付那个她知道不可避免的仇恨的相遇，她记住自己要说的几句强硬的话。尽管如此，她从未想到在一个黑色的雨夜中，在闪电的光亮和随之而来的雷声笼罩的一间屋子里会轮到他对付她。

独眼龙蒙特罗已经悄悄地从门口那里溜进来，他穿着一身白卡其布衣服，突然胸前带了一条刺眼的红领带。他戴着一顶从来也不摘的巴拿巴草帽，右手攥着一条鞭子。那副眼镜的黑色镜片把他蒙在左眼上的肉云挡住了，而那只闪亮的好眼睛像一把刀子的亮光一样。卡门·罗莎打算高喊一声阻止他，但是话在咽喉上梗塞住了，嘴唇哆嗦得几乎成了一个发抖的哑巴。

这个男人结果来到她呆的地方去了，并且从柜台对面的方向说道：

"维耶娜小姐，无论如何我也不搬到镇长让去的地方，所

以在我永远离开这里之前，我必须跟您谈谈。”

一个新的闪电，使门外黑夜中降临的大雨变成了银河。随即响起了一声巨雷，使得货架上的那些小瓶摇晃起来。然而，狂暴的雷鸣根本没有吓住她，而是推动她对付以往从来没有那么贴近，而如今站在她面前的那个可恶的人。

“您什么也不要跟我谈！请您从这里出去！”她对自己声音的那种锋芒感到吃惊，这种声音像Z字形的闪电那样愤怒而颤抖。

“最好请您听我的。”无动于衷的独眼龙蒙特罗继续说。“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向您提出来。”

“我跟您说过，请出去！”她向街上伸着一只手，连看也没看他。

“您听着。”越来越近的蒙特罗固执地说。

但是，卡门·罗莎又喊起来，这次声音喊得那么高，大大超过雨水拍打在池塘上的声音：

“请出去！”

她决心抓住这三句厉害的话，“请出去”，“请出去”，“请出去！”，直到那无耻的面孔、黑色的眼镜、血红色的领带从她的视线中消失掉。

突然，乌里塞斯·蒙特罗的举动有所改变，他观察了一下昏黑的街道和雨水滴到淤泥上四溅的凄凉情景，又朝着面色苍白、僵直得像棵枯树般的女人走来了，那时她还伸着手向门口指着。

“我一定要跟您谈谈！”他又一次阴沉的面对着她低声说，而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抓在了卡门·罗莎的左肩上面，把她的衣服撕碎了，他如同一只爬行动物那样朝她的脖子移过去。

就在这个时刻，卢西亚诺·米扬的大女儿克劳迪尔德·米扬闯进了杂货店，她犹如穿过一块水洼地的小鹿、像水里的种

子顽强地生了一棵幼芽似的，从雨中湿漉漉的跑来了。由于她家住得很远，在栎树丛的中间，这场大雨使她感到害怕。

卡门·罗莎那时由于怕得发狂，两眼之中带着一种恐惧的目光，正在高声喊着："出去！凶手！"

独眼龙蒙特罗恼怒地看了一下卢西亚诺·米扬的大女儿，含糊说了一句粗俗无礼的话，然后迈着酒鬼的步履，朝着街上走去了，他消失在最后一次闪电带来的阵阵暴雨之中。

"出去！凶手！出去！凶手！"在他走了之后，卡门·罗莎又喊了两声。

她用颤抖的双手把门关上，匆匆地把门闩黑杠插上，扣上铁钩锁，抱住吃惊望着她的克劳迪尔德·米扬，一边涌着泪水，一边吻着她的前额，两个人突然哭了起来。

第十二章　古巴女人

34

“只缺卢西亚诺·米扬，再没别人了。”克里马科·盖瓦拉说。

“我们不应当召他来。”拉蒙·瓦亚达雷斯答道。“他是工头，每天赚十六个博利瓦。”

“此外，”尼卡诺尔·阿尔德阿加补充道，“他快要离开公司了，下星期跟老爷罗伯特在会社里安装一个机械车间。”

“没关系。”克里马科·盖瓦拉辩护说。他坚持把马格丽塔工头召集来。“卢西亚诺·米扬是个好人，大家都尊敬他，他来了将会给工会增加很大的份量。”

会议是在尼卡诺尔·阿尔德阿加家里举行的，但是，在这种场合，被邀请来的人不是通过用小纸条的办法而是靠活的声音。在附近的一间房屋里，躺着两个孩子，大家听到他们像小动物似的断断续续的叫唤，要么听他们被裹在被单里。另一个房间，是尼卡诺尔和卡希尔达的卧室，有五个人谈话：三个人坐在单人帆布床的边上，克里马科·盖瓦拉坐着一个板凳，而尼

卡诺尔·阿尔德阿加以家里主人的身份站在那里。卡希尔达一动也不动，她正好倚在对着厨房的门口等着机会端咖啡。

卢西亚诺·米扬迟到了。克里马科·盖瓦拉把他的板凳给了他，而黑人劳伦索·托雷斯把有关产生单人床的故事讲了一半。一静下来就有点不舒服，为了打破这种寂静，正挨着卡希尔达呆着的克里马科·盖瓦拉开了口：

"正像你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小伙子们谈到了组织一个工会的问题，或者至少要组织一个捍卫劳动权的委员会。输油管到了，一大堆钻机在整个草原上架起来了。由于输油管的铺设需要，一号办公室及其周围工人们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陆续到了，公司可以跟我们作对，跟来的人作对，使你感兴趣的是因为镇长是一条为托伯逊先生效劳的猎犬。而且劳工部的代表总是让公司有理，没有费心地考虑它到底是有理还是无理，我们需要组织一个工会，以便当吉耶尔米托·拉达以公司的名义解雇一个工人的时候，他必须知道不是解雇的尼卡诺尔，阿尔德阿加，不是劳伦索·托雷斯，也不是克里马科·盖瓦拉，而是解雇一个决定保护他们的组织成员。"

"你认为镇长将会允许我们给他组织一个工会而不会把我们所有的人投到监狱里去吗？"卢西亚诺·米扬冷静地打断了他的话。

克里马科·盖瓦拉已经不是沉默而狡诘的美斯蒂索人，这种人几乎不跟过街的人打招呼。他突然恢复了工会组织者的职能，他在苏利亚油田的经验和在监狱里的思考使他受到了磨练。他等着卢西亚诺·米扬提问题。

"在国家另外的一些地方和在油田的其他营地，工会在合法的活动。"他回答道。"需要让镇长知道一号办公室并不是别的共和国，当他在这个地方阻止成立工会的时候，他正在粗暴的践踏法律。我们要团结全国的工人，要在愿意发表这些情

况的加拉加斯报纸上把事实加以揭露。假如确实把我们投进了监狱，对于我和你们当中的任何人来说，小伙子们，那么正好，期望把你们组织起来的第一批人到了监狱之后，这恰恰是工会永远诞生之时。”

“必须出去游行，让公司所有的劳动者都到。”尼卡诺尔·阿尔德阿加激动地说。他是这个家的主人，卡希尔达高兴地望了望他。

“还是要谨慎从事。”克里马科·盖瓦拉劝告说：“为了不要像前一次那样把我摧垮，我认为我们应当首先跟最有觉悟的伙伴们谈谈，不要发传单，也别去游行，一句话，要团结准备加入工会的那五十个人。当我们有这五十个人的时候，我们就在劳工部代表面前出来要求合法化。我们来看看镇长是否一股脑儿的把五十名工人全部关到监狱里去，在他们当中，有伙伴卢西亚诺·米扬，他拥有一百多名为他们的友情敢于献出生命的马格丽塔人。”

卢西亚诺·米扬含糊地笑了笑，以降低上述讲话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拉蒙·瓦亚达雷斯就仿佛在一个代表大会上似的，从床边上举手严肃地说：

“我要发言！”

他接着说开了，大家都让他说下去：

“伙伴们，我提议从现在起我们宣布成立工会组织委员会并任命克里马科·盖瓦拉为总书记，尼卡诺尔·阿尔德阿加为财务书记，我们一旦有资金，由他来负责。我们希望从今天起吸收克里马科所说的那些人。”

没必要像以后拉蒙·瓦亚达雷斯所希望的那样，实行一次性的举手正式表决，因为大家都同意。尼卡诺尔向卡希尔达要热咖啡，她立即端出来了，因为那个掉了皮的白色咖啡壶就放在炉灶上面，而且家里的四个白鑞杯已经准备好了。工头卢西

亚诺·米扬手里拿着芳香的巧克力谈到了另外一件事：

“那个西班牙神甫和镇长的太太经过了六个多月，在公司的各个办事处、在各个商铺、在各地方给教堂敛钱。此外，他们还找托伯逊先生弄了几袋水泥和一卡车木材。但是到现在还没看到教堂也没看见他们要盖教堂的那块地基。

“真的！”卡希尔达喊了一声，她一晚上也没开口。

“对我来说，使我感兴趣的是跟我的马格丽塔朋友建立一所教堂。”工头接着说，“克里马科，您不觉得这个想法好吗？”

克里马科·盖瓦拉是不信教的人，但是无论如何也不愿在宗教问题上跟卢西亚诺·米扬进行一场争论。

“这是您的事。”他含糊其词地作了回答。卢西亚诺·米扬把空杯放在卡希尔达的手上站起来告辞了。他朝着门口走的时候补充了一句：

“当然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可以盖一个简单的教堂，是泥巴苇子墙和锌铁板顶棚的，有一间作弥撒的长厅和一个盛圣器的小屋。”

“圣母教堂！”卡希尔达说道。

“圣母教堂！”卢西亚诺激动地说了一句。

当工头一走，克里马科·盖瓦拉就把黑人劳伦索·托雷斯递给他的那支烟卷点上，他以一种不可冒犯的见解判断说：

“你会很快去作弥撒的，卡希尔达。如果卢西亚诺·米扬提出来这件事，十五天就会建成一座教堂。”

35

唐·罗伯特驾着小伏特的方向盘，唱着《在西班牙一个小

镇上》的歌曲，沿着一号办公室的坎达乌拉路上开去。格拉谢莉达·阿尔卡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罗伯特的太太坐在他的身旁，穿着未婚妻然而没有白纱的衣服，她是在地区法官面前举行婚礼来的。格拉谢莉达温柔地依偎在美国钻井工人结实的肩膀上，为了她的幸运，为了使她这样喜欢那个金黄色头发的大个子把美好的前途送给了她自己，她感谢天上的诸神。又往前走了一段，她抬起了双眼目不转睛地望着唐的侧影，要么用她的指甲尖在脖子上挠挠他的脊背，要么把整个一只手伸到他的衬衣里去，轻柔地抚摸他胸上红茸茸的汗毛。

“请安静会！罗伯特太太！如果您继续给唐加温，唐就要撞车了！”

然而，没走几米远，他把轿车停下来，关掉了马达，使劲地拉了手闸，朝着她转过身来，搂住她的双肩，吻了她足有三分钟，而她也在他那宽阔的胸怀上卷缩成一团，像一只小猫似的打着快意的呼噜。

“好了！好了！我们永远到不了家了！”唐抱怨地说，松开胳臂站起来。

“那有什么关系？”格拉谢莉达叹息说。“没人等着我们，我亲爱的。”

“唐不愿意像绵羊似的在野外度过新婚之夜。他在一号办公室有一间小房子，有一张带有弹簧垫子的新床和刺绣的床罩，还有在小床头柜上放着插满雏菊的一个花瓶。唐是一位绅士。”

“瞎说，我亲爱的，你并不是什么绅士。你是一个结婚半小时就不喜欢他妻子的讨厌的老爷。”她又把手放在他的衬衣里。

最后两人达成一个协议，根据这个协议他们不再相吻了，而是在跨进房子门槛之后再说。唐的这间小房子墙壁是水泥板

的，屋顶是瓦盖的，在一号办公室的村镇前头。

“跟你说真的。”她说：“我从来不相信你会跟我结婚。”

唐·罗伯特把汽车的速度减下来，力图避免在路上落沾染上滚滚的尘土和碎石粉末。在左边，一伙工人由德克萨斯工程师克里斯提亚·卡尔德指挥着在山坡上弯着腰干活。他们跑了一百多公里，把从一号办公室运来的输油管的管道拧紧和焊接好。克里斯提亚·卡尔德那亲切的声音喊起来，这声音超过了锤子敲击金属的响声，因为他早就看见了他的同胞唐·罗伯特的车子。

“儿女少生，幸福多来！”

唐用尖声的口哨作答，他加快了汽车的速度并且使那中断了谈话又重新开始：

“请告诉我一件事，阿尔卡拉小姐，如果您认为唐不会跟您结婚的话，那由于什么原因跟唐有了三年多的爱情，为什么在您家里接待他，为什么只有当两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您轻轻地吻他？这点意味着您不是一位严肃的女人。”

“大傻瓜，谁告诉你求爱的女人是严肃的？”

“等一会。”他又踩了一下闸。“我要向你提个问题。阿尔卡拉小姐，您能跟唐睡觉而不跟他结婚吗？”

“是的，先生，我很高兴，但是唐不让我那么做。劳您驾不要再把阿尔卡拉小姐说成是罗伯特的太太。”

小伏特轿车像得了鼻膜炎的动物似的开始感到喘不出气来，最后在一个路坡当中停下来。唐·罗伯特下了车用英语骂了几句，取出了袋子，把衬衫的袖子卷到了胳臂肘，他用左手把发动机散热器的盖子掀开，低下头去，把右胳膊伸到有弹簧、螺母和螺丝的黑洞里。三分钟之内，他把损坏的地方修理妥当，回到了格拉谢莉达在方向盘边等着他的那个地方去，她

笑眯眯的绝对相信唐会在转瞬之间把那个不幸的事故弥补好，她也会肯定如果由于意外倒霉的情况他不能修复的话，他可以把汽车扔在背后带她往前走，以此方式把她带到有松软的床、刺绣床罩和维菊等着他们的住宅里去。

“当你回国的时候，你愿把我带着跟你去德克萨斯吗？”

一阵哈哈大笑，使美国人的身躯摇晃了一下。

“哎呀！这么多疑的女人呀！首先，你说唐不打算跟她结婚而现在又问，当唐去德克萨斯的时候是否会抛弃她。那么好，罗伯特太太，唐再也不想去美国了，您听见了吗？再也不想了。”

“为什么？唐。你不喜欢你的国家吗？”

“唐非常喜欢他的国家，但是他也喜欢这块土地。而正因为在你们国家没有一分钱也没有人爱它，在这块土地上他才有了家，现在他有了您，他将呆在这里一直到老死。”

路顺着输油管道向走下去。从一号办公室来的一大批钢质蠕形似的动物，迈开脚步蜿蜒在陡峭的峡谷和斧砍的树墩之间。

“唐，你们准备把管子在什么地方停下来呢？”

“这些管道从油井那里来，准备停在海边上，停在公司石油船等着的一个码头上，以便把你们的石油运到国外去。在那里他们加工炼油，然后作为汽油回转过来以五十倍的高价再卖给你们自己。”

她没有能力去注意这样复杂的经营活动。尽管有那个协议，她还是愿意在唐的后颈上再吻他一下，宁可偎在他的肩上直到村镇什么也不想。

在“银马刺”街，他们稍稍停了一会，因为唐远远望见了卡门·罗莎站在一个门口那里，他希望把她向妻子介绍一下。

卡门·罗莎高兴地鼓起掌来，为他们低声唱起努普夏尔进行曲。这首进行曲是贝雷尼塞小姐教给她弹奥尔迪塞纳①教堂风琴学会的：

达，达，达兰，

达，达，达兰，

达，达，达兰弹，达兰，达，达兰……

小伏特轿车疾驰地穿过村镇曲曲弯弯的街道。格拉谢莉达又一次偎缩在唐·罗伯特的胸前，嘴里嘤嘤细语地说道：

“我心上的圣·塞莱斯迪诺，幸好没有人对我说唐有这么一位漂亮的女朋友，要是如此真的使我怕死了。”

36

“扁鼻子菲利佩，你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是哪类的夜总会？这里都是雄性的。”

“你说的有道理，伙计，但是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只有来喝酒了，没有其他办法。”

被镇长赶到草原上的那些妓院组成了一个人们称作阿尔·莫斯凯罗——“群蝇”区域。虽然如此，尽管绰号名声不好，但是那些做生意的老板们迁居到那里去还是有利可图的。这种迁移跟竖立一些新的钻塔，跟铺设输油管，跟从事劳动的数百名工人的到来结合在一起了。中心区的街道仍然是不能解决的一条杂乱无章的迷途，但是那些最美观的新街道在村镇砍下来

---

① Ortcena奥尔迪塞纳为东正教。

② 圣徒的名字。

的那些树枝和倒向四处的栎树丛中诞生了。

“你看，疲劳的印第安人又带来了四瓶啤酒！”

“算了吧，我不想在这个集中营接着喝了！”

房子里容不下那么多的人，尽管如此，院子的范围比那个古老的**蒙特马特雷**大两倍。可惜的是，古巴女想道：“我只有八个女人，我没法解释有什么绝招可以把她们分配到这么多的雄性男人中间去。”

“三杯白兰地，胖女人！ 请 挪 动 一 下 你 那 沉甸甸的屁股！”

“你给我带个海量杯来，多洛莉达。”坐在蒙罗丘·阿莱格亚桌子跟前长 着 黄 头 发的奥尔滕西娅说道。她留了个空地方以防不测，她需要好的拳击手来保护她。

两个印第安侍者手里托着银盘来回繁忙地奔走。好像多洛莉达和古巴女自己也都累了。菲利多，这个楚佬，从柜台后面拿出来烈性白酒：苏格兰威士忌，法国和西班牙的白兰地，荷兰杜松子酒，古巴蔗酒，这是因为那个衣衫褴褛沾满油污的女顾客要的而且付给最高的价钱。

“强盗音乐！”

“是那些炮声！”

肝硬化把米兰迪达早已害死了。古巴女举行了新蒙马特雷开业典礼，她用了一个豪华的乐队，由巴塞罗那一 个 小 提 琴手，博利瓦尔市的一个钢琴家，比里杜吹笛子的一个老印第安人以及一个圭拉的小黑人，他是吹萨克斯管的一只鹰，由他们组成了乐队。

“人们陆续来了，多希尼托。”楚佬对她说，当他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叫她多希尼托。

“我不知道 我 该 怎 么办？”古巴女回答道。她的手摸着头，然而流露着得意的情绪。“所有的桌子都占满了，还有二

十五个人在院子里等着。我可只有八个女人，天哪！”

菲利多很快想起了一个聪明的主意：

“为什么我们不对罗莎·坎德拉抽彩呢？”

罗莎·坎德拉是今天从拉·克鲁港来的一位姑娘，在这个行业上，她时间不很长，可是她走路不体面，天生的不害羞。她炫耀她那对圆润而结实的乳房，就好像炫耀穆拉托人漂亮臀部一样，尽管她不是穆拉托人而是白种人并具有栗色的眼睛。当她首次在院子里露面的时候，穿了一件相当紧身的箔片衣裳，几乎要撕裂开来，而那前胸衣口开得那么大，以致大家看得见她那对奶头。一阵吼声在四张不同的桌子那里爆发了。

“把那个小牛犊放给我！”

“我在这，小傻瓜！”

古巴女听见了菲利多的暗语，表示同意。对罗莎·坎德拉的抽彩给蒙特马特雷增加了名声，这件事不断使他的女主人为此而经常操心。因为那个星期六确实来了一大批人，其它晚上没有很多人来就过去了。这就是在阿尔·莫斯凯罗——“群蝇”地区经营的六个夜总会或是妓院之间展开的激烈竞争。其中一个是乌里塞斯·蒙特罗的生意。这个人在永远离开村镇之前，他就顽固地坚持不搬到镇长给他指定的草原那边去。独眼龙蒙特罗宁肯把一切都卖掉，如货架、桌子、唱机、柜台、台球、饮料、印第安人提布尔修、女佣人和五个女人的床。贝洛林兄弟从博利瓦尔市来正式谈判，他们付给了他巧克力色的钞票，就留在了从酒馆开业的那天起人们称呼为“夜晚之子”的那里。与此同时，这个独眼龙没向任何人告别就消失了。

“请安静点，先生们！”古巴女从乐队的台子上以一种命令式的表情打断了乐师们演奏的《欢闹之夜》曲子，突然发表了一通意外的讲话：

“先生们，我向你们透露一点感人的事！我给你们介绍一

下罗莎·坎德拉，这位你们大家现在看见的非常好的姑娘，她刚到一号办公室就来寻找一位完美的男人……”

罗莎·坎德拉从桌子中间溜出来，突出的扭动着她的臀部来到古巴女的身旁，面对着六十个男人好色的眼睛。

“因为你身子摇动
就消灭了谎话……”

蒙罗丘·阿莱格利亚唱了起来。

“请安静！”女老板再次要求。“蒙特马特雷夜总会，为敬赠你们优秀的伴侣并且知道你们大家怀着坏心眼看了罗莎·坎德拉，因此决定在各位在座的人们当中对她进行抽彩活动，每十个博利瓦一次。”

一阵吵吵嚷嚷和哈哈大笑的混乱之声吓得她说了几句话。

“请安静！中了彩的人将是罗莎·坎德拉的主人，包括所有的掷骰费用，直到星期一的早晨，有房间、床铺、桂基酒和屋子里已经付费的餐食。他有权让她干自己所喜欢的事，让她打扫房间，命她唱国歌，令她照他的意见办。”

菲利早就把提供饮料的服务停止了，现在他挨桌卖彩票的号码。以会跳那淫荡的萨拉班达舞为自豪的罗莎·坎德拉感到在她那对半裸露的乳峰上，在她那生长的肉体上，满都是由于喝了烈性酒和放荡不羁而引起来一个又一个激动而闪烁的目光。

古巴女登上台子继续说道：

“每个人在钢琴盖的上面掷三个骰子，按顺序一个跟着来，我按你们的数字叫你们。抛出最大点的人，就可以把罗莎·坎德拉带走。”

卖了四十五张彩票，抽签开始。

“一号！”古巴女叫道。

埃乌克组德斯，马拉开波人，到前面来了。但是三个骰子总共才够上七点。第二个来掷的是蒙罗丘·阿莱格利亚，为了使罗莎·坎德拉明显的高兴，他标出二个五一个六。由于这个点，在一长串的队列当中，直到第廿九个人，即古巴女称呼的那个黑人卢维尔多上台时为止，一直保持着优势。

那个黑人在皮肤黝黑的一双手的手心中把骰子搓了搓，两眼向天上望了望，嘀咕了几句难懂的话，认真地把那些骨质的小立方体抛出去了，这些小立方体沿着整个钢琴盖滚动起来停在对面的角上，在骰子朝上的那面上，标着带有挑战性的三个六点。

“十八点！”古巴女喊了一声。“真野！”

黑人卢维尔多·伦加丑极了，他长着马一样的齿龈，还缺少了四颗前牙，在前额当中有一块砍刀的伤痕。当娱乐的那十七个人希望骰子滚动之后扳成平局没有达到目的时候，他撑在钢琴的一个角上，在热情的期望中保持着沉默。古巴女从台子宣布：“卢维尔多·伦加先生以十八点赢了！罗莎·坎德拉属于他的。”这时候，在一阵爆发的笑声中，他几乎没露那些尖齿。

然后，其他人的叫声又回响起来：

“我们走，曼丁加，你把她轻轻带走！”

“尖嘴的猴子！”

“骗人！”

“骗局！”

桌子在抗议的拳头锤击下震动着。抽签的结果并不令罗莎·坎德拉愉快，这不是因为卢维尔多·伦加是黑人（这是少有的），而是由于他少了四颗牙，有穿过前额明显的伤痕，有具备各种特点的令人恐惧的丑陋。尽管如此，她必须屈从于她的命运。卢维尔多·伦加早已用他那黝黑皮肤的手指抓住了她的

胳膊，实际上就犹如对待属于他的一件物品似的，带着她离开，朝着院子里黑色的背景走去，院子那里有房间和床铺。

形成了一种怨恨的寂静。五十九个贪婪的目光盯在罗莎·坎德拉那漂亮的扭动着的臀部后面。

第十三章　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

一

37

“半夜里，当夸伊卡伊普洛睡熟的时候，在弗朗西斯科·印尼提的指挥下，全副武装的八十个人袭击了他的茅屋。酋长和二十二个印第安人只用射箭来自卫，迫使他们的敌人一直难以接近。于是，西班牙人纵火焚烧茅屋，而夸伊卡伊普洛宁可出去战死也不愿意在火焰中亡命。他像一只被围困的猛虎，用拳头、用牙齿、用腿部、用夺得胡安·罗德里格斯的那把剑向包围他的人猛扑过去。这时其中三个敌人被打翻在地，使得胡安·加麦斯的士兵倒在血泊之中，看来他快要逃脱了。然而，是八十人来打一小部分印第安人，二十个以匕首和剑武装起来的西班牙士兵来对付一个赤手空拳身体裸露的印第安人。”

三十个小学生形成了一个斑斓多彩的集体。有六岁的小孩，他们的腿吊在板凳上还够不着地面，还有从阿尔·莫斯凯罗度过的十四岁的少年。有不懂得擦鼻涕、不懂得把长成的乳房头洗干净的小丫头们；有燎成螺旋形卷曲头发的黑孩子；有带着异乡兰色眼睛黄头发的人；有双目忧伤而滞呆的印第安

人；有许多差别各异的混血种美斯蒂索人和像阿尔福莱多那样中国人的儿子。他们从家里背着各式各样的座位来了，这些座位是：父亲在休息时做成很笨的板凳，即从前盛蜡烛或肥皂的简陋空盒子；一个背面有很多孔类似托莱多神父的大扶手椅；一把顺手牵羊得来的小铲椅，一个兄弟三人坐的长凳。而后就是衣服的鲜艳颜色，女孩子们头发上结的是耀眼的头绳，卡诺阿印第安人编的黄色草鞋，从特里尼达走私带来的黑白相间的橡胶帆布套鞋。

“最后，夸伊卡伊普洛七处受伤，流着鲜血，倒下来牺牲了，那些印第安人失去了他们最勇敢的首领。但是，过了几乎四个世纪，我们委内瑞拉人以崇敬的心情重复他的名字并且把他当作反对我们国家外来统治的旗帜而祈求他。”

大家渴望地听着那个故事，接着沉醉于历史的变化之中，他们被他那讲说声音的抑扬顿挫、凄楚动人所吸引，因为使他们眼花缭乱的是老师具有说服力的那双手和炯炯发光的双眼。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以这样明显的热情来表述土著人反抗征服者们，致使学生们对他的表情目不转睛，聚精会神地听他的那些讲话，就仿佛他给他们叙说了一个公主、巨人和龙的故事一样。实际上，他们从来没听过一个故事，那些历史课是来弥补他们小小粗野心灵上空白的希望，总而言之，他们的心灵是与世界上所有儿童的心灵完全一样的。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突然看了一下他的表，中断了一下说道：“已经四点了。我们明天接着来。”孩子们骚动起来，向他提出要求：“请接着讲，老师，请接着讲。”这种情况大概相当其它的孩子们要求“请再给我讲一个故事”一样。

马提亚斯和内伊把众多的学生分为两组，第一组由什么字也不认识的孩子们组成，一开始必须教给他们字母和数字；另一组由一些会读一半会写的孩子们结合起来。一方面在他们家里

分成四个年级学习，另一方面在卡门·罗莎教的简单课文里再加上一点东西。

他们在苏克雷大街租了一间破烂的空房子，它是目前在阿尔·莫斯凯罗经营的其中一所妓院刚刚放弃的旧房子。他们安排了一个长廊，前面可以跳舞，还有两个大的房间，前面有饭馆和顾客用的小桌。卡尔瓦哈尔把残留在水泥缝里的许多污痕擦掉，他像冲刷船的甲板一样把楼层冲刷了，把淫秽的语言和图画涂掉，他把损坏的白墙重新粉刷了，为了让阳光照到两间屋子里，他朝街打开了窗户。由内伊教一年级学生们学文化，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给二年级的学生讲算术和语法的基本概念并且介绍祖国历史初期的重大事件。下午的课一结束，内伊就让大家沿着长廊排好队并起调跟他们唱国歌或唱歌颂大树的歌曲。

公司的许多工人给他们子女报名上学。另外一些工人派子女去坎达乌拉，巴里亚关，博利瓦尔市学习。但是当这些人一有空的时候，他们也答应去找当地的这些学生以便把他们也迁到卡尔瓦哈尔的学校里去。

“其它学生一到，我们就开三年级的课。”马提亚斯对他妻子说。

虽然如此，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是工人子女。在第二个星期一的下午，在长廊里唱国歌的声音一下消失了，只剩下两位老师，在破房子门口来了一位等了许久的妇女。她比比划划自由随便地进来了，走路时不知羞耻地摇摆着，因为不会用其它方式走动。

“午安！我想让我的儿子上这所学校。”

内伊拿起了注册本准备登记。

“这个孩子的名字叫什么？”

“彼得罗·埃瓦里斯多·哥伦。”

"他几岁啦？"

"八岁。"

"会读书写字吗？"

"一点点。就是我能够教给他的那点。"

"孩子的家长叫什么？"

"家长就是我自己，是他妈妈，奥尔滕西亚·哥伦。"

"您的职业呢？"

黄头发的奥尔滕西亚面对内伊的提问犹豫了一下，把眼睛转向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像似在求救，然后说道：

"我的职业吗？这个……对……我在马路上呆了四年多，"

内伊感到茫然，她把笔停住。

"在马路上？什么马路？"

"是的，夫人。"奥尔滕西亚回答道，她正在恢复她的稳定状态。"您明白，我是妓女。"

"好了！好了！"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插话说。"从今天起您可以把彼得罗·埃瓦里斯多送来了。"

38

唐·罗伯特穿着卡其衬衫和同样料子的裤子，声嘶力竭地高喊：

"你到那边去，蒙罗丘·阿莱格利亚你到那边去！"

他用一种几乎掉在自己头上的抛物线把球扔到空中，他没让它掉到地上，而是当他回过身来够得着的时候，用球棒的头部，给了它恰当的一击。那个小白球飞速地出去了，它飞得特

别高，活像一只鸽子一样，然后降到场地的远方，蒙罗丘·阿莱格利亚左手带着一只手套正呆在那里。埃尔·蒙罗丘·阿莱格利亚从这一边跑到另一边，最后使滚动着的球恰好掉在他那里并且把它镶嵌在一只准确无误的巴掌上。

“现在该你了！”唐·罗伯特向黑人曼丁加·卡勃雷拉喊了一声。

这次，球顺着地平面猛烈地滚动着，曼丁加·卡勃雷拉必须弯着腰目不转睛地对付他手掌扔给他那个飞快的“流星”，这个“流星”握在手套里燃烧着。

“该你了，卢丘·萨拉沙尔！”

卢丘·萨拉沙尔站在场地的中央，在标明第二道底线的砖头后面，他看见一个以直线朝他飞来，可以把他脑袋打掉的具有威胁性的白球。但是卢丘·萨拉沙尔根本没有用手套接它，而是趴在地上把它让过去了。

“你怎么回事？”唐·罗伯特轻蔑地喊了他一声。“这种现象是不是像人玩的！”

唐·罗伯特最大的骄傲是印第安人桑托斯·甘博阿，一个在输油管道系统劳动、沉默寡言的小伙子，在他们的劝导下，早就成了有奇迹般本领的棒球投手，他不仅仅有从手中投出去击力般的速度，而且也由于他的狡黠把球投在击球员很少注意的地方。印第安人桑托斯·甘博阿从内里具有竞技运动员的素质和唐·罗伯特教给他们应该补充的那些技术上的策略和方法。一到面面相观的星期天，他就让坎杜拉那些人进行一次艰苦努力的赛跑。

“你好好注意，印第安人甘博阿！用朝上两个手指和一个朝下的大姆指，从缝合的球面上把球紧紧抓住。把胳膊这样抬起来，这样活动手腕，要使球从手指前半部右边甩出去，你会看到抛的一个曲线球将使击球员、捕手和裁判员感到吃惊。

印第安人桑托斯·甘博阿注意听他讲，按照唐的指教准确的放好手指，扬起胳膊，活动手腕，当他把球从美国人指给他的地方抛出去之后，朝他去的一条曲线比老师自己所希望的更复杂更变幻许多倍。

克里马科·盖瓦拉从一棵葫叶藤仅有的一点阴影那里观察到这次训练。是克里马科·盖瓦拉把这个队的大部分成员招集来并介绍给唐·罗伯特的。也是他跟卢西亚诺·米扬和唐·罗伯特本人把计划和场地安排妥当的。他们选择了草原上一块光秃秃的地方，用唐从公司借来的平地锤把地面平压了若干次，最后根据唐记的办法和计划，用石灰把线标出来。

至于蒙罗丘·阿莱格里亚招募新人的困难，就是唐拒绝技术上不行的人。一天晚上，他们一块聚集在古巴女的夜总会里面，大伙喝了一半酒的时候，唐·罗伯特对他说：

“嗨，蒙罗丘！唐需要像你这样的一个人，能够用棒子把球击得远远的到坎达杜拉去赢他！”

这时罗莎·坎德拉正坐在埃尔·蒙罗丘·阿莱格利亚的大腿上，他轻蔑地笑了笑这样的胡言乱语。

“你别烦，老爷，我是小伙子的时候就玩球，但是对这项活动来说我已经老了。”

“你多大了？”

“二十四岁，老爷。”

唐·罗伯特十分平静地把他的啤酒喝了并且继续说道：

“你是个二十四岁的老头，喝酒、吵架、警察抓你的时候，你撞头，你就这样耗费生命。某天晚上可能把你的心灵破坏了，让你确实老了。”

“还没有生下来就破坏我什么的人，老爷。”蒙罗丘很快地反驳道。

“好，你也别找唐争吵。情况是唐需要一位比赛十分坚强

的人去坎杜拉赢他。为什么你明天不找个时间，在下午五点钟，来看我们练习？”“就是看我们练习……”

埃尔·蒙罗丘·阿莱格利亚回答他可能去不了，因为那时大概有一桩极为重要的事情要做，他站起来跟罗莎·坎德拉跳舞去了。

确实不是第二天，而是两天以后，在桑托斯·甘博阿从抛球的土丘上开展他们掷球练习时，他呆了一刻钟跟唐·罗伯特谈话。当他一个星期之后回来的时候，一看见他，唐就向他喊道：

“请把一只手套带上，蒙罗丘·阿莱格利亚，看看你年轻的时候是否确实玩过球！”

蒙罗丘·阿莱格利亚同意把手套带上，他那种自满使他完蛋了。因为唐·罗伯特递给他的球是这样厉害以致一接球的时候，在他手套里像一声爆炸声似的响了起来。埃尔·蒙罗丘·阿莱格利亚很激动，他坚持用最大的力量把球还回去，要把美国人的手打得紫青，正像美国人现在打他那样。这个矛盾是在十五天当中发生的。他在场地最远的地方站着，准备追赶，抓住从唐·罗伯特球棒头部打出来那些最高球的时候，美国人得意地说道：

“我已经有了去坎达杜拉赢他所需要的击球员。”

天色一黑，训练结束了。于是大家汇集在砌叶树藤下。

“我觉得事情进展得不错。”克里马科·盖瓦拉发表了意见。“坎达杜拉的人会感到害怕的。”

“我们满好。”唐·罗伯特回答道。“但是必须有一个给棒球捕手好的护胸甲，因为印第安人甘博阿投的是曲线球，只有向后才能打上它。”

加入这个组的最后一个人是汗水淋淋、笑嘻嘻的埃尔·蒙罗丘·阿莱格利亚。他从远处拖着两条腿走来了，哼哼唱着暴风

雨早晨的迭句，

请借给我你那匹马，
把我的坐骑给它装上。
我的坐骑是些响葫芦①
芦苇和糖塔……

“唐想跟你谈谈。”美国人对他说，没等他回答就拉着他的胳膊，远远离开另外两个人走了。

“发生了什么事？”埃尔·蒙罗丘·阿莱格利亚依然笑着问。两个人站在木头和铁丝做的护栏跟前，这个护栏是卢西亚诺·米扬做的，放在棒球捕手相应的位子后面。

“唐想请你帮个大忙。下星期天跟坎达杜拉人比赛。唐需要你一个星期之内不喝酒，不去古巴女的家，不能打架。”

唐·罗伯特郑重地向他伸过手去。埃尔·蒙罗丘·阿莱格利亚并不十分热情地握了一下，又微微地笑了笑，低声唱着远远的走开了：

“哎呀！我想骑
你那匹漂亮的马。
请把你的马借给我
要把我的马鞍装上它……”

① 响葫芦是委内瑞拉土著人的一种简单乐器，里面加进玉米粒和小石子制作而成。

39

“再见，卡门·罗莎！”“你多漂亮！”

是胡莉娅·玛伊达，拉斯·玛伊达的姐姐，正在朝着相反的方向走来，差一点在赛昆迪诺·席尔瓦药店的对面撞上她。

卡门·罗莎穿着一身白色的服装，朝着卡尔瓦哈尔开学的那间破屋子走去。头一天下午，收音机广播的消息一结束，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就召集在场的人讨论他和他妻子脑子里的一种思路。他起草的方案，卡门·罗莎觉得难以实现，然而，相反他获得了克里马科·盖瓦拉的热情支持。

“午安，卡门·罗莎小姐！”

他是中国人菲利佩·黄，从路边小客栈便门那打招呼，他的小客栈周围摆着一些热气腾腾的咖啡壶和白色的小杯。

“你怕坦白地说出那件事，卡门·罗莎·维耶娜，但是我明白地告诉你，你对学校的老师产生了好感，因为自从你的未婚夫塞巴斯迪亚·阿科斯达去世之后，你对任何男人都不感兴趣。当你还是尽力不看他的时候，你有一种不知道从那里产生的不自觉的动力迫使你去看他。他一出现就使得你血液里有一种特殊的焦躁不安。当他发音的时候，就有一种震破天空并且使你提心吊胆的响声。”

“这是假象，卡门·罗莎·维耶纳！我用我所有的力量来否认你的话，正如否认一种诬蔑一样。如果你以某种方式把那个

人给我吸引过来，是因为我看他比其他人更聪明，而且仅仅因为这个原因我听他讲的甚至看看他都感到惬意。”

“要么不是。尽管你打算欺骗自己，但的确是学校的老师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是你所喜欢的最合适的人。而更严重的你也是他所喜欢的最合适的人。”

“现在我以最大的义愤抗议，卡门·罗莎·维耶娜。我警告你，那位先生是已经结过婚的人，是有了一个女孩的父亲，他从来没有注意你，而是像大家那样向你打招呼：‘午安，卡门·罗莎’，‘您好吗？卡门·罗莎。’”。

“是的，女人，确实是女人。当他说某种事情的时候，你就一定看他那双眼睛是怎样的，当你接近他的时候，就一定看他的双手是怎样的不安，而他戴着黑红色的领带去你的杂货店里听收音机的时候，他确实坐得稳吗？”

“好，如果他坐得稳，他就有一种诱人的黑亮的目光盯在她身上，就仿佛沉溺于一口黑井里，从那里向你发出一种甜蜜而神秘的声音一样。”

“我不是对你说过，你已经有了爱情了，卡门·罗莎·维耶娜？”

“到目前为止你不是说过，我爱上的只不过是我喜欢的学校老师。而目前当我同意你确实喜欢我的原因的时候，当你坚持使我把问题弄得严重的时候，你对我说过，我有了爱慕之心。”

“因为你，卡门·罗莎·维耶娜，不是只求一半爱的女人，而是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全面求爱的女人。你求爱的那一天，上帝会保佑你并恩赐你！”

“再见，卡门·罗莎，你这么漂亮的一个人去哪里？”

他是长着斗士胡子和吉卜赛眼睛的土耳其人阿维里诺，正站在小五金杂货店门口那里。

“要承认我喜欢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甚至承认我爱上了他。那么好，在这种情况下，你应当懂得这是一条没有出路的荒唐道路。你应当立刻明白需要像对野草一样的把爱情之根割断。需要像避免瘟疫似的躲避一下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的目光。我们同意吗？”

“同意，你迫使我同意的。但是，我们该怎么办呢？你有足够的力量来避免他的露面和他的那些讲话吗？你不已经恋爱上了吗？卡门·罗莎·维耶娜！”

“我也没有恋爱，连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也没有怀疑他想我的事。这从来也不需要我知道它，需要的倒是像对待其他任何人那样冷漠地对他的谈话，不要再正面的看他，让他明白她的存在，她的角色，她的接近，对我们的重要性来说是微乎其微。没有别的办法！”

“你讲的有道理，卡门·罗莎·维耶娜，只有把他抛到水里去没有别的办法，忘掉你那支正在燃烧着的蜡烛。”

她早就来到了学校的前门。内伊用她那对明亮美丽的眼睛和一双冷若冰霜的手出去接待了她。在她们朝着教室走的同时，内伊对她说，她是第一个来的人，她还告诉她马提亚斯早就这样介绍过，正如他所预见的那样，赛昆多·席尔瓦将是最后来的一个人，假如他偶然来的话，来得也特别晚。

"午安！卡门·罗莎。"

"午安！"她回答的声音里没有一点感情，仿佛跟镇长或者跟托莱多神甫打招呼似的。

他们坐在书桌三面的周围，在书桌那里，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叙述了许多历史故事。没等其它人，内伊和马提亚斯就开始谈起了他们的计划，然而卡门·罗莎以后并没能够准确地回忆起那时他们所说的一些事情。他谈到了买书，谈到了组织一个小图书馆，可以挨门挨户的把那些书租出去，用这种办法得来的钱再买其它新书。卡尔瓦哈尔夫妻俩还谈到由学校的孩子们组织一个小乐队。他们两个人同时说话，常常一个人打断另一个人，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给人一种大发雷霆的印象，而是相反，似乎谈话人愿意高兴地把话让给处于沉默的人。他们用这种简练而又风趣的办法轮流发言，使得有人可能错误地想象他们的对话是在排练。

"听着他们唱国歌，"内伊说，"我发现有几个孩子的听力很好。这种天才……"

"也正因为如此，"马提亚斯轻轻地打断了她的话，而她把自己中断的话留下来为了让他接着讲下去。"应当有另外一笔搞绘画、搞戏剧的基金。问题是要找它，找到它并且发挥作用……"

"让这些才能浪费掉简直是一种罪恶。"轮到内伊插话了，而马提亚斯静下来让她表述自己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到那些乐器并开始组织一个小小的乐队。我有一些音乐知识，而

马提亚斯，实际上是一个半途而废的画家。”

“我准备尽我的可能来帮助你们。”当他们沉默不语的时候，卡门·罗莎说道。“坦率地说，我不相信我的帮助对你们会有多大的贡献。”

但她刚一说完“会有多大贡献”的时候，人们来敲门了，那句话是纯真的卡门·罗莎以后想起来的。内伊去开门，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他们面对面，坐在书桌的两端。卡门·罗莎决心不看他，她两眼向下，盯在自己的白裙上。午后开始慢慢地昏暗起来，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没有起来点灯。卡门·罗莎一只手放在书桌上，一动也不动，仿佛是被遗弃的人。她懂得应该说点什么，由于那种没有说话的沉寂，正好去跟他谈谈，或许要求他把灯点上，当她感觉到有一只纤长而果敢的手温柔地触摸在她的手上，完全把手裹盖起来，像抓一只雏鸽似的捂住它的时候完全捂住了——，她恐惧的心扉甜蜜地跳动着。

“请把你的手撤开吧，卡门·罗莎·维耶娜！”

“我不撤，我不能把它撤掉。”

“你爱上了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卡门·罗莎·维耶娜，对此你坦白了。”

“我不能把手撤开。我不由自主了。我失去了理智。”

“请你把手撤开，卡门·罗莎·维耶娜！”

“抵制这种笼罩在我全身甜蜜的温情，我感到无能为力。”

“愿上帝保佑你，恩赐你，卡门·罗莎·维耶娜！”

当听到卢西亚诺·米扬回答的声音在长廊上回响的时候，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的手急促地离开了，因为他已经来了：

“为了图书馆，为了您所希望的事情，我听您的吩咐，内伊夫人。但是我不会忘记，我只不过是一个几乎不会签字的穷工头。”

第十四章　卡门·罗莎

40

“午安，卡门·罗莎！”

西班牙战争的结束和马德里的倒台已经过去了六个月，然而，所有的人像往常那样聚集在一起到“银马刺”街上去听消息，托莱多神甫例外，他再也没有露面，也许因为他那种政治上的欲望，由于佛朗哥军队的胜利得到了充分的满足，或许是他不愿在那个场合重新碰上学校的老师。

相反，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从不缺席。如果他在杂货店里的时候，如同在空气和水里富有活力的话，怎么会缺席呢？他肯定，卡门·罗莎的双眸会期望着他，他一到达，她那对双眸就变得明亮起来，注视着他的出现和他所有的动作，尽管表面上她不愿看他，尽管他侧着身影跟第三者谈话；虽然如此，那时卡门的秋波也在斜盼。当跟他谈话的时候，当对面望着他的时候，透过她一种甜滋滋的红润的脸色可以看出，要是尽力不看他是白费劲的。

“午安，卡门·罗莎！”

在卢西亚诺·米扬和克里马科·盖瓦拉之后，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来到了“银马刺”街，他有好几次比赛昆迪诺·席尔瓦来得更晚些。学校的课一结束，他需要留在教室里给米莱娅上课，因为米莱娅已经升到了六年级，他无论如何也不希望中断她的学业。米莱娅只是在他父亲给她上课并在课后进行更严厉教育的时候，才认真听她父亲的话。当她提出有关学习当中难题的时候，他尽可能以最透彻的方式全力以赴的回答。由于那些提问和解答的原因，当他来到杂货店的时候，卢西亚诺·米扬和克里马科·盖瓦拉已经在场了，有时赛昆迪诺·席尔瓦，还有二三个人也早就进来了。

“这是我第三次问你午安了，卡门·罗莎！”

由于卡门·罗莎想着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没有注意他来的比其它任何人都早，而他站在门口，过份地看着她，并且三次问她午安。

“您这么聚精会神地想什么啦？”

卡门·罗莎抬起头来没有吭声，她十分明白她在想什么，是想谁？就在那时，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走到柜台边上，用另外一种声调对她说，就好像问摆在货架上某一种商品价格似的：

“我一定要跟您谈谈。我需要单独地和你见面。我要跟你说的是我内心如焚的事。”

卡门·罗莎重新看了看他，这次是诚恐诚惶、茫然不知所措。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作了明显的努力不改变他原先那一般的声调。

“一拐过土耳其人萨莫埃尔商店的角落，”他继续说道，“再过这个街角的前面有三个门，顺着球场的那条街，有一座兰白色的房屋。星期日上午十点钟，我在那等你。”

“您疯了！”卡门·罗莎以痛苦的声音回答。

“我没疯。有一种把我的意志推向您的更加强大一百倍的力量，但是，这不叫疯。星期天从上午九点对索莱达德球赛开始，一个小时以后，镇子街道上没有一个人了。在萨莫埃尔小五金杂货店前面有三间房屋，顺着这个人行道走，在一间兰白色的房屋那里，从十点到中午，我寸步不离等着你。”

“请你脑子里别想这个事了！”她的眼睛朝里屋瞅了一下，以便确实没有人会听见那个难以接受的建议。“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去的！”

“既使您不去的话，我无论如何也会等着你，从十点到十二点。我把门虚掩着，好叫您不用敲门就推开它。如果您不来，也许您有了要来的想法，这会使我独自感到幸福。”

卢西亚诺·米扬的声音从街道上响起来：

“午安，干亲家！”

称呼她干亲是因为卢西亚诺·米扬的妻子生他第四个儿子的时候，工头决定把卡门·罗莎指名为教母，把克里马科·盖瓦拉指名为教父。他既不称呼自己是克里马科·盖瓦拉，也不认为自己是教徒，然而，他接受了当教父的身份，这是为了不让卢西亚诺·米扬难堪，他甚至在洗礼池边上准备高声说些教义的话。

两分钟以后，体弱多病的赛昆迪诺·席尔瓦进来了，他戴着一副遮住红血丝眼睛的黑眼镜，但是没有控制住那双颤抖的手。不一会，当天下午在钻井塔那里值班的克里马科·盖瓦拉到了，他习惯呆在角落里，让收音机的小匣子挡住半截身子。

突然听到广播员洪亮的声音：

“柏林，九月一日。德国今天点燃了一场战火，战争的火焰似乎席卷了几乎欧洲的所有国家，特别是法国和英国，是的，和波兰签订协约的同盟国去帮助对付纳粹军队

的侵略。昨天晚上最后的时刻，形势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已经几乎没有人对拯救和平抱有希望，元首希特勒向军队演说，告诉他们波兰不准备尊重德意志帝国的边界。然后以愤怒的声音强调，为了解决波兰人的这种行为，他除了以武力对武力之外，没有其它的道路。”

卡门·罗莎没注意那些可怕的讲话，她的目光也没有从柜台的破痕之处离开。她单纯地想着，很快害怕地发起抖来，怕他们当中的某个人猜到她正在考虑一些荒谬的事情。

“柏林，九月一日。一份军事公报表明，德国飞机把波兰很多城市的飞机场作为军事目标炸毁了……”“华沙，九月一日。一份官方公报谴责德国轰炸了不设防的城市，它们当中有华沙，拉多姆，普尔特苏克，科勃林伊，克拉科维亚，马德林及其它城市。在处于华沙西部约一百公里的地方——库特诺附近，一辆撤运妇女和儿童的火车被轰炸。”

现在大家默默无语，他们呆在角落里惊恐地一动也不动。广播员的声音继续播送道：

“巴黎，九月一日。达拉第首相一进爱丽舍宫出席内阁会议就宣布：‘事态已经发展。我们尽一切可能避免它……’”“伦敦，九月一日。张伯伦在众议院宣布，如果战争来临，其责任应由一个人来承担，那就是：希特勒。”

“卑鄙的家伙！”克里马科·普瓦拉朝着收音机大声怒吼，似乎他是亲自对播音员说的，好像广播员对遥远的欧洲发

生的事情直接有责任。然后，他没有听完最后的消息，就恼怒地离开了。

至于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早就皱起了眉头，他犹如一位钢琴家似的用那轻巧的手指紧张地敲着墙面。他的双眼又望了望卡门·罗莎，然而她已处于闭目深思的状态。突然她睁开双眼问道：

“今天几号了？”

“星期六。”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机械地回答，无论什么时候他脑子里不会忘记这一天是星期六。

卡门·罗莎向她的伙伴卢西亚诺·米扬提出了这个问题，而当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抢前回答的时候，他的脸色一下变得通红。这天是星期六，她知道。因为她也同样知道星期天对她来说仅有一夜之隔。然而，她从不会荒唐地、不明智地、难以控制地去赴约。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是怎么猜想的呢？

41

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确信在街道上无人之后，于九点之前来到兰白色的房屋。那所房子是工头马尔卡里多·莱德兹玛的，钥匙临时放在学校老师的手里。事情发生在马尔卡里多·莱德兹玛的妻子由于腹部的剧痛，使她半夜里喊起来，一下病倒了，而公司医生的意见是需要把她送到博利瓦尔市去做紧急手术。马尔卡里多·莱德兹玛走到学校的破房子那里。

“我来向你这个小伙子告别了。”他对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说，并且给他解释了走的理由。

“等我妻子病情好转的时候，两个月之后才能回来。”沉

默了一会他补充道，“即使那些小偷对它盗窃的话，我也只好把这所房子扔下。”

“我可以替你照管这所房子。”由于内心难以控制的那种反应，由于一种尚不明确意图的驱使，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急忙地进行回答。

“无论如何也不成，卡尔瓦哈尔先生。”马尔卡里多·莱德兹玛说了这么一句拒绝的话。“我怎么能来麻烦您呢？怎么能为此愚事让您的工作分心呢？没太大的必要！”

“不，老兄，您别担心。”现在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说得很干脆，他完全知道这有多么大的含义，要么可能意味着他正有求于那把钥匙。“假如您知道我需要一个人在这儿认真地读一本书或者写点东西，不会遇到学校里满都是孩子和喊声的那种情况，也不会遇到孩子们走了之后，我的妻子和女儿把我当字典一样的向我提出各种问题的时候，我给您照管这所房子，您对我来说简直是个巨大的帮助。”

马尔卡里多·莱德兹玛把钥匙交给了他。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的确需要安安静静地读书学习。但是，仍然不可否认的是他有单独与卡门·罗莎相会的念头，有使其它所有一切感情都得到抑制的思想，确切地讲，正如他对她说过的那样，有从内心里把他燃烧起来的炭火熄灭掉的思想。

在他把钥匙拿到手之后，度过了几天，没敢向她提出他最后建议的事。他五次离开学校，决定去“银马刺”街，而五次又从半路上垂头丧气的回来，脑子里反复琢磨他的计划是一个错误，因为她大概会气愤地拒绝那些计划。现在不去解释最后从哪里来这么大的胆量去跟她心平气和地谈谈，就如同是买货架上的一种商品那样说话似的。实际上在生活中他从来没有这么激动过，也从来没有这么怯懦过。然而确实是一种谬误，正像他曾预见的那样，她不会来。

他走遍了并仔细查看了这所空房子，那里有一个会客厅，两间卧室，一个厨房和一个洗澡间。在最宽敞的那间卧室当中，有莱德兹玛夫妇的一张双人床，那是一张不匀称的宽面床，上面铺着一条花床罩和两个大枕头，这两个忱头不是矩形的而是方形的，不是平放的而是背靠木床斜摆着的。

他把朝街的门闩拔下来，坐在会客室的一张椅子上，开始阅读他随身携带的那本书。卡门·罗莎不会来，肯定如此。几乎有一种微小的希望，如同在地道里划着了一根火柴小火苗似的，他下意识的闪亮了一瞬间然后又熄灭了。这是一种不合逻辑的可能性，对此他很明白。因为她无论如何不会来的。

书是一本扑朔迷离的小说。尽管如此，笼罩着他的那种凄凉之感，连一章也没读完。有若干次，他不得不反复读那头几行：当K来的时候，已是黑夜了。村庄被堙没在大雪之中。山丘什么也看不见。雾霭笼罩着它……，因为他早就对故事走神了，他不知道K是谁，也不知道他怎样进到那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房间去的，那里人们像在一间牢房里相互拥挤着，像两个赤条条的汉子在一个木盆里洗澡一样。另一方面，为悉听大街上的响声，他对历史故事进行了一种漫不经心的浏览。卡门·罗莎大概不会来。一辆载重卡车从房子对面隆隆驶过，慢慢地拐过了街角。远处，伴随着蒙罗丘·阿莱格利亚机器的撞击声爆发了人们的喊声。他的表正好是十点。

卡门·罗莎不会来的。他仿佛掉在泥潭里似的，沉陷在那本书的迷茫茫的故事中。现在K呆在一个充满古怪虚幻人群的酒馆里，有博斯科或是布莱乌赫尔的身影，有说话做事的男男女女，犹如我们梦境中时隐时现的人们说话做事似的。最末一章K跟一位女店主进行讨论，她以德国哲学家的逻辑，没头没尾、滔滔不绝的进行论理的阐述。然而，他被这一位默默无闻而又迷人的女诗人完全打动了。

门慢慢地被打开了，连一点吱吱的合页声都没有，出现了卡门·罗莎的形象，她也宛若睡梦中显现的一位虚幻人物，身着黑灰色的衣服——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第一次看见她用黑色着装——头发上带着一个西班牙安达卢透明的头纱。从拉斯·玛伊达的走廊那里望了弥撒回来。

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一跃站起来。小说向地上掉去，书页张着很快地落到了水泥地面上。她屏住呼吸伫立在那里，面色苍白而又胆怯。他按住了她的双肩亲吻她的前额。然后相互望了望，他们的双唇狂热地吻在一起了，在一种持久的唇吻中，激动得如饥似渴。卡门·罗莎的朱唇开始是兴奋与惊恐交织在一起的干涸，然后像果汁那样甜蜜地微微润开了。

她感到飘逸在空中，那样轻悠、炽烈和明亮，宛若一团烟火。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的左前臂伸到她的腰下，右前臂托着她后背的重量，紧紧搂着她的前胸。他就这样抱着她朝屋内、朝莱德兹玛夫妇的那间卧室走去。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马提亚斯，我亲爱的。"她的睫毛之间，泪水汪汪，"我是镇子里一个可怜的姑娘。前天到了三十岁，你知道我都三十岁了吗？然而，从来没有一个男人触摸过我，从来没有。我不是一位妇女，而是镇里一位可怜的姑娘。"

你是第一次对他说。第一次对马提亚斯说。第一次对他说**我亲爱的**。

42

"八乘九，六十四！"黄头发奥尔滕西娅的儿子，佩德

罗·埃瓦里斯多高声说道。

"多少？"

"六十四，老师。"

"你也认为是六十四吗？"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问卢西亚诺·米扬的小庶女，克劳迪尔德·米扬。

"不对，老师，是七十二。"

"当然是七十二。佩德罗·埃瓦里斯多，到黑板这来，乘一下我教给你的那些数。"

佩德罗·埃瓦里斯多无精打彩地从山羊皮做的毛皮椅子上站起来，慢腾腾地走到黑板那去了。十一点钟的太阳照射在屋顶的铁板上，当没有树木的院子里面黄土地爆晒在强烈阳光下的时候，使人眼花目眩。这时街上传来了疯子达德奥的叫喊声。

卡门·罗莎飘动着发丝，散发着花园里茉莉花的香气，叫着"我亲爱的"，倒在他的怀里，她连在一起说"我亲爱的"，好像"我的，亲爱的"是一个词一样。在他的心坎上涌现出一条前所未有的清澈的河水，比那鲜血更加浓稠更加火热，它顺着血管流动着。

"请给我三罐炼乳，一罐沙丁鱼，卡门·罗莎小姐。"

"卡莉娅，很抱歉，我这里的沙丁鱼没有了。"

"没关系。那么请给我拿一下鲑鱼的。"

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的双手在她的肌肤上久久地抚摸着。他双手搂着她仿佛她的全身裹着一层光亮薄膜似的，而且只有她才有这种触觉。从杂货店的四周，从那柠檬树枝中间，从她房间铁皮的屋顶下，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的双眼望着她。在

那潺潺的流水声中，在那栎树丛间风儿隐密的飒飒响中，在那清晨难以明了的窃窃私语中，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对她说着爱情甜蜜的话。

"我要写什么？老师。"佩德·埃罗瓦里斯多右手拿着粉笔，来到黑板的跟前，沉默了一会问道。

"在上面一行写上787，就这样。现在在下面那一行写上86。好。我要求你大声的乘这两个数。"

某个夜晚，在一座监狱的单人牢房里，一个法警用皮带抽了他的脸，而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满脸鲜血的低下了头，他对此凌辱没作任何反应。因为恐惧束缚了他，也许法警要杀害他。另外一次，在巴兰基拉流放时快饿病了，他只好向坐着一条荷船路过的委内瑞拉商人求助，而这个人给了他五美元，然而看了他一眼，好像他是一个敲诈的人。这两次痛苦的回忆过去总是折磨他。现在则不然了。现在他愿意在脑海里再现这些情况，以便在与他说话人的面前来看看那些事情显得多么微不足道。当卡门·罗莎在一所兰白色的房屋吻他，似乎用一个词叫他**"我亲爱的"**的时候，过去所有的凌辱和遭迂都得了圆满地补偿。

"少炼乳，小姐。"卡莉娅·萨拉莎尔怯怯地喊了一声。

"对不起，姑娘。我正想别的事。"

卡门·罗莎从来没有想象到那股兴奋劲有那么大的快感，那么近乎于昏厥的状态。在她那可怜人生回忆的天平中不能衡量它，也没有可以买到它类似的欢乐。她从来没预料到身上所有的细胞在一种独自享受天福的激动中和谐地颤动着。她从来

没有梦想到，爱情的感觉在手背上，在发根上，在指甲盖上，在鼻翼上。

“九乘七，六十三，我上六；九乘九，七十四……”

“七十二。”鉴于老师没说话，克劳迪尔德·米扬又纠正了一下。

“你听见了吗？佩德罗·埃瓦里斯科。是七十二，不是七十四。”宽厚的老师插了一句，他还后悔，好像那个错误的责任应该放在自己肩上。

她多么漂亮！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她多么漂亮！她那亭亭玉立的双腿是漂亮的，她那巴仁杏世界代表性的双腿只有在南方才能出现，那双腿把比他跟她来时更深的爱情带到了房间。她的双唇是美丽的，从她双唇那里可以获得热情，获得无花果和甘蔗那样的甜蜜，获得茴芹和罗勒那样的馨香。她那送情的双眸；她那桃子和细瓷般的乳房；她那玉石和火苗一样的肌肉；她那虞美人的性感和蜂蜜似的浆液都是美丽的。她所有的一切是美好的，她是一枝完美、坦露、人间带刺的玫瑰花，她宛若群星熠熠发光。

“再见！卡莉娅。”

“我还没付给您钱了，卡门·罗莎小姐。”

“你说的对，卡莉娅。让我来看看，是五个雷阿尔①。”

卡莉娅费劲地把红手绢的一头打开，这是她的钱包，数了一下钱，撂在柜台上面。

---

① 西班牙和拉丁美洲某些国家用的辅币名，有银质的，也有镍质的，币值各异。

“再见！卡莉娅。”

“祝你早上特别好！卡门·罗莎小姐。”

他是一个结过婚的男人而且是一个女孩的父亲。她脑海里一次又一次地产生了恐惧，这种思虑具有昆虫那样的顽固性又飞回来了。他是一位结过婚的男人、一个女孩的父亲，对。她的幸福是不会持久的，她的爱情将是短暂的，最终等着她的是抛弃和泪水。既使如此，根本也不后悔，她为勇敢地与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相会感到愉快和自豪。从他的那种爱情中已经获得了和她需要得到的东西，就此而言，从未有任何人能够夺去，也不会有遗弃、变更和终结。他是一位结过婚的男人一个女孩的父亲，她知道。也许某一天他会走的，正如他来的时候那样。但是他永远给她留下了火热的唇吻，永远留下了一颗甜蜜的心，永远留下了女人正当的活力。为了去和一位结过婚的有一个女孩子的父亲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相会，在这段时间里她从她没有获得过价值的地方获得了价值，这段时间是幸运的！

“下课！”他用指节在木质的书桌上，干巴巴的敲了一下。“下午再见！”

大家从坐位上起来，乱纷纷的朝着教室的门口，朝着街上的阳光跑去了。他们的声音越来越远，以一种尖声尖气的，走调的，不和谐的声音共同喊道：

“老师，下午再见！”

“老师，下午再见！”

“老师，下午再见！”

那时，米莱娅进来了，她说：

“多么走神，多么糟糕的老师呀！”

第十五章　克里马科·盖瓦拉

43

对公司经理赫尔黑W·托伯逊来说，这是一个心绪不佳、精神不快的早晨。当玛尔加雷特·伊伊小姐笛子般的细声通知那个在胳膊当中夹着五六卷图纸，提着装有文件黑皮包的地质学家赫劳美·维德来了的时候，他不是面对着写字台好好的坐在那把转椅上，那把转椅轻巧的合页使得吉耶尔米多·拉达羡慕得发狂。

“您来要平衡杆。”托伯逊思索了一下，而后大声说：

“维德，您不是说过，这儿石油不需要任何人帮助就冒到地面上来在地上流吗？您不是说为了不让它流，一定要封住并加以控制吗？而现在您又来跟我谈论平衡杆的问题。”

“显然我是对您说过，托伯逊先生。但是许多油井像挤牛奶似的被挤着，现在需要一种活塞给你们抽里面剩的石油。”

赫劳美·维德把他的那些图纸和平面图铺在经理的写字台上，他用胳膊肘轻蔑地把玛尔加雷特小姐用那双多情的手摆得可笑的花瓶推开，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地质学家用红叉对那些

坐落在一个凸面上一系列的油井作了标明。在一张打开的平面图上，有他精密地画了一个即将起动的平衡杆，带有单独叉形架的钢圈，他没画完不是在风翼上设计圆圈，而是为了让每一个错位的跷跷板都铺开，由电动马达来转动那个叉形架。

托伯逊先生企图在没有那么多响声、那么令人厌恶、特别是那么耗资的带活塞的机器一起转动下，让草原继续永久永久地喷出石油来。然而，面对着地质学家赫劳美·维德无可辩驳的理由，他没有什么可责备的。一旦维德用他的数据和图表筹划好，托伯逊先生就指派玛尔加雷特小姐打一份报告，通过这份报告请求中央办公室立即把平衡杆送来。

随着清晨时刻的流逝，半小时之后，又重新听到了女秘书那种尖声怪气、令人痉挛的声音。现在她通知说吉耶尔米多·拉达由镇长陪同到了。给他们带来的是某种恼火的事情，尽管公司已经受权给他负责处理那些事情，然而依拉达看来有某种冒险而不敢解决的棘手问题。

“请让他们进来，您留在外面，伊伊小姐。”

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并不十分礼貌，但是伊伊小姐对她的责任感一贯要求很严。实际上，把她放在了不适应他的鼻子底下。还有，更使人难堪的是，在两位来访者在场的情况下要求她退出去。

这两位十分谨慎、十分小心的进来了。镇长还没有向前坐到托伯逊给他提供的软椅子上就开口道：

“是涉及那个神圣工会的事情，托伯逊先生。拉达先生告诫我，您不愿听工会的一个字，因为这个问题跟您的工作没有什么关系。尽管如此，我还是冒昧的来跟您谈谈，因为情况变得严重了。他们七十多人签名向劳工部代表提出合法的申请，在他们等待合法化的同时，已经在村镇中心租了一间房子。”

“但是，在我没问这件事的时候，您曾告诉过我，科瓦上

校，在您当镇长期间，这里不会组织一个工会，甚至连一枪也不放。这不就是您让我知道的事吗？”

瓜尔贝多·科瓦挠了挠头，没答话之前先仔细观察了一下玛尔加雷特·伊伊小姐那个镀镍花瓶的侧影。

“是的，这点是我通过拉达先生让您知道的。然而，我们现在是民主时代不是专政时代，托伯逊先生。此外，不只是涉及四个煽动分子而是涉及到七十多名工人的问题。甚至连工头卢西亚诺·米扬也签字提出了要求。我不能把他们都抓起来找一大堆麻烦。这是一个问题。另一方面……”他沉默了。

“什么另一方面？”托伯逊冷冷地逼问了一句。

“那个交通的问题，托伯逊先生。看来那些行为不轨的人正在等待着一次机会，等待着工人们的不满以便抛出来组织工会的意见。您知道，工人们要求公司给他们提供到工地的交通工具，而公司……”

“我要解决工会组织负责人的问题而不是您，”托伯逊很刻薄地打断了他的话。

镇长小心默然地回避了一下。他有属于自己财产的六辆卡车是在公司里捞的，而且需要他们借给他钱来买另外两辆。临离开家的时候，玛丽娅·埃杜维希斯就曾嘱咐他，谈这个事可能是向经理提出来做两辆新卡车生意的机会。但是，那天早晨美国头面人物的脸色没有慷慨大方之意。

“至少你了解那些图谋不轨人的名字吧？”

“坦率地说，不了解。”镇长回答得正好相反。“他们像老鼠似的在暗处干。正如**解放者**所说的那样‘在暗处不是活动而是犯罪’，”他挺了挺胸，得意洋洋的找到了机会来表现他不是一个没有文化的镇长，而是一位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和地点进行历史引证的官员。

但是赫尔黑W·托伯逊对引证没心思。

“那些煽动者的任何一个人的名字，难道你一个也说不出来吗？”

“那么好，您来看看，”瓜尔贝多·格瓦回想道，“恰好昨天晚上，我得到了一个情报，一个名叫克里马科·盖瓦拉的工人，架子工，他是工会积极组织者之一。”

托伯逊迅速地把这个名字记在他手下的那张白纸上，然后镇长就走了。这个美国人独自留下来跟吉耶尔米多·拉达谈话，吉耶尔米多·拉达坐在一张椅子边上，双膝并在一起，用北京小狗似的那对眼睛望着他。

“今天把那个架子工辞掉！”

吉耶尔米多·拉达没有用往常的方式讨论，甚至于对赫尔黑W·托伯逊的命令不能表示最微小的异议。既然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他感到不得不这样做了，即使通过一种柔和而内疚的声音，类似恳求帮助或者希望仁慈那样也无济于事。

“请允许我向您指出，托伯逊先生，克里马科·盖瓦拉这种人似乎在工人当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强迫他辞职可能会引起抗议。最适宜的是他有干活的本领。”

托伯逊对吉耶尔米多·拉达一番不寻常的异议感到吃惊，他犹豫了一分钟。然而仅仅是一分钟。之后他斩钉截铁地说道：

“您今天把他辞掉！”

最后，给他凑成了个整日。伊伊小姐呀呀叫的声音通知说，来向他告别的卡尔莱斯·莱伊诺尔德到了。莱伊诺尔德提出来不可改变的辞职之后回到了新奥尔良。公司失掉了一位高效率的忠诚的职员。为了完美起见，他随身偕同那位令人厌恶的妻子同行。这件事，伤害并刺激了赫尔黑W·托伯逊基督教徒的感情。他一边握着莱伊诺尔德的手，脑子里自言自语道：“基督原谅了拉·玛格达莱娜，但是他从未忽然想起跟她结

婚。”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绝妙的讽刺。午餐期间，他在他夫人面前反复说这件事，当议论莱伊诺尔德要走的时候，与此同时，就在这个时刻他低下了头。

卡尔莱斯·莱伊诺尔德，穿着兰色开司米的服装，系着领带，作了简单的告别。很明显他要很快离开。在办公室的门口，放着一辆停好的小轿车，车顶子上装有提箱，拉·格雷塔·加尔博坐在驾驶盘的旁边。妻子沉思而认真地等着他，她没有在双唇上涂口红，只穿着一件灰色的连衣裙，带着一顶同样颜色的小帽。

卡尔莱斯·莱伊诺尔德先生大概是在新奥尔良，他有一所带壁炉的房子，一个菊花点缀的花园和一条名叫白拉克的大黑狗。卡尔莱斯·莱伊诺尔德挽着她的胳臂，沿着条条街道好奇地去看那些玻璃橱窗，当他向朋友们介绍她时，并没有为她而羞愧。天天下午他们在柳条桌上饮茶，也许没有人再叫她拉·格雷塔·加尔博了。

44

卡门·罗莎把头偎在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坦露的胸脯上，高声地述说她那些最隐密的事情，一旦谈到她自己，似乎就打算让男人像透过玻璃般的从里到外全看透。

“我把头倚在身体这一部分，贴在你胸脯的边角，从这个地方再往下一点，听到了你跳动着的心，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就是它。只有在这种记忆中最甜蜜的时刻我才听到了你跳动着的心声，是它把手抚摸在我的前额上，它对我说是它爱我，

一旦失去它，这种记忆才会像一条手帕一样为我擦干自己的泪水。”

“我刚刚找到你，小乖兔，我一直在寻觅着你，而且每当我寻找你的时候，就准找到你。为什么你要说会失去我呢？”

“我知道有一天，我会失去你的。我从来未抱任何幻想。我知道自己永远是悲惨的。但是，如果我千百次地又遇到你，就千百次地和你拥抱。如果你千百次地让我到这间蓝白色的房子里来，我就会像梦游神似的来到这里。”

“卡门·罗莎，我漂亮的宝贝，你好好听着我对你说的话。我现在三十五岁，其中我花费了二十年的时间，为反对卑微、愚昧和不公正而斗争。我曾被捕被流放过，经过饥饿和贫困，读过许多书，亲眼目睹跑过许多国家。那么好了，当我开始检查自己全部生活、所有的思绪、情感、信念和疑惑、欢快、仇恨的时候，我没有遇见完全跟你的身躯和爱情在一起的这种光芒。每当我看到你那朱唇的细肉或是你那双脚曲线条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件艺术品像你这些地方一样打动我，使我那么激动。没有任何渴望的事情，像我抱着你这样极其欢快的使我动情。我从来不相信……”

卡门·罗莎把一只手伸向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的嘴边，用手指捂住他还要说的话，然后绝望地哭起来，她的泪水润湿了躺在枕头上的这位男人的胸膛。

“我多么傻！”她说完，从床上溜下来迅速走开了。

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看她光着身躯走出去，然后望着她停在屋子中间，如同小孩子似的用手背抹着眼泪。当她去拿卷着放在一张椅子上的衣服，刚要穿上的时候，最后他看见了她整个的后背，一个纤细的腰枝褐百合色的后背。

“有时我感到一种恐惧，我亲爱的。”卡门·罗莎手里拿一只长袜，突然说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小的天地，大家都

相互认识。这种事有一天早晚被知道。托莱多神甫会知道，玛伊达姐妹要反复说，内伊和你的女儿将来也会了解的。它将是整个镇子里的一件丑闻，我可怜的母亲要羞死了。’

“为什么他们一定会知道呢？到现在他们并不知道，将来也不会知道。我真的向你坦白，我有时感到有一种难以控制的愿望，就是站在草原当中像疯子达德奥那样去高喊：“卡门·罗莎爱我！卡门·罗莎爱我！既使虫子咬我，我都实心实意地爱她！”

卡门·罗莎的衣服穿了半截，那一对桃子和细瓷般的乳峰依然翘着，她踮着脚凑到床边吻了他一下。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足足地亲吻了她，只有一吻中断了，那是为了恳求她：

“你还是别走……”

“不可能了，我亲爱的！”她逃脱了他的双臂。“你不能想象我要给我母亲编造这段经历，这些天不在需要给她做一番解释。我现在成了到处游居的一个家庭朋友，有一位生病的夫人带着两个从来不在家的淘气的孩子，夫人不在，孩子们也不在。有一天，我母亲想认识他们，揭露我在说谎，我不知道该怎么对她说，自从我生下来，我还从来没有对她说过一次谎话。”

她倚在门口，衣服完全穿好了，双唇抹完了口红，把安达卢西亚的那块头巾罩在头发上，喊了一声：

“再见！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

他从床上跳下来，赤裸着身躯，对她作一次告别性的亲吻。但是，卡门·罗莎唯恐破坏了她走的决心，只是让他吻了吻前额。

到街上去的这段距离，如同到马尔卡里多·莱德兹玛家的距离一样，都是两个短暂而又提心吊胆的时刻，在这段时间之内，她屏住呼吸，双手发颤。在离开那个地方和她进到工头马

尔卡里多·莱德兹玛那间空房子的时候，用什么方法证明她露面了呢？幸运的是她来过那所蓝白色的房屋已有七次，确切地说，七天，七次，她记在一个记事本上，一天一天的记，总共有七次，没有任何一个熟人看见她进去，也没看见她出来。甚至也没有人看见她到那么远的街上走走，那个时候，一号办公室的球队正在比赛而且击败了坎达乌拉，苏来达德，巴里亚关，博利瓦尔市的球队，证实了印第安人桑托斯·甘博阿用的曲线球，证实了莫罗丘·阿莱格利亚那些有力的棒击和唐·罗伯特多次的教练。

她从那次约会之后一出来，这是第八次约会，尽管如此，她的好运气告吹了。她到街角那去几乎没走几步，从远处看见一辆小轿车迎面而来，这是每天下午从她的杂货店对面穿过的土耳其人阿维里诺那辆看得很清的贝克轿车。

土耳其人阿维里诺把车速减下来，也许是要停在她身旁，在汽车上给她留个位子，对她说把她送回家去。

但是之后他改变了主意，重新把马达加速，车子一开过去，几乎没看她，只是冷漠地向她打了一下招呼：

“早上好！”

她的心犹如海绵，收缩了一下。她倚靠在萨莫埃尔小五金店关着的门那里，就这样一动也不动地呆了几分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土耳其人阿维里诺大概推断出了她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而且可能要让全镇，让内伊、女孩、唐娜·卡尔梅莉达说出去。在慢慢的离开那条路之前，她用手摸了一下冰冷的前额。

“不对，卡门·罗莎·维耶娜。土耳其人阿维里诺特别爱你，从来不会从他嘴里说出一句害你的话。你绝对相信他对任何人也不会说什么。”

45

“明天晚上需要把大家都召集来。”克里马科·盖瓦拉对拉蒙·瓦亚达雷斯说。

“明天晚上？在工会那间屋子里？”

“对，伙计，就在工会那间屋子。有点重要的事要谈。你负责把他们召集来，同时我准备一份开会的报告。”

“劳工部答复了吗？拒绝我们合法化吗？”

“没有，尚未答复。这涉及另外的问题，以后我再告诉你。”克里马科·盖瓦拉含糊其词地嘟哝了一下。

大伙在钻机的下面，风给他们传来了工头的声音：

“今天你们是来干活的还是来谈话的？”

克里马科·盖瓦拉离开管子工拉蒙·瓦亚达雷斯，开始往钻塔上爬。他以老把手又稳又准的本领往上爬着，恰当地把脚放在应该放的地方，从垂直的梯子那里一阶一阶的往上蹬，一直蹬到高处围着庞大钢架的栏杆那里。

在此之前，为了防止惊恐不安的现象发生，他不愿意跟拉蒙·瓦亚达雷斯谈及发生过的事情。那天早晨他接到了同时发生的不容置疑的两个约见。一上班，工头就通知他，值完班之后，吉耶尔米多·拉达希望跟他谈谈。如果几乎相互不认识，甚至过街的时候连招呼都不打，有什么可跟他谈的呢？有一个不可更改的处理意见：公司已经决定从明天起解雇他的工作。吉耶尔米多·拉达从他写字台的后面，如同在铁丝网或在讲道台的后面一样，接待了那些保护克里马科·盖瓦拉的工人们。

公司决定解雇他的工作，这就是一切。

身着制服，胸背挎带，腰上插着左轮手枪的黑人麦洛丘以前曾处理过他。黑人麦洛丘从那天清晨起就在他家门口放哨，一看他去上班就告诉他：'瓜尔贝多·格瓦上校希望您今晚下午去赫发杜拉，一定要做到。'这和会见和吉耶尔米多·拉达的会见相辅相成，并且解释得明明白白。吉耶尔米多·拉达在他一下班就解雇他。瓜尔贝多·格瓦把他投到拉·赫发杜一座监狱里去，'因为他是煽动分子'。或者，最好的情况是，给他二十四小时逃开这个镇子。

他早就攀登到了那个宽大的钢栏杆上，钻塔顶端的周围往下都是深渊，他正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把安全带从双臂底下伸过去拴好。从塔上到地面有九十英尺的距离，往下看去是运送泥浆的橡胶管，隐约见到钻井工人哈里·劳尔菲的钢制安全帽和两个管子工以及司钻的草帽。

拉蒙·瓦亚达雷斯召开了工会的会议。克里马科·盖瓦德被解雇和坐牢的消息成了议程的中心议题。尼卡诺尔·阿尔拉阿加怒气冲冲地站起来，提议写一份强烈的抗议书，而黑人劳伦索·托雷斯补充道："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应当罢工！"

齐着克里马科·盖瓦拉的腰部，排列着那些长长铁管的管口，它们完全由边上的铁钩钳住。一个新管道由一架起重机的扒钉把它摇摇晃晃的竖起来，而克里马科·盖瓦拉把半个身子从栏杆上面探出去以便用龙舌兰的绳索把它套住。

恰恰就在那个时刻，使他伤心的是他们把他从公司和镇子里赶出去了。过去的六个月，为了在一号办公室组织一个工会

的网络他慎重从事。他一步也不虚迈，如同到钻塔的高处没有虚迈一步一样。现在当他快要取得含辛茹苦的果实时，当有七十五名工人签字时，当他能够使得公司，托伯逊先生，镇长，吉耶尔米多·拉达，神甫以及劳工部有所畏惧时，当已经散发出召开首次公开会议的通知单时，当为工人的交通工具赢得了斗争的胜利时，当即将选举一个领导委员会时，正在这个时候，吉耶尔米多·拉达和镇长来找他，把他从公司和镇子里赶走。

他把摇摇晃晃的输油管立起来，让它顺着栏杆朝着自己跟前斜靠过去，以便把它挂在那个末尾张着半园形的铁钩上。石油液体和灰色泥浆溅到了他的脸部和脖子上。倒霉的风像一个发疯的巫婆在那些钢索之间呼啸。

当然，尽管他们把他逮走并且让他从一号办公室及其周围消失掉，但是他们没有能够摧毁工会。工会在尼加诺尔·阿尔德阿加，拉蒙·瓦亚达雷斯，黑人托雷斯领导下巍然不动，因为他们这些人已经意识到工会意味着什么。已经不是在加西尔达·阿尔德阿加茅屋里开会的那少数几个人了，而是来自营地各个角落的七十五名工人，有管子工，司钻，起重机操作手，架子工，搅泥人，钻井帮手，机器修理工，焊接工，卡车和拖拉机司机，泥瓦匠和木工，他们都签名要求成立工会，并且拿出自己部分工资来租房屋。

克里马科·盖瓦拉一只脚站在栏杆上，另一只脚站在穿过钻塔的一根钢丝绳上，他抓住吊在高空的那个黄色扒钉，钻探工人哈里·劳尔菲在他下边修理摇把而且向他喊了一声什么，他没听见，因为疾风吹散了喊声并把喊声朝着栎树丛林带走

了。

克里马科·盖瓦拉他想在第一次领导会议上提议办一份报纸。在偏远的石油产区办一份报纸如果打响，要用他在马杜林或巴赛罗那转手购买的自己的印刷厂印刷。最后，引起了他苦恼的是把他从镇子里赶走了。

“很好！”钻探工人哈里·劳尔菲像一位基督似的张开双臂，高声喊道。

也许克里马科·盖瓦拉由于想别的事，没有符合规定结好安全带。或许是龙舌兰绳没有遇到良好的条件。也许是一种铁器一下从塔尖上掉下来，像一把砍刀似的把绳索给切断了。然而，确实是这个男子汉的身躯，从九十英尺的高度和上空，仿佛一个布人似的一下子脱落下来。他撞上了钻塔构架上一块最突出的东西，这一撞又改变了他掉下来的方向，最后落在地上，距那个起重机的一个支架不到几米远的地方。这一切发生在一眨眼的功夫，正是哈里·劳尔菲使劲的高喊“很好！”，并像一位基督张开双手的那个时间里。

其它工人没看见他掉下来，而是听到了哈里·劳尔菲可怕的叫喊和身躯磕在地上的声音。

“他摔死了！”拉蒙·瓦亚达雷斯从平台上吼了一声，一下跳到平台边上的梯子那里。

大伙跑到克里马科·盖瓦拉躺着的那个位置的周围。这位架子工成了这样一位倒在血泊之中，脊梁摔断，处于昏迷状态的骨折肉绽的人。

“让他躺着！别让他坐起来！别给他水喝！”面目苍白的工头劝道。

一溜鲜血从嘴角那里流出来，是从沾着灰色泥浆和石油污

痕的嘴上流出来的。他为了防止撞在脑袋上，本能地伸出的那只左胳膊成了裂劈材，支露出来的那些骨头尖，把衬衫撕成了破布条。

“他摔死了！”拉蒙·瓦亚达雷斯又克制地喊了一声。

“他还没死。”跪在那个遭到摧残的身躯旁边的工头回答。

然后他站起来补充道：

“他还活着。一定把他脸朝下放在一个床单上，别加剧他的骨折。”

大伙把他抬走了，正如工头所决定的那样，脸朝下，放在钻探工人哈里·劳尔菲橄榄色的床单上。从钻机的脚下到镇子第一间房子那里，滴滴的鲜血染红了一路。

第十六章　米雷娅

46

在克里马科·盖瓦拉发生事故的四个月之后，六月的星期五这一天，学校老师的哥哥卢卡斯·卡尔瓦哈尔来了一封信。印第安人拉法埃拉早已把热汽腾腾的汤盆端来了，那里面放着香喷喷的燉菜，黑人纳尔西萨·德罗斯为他拿手的烹饪技术创立了声誉。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伸着胳臂跟米雷娅讨论问题，而且天天在喝汤的时候责备孩子提出来的理由。

“我不喜欢。”

“绝不可能。在大地上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她或者说不喜欢纳尔西萨·德罗斯做的燉菜。”

“有的。你看我就不喜欢。”

“你说你不喜欢因为你没尝它，我的公主。然而，当你一尝它，你就会高兴得把头扎到汤里去。”

“如果我已经知道我不喜欢的话，为什么非要尝它呢？”

天天就是这样，直到内伊出面坚持说：

“米雷娅，把汤喝了！我告诉你，我不是对你建议而是最

后的命令。”

面对这么简单扼要的作法，米雷娅哑然而笑，开始把汤喝了。

“我认为巴乌苏利诺·古斯曼如同语法教授一样，是那么好的一位木匠。”马提亚斯说道。

他谈到一个月以前来教二年级的一位老师，正在那时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开始教三年级，他跟那些最先进的学生和从巴塞罗那·坎达乌拉，巴里亚关和博利瓦尔市回来的工人子女们打交道。巴乌苏利诺·古斯曼流落在巴塞罗那的阿拉瓜，在一所糟糕透顶的小学里教书，直到两位卡尔瓦哈尔邀请他跟他们一道工作的时候，在那里从来没有领到过整工资。他爬到堆在一辆载重卡车底板上摞成金字塔形的饮料箱上走了三天才来的。

“他是位比语法教授更好的木匠。”内伊赞同地说道。“一定要看看他亲手做的黑板、板凳和书桌。”

“那现在给领导办公室钉的那张大桌子呢？”

巴乌苏利诺·古斯曼是一位被发现的人。除了通过他那玫瑰色的眼镜来看看他那从未失去光泽的生活之外，除了通过学校老师证书和那天赋的木工才能之外，他拥有青年时期得到演员、布景员、提词员的实际经验。经过半个月，他已经指导创建了一个由二年级学生组成的戏剧小组。

“一谈到戏剧，他如同有时登上舞台似的，有点发狂。”内伊断定地说。“他说他不达到在一号办公室上演Hamlet（哈姆莱特）绝不罢休。”

“演哈姆莱特？”马提亚斯吃惊地问。“如果打算在一号办公室演这个剧，可怜的巴乌苏利诺就得像剧中所有的人物一样遭到杀害。”

米雷娅早就把汤喝完了问谁是哈姆莱特，依马提亚斯·卡

尔瓦哈尔来看，这个剧的结果，实际上是丹麦公主一种荒唐可笑的表演以及她那著名独白的含义，而内伊觉得有责任否定这种说法，尽管她难以控制自己的笑声。

“得了！马提亚斯。你把孩子搞糊涂了。”

“谁把这个机灵鬼搞糊涂了？既使是说谎，那么此外，在我们流动的图书馆里有一套哈姆莱特的剧本，翻译得相当好，还没有人想借它，我们一起来翻翻看，小公主。”

图书馆已经陈列着将近三百套书。大量募捐的书是一些小百科，有综合性的、适合儿童记忆的，出版若干卷本的书，在那花哨的题目下面有：《青年文库》，《智慧的钥匙》，《大千世界》。尽管如此，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委托博利瓦尔市的书商买一些他所喜欢的小说和诗歌，打算以后让这个地方的人们去阅读。前天，卡门·罗莎来学校找一本书，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手里有他十分崇拜的一位智利诗人写的《爱情诗二十首》。也许就在这个时候，她坐在花园的玫瑰丛中，在茉莉花湿润而芳香的薰陶下正在阅读着这些诗篇。

当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的哥哥把信寄来的时候，他正在给米雷娅剥一个甜橙，而且脑海里反复诵读着聂鲁达的那些诗句。他小心而又仔细地拿着小刀剥皮，因为小女孩希望连剥去皮的水果一起得到一个变成黄色的卷得很长连在一起的果皮。有人敲门，印第安女人拉法埃尔前去把门打开。

“是一封来信。”她转身的时候，含糊地说道。她并不是明确对来者说的，因为印第安女人刚刚到达这个镇子不久，还不会识字，连内伊也没时间教给她初学的课程。

马提亚斯从老远就猜到了：

“是卢卡斯的字迹，从这我就看到了。是给我的。”

“请你把这封信念一下。”内伊要求说。

他开始默默地念起来，但是，头一行还没结束，他目光闪

烁，重新大声朗读起来。他哥哥传来了很重要的消息。社会舆论批评一位将军，共和国的新总统想当独裁者，于是他的政府突然对囚犯、流放者、禁闭的和追捕的人开始实行大赦，并宣布他希望尊重人权并使得人权得到尊重，甚至包括组织工会和政党的权利。这种情况就意味着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在他高兴的时候，可以回到首都；意味着政党由地下转入公开并敞开地到大街上去。信是以这样的方式结尾的："你的朋友正在期待着你，你的同事们正在期待着你，所有的人都在期待着你。放弃那个可憎的肮脏的石油区，回到文明生活中来，拥护内伊和你的公主。"

内伊激动得站起来，紧张地挥动着她那漂亮而笨拙的手，她是这样的激动致使咖啡杯子倒在了桌子台布上。

"并不是这个地方使我不愉快，"他的谈话好像高兴得还需要辩白一下似的。"相反，使我最痛苦的是离开了这个学校。然而事实是，我内心有一种控制不住的高兴，想回去看看我的那些群众，跟我们的朋友谈谈，生活在像我们一直生活有报纸，有乐队，有教堂，有有轨电车的一座城市。"

米雷娅跑到厨房把消息告诉黑人纳尔西萨·德罗斯，因为她是她的好朋友。她一回来，如同摇着一个小旗似的摇着那甜橙黄色卷曲的果皮，高喊着：

"我们什么时候走？我们明天走吗？"

屋子里的鹦鹉，被米雷娅叫惊了，从它的木桶箍上尖叫起来，学的那些话并不准，而是像放了学的一批乱哄哄的孩子们那样含混不清的喧闹声。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手里拿着那封信，默然地注视着倒了的那杯咖啡在桌布上画了那幅澳大利亚的地图。

47

工头马尔卡里多·莱德兹玛好久没回到镇子里去了。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接到了两三封他的来信，在信中谈到他的妻子是怎样做的腹膜炎手术和对其它复杂病的治疗。她现在慢慢地好转，但是医生们不允许她在旅途上穿越那些坑坑洼洼和乱石滩的路，因为目前她还没有完全康复。学校老师给他复信说，家里房子不要担心，将来看到的房子和他走的时候会完全一样的。

他来的很早，用马尔卡里多·莱德兹玛妻子留下来的一把扫帚把每个屋子的地面都打扫了，这把扫帚仿佛厨房角落里的哨兵似的。然后他把从中国人洗衣房捎来的那些洁白的床单床罩取出来，尽管他特别仔细耐心地铺那张大床，事实上总没有像他所希望的那样铺得那么完美，他希望哪个地方不露一点皱纹，结果那个不可能铺平的皱纹又褶起来。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为了让卡门·罗莎进来，门虚掩着。

这个星期日一号办公室没有球赛，因为唐·罗伯特带着球队到他自己的领域跟坎达杜拉的人比赛去了。也许卡门·罗莎在她去的路上遇见了一个熟人，也许在土耳其人萨莫埃尔的街角上遇到了一伙邻居。

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口袋里装着卢卡斯哥哥的那封信，不时地摸摸它，好像是不自觉地促使他反复看看那封信在不在。他还不曾做出某种决定。他可能做出什么决定呢？走和辞别卡门·罗莎都如同把灌溉那片草原的的鲜血留下来一样。然而，他怎么可能不走呢？他，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总是透

彻地知道应该干什么，究竟应该怎么干，一看见他自己，这个流落在一块草地上的男子汉那种优柔寡断的行动，就感到不舒服，就感到懦弱无能。

过了三十多分钟，他再也不提那些不能回答的问题，而是把这些新问题带着，因为他认为没法再集中精神阅读从前带来那本书的内容了，实际上，他逃避在监狱里来延缓死亡时间的一种思维活动。

几乎在中午时刻卡门·罗莎来了。果真，她碰上了站在小五金店门前的土耳其人萨莫埃尔，他双手插在口袋里，期待着尚未来的一位顾客，因为那天正是星期日。卡门·罗莎常常打那路过，没有回头朝那蓝白色的房屋瞥一眼。她去拜访了唐·罗伯特正在怀孕的妻子格拉谢莉达，她不让她离开，因为到现在她还没有把快要出生的“和唐一模一样”的孩子衣物拿出来给她看看。当她迈过门口进到工头马尔卡里多·莱德兹玛小客厅时，在他们相互热吻之后，卡门·罗莎就把这所有一切叙述给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

“你什么时候走？”他还没来得及提他哥哥那封信，她便马上认真地打听道。

药剂师赛昆迪诺·席尔瓦由于兴奋和喝了白兰地酒，脸上通红，他前天晚上曾在酒馆里过夜以便给她说说加拉加斯发生的事：梅迪纳将军发表了民主性的演说，进行大赦，政治流亡者可以回来等等。

“唯一遗憾的是，”药剂师最后说：“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将要离开我们，我们将没有学校也没有他的友谊了。”

“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将要离开我们。”最后这几句话是最透彻的话，是在静静的夜色和烛光下重重打击在卡门·罗莎太阳穴上的话，清晨的鸡叫没有能使那些话语，使得那印第安女人埃乌塞比娅准备上咖啡的白镴杯相碰的声音，也没有使

唐娜·卡尔梅莉达去做弥撒的脚根声宁静下来。

“你什么时候走，**我亲爱的**？”

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带着以前自己提的问题来作答：

“我什么时候走？我怎么能走呢？我确实走吗？”

“我知道你会走的，**我亲爱的**，因为没有别的办法。我知道你不可能一生都呆在这个镇子里。我明白你的伙伴们正在加拉加斯等着你，你的家，所有的人都等着你。我知道我会在报纸上看到你的名字，我会读到你写的那些文章，我会从电台听到你的声音，我会反躬自问我是否真的认识你，因为你拥抱过我吻过我的双唇。我一直懂得这点不会旷日持久的，有一天我会失去你，但是我的错误在于痛苦的大小，因为从前我多想的那些事使我目前非常痛苦。”

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根据一种确实不允许作其它选择的情况，于是注意到他从未像爱他妻子那样爱过任何人。他的心犹如一匹瞎马挣扎奔跑，因为他没有找到一条不抛弃她的道路，他把她哆哆嗦嗦地搂在怀里，仿佛有人要把她抢走似的。而她则回避这位男人的目光，好让她自己别再对着他哭起来，在可能是最后一次相聚的时候，不让自己掉一滴眼泪。

“你什么时候走？”

她又问他。但是马提亚斯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实际上甚至也不知道是不是走。卡门·罗莎伸出胳臂，带着伤感的心情开始把衣服脱下来，并把它慢慢地放在一张椅子背上。

“我想知道，”当她向前贴身的时候，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说道：“你是否真的像我所见的那么美丽，或者说使我看见你那么漂亮的风姿是否那么爱你。”

那天，他没叫她“漂亮的小宝贝”，她也没有娓娓动听地对他说：“**我亲爱的**，高兴死我了！”整个时间，他们默默地以一种失望而闪烁的目光相互望了望。不一会，卡门·罗莎含

着热泪，用一种不可遏制的力量一头偎在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坦露的胸怀上，继续问道：

“你什么时候走，我亲爱的，你什么时候走？”

48

飞机场是在草原清整轧平的另外一小片平地上，如同球场一般。在角上盖了一间锌铁板的简陋房屋，在那里旅行者们正在把行李交给两对穿着法兰绒衣服带着卷边帽子的职员，他们要把行李运到飞机上去。

马提亚斯等人来了，他们坐在土耳其人阿维里诺的汽车上，阿维里诺很有礼貌的向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恳求说：“卡尔瓦哈尔先生，我愿把你们送到机场。我希望您不要拒绝我荣幸地陪着你们一块去。”二年级的老师巴乌苏利诺·古斯曼也来了，他手里大概还拿着学校领导的任命书。

在土耳其人阿维里诺兰色的贝克小汽车穿过草原一条漫长道路的时候，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没说一句话。这个莽莽草原已被起重机，油井的平衡杆和天然气火苗点缀了，或是被路边正在盖的杂乱无章的房子阻隔了。他甚至没注意米雷娅提出来关于平衡杆有节奏的运动，有关防止飞机掉下来的原理，有关他自己沉默不语的种种问题：

“为什么你那么忧郁、那么沉默？”

幸好，内伊以他的名义准确地回答了他可能回答的同一个问题。

“一旦油井没有足够的力量喷到地面的时候，那些平衡杠杆就得把石油抽出来。”

“飞机掉不下来是因为地心引力的促使它们朝下的同时，由马达在它们身上发出另一种更强大的力量起作用，把飞机举着朝前飞去。”

“你父亲之所以忧伤、不语，因为使他苦恼的是干了一半就离开了学校，书教了一半就告别了学生们。”

炽烈的阳光照射在机场和小小候机棚的锌铁板上。根据航空公司代表，一位穿着毛裤、结着黑领带、让太阳晒得疲惫不堪、大汗淋淋、和蔼可亲的穆拉托人的报告，飞机大概要晚半小时才能到达。米雷娅和内伊呆在汽车里来享受一下温热的遮荫，总而然之是遮荫。在锌铁板棚屋的下面，土耳其人阿维里诺嘴里哼着一首歌曲。马提亚斯挽着巴乌苏利诺·古斯曼的胳臂，把他领到一棵金合欢树独有的绿色浓荫下，这是唯一能够抵挡那个烈日炎炎的树木。

“我再跟你说一遍，巴乌苏利诺，我对你说的是学校不能夭折。”

“而我也对你说，我不会让学校夭折。我曾经想过从阿拉瓜带两位老师来，从巴里关带一位师范学校的学生来，她是我的未婚妻，相处已有两年了，也许我们拴在一起了，而且我要跟她结婚。”

“结婚吧！朋友，但是不能让学校，也不能让图书馆，合唱队和剧组告吹。”

突然，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来，把它递给了巴乌苏利诺·古斯曼。

“当一位名叫马尔卡里多·莱德兹玛的工头回到一号办公室的时候，他会来学校找我的，一旦没找到我，他会感到奇怪。于是你就对他说，加拉加斯那边叫我，我只好走了，所以将这把钥匙留下来还给他。”

巴乌苏利诺拿着钥匙。这是一把可以随便开的普通钥匙，

而他却这么惊讶的看了一下。但是没有要求作更多的解释。此外，就在这个时刻，他们听到了米雷娅的喊声：

“飞机！你们看飞机！”

是一架单引擎的银白色的飞机，而在米雷娅看来觉得个很大，震耳欲聋，飞机正在寻找栎树丛中那块显露的黄色小机场降落。一着陆，飞机的轮子掀起一团滚滚的烟尘。然后，这个大鹏鸟停在了锌铁板造的房子前面，从弦梯上下来一位胖胖的夫人，她是飞机航行中唯一的旅客。

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一支接一支紧张地抽着烟。土耳其人阿维里诺微笑了，这种微笑既不合时宜，也不证明是一种送行，他那小胡子下面一直带着这种微笑。而以后就是巴乌苏利诺·古斯曼的那些聪明然后是明显不合时机的俏皮话：

“我宁可乘船沉没也不愿从一架飞机上坠毁。因为在不幸的灾难中，至少我们还有时间对那个要吃掉我们的大鲨鱼骂几句粗话。”

隔了一会儿，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把前额附在弦窗的玻璃上，最后观望了一下靠在跟前的巴乌苏利诺那种虚张声势的告别以及土耳其人阿维里诺不合时宜的微笑。一个高高的靠背挡住他不能看见内伊和米雷娅的头部。空中小姐是位金黄色头发稍微退了色的女郎，她身穿天蓝色的服装，散发着浓郁的香气。飞机从一个长着斑斑点点栎树丛的辽阔草原上带着他们拔地而起。这是由钻塔，由天然气的火苗扮装的旗帜，由钻井周围各条小路上建设的杂乱无章房屋点缀的莽莽草原。在那其中一间屋子里只剩下一个女人，站在杂货店柜台的后面，周围都是镴白的大盘子和一串串的大蒜。她像所有的女人一样，是一位有血有肉的女人，长着两条大腿，两个乳房，两只手和两只脚。

她光着两只脚顺着马尔卡里多·莱德兹玛房屋的水泥地走着。她的两只脚在白色的床单上左右扭动着。她的两只脚在毛织品上或在甜蜜的昏厥中疲惫不堪。

在飞机上升，远离草原，消失在云层之中并和卡门·罗莎离别的同时，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假装睡着了。为了跟她在一起，大概需要诞生另外的躯体，用另外的名字，需要成为像土耳其人阿维里诺，或是像卢西亚诺·米扬那样的一位工头，或是像拉蒙·瓦亚达雷斯那样的一名工人，没有教师的头衔，没有研究人文科学，没有加拉加斯的朋友，没有政党，没有内伊和米雷娅的一种移民。有了这一切最终使他远离了卡门·罗莎，与此同时，飞机越过云层朝着大海方向飞去。

“大海，爸爸，大海！”

米雷娅摇晃着他的双肩，指给他弦窗的玻璃看。他们在湛蓝色的晴空笼罩下，在海洋的上空航行。瞬瞰下面，空间距离使那些突出海面多年的礁石变得十分渺小。拍击在岩石峭壁上的海浪飞溅着层层的沫花。一只白色风帆的小船在海洋里不时地闪现。

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这位讲究实际的学校老师，唯物主义的哲学家，科学思想的革命者，坐过五次监牢的老手，三次流放在异地它乡的人，并不因为内心带来那种高兴的哭泣而羞愧。

第十七章　一号办公室

49

卡门·罗莎从罗伯特的家里出来，朝镇子中部走去。格拉谢莉达生了个孩子，这孩子就像她所期望的那样，“跟唐一模一样”。卡门·罗莎刚才给孩子送去了做为礼品的蓝袜套。现在，她沿着没有人行道的宽阔马路返回“银马刺”街。途中，她穿过球场周围新近冒出来的一个居民区，第一次看见在各家门口或在街道上闪现的那些面孔。

就这样，走着走着，当拐过一个街角时，眼前出现了土耳其人阿维里诺建造的商店大楼。阿维里诺剃去了浓密的胡须，扎着一条鲜绿色的领带，衣着颇有几分华贵。他横在当街，拦住卡门·罗莎的去路，邀请她到店里去看看。卡门·罗莎不禁想起了第一次遇到这个土耳其人的情景。那时他背着大筐来到这块草原上做小买卖，来回奔波在干燥的道路上，弄得尘土满身；那时刚刚上午十点钟，他却向她道“晚安”。阿维里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苦干，忍受了数不尽的艰难，克勤克俭，才有了今天；他有了蓝色的贝克小轿车，盖起了两层楼的商店。在高大宽敞的店堂内，卡门·罗莎看到了陈列着那些铿亮的小

汽车、靠墙排列的白色电冰箱，收音机以及散发出橡胶气味的轮胎。不知有多少回了，只要单独遇见卡门·罗莎，阿维里诺总要向她求婚，卡门·罗莎总是对他说不可能。于是他便伤心地望着她说道："那好吧，卡门·罗莎。不过你哪天要是改变了态度，我将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她的态度永远不会改变，这一点双方都知道。然而，阿维里诺这种永不凋谢并且得不到回报的爱，使她愉快，令她感动。时光的流逝，境遇的变迁，穷也罢，富也罢，他的爱始终不渝。而面对这种爱，她不曾有过任何方式的激励。

卡门·罗莎走上一条一夜之间便大为改观的街道。昔日那些白色的茅屋，今天变成了一排排五颜六色的墙壁和鳞次栉比的红瓦房。她沿街来到圣母教堂门前。这所教堂是卢西亚诺·米扬和那伙马格丽塔人亲手建造起来的。托莱多神甫及堂娜·玛丽娅·埃都维希斯·德·格瓦从来说不清为建造教堂募捐来的款项数额，也说不清为了同一个目的而从公司得到的水泥和木材派了什么用场。不过卢西亚诺·米扬和他那伙马格丽塔人没用几个星期就拿泥巴、苇子和破铁皮盖起了那座大厦，对于一所真正的教堂来说，只不过缺少挂钟而已。新来的牧师是一个瘦弱的梅里达人，同大腹便便的托莱多神甫形成了显明的对照。他把几截钻杆吊在一根房梁上当钟使，用锤子一敲，根据厚度与直径不同，发出不同的音响传遍整个镇子，甚至还能敲出凄楚悲怆的丧钟声。

向前延伸的这同一条街道将她带到一个嘈杂的广场。这本是露天市场，周围的亭子和小店铺里发出吵闹的叫卖声。从前这里是独眼龙蒙特罗的斗鸡场，如今这儿却成了一块充溢着喧嚣与异味的平地。一个意大利人的浓密头发或一个黎巴嫩人的胡须露在一排排深锅和浅锅之间，要么对着反光的吊床和一匹匹挂着的薄纱，要么挥在用鞋带拴着一串串鞋子的下面，要么

出现在像电灯吊在屋顶似的暖水瓶下边。煎锅里的油脂丝丝作响，一股炸肉的油烟从那些亭子里散发出来，那里中国人正在卖馅饼和炸猪排。卡门·罗莎陷入了弥漫的喧闹声中，混杂在操着不同语言、穿着各式服装的男男女女的人群里，他们当中有特里尼达的黑人，有肩上披着红围巾的马格丽塔人，有玩世不恭易冲动的西班牙人，有两个跑着追鸡的印第安人，有一伙带着铝盔下班的工人，有一个裹着白色床单的印度人。当这些人卖或买各式各样物品的时候，如刮胡力，玫瑰色女用内裤，柔软纸包装的加利弗尼亚苹果和梨，汽车轮胎，金别针，走私来的烟卷，哈马伊卡的烈性酒等，大家都扬着两只胳膊高声叫喊或是作各种怪相。

司机的声音震耳欲聋，超过了其它的喊声：

"我去博利瓦尔市！"

"我去巴塞罗那，埃尔·波埃尔多！"

"我可带着去加拉加斯！"

卡门·罗莎终于走开了，她对其中一个司机怒目而视，这个司机对她低声而无礼地说道：

"我可以免费带您到您高兴的地方去！"

再往前走就是赛昆迪诺·席尔瓦的药店，然而，它的主人那天下午并没照管它，而是作为他的助手的一位侄子从博利瓦尔市来照管的。事实是白酒早就把可怜的赛昆迪诺身体搞坏了。最近一个时期，他甚至悲观起来而且每当到了晚上由于加倍喝了白兰地，使得他有些渐渐头晕脑胀的时候，他谈到死的问题。这种思想过去在他的脑海里从来没有过。尽管如此，他对自己的革命信念依然坚定不移，而且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还经常从加拉加斯收到一些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点火的杂志。

紧挨着药店有一座影院，是在一号办公室放映的三个影院之一。灯光刚刚放亮，是因为原先暗下来，而现在要预告卡门

·罗莎尚未看过的一个警匪片和枪战的片子。一般说来，她的兴趣与当地人不一样。有时候，当她对一部意大利电影的情节看得入迷，引起激动的时刻，那些观众则胡喊乱叫以示抗议，而且还用捣毁椅子的办法来威胁。

然后她来到四个酒吧的一个三色霓红灯照亮的街角。其中一个叫“埃尔·特罗卡德罗”的酒吧，正在进行台球赌博，从那条大街上还可听到象牙之间相碰的声音。在附近房子的窗户上，也就是在霓虹灯光下，有一行字闪闪发亮：

苏姗娜有一个秘密

苏姗娜是用红色照的，**有一个秘密**是用绿色照的。**苏姗娜**三字灭了，**有一个秘密**几个字亮了，而**有一个秘密**灭了，**苏姗娜**又在那亮着。

苏姗娜正如其它人那样早就富了。她去了加拉加斯又带着各种类型的姑娘回来了，还带回了醉酒女人用嘶裂刺耳的嗓音唱着“我高兴的爱你”曲子的电唱机。

新斗鸡场关门了。相反，意大利人曼弗雷迪的零售小酒店灯光通亮，里面有两位喝得半醉的顾客正议论着有关纳粹军队围困莫斯科的事情。

“你要记住拿破仑过去的教训！”卡门·罗莎听到了这句话。

对面方向来了一辆大型卡车，打着大灯．双轮，车台没边框，由埃尔·蒙罗丘·阿莱格里亚熟练地驾驶着，他现在既不在夜总会里动手打架也不去坐牢了。卡门·罗莎回敬了一下他的致意和微笑，她离开了带她走过的那条宽阔的马路，进到了类似破河床般的一条弯曲狭窄的小道。她处在镇子原始街道的迷途当中，这些迷途街道就诞生在第一台钻机的周围。她走到对面拉斯·玛伊达姐妹两人开的客栈，这个地方一直没变化，

在院子里面一棵枯萎不结果的甜橘树下一直有鸡叫声。

大姐胡莉娅·玛伊达站在门前，带着刚从马杜林来的眼科医生给她配的那副眼镜望这望那。

“你好吗？卡门·罗莎。为什么你不进来跟我谈一会？”

她没进去。胡莉娅·玛伊达在抱怨形势，抱怨鸡蛋价格涨到天上去了，抱怨总是口头答应而从不铺设水管，她还和她说明花了多大精力跟那两个新饭店去竞争，特别是跟一个有二十个套间并特别准许贵宾去住的最现代化的饭店竞争的情况。尽管如此，卡门·罗莎确定无疑地知道，拉斯·玛达伊的客栈依然住满了跑买卖的老板，同样她还知道，当拉斯·玛伊达两人在一号办公室开一个分栈的时候，她们姐妹是第一批在银行里存款的人。

她还是愿意到工会那个地方去拜访一下克里马科·盖瓦拉。没有任何人能够想象到克里马科·盖瓦拉他会从死亡中逃脱出来。当大家看到他不省人事，倒在血泊之中，脊柱、胳臂和腿部几处骨都折断了，甚至像一个溺水者似的张大鼻孔，来回抽搐，艰难痛苦的呼吸着，把他送到公司小医院的时候，医生给他动了几次手术，在后背上给他打了石膏，用很细的钢丝把他的骨头连接起来，然而，克里马科·盖瓦拉正如他不记得四个星期之前所出的事故一样，对于在医院里所发生的什么事都回忆不起来了，尽管他瘫痪着度过余生。重要的是没像大家所认为的那样生命完结了。医生确信只因有了鼓舞克里马科·盖瓦拉反对天命的斗争精神，只因有了把折断骨头连接起来的所有钢钩可以抓住生命的信念，他才从死亡中解救出来。运用这种论据，来维护他的断言：从钻机高处掉下来的其他人，其创伤那怕是比克里马科·盖瓦拉轻得多，也必然要死亡的。

克里马科·盖瓦拉坐在一张轮椅上来回移动着，他住在工会办公室的地方，由工人们的妻子陪伴护理。里面的一间屋子搞印刷，卡门·罗莎闻到了浓重的油墨味，听到了出版《钻机

》报纸平版印刷机的连续拍打声。当克里马科·盖瓦拉用他自己双手推动着残废人的小轮椅靠近卡门·罗莎的时候，他那张印第安人的黑脸上的双眼望了望她。

“看到您这么漂亮，值得我继续活下去。”克里马科·盖瓦拉说道：

卡门·罗莎继续散步。从前那个地方是瓜尔贝多·科瓦的镇内监狱，如今是芒果树围起来的一个广场。卡门·罗莎进到一个曲曲弯弯的陋巷，这条陋巷是连着广场六条杂乱无章的一个小窄道。她是到卢西亚诺·米扬和唐·罗伯特两个伙伴的车间那里去，尽管夜幕早已降临，然而那时两个伙伴还在继续工作着。

卢西亚诺·米扬身子抻的很长，他在一辆小车的下面，可以看见他的一双鞋在车辆中间探出来。至于唐·罗伯特，他正在前额上带着一个矿灯来检查马达。卡门·罗莎跳到一堆缆绳、螺母、金属材料和生了锈的容器上。

“到这个时候还没干完！”“你们不害臊吗？”

“因为明天一清早，我们就得把这辆车交活。”唐·罗伯特自我开脱地说道。

卡门·罗莎呆在那里跟美国人闲谈了一会。这个车间有干不完的工作，这个地方周围就有那么一批小汽车，也许这些小汽车是从四方来的。公司本身也习惯在这个车间修理他们自己的车辆，尽管有诸多不便之处，对这些不便之处在唐·罗伯特喝了六杯啤酒之后常常说了出来，赫尔黑W·托伯逊先生对他那些小小的不慎言行一旦知道肯定会不高兴的，而他又完全不可能知道。每个星期六下午，他都把胳膊肘撑在酒馆的柜台上不满地抱怨说：

“大家用这只胳臂从这片草原上已经给公司赚出来千百万美元。千百万美元，您，我亲爱的朋友赛昆多·席尔瓦，如果

唐对您说个准确数字的话，您得吓死。公司的股东们从来没有见过草原，连像片也没见过，他们买了游艇、宫宅、一批轿车、一套套瓷器、给合唱队员耀眼的项链；他们不止一次地去夏威夷，到拉·塞马纳·圣达·塞尔维亚，而且到蒙德卡尔洛轮盘赌博；他们请了按摩师、专治脚病者和法国厨师。与此同时，开采石油的工人的子女们在茅屋跟前靠地吃饭。我亲爱的朋友赛昆迪诺·席尔瓦，喝烧酒的、文盲和营养不良的是这个'天堂'绝妙的三种人。”

卡门·罗莎又闲走了一会。这是一个清爽的夜晚，风儿轻轻地吹动着天然气的火苗。在草原千百条弯弯曲曲的河床中，矗立起那些黑色的输油管，那些黑色的输油管燃烧着剩余的天然气，在昏黑的夜色中，飘动着火光的旗帜，它用那蜡烛般兰黄色的语言正在诵念着神秘的圣诗。

卡门·罗莎突然朝着那口老油井一号办公室走去，从前那是一号办公室安装起重机的地方，如今那里几乎只剩下象征性的输油管道，带摇把的钢轴心和围起来的铁栏栅，在那上面可以看到用大写字母镌刻的铭文：

> 钻探一号办公室这口油井始于1933年2月23日，是委内瑞拉东部平原第一口钻井。1937年6月16日，其钻井深度最后为6184英尺。起初日产量石油是1327桶。自流量生产为729489桶。
>
> 以后进行人工流量，再生产375432桶。总计：1104921桶。

宛若一个光葫芦，类似一个大孩儿赤裸裸的肚腹那样畸形的月亮照在附近的屋顶上。卡门·罗莎终于迈开脚步向“银马刺”街走去，堂娜·卡尔梅莉达正在那里祈祷，而且由于年迈和

担心正颤微微的等着她。在一盏灯光下，有四个孩子正在玩耍：一个是光着脚的小黑孩，另一个是美国钻井工人金黄色头发的儿子，还有一个是洗涤房的中国小孩以及卢卡斯·达德奥，他是黄头发女人奥尔滕西娅的小家伙。那个打打闹闹进行指挥的小黑孩，对跟着他跑的伙伴们发表演说：

“开战！”“拿下柏林！”“一号办公室的民兵万岁！”

这四个孩子都是在镇子里诞生的，他们为自已的出生地而自豪，他们犹如来到了这个世界的一座伟大的城市。

作者及作品译文

委内瑞拉作家米盖尔·奥特罗·席尔瓦，在他的生活艺术源泉中，既是报社记者，杂文作者，讽刺幽默家，更是小说家和诗人。从年轻时候起他所具有的恒心和个人的冒险行为，使他卷入了崇高的社会和政治斗争中。从他的文学创作看，根据人们授予他的美名，我们在此应当突出的作品是《热病》、《死屋》，《一号办公室》和《奥诺里奥之死》，这些小说用本国的语言多次再版，并译成法文，意大利文，德文，俄文，瑞典文和捷克文。例如，把《死屋》译成俄文后，1961年销售了二百四十万册。

作者诞生于1908年，当他十八岁的时候，由于他发表了第一篇诗文，突出地显示了他的文学天才；从另外一方面看，这些诗文流露了他以后小说创作中的题材。根据他自己的信念，诗人的特点，从很早就开始被小说和委内瑞拉人民动荡不安息息相关的心态所驱使，但这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讲的。他用叙述的形式，来达到他的目的，在叙述中，同时涉及到社会和政治内容，他要使关系到人生的条件和生存的前途占据主导地位。在一位富有魅力的抒情现实主义者所囊括一切的内心中，他基本的文风是给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以爱情。他的处女作诗篇中

最好的部分是1937年发表的《水与河床》。两年以后，当他二十多岁在加拉加斯中央大学学习工程的时候，他出版了早已开始写的《热病》。作为大学生，毕业之后，参与了国家的政治事件，受到了迫害并好几次被投入监狱，而其它几次则被迫离开委内瑞拉。他为若干报纸撰稿，在《莫科罗伊·阿苏尔》讽刺周刊获得了轰动的成果之后，跟他的父亲恩里盖·奥特罗·威斯卡伦多一起作为企业主出版了加拉加斯《国民》日报，他由罗曼蒂克的冒险者变成了国家报业最重要的官员之一。从他第一部小说到第二部小说《死屋》的问世，十八年的间隔使他变成了我们的作者。尽管如此，在此期间，他全部是进行采访活动并且发表了另一部诗篇《廿五行诗》和其它诗文。

由于《死屋》的发表，奥特罗·席尔瓦获得了委内瑞拉"红色艺术"国家奖。1961年发表了第三部小说《一号办公室》，两年以后，第四部《奥诺里奥之死》问世。他其余的诗篇，在1958年发表了《致安德烈·埃劳伊的挽歌》、1965年的《大海就是死亡》，1966年的《门槛》以及《至1966年的诗》相继出版。由于庆祝他六十岁的生日，奥特罗·席尔瓦接受了采访，在谈到其他事情时，他说："确实，作为一个作家，我现在从来没有感到那么年轻。"因此，他怀着极大的热情坚持写作。其中正在着手一部新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最基本的成份将是无拘无束的幽默。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死屋·一号办公室
作者＝（委内瑞拉）米盖尔·奥特罗·西尔瓦著王之　胡真才　李疾风译责任编辑：张维
页数＝３１０
ＳＳ号＝１０３３９２６６
出版日期＝１９９３年０４月第１版